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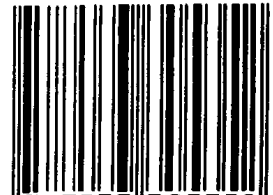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6/1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清〕曹溶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鈔本

一

古人幾部六卷

〔清〕陳允衡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朱之瑤刻本

一九

孔庭神在錄八卷

〔清〕胡時忠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袁古堂刻本

一〇一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二一三

益智錄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一

顧氏譜系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

六三一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六三六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清〕曹溶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五十

宰相傳一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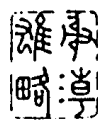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蹟凡六篇前有年表一符備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其行事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費用流篇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戶相承邪正雖殊植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傳雖分列五十人之大者其成基

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闕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畧蓋以為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冊各補之非沈意矣此書橋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為傳六卷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所載行事與明史詳畧相參亦可互資考證焉

同治辛酉五月八日學使紹周科試杭州府屬童生出題之旨
適閱是書檢錄提要心有所繫遂字輒有評誤
日限台藏家史日保公先案錄首列完光日月表並
可嘆矣因因致人識

崇禎五十宰相傳



倦圃老人重訂

宰相年表序

人臣至宰相。極矣。君道之盛衰。由於相業之隆替。史記以來。班、可考也。雖其間世代不同。氣數亦異。要不得曰下不能獲乎上。人不能勝乎天。為相臣者。亦將如之何哉。若乃君擇臣。亦擇君。此區、庶幾之末。非所語于相臣也。以十七年之帝祚而相者。至五十人。此五十人者。不可謂非天地之貽。以慎。祖宗之滋。以培養也。歷三百載以來。拔之乎千萬人之上。而富貴利達。功烈泯焉。無以副當宁之勤求。即無以厭海內之想望。遂使感時傷事者。痛心疾首。無所用其責備。不得已嗟歎息。徒歸咎於人主。以為求治太急。輕于用人。始則失之不明。徒且失之不慎。破格而終於痛。推誠而伏以奸。用舍進退之間。幾、乎惟日之不足。迨煬、竈、燎原之後。國破家亡。同歸于盡。若不任受過。臣亦不任受罪。是非。不章。本末。罔究。悠、千古。誰、定。辨之。嗟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帝不專為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

凡恪。碩。問。歷。殿。閣。者。一。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觀。覽。云。爾。



宰相年表

天啟七年丁卯是為即位之歲以明年改元

十一月左柱國少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黃立極
馳驛回里。十二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朱宗道吏
部左侍郎楊景辰入閣辦事。起陞禮部侍郎李標周
道登吏部侍郎錢龍錫諭德劉鴻訓俱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

崇禎元年戊辰

三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施

鳳來為太傅。張瑞圖為太保。俱馳驛回里。起復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韓爌。
五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李國
措馳驛回里。六月朱宗道楊景辰馳驛回里。加李
標周道登錢龍錫劉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十二月
劉鴻訓革職。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

正月周道登致仕。黃立極被察。施鳳來楊景辰閣
住。張瑞圖朱宗道議處。十月陞吏部侍郎成基命

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錢龍錫回里。十一月
起復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
宗督師出鎮通州。十二月以禮部尚書何如龍錢象
坤侍郎周延儒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

加成基命太子太保進文淵閣。韓爌李標回里。錢
龍錫削籍。加孫承宗太傅回里。如何龍錢象坤
周延儒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六月以詹事府禮部尚
書溫體仁吳宗達入閣辦事。七月加溫體仁吳宗達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九月成基命回里。十一月加
何如龍周延儒少保。進武英殿
四年辛未

何如龍錢象坤回里。李國措卒

五年壬申

加協理尚書鄭以偉太子少保。入閣辦事。禮部尚書
徐光啟進東閣大學士。加周延儒少保。吏部尚書進
建極殿。溫體仁吳宗達少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周道登卒

六年癸酉

周延儒。馳驛回里。鄭以偉卒。加溫體仁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吳宗達。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徐光啟。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台何如龍不至。陞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驄。為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入閣辦事。

七年甲戌

加溫體仁。吳宗達。少師。進中極殿。王應熊。何吾驄。錢士升。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八年乙亥

王應熊。馳驛回里。七月。陞少詹事。文震孟。改刑部左侍郎。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十一月。何吾驄。文震孟。回里。吳宗達。回里。

九年丙子

錢士升。馳驛回里。欽取禮部尚書。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禮部左侍郎。林銓。入閣辦事。陞張至發。禮部尚書。五月。林銓。卒。十一月。加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吳宗達。文震孟。卒。

十年丁丑

六月。溫體仁。馳驛回里。黃士俊。回里。八月。陞吏部侍郎。劉宇亮。詹事。傅冠。為禮部尚書。右金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侍郎。同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

張至發。賀逢聖。回里。孔貞運。回里。陞薛國觀。為禮部尚書。改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升協理侍郎。方達。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陞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侍郎。入閣辦事。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溫體仁。卒。改劉宇亮。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外。督察各鎮兵馬。傅冠。方達。年。回里。

十二年己卯

程國祥。回里。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劉宇亮。回里。八月。楊嗣昌。賜尚方劍。督師。欽進禮部右侍郎。姚明。恭。協理侍郎。張四。知戎政。侍郎。魏。昭。秉。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程國祥。卒。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少保。吏部尚書。

進武英殿。加姚明恭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張四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魏焄兼太子太保。

十三年庚辰

蔡國用卒。姚明恭回里。欽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謝陞禮部左侍郎。陳演兼東閣大學士。加楊嗣昌太子太保。加謝陞少傅。進建極殿。薛國觀閣住。

十四年辛巳

范復粹回里。楊嗣昌卒於任。四月召周延儒。張至發賀進聖。八月薛國觀賜死。何如寵卒。十月周

延儒賀進聖入朝。張至發不至。加周延儒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張四知少傅。吏部尚書。進武英殿。魏焄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演禮部尚書。俱進文淵閣。

十五年壬午

正月召周延儒賀進聖。謝陞入殿。上降拜。四月謝陞削籍。命周延儒視師。累加太師。賀進聖。張四知魏焄兼馳驛回里。陞陳演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六月以禮部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戎政尚書。吳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召王應熊入朝。賜金幣還。

十六年癸未

加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太子少保。五月以侍讀魏藻德入閣辦事。周延儒回里。六月陞魏藻德禮部侍郎。八月徵周延儒聽勘。九月欽進少詹事。李建泰為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禮部右侍郎。入閣辦事。十二月周延儒賜死。吳姓遣戍。

十七年甲申

正月以禮部尚書丘瑜工部尚書范景文入閣辦事。改李建泰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督師。二月蔣德璟致仕。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河道。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漕運。屯練三月許陳演乞休。李建泰被執。京師陷。范景文死之。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皆以拷掠死。

論曰。甚哉遇合之難也。古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若之何有其時而非其人乎。倘所謂遇合。抑亦僥倖焉。非若薦天受錄。夢卜載車而求也者。願以莫之致而委之也哉。余昔從諸君子游。先後出處。知之甚詳。竊嘆諸臣。類皆一時大有為之才。視庸流萬輩。相去甚遠。而旋登政地。不免持

祿○固○罷○無○能○為○主○上○畫○一○辭○以○至○人○事○盡○乖○天○意○莫○挽○或
及○身○而○墮○或○旋○踵○而○敗○功○名○喪○失○家○國○淪○亡○至○今○回○憶○往
事○宛○如○白○首○宮○人○細○數○開○元○天○寶○間○遺○事○不○僅○為○君○臣○傷
遇○合○也○豈○不○惜○哉○

宰相列傳序
余○既○序○相○臣○年○表○年○表○之○義○紀○時○不○紀○事○也○雖○出○處○之○次○
第○固○詳○而○進○退○之○始○末○未○顯○恐○無○以○照○生○平○以○示○後○世○于
是○考○之○國○史○參○之○見○聞○畧○舉○其○大○端○著○為○列○傳○分○為○六○則
而○系○之○以○臆○斯○焉○

宰相列傳一

錢龍煬

孫承宗

李

周道登

韓煬○蒲州籍○秦州人○壬辰進士○以唐吉士官禮部侍郎○唐

中陞尚書入東閣知任進○累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孤介○靛直清修○無欲○當仁先議起○禮部尚書孫慎行以色

藏禍心○忝舊輔方從哲○煬以耳目聞見證明其不然○既秉

正以嫉邪又不為黨同伐異○時論譴之中○于六月副都御

史揚建○忝親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羣起攻擊○煬懼○懇

煬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煬曰○我不能也○辱自爾作爾

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煬○假以票擬不當降諭切責

煬疏引咎求斥○畧曰○臣以謫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

而觀兵肘腋○無能行宵旰之憂○忠直尚摺○召還而榜掠朝

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

在聖世祗肅化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

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還之懇○此皆罪狀

之大且重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弱職之戒○疏

入○忠賢益惡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

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着馳驛回籍○時璫逆

頭者。獨技間。可謂先幾之指。李魯生復參論之。謂三年
莫展一籌。坐刑奪。且捕及家奴。追職究擬。幾罹大禍。崇禎
改元。欽召復相。正人多所倚重。表崇煥東江一葉。錢龍錫
罷。曠以閣務既同。分宜引罪。連章乞休。大用未竟。天下惜
之。

孫承宗。高陽人。甲辰榜眼。官少宗伯。以談兵拜輔府。兼閣
學。累加少師。乙丑。揚維垣。疏糾柳河之校。蘇兆先。劾勅之。
皆瑞。意也。遂回籍。己巳。起家督師。鎮通州。庚午。加太傅。
李標。高邑人。錢龍錫。華亭人。俱丁未進士。同進。登吳江人。

戊戌進士。劉鳴訓。長山人。癸丑進士。皆以館選。游歷翰林。
天啟中。同遭瑞。錮。丁卯即位之初。以人望起回閣。同陞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屢奉旨對。向用頗殷。戊辰冬。御史
吳玉。奏初。樞臣王在晉。因及張慶臻。改勅事。以主使中鳴
訓。上諭。標等曰。卿如何不奏。祖宗有法。朕不敢私也。標等
再三申辨。以國體為重。且曰。臣等四人。事同一體。若鳴訓
有罪。臣等亦皆有罪。於是鳴訓革職。而道登得請。既而欽
定。送崇告成。董人。嘶龍錫。至其事。標贊成之。借言東江失
事。龍錫定授計表崇煥。又嘗薦之甚力。故崇煥處以極利。

而龍錫鶴秩。更遣戊。標亦去位。

何如龍。扣城人。乙未舉進士。未廷試。戊戌。選入中秘。旋歸
養。登階後。強半林下。戊辰。官禮部尚書。台對稱旨。因大拜
周延儒。當國。權勢日盛。如龍以座主門生。引退回里。迨延
儒放歸。上念如龍清慎。復召入閣。辭不出。天下高之。

錢士升。嘉善人。丙辰狀元。以南京禮部侍郎。召入閣。蓋異
數也。丙子四月。武生李璉。請搜括巨室。助餉。士升擬下之
法司。上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俸進。實繁有徒。而璉乃
倡為借紳豪右。輸官指浸之法。此。表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至此。且所惠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
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
而指浸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
式者也。此。議一倡。而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
大亂自此始矣。時。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仍切責
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察。已足致之。毋庸汲。又。經歷
吳化。鯤。評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
之士。升。性和易。與物不作。而嚴正之氣。自在。故。瑞。餓。灼。天
之日。家。食。數。年。及。登。政。府。又。恬。淡。不。久。于。位。

文襄孟長州人。壬戌狀元。清標絕世。有先祖徽仲之風。馬為孝廉三十年。名聞海內。固已物望咸歸矣。及第後。首疏斥瑞。幾中先法。輔臣韓爌力救之。僅落職。尋以瑞修前隙。廢熱偏視。隱居吳下。成良環名累。官少詹。乙亥七月。以進講春秋稱旨。特簡入閣。一時士大夫相慶得人。然非區體仁意也。會給事許譽卿補南太常。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遂疏糾譽卿。震孟擬旨。止奪譽卿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震孟朝罷。何吾驕嘆息于閣中。亦同去國論者。謂朝陽之端。一鳴驚人。鷓鴣為之

托其吭。可慨也夫。

張至發。淄川人。辛丑進士。由知縣官刑部侍郎。己亥。誠獄得上意。改禮部辦事東閣。戊寅。回里。辛巳。同周延儒。賀逢聖。復召。辭不出。至發性平恕。中立不倚。終其身不樹黨。人亦相與安之。東山不起。時為之。亦志為之也。賀逢聖。江夏人。丙辰榜眼。為人清介。不競進。以資叔官禮部尚書。丙子。欽取入閣。戊寅。回里。辛巳。復召入朝。同周延儒。謝陞。蒙上降拜。逢聖感南北之控。無以報稱。君父。又與延儒不合。以病告歸。未久。賊陷武昌。逢聖死之。

范景文。吳橋人。癸丑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樸。自其束髮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第仕東昌司李。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山東嘗大饑。景文條行荒政。全活億萬人。傲入為吏部。獎恬抑。抗海內。翕然稱之。乙丑。典選。疏請清仕。路養士氣。以勵廉耻。杜請託。奸人耽。側目之。時相魏廣微。以御曲多。方招致。將芟除異己者。景文侃。爭執義。不為狗。李魯生。薦同邑兒女親。王建泰。同年。張九賓。魏忠賢。許以部。為起用。景文謂二臣。一以不謹。一以貪察。處力持職掌。不肯下。停之。汪慶百。例擢副使。瑞下部。以吏掛起。又有添註。少卿

之旨。景文曰。職掌無此。推。竟以副使。登啟事。二魏志甚。威氣侍之。會景文病。歸却執。永錮不出。而其父官南僊部。即強項不拜。逆祠。禍且不測。未幾。崇禎御極。起家太常。開府中州。以勤王功。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再晉南京右都御史。兵部尚書。獻賊蹂躪江北。類景文調護。陵京無恙。已卯。疏救御史成勇。生私黨。削職。壬午。召為刑部尚書。癸未。改工部。甲申。正月。進東閣辦事。闖賊逼京師。景文請駕南還。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廷議未果。都城陷。景文死之。

宰相列傳二

徐光啟
謝光啟
方安貢

何吾驄
魏紹末

劉宇亮
吳姓

方逢年
魏藻德

徐光啟上海人甲戌進士生而穎秀有敏悟嘗精天文曆
數之學因星變陳言裨益政治上心識之官翰林壬申入
閣有崇禎曆書行世未久卒於位

何吾驄香山人已未進士由庶常官禮部侍郎癸酉陞尚
書入東閣與溫體仁不甚合乙亥致仕

劉宇亮佛山人己未進士丁丑以吏部侍郎進東閣戊寅
請懲改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師時大帥左良玉敗河南

賊于內閣上聞其步兵蹂躪切責之宇亮不自安因告病
回籍

方逢年遂安人壬戌進士歷官少詹戊寅陞禮部尚書入
東閣嘗以備脩典試湖廣策問數千言皆切時政魏忠賢
深怒之遂削奪蓋嚴氣正性如此入閣後不合時宜數月
即罷相

謝陞德州人丁未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官郎中不附時
局累至尚書有清譽獨與何吾驄文震孟相忤時論為之
不平丙子冬上命指奏數年銓政大弊覆奏不稱旨因詰

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云綱目太密使中外

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反稱京卿未必勝外官

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定心體國之道於是

陞罷職已卯春上以保舉考選奉行不實復召陞一切

條用新法卓異則蘇州知府陳洪謐以通賦削籍松江知

府方岳貢以通賦奪官考選則請命貢士併歲貢二百六

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以及推知上是之遂進東閣辦事

壬午元旦召入殿廷親承降拜四月給事倪仁禎上言臣

初拜官例謁閣臣言及兵餉陞曰皇上自用聰明察一為

務天下俱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魏紹乘涇縣人丙辰進士由知縣歷官兵部侍郎己卯入

東閣天啟中疏薦周士樸以糾織監宜用士樸一事楊建

所引為魏忠賢罪者也增意大拂以為市恩勒令回籍遇

藩士良于德安士良感額曰予已為管察而來如婦失身

不可贖矣紹乘曰何不早退士良有慚色紹乘果矯以

紫白梅

吳姓興化人癸丑進士由知縣行取御史辛未奉命資金

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七千餘人授官兵部侍郎壬午故

卜。上震怒。處分李日宣等。乃以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既而閹賊猖獗。上命姓督師辦賊。久之。以逗留遣戍。親德。通州人。庚辰狀元。召見于文華殿。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先後。媿。數百言。更自陳。戊寅城守功。上心識之。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至十間。其下逐減。下部議。德爭之。遂寢。辛巳十月。請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糾上然之。隨諭朝臣。咨訪徵辟。以稱破格旁求之意。十一月。請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待漏者俱露。立母

敢入直舍。癸未五月。以侍讀學士入閣辦事。請命勳臣子弟親騎射。六月。召見諸生。蔣臣于中左門。陳言鈔法。曰。位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馬嘉植糾正之。德力寢其議。甲申二月。進禮部尚書。德督河道。七。陳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即潛逃。遂止不遣。京師陷後。賊迫脅獻金。自勒而死。德以書生新進。受知甚殷。國朝文臣。罕達。無出其右者。李建泰。曲沃人。乙丑進士。歷官少詹。癸未入東閣。甲申正

月。李自成僭號改元。投偽牒于兵部。約戰。上憂之。臨朝而嘆曰。諸臣無能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要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達羌部。召募忠勇。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控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輪行之。聞數日。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不利。行師。建泰有與不數武。杆折識者。老之既出都道。關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貨財無以佐軍。進

退失措。逗留畿內。二月。師過東光。不輯。士民閉城自守。建泰怒。攻三日。破之。三月。建泰上書請駕南還。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廷臣議。撫軍江南。給事光時亨。大替止之。廷臣遂不敢復言。賊至保定。建泰已病。卧中軍。郭中傑。隄城而降。賊入城。守御史金毓峒。全家死難。而建泰被執。方兵貢谷城人。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為松江知府。有政績。在郡十五年。以通賊奪官。壬午起陞漕運副使。癸未入覲。上諭各官薦材稱旨。擢副都御史。因上言四事。請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遣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材於

部伍上納之。尋拜東閣大學士。甲申二月。進戶部尚書。兼兵部總督。德運屯練濟寧。未果。京師陷。被刑不食死。

宰相列傳三

成基命 黃士俊 錢象坤 鄭以偉 孔貞運 范復瑛 姚明恭 張四知 程國祥 蔣德瑛 黃景昉 丘瑜 四人合

成基命。大名人。丁未進士。錢象坤。會稽山陰人。辛丑進士。並已入閣。鄭以偉。上饒人。辛丑進士。壬申入閣。以上皆由庶吉士。孔貞運。句容人。己未榜眼。黃士俊。順德人。丁未狀元。林鈺。同安籍。龍溪人。丙辰探花。並丙子入閣。傅冠。進賢人。壬戌榜眼。丁丑入閣。程國祥。上元籍。歙縣人。甲辰進士。由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范復瑛。黃縣人。己未進士。由推官。歷任大理寺少卿。並戊寅入閣。姚明恭。新州人。己未

進士。張四知。費縣人。壬戌進士。並己卯入閣。蔣德瑛。壬戌進士。黃景昉。乙丑進士。並晉江人。壬午入閣。丘瑜。宣城人。乙丑進士。甲申入閣。己丑皆由庶吉士。其生平仕宦。烜赫一時。無闕大節者。不悉書。

宰相列傳四 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楊景辰

黃立極。元城人。甲辰進士。天啟中。以禮部侍郎入東閣。與施鳳來。張瑞圖等。同附魏忠賢尸位。養奸為正人君子所恥。丁卯。錦州秦捷三殿告成。各叙功。立極實首倡之。致忠賢子。侍安平。東平之爵。而封王。及兩功。並封之議。獨未已也。朝臣增級賜金。點觴無紀。官保尚書。都憲常僕。幾於車載斗量。而錦衣無坐處矣。且二功謝恩之日。即昂湖擊鼓之日也。崇禎登極。後立極知罪無所容。因乞骸骨。朝廷仍以元輔除重之。予告加太保。廢子一人。尚寶司丞。又明年京察被處。

年京察被處。施鳳來。平湖人。丁未榜眼。張瑞圖。晉江人。丁未探花。李國樞。高陽人。癸丑進士。同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大工成。並加少保。兼太子太師。瑞敗後。鳳來。瑞圖。俱被察典。刊名逆案。而國樞倖免。朱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楊景辰。晉江人。癸未進士。同官翰林院學士。錦州捷報。疏稱魏忠賢功德。揄揚鋪張。惟呼舞踏。以為朝臣倡。崇禎初。循資入閣。旋以公論漸彰。各得閒住。

宰相列傳五 周延儒 溫體仁 楊嗣昌

周延儒。宜興人。癸丑狀元。歷任禮部侍郎。崇禎初。召對廷臣。上曰。視之曰。常時召對。卿等當面別無一言。只有這官。奏了幾句。令自奏職名。己已冬。入閣辦事。癸酉正月。宣府巡視太監王坤。奏劾延儒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何議論之多也。志道奏曰。坤勅輔臣。舉朝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惜。非為諸臣惜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慝。乃

借坤詭要。揆誠巧倖也。復詰至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弱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脩。皆名立論。何堪憲紀。立退志道。延儒遂放歸。辛巳四月。復召延儒入朝。初丹陽監生盛順。及虞城侯氏。共獻金為太監。與乘間。延儒再起。禮部主事吳昌時。力謀之。果得再相。壬午元旦。召延儒及賀連聖。謝陞入殿。曰。古帝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真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延儒愧謝。四月。命延儒督師。會天氣漸炎。兵不戰而退。延儒乃奏捷。班師。加太師。時人譏之曰。出關一月。無消息。

昨日元戎報捷。未既而臺省文章論延儒受賄縱敵。上領之。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交色曰。他邊疆即勿論。僕辱我親藩也。不甚於薄城乎。延儒為之汗下。癸未五月。科道劾何蔣拱宸。何倫。劾論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達。竊附延儒。行私納賄。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達又延儒之罪人也。延儒罷。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面稟總督范志完。縱兵行賄。演祚因奏延儒。詔推納賄諸狀。上怒。即逮其幕客董廷獻。尋誅志完。徵延儒聽勘。延儒當中外交訖之日。不

能為上畫一籌。然受眷特深。故其罷內監。撤敵衛。甚易。諸璫日夜伺隙。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忿之。迨行遣之後。上意稍移。諸璫乃盡發其家藏。至是聖怒不可回。延儒遂賜死。方延儒之再召也。門生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盡反前轍。向之所排。更接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後。世奇遠推勢。而延儒左右。皆昌時仲達輩。以至於敗。溫體仁烏程人。戊戌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與侍郎錢謙益門戶不同。會戊辰。故下。謙益名列第二。而體仁不與。因疏前御史陳以瑞。嘗忤謙益。與汪文言。膠昌期相表裏。其典

試浙江者。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關節得雋。今故小大典。豈容濫乎。上乃召對文華殿。廷臣皆不直體仁。體仁指廷臣為黨。以激上怒。於是攻者四起。上俱不問。庚午入東閣。斥。自守。不殖貨賄。時上英明。恨廷臣苞苴。止狀。獨信任體仁。久之。希罷用事。專私黨。排異。已日與士大夫為難。攻者竟無虛日。至滋陽知縣成德。盡發其奸。逮錦衣衛獄。其母張氏。同體仁與出。轍道詔之。至不堪。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患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

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發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千戶楊光先。亦再疏。奏論。并指自隨。既而撫寧侯朱國弼。勸體仁私唐世濟。受霍維華金。上奪國弼爵。而世濟成逆。體仁不安其位。未幾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薛國觀。韓城人。已未進士。由推官行取。給事。側身門戶。嘗奏。春九升。賤士任。熊明遇。正人多側目之。歷官金都御史。

丁丑以溫體仁技入東閣。上頗向用之。己卯考選科道。吳昌時首擬。吏糾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國觀所為恨之。庚辰六月。擬諭失旨。勒令閣住。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對曰。使厥術得人。朝士何敢賂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日假其除事。既而被劾。削籍。給事袁愷再疏劾之。併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俱下鎮撫司訊之。下都御史葉有赫於獄。皆以通賄國觀也。株連甚衆。國觀疏辨。表愷誣劾。出吳昌賢之意。上下聽。辛巳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急於功名。自

金憲。驟登政府。欲自結於上。會上憂國。因導以借餉。曰。外則借紳。臣等任之。內則戚。院。非出自獨斷。不可。徵。以李武清為言。遂索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院人。自免。遠皇子病。衆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大悔懼。國觀又忤化民。遂敗。國觀事發於東廠。而昌時實啟其機。昌時甥王陞彥。以通賄。籍沒臨刑。呼此舅氏所致。我若有言。恐累名教。其後昌時坐敗。伏於此。揚嗣昌。武陵人。庚戌進士。由教授歷官。宣大總督。丙子奪

情起復為兵部尚書。丁丑十一月。疏請限勦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新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命當上旨。戊寅四月。熒惑星見。嗣昌上言。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戶部主事李鳳鳴。和其說。給事何楷解學。互糾其謬。上不問。六月。召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上命大禮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其朝講召見如常。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叙。上命併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非常破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擇。召見群臣於平臺。道周極詆嗣昌。嗣昌謂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但明旨迫切。不敢有違。乃道周自言。不如鄭鄤。以杖。再行。同鳥籠。道周又不如之。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悅其朋比。情。撰劄。同升。編修趙士春。御史林蘭友。各疏致道周而劾嗣昌。俱請調有差。己卯六月。張獻忠降。而復叛。羅汝才九營。俱起應之。左良玉追及。大敗而還。失其行節。事聞。良玉戴罪。殺賊。辛督帥熊文燦。職。初。文燦與

副昌深相結納。副昌與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副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是時方借鄭鄞以傾道。周謙駁愈重。遂謀鄭於市。而賜副昌尚方釵。併銀印金牌。燦行。非備無算。九月副昌陞辭。上賜宴後殿。手觴三爵。賦詩榮行。出師之際。莫過於此。十月副昌至襄陽。入文燦軍中。建文燦入京師。論死棄四市。以塞人口。謂良玉可倚。以滅賊。請拜為平賊將軍。復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監紀。庚辰二月。給副昌萬金。賜斗牛服。又海驢。黃驢。馬各一。金鞍二。副昌調兵會勤。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駭太白。

三月。副昌軍次荆門。立大勸營。五月。羅汝才七股盡入蜀。副昌撤元吉扼夔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兵合。副昌又以左兵進止。多不從節制。乃密疏於朝。請以副將軍賀人龍易之。人龍所挾陝兵。驍勇善戰。以多擁降兵。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懇副昌。副昌已諾。後因中制不果。人龍怨而良玉疑。自是兵勢日離。副昌憤事不可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守將李萬慶死之。副昌亦以病卒。聞。

宰相列傳六 吳宗達 王應熊

吳宗達。武進籍。宜興人。甲辰探花。庚午入閣。與溫體仁同相。六年多所依順。庶吉士鄭鄞。母為宗達女弟。鄞負才名。氣節薄於事。勇宗達恨之。因揭其杖母墓。妾。體仁入達。達鄞下獄。仕路皆為不平。故宗達畏人言以告。

王應熊。巴縣人。癸丑進士。由庶常官少宗伯。癸酉為周延儒溫體仁引薦入閣。人望未孚。明年御史吳履中劾監視內臣。併奏應熊。因求去。不允。又明年言路相狎。以為摸稜後身。應熊遂免。壬午周延儒與廷臣異議。復薦以自代。資為

援也。已而陞見。上覺之。應熊請老。賜金幣還。癸未召至上。不見。因辭還。

蔡國用。金谿人。庚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考選御史。天啟中嘗以條議。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又薦趙興邦。興邦亦疏稱之曰名臣。頗為仕途所非笑。後官工部侍郎。上方欲故卜大典。僅屬詞林。因及國用等以示破格。既入閣。浸無表見。惟庸。養福而已。未幾卒於位。

陳演。井研人。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庚辰進東閣。壬午六月。召羣臣於中左門。詰問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會推大典。自

當失公矢慎。昨故卜監舉狗情。如房可仕張三謀宗政等。並與推舉。蓋大臣之道。又責吏部章正寔。河南道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尋戊邊刑籍。有差。初演為所親。廖惟一。試御史。核託可仕為之地。不納。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狩。西苑演從。密奏之。故有是譴。演庸碌無能。見上憂秦寇。謂不足慮。甲申二月。賊勢漸逼。京師演不自安。乃求去。三月京師陷。李自成榜朝臣獻金。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仍受刑。不可忍。以斃。

論曰。黨人之禍。自古已然。漢固已。唐次之。而宋為甚。然其所為。雖諸臣賢奸較異。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則不然。臣非甚惡。君又至賢。無亡國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則黨禍之中於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久之成痼。一旦頊絕。不可復甦。其積漸使然也。蓋自四明當國。其時東林諸君子。以道學名於世。浙人起而爭之。而黨以立。齊楚四方之士。趨風捕影。轉相舍射。而黨以盛。其根原則固本也。其發端則挺孽也。紅丸也。移宮也。是為三大案。借三案者。為察典。為年例。為封疆。而總之以東林。浙黨。為分。

分之而不啟其合者。德清也。合之而不能不分者。福清也。皆政地也。政地不足恃。乃求與援。與援成。而政地若授之柄焉。然則煽禍者。瑞也。而使之煽禍者。則政地也。丁卯以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戶相承。衣鉢相禪。邪正雖殊。其為植黨則一。是故蒲州韓爌。高陽孫承宗。德福清葉向高。去而崑山顧秉謙。南樂魏廣微。進矣。元城黃立極。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楮。附顧魏者也。反正之初。未及去。援及蕭山朱宗道。晉江楊景辰。高邑李標。吳江周道登。華亭錢龍錫。長山劉鳴訓。起自田間。

讓蒲州當國。以先贊中興。逆葉定。而黨人側目。借袁崇煥以饒舌。而華亭得嚴譴。蒲州不安其位矣。高陽出鎮。得匪虛拘乎。文華召對。宜興周延儒實左袒。烏程溫體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幾而相繼進用。人皆疑之。疑則猜忌生。而嫌隙見。然宜興得桐城。何如龐調劑。人樂其易。烏程以武進。吳宗達依傍人畏其兇。樂其易者。姑且安之。不逼欲其去。畏其兇者。羣起而攻之。惟恐其不去而竟不。去彼大名。成基命。山陰錢象坤。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不使伴食。反為得利之漁人。桐城之再召也。宜興所以善。

後而引高不出。固知黨惡之必復也。嘉善錢士升以破格召於南。與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鵬異地而同拜。冷眼者從壁上觀。以為上意誠不測。抑由東國者立中道焉。迨長洲文震孟以徑筵受知。正人君子彈冠相慶。稱主上聖明。而一言不合于烏程。不難併香山並驅。而駕人言可畏。何王且危之。况嘉善乎。獨是同一去也。長洲為可惜。嘉善則有名矣。淄川張至發以誠獄稱。昔句容孔貞運順德黃士俊江夏賀達聖龍溪林軒以科名樹望。先後同升。而烏程旋罷。或謂上意漸移。已非一日。黨之不終禍也。天實為之。

何意韓城薛國觀。借接顏結主知。當南北控德之際。鞅開羅織之機。奔走士大夫。使之教過不給。即同時輔弼。如進賢傅冠。上元程國祥。送安方達。年金谿蔡國用。黃縣范文粹。無徒見一長。泰一議。而天下大勢壞如土崩。綿竹劉宇亮。以不得已請纒。我則不武。何濟于事。武陵揚嗣昌之奪情。有自來也。白馬清流。幾乎再見。上即不推轂。六安能晏然處之。以謝當世哉。新州姚明恭。費縣張四知。井研陳演。以資叔。涪縣魏紹乘。以知兵進。德州謝陞。以舊銓再起。上頗自謂得人。又稍一失意于韓城。若將置焉。而黨人以駭

貨中之。上方切齒通賄。遂不顧一韓城示警。而武陵以任事不終告。是內外無人也。思惟舊人。可以明無罪於朝廷。惟張至發與賀達聖。而最受主知。則莫如周。召或弗至。或弗以。肯為朕竭股肱力者。不惜腹心寄之。天子無常師。師保傳何庸不拜。赫。明。維大師之功。厥惟欽哉。汝母員予一人也。而不然也。下之結黨者。日以多。而上之伺黨者。日以密。黨不足以自固也。昔之黨異者。攻異已。今之黨同者。攻同類。黨適足以殺身耳。晉江蔣德璟。黃景昉。可以並登。通州魏葆德。可以驟進。典化吳性。可以分拮据之任。

巴縣王應熊。可以資胼胝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言路之咷張。蓋至是而法網愈密。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勢已不可為主上之英明。亦無所用。辟如病入膏肓。形體雖具。藥餌有餘。而元氣索然。僅延時刻。縱有盧扁。何以云救哉。其後由沃李建泰。谷城方岳貢。宜城丘瑜之。拜黨人已不及。若吳橋范景文者。固黨人所願得。而甘心焉。而獨以一死狗社。授其得力於東林道學之旨。豈其微哉。而謂

黨云乎哉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

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

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迹凡六篇前有

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

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

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其行事

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實用溶篇

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戶相承邪正雖殊植

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矣傳雖分列五十人而所

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之大者其成基

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閥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

簡畧蓋以爲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

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畧補之非溶意矣此書

檇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爲傳六

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

古人幾部六卷

〔清〕陳允衡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朱之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人幾部

六卷》提要

幾部序

文太青先生曰開眼看世
所不如開門著書剝落今
人面皮不如剖出古人胸
臆此絕論也陳伯瓊姑山

書表

名如劉西原館為快掃戴
初士引為石交余宿敬畏
心別十三季葉陰再讀讀
其所編幾部與西極見同
獨是上頁或子來中一代

播不數人。一人一生。播不
一。或事。亦此一二事。遂足
盡。其人。之生。乎。就一二事。
贊。亦明也。復。其人。之全。傳
記。皆可。廢。此。固。伯璣。之善。

素象

尚論也。至其立旨略。蒼尊
微。設危心。若從伏弩視發。
毅。狀以先事。引決為神。凡
吉凶禍福。之來。見己。狀失
未。狀者。兕。適。狀失。不必。狀

者。雀。瞽。夕。知。鴟。瞽。晝。矣。魚
龍。瞽。烁。日。矣。皆可。反映。而
彰。吁。嗟。乎。智。不。及。明。不。逮。
孺。子。容。三。季。三。北。尤。取。謗。
焉。人。乃。有。駕。世。名。流。疑。事。

素象

疑。行。背。負。舍。易。究。不。敵。一
龜。之。哲。是。豈。古。人。之。所。收。
也。是。書。成。水。龍。朱。公。慶。亦
公。之。同。社。如。景。周。崑。銅。伯
宗。諸。君。子。又。爭。相。燄。傳。其

以此爲予世以目抑予格
乎則余終問之伯璣可也

匡山社第黃國琦顯於

乘住閣中



某錄

四

敘

陳伯璣西州名士。見亭咸

託交有年。今春舟過鳩

茲。讀其書。纔半豹也。歲

暮。乃得見其人。讀其全

書。知伯璣之稱天下士不

虛。而立言之旨。淵乎其

莫可一端既矣。伯璣年



方少。於制舉執登壇。占詩文皆累累盈奚囊。上下古今不止此書。即此書以探其上下古今之意。第欲以立言見乎。易曰。知幾其神。所謂度之動之微而先也。千百世而下。識力才情所不克

窮殫之事。驚黎駭俗。乃千百世以上之人。或言而符。或不言而意符。亦若無可驚。无可駭。而歸于自然者。幾之為言。地也。猶淺之乎言幾也。伯璣盱衡既久。閱歷復深。岍然不可一世之膏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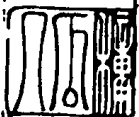
而識能御其才。遇能下其氣。宜其穆穆然而有得於幾之微。且先且神耳。昔中郎論衡一書。遂

序由

命為帳中秘。衛官是書。能无下拜。窺伯璣者。此政其半豹乎。吾兒每兄事伯璣。曰才十倍兒。予

今乃益信。丙戌冬季。鐵鞵老人方拱。題於鳩茲江上。

序由



幾部敘

賢池盟弟劉城讓

陳孚伯璣伯幾部起陶唐訖元末上
下三千季古人察微知著出用約略
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
讀率彙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伊

敘

劉序

一

甲與幾竝論也機以發矢是弦括箸
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
端乎幾而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
彰剛柔出介也故會通觀變謀先焉
意不苟勸吉而其用又吉聖人出論
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

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生衛矣

貞不喪福而脩懿行焉壽祿始矣故

曰其用又吉所云吉出先見者也世

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繇如石

出貞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

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有堯舜周

敘

劉序

二

孔出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
非邪是故堯出疵父子兄弟及為
君至堯而始各與舜出事非昇舜
不敢曰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
欲殺出即不可得又安肯為它人死
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出由

歸孔不入。趙人以為鳳翔千仞。動與
 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慎於
 積日。乃明決於當機。斷可知矣。即如
 伯璣。非韶然行。邈不易節於存亡。不
 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攷古今
 得失。出林日新。富者其德抑亦安得
 森。如以哉。有伯璣出守。與學可。以
 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又繇如
 石出貞矣。吾讀幾部。至卷末。蓋未嘗
 取許衡。劉秉忠。出知興。而第尊金仁
 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學問也。不得已

錄

劉序

三

而又許顧仲英。倪元鎮之。以詩。画。放
 廢也。伯璣出。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
 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出
 指也。夫是為序。

錄

劉序

四



幾部序

伯璣隱於深山既久今年暮春偶命輕舟顧余抱關擊柝中相見悲喜宛然麻姑過蔡經時伯璣蕭然澹泊無復曩昔豪蕩感激詼嘲笑謔之懷卽余對之如在深山也客

朱序

數月余有安邑主道而伯璣高閑仲叔之風酌酒論文他無所及余益爽然自失曩昔僅知其才情豪邁而已一日過旅次見所著幾部有心哉進退存亡之際其旨遠其詞文伯璣自擬山中之書豈山中

之書哉以爲函關五千言可也以

爲圮上一編亦可也萍聚諸君爭相傳寫余乃授梓亦強爲我著書之意而不使黃石微言子房而外無復聞者余不文不足序是書聊述授梓所以伯璣當不謂安邑主

朱序

人不知已乎丙戌新秋年家社弟吉州朱之瑤題於宜園之星亭



古人幾部錄

陳允衡自撰

乙酉暮春嘉禾沈摩青先生授余一編曰古人幾部
平湖陸叔度氏所著也始於管夷吾終於史天澤凡
八十一人人係以贊合為四卷古之成大功定大策
者在焉曰為天下治亂皆決於機如是者成否則敗
如是者定否則渝有味乎其言之也余小子嘗誦讀
之曾幾何哉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余乃攜家將欲終
隱黃山白岳之間庶幾逢子慶管幼安吾師乎止於

登懷閣雜著

幾部自序

和陽五閩凡雖險阻艱難亦時肯手是編也忽自念
既為山中之人則有山中之意顧何能對此終日咄
咄哉且此八十人之中夫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
毀至者守是不變無以語權余因要集古人顏曰幾
部大抵非明哲保身之士則急流勇退中人也一切
譎詭不欲多錄即集許者流亦非所尚其於叔度氏
所謂機者或足以發邪旅次載籍不多未能廣引一
二評論卒皆偶然所見無當通人之目蓋貴乎智者
見微而知著舉一以類百耳

古人幾部卷之一目錄

唐

帝堯

虞

帝舜

商

微子

周

太伯虞仲

散宜生閔天

登懷閣雜著

卷一目錄

周公

管仲

鄭太子忽

虞叔

姜氏僖負羈妻

甯羸

范文子

季札

孔子

聶政

列禦寇

伍員

范蠡

公儀休

孔斌

孟嘗君

藺相如

魯仲連

秦

范雎

侯生盧生

田橫

王翦

陳嬰母

蒯通安期生

幾部卷之一目錄終

登壇閣雜著

卷一目錄

二

古人幾部卷之一

唐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帝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秦始隋文以其身經營天下數十季及其子遂

登壇閣雜著

幾部卷一

嚳之亦可悲矣夫一再傳而滅者豈盡不知子孫之不肖乎抑知其不肖而不欲與人也使昭烈慨然舉蜀以授武侯禪即庸何至辱於魏卯金之祀豈竟斬哉唐虞之際行之不疑而朱均常得以其不肖為天子客矣故放勳知幾之祖也狀後世且有有象賢而故違之以為嗣致變生禁庭釀天下之病或國本既定臣民推戴而反不豫者

虞

帝舜

舜父瞽瞍頑，母聞弟象傲，皆欲殺舜。順適不失子，遭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

一 使瞽瞍無殺聖子之名，則帝知幾之神也。

商

微子

紂淫亂於政，微子勸諫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欲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活，不如去。」微子遂去。

漢代開襟著

幾部卷一

二

太史公推箕子之意如此，與書詞異，而箕子之意益明。余讀書至微子，未嘗不嘆其心之苦，慮之深也。使三人皆死，則國祀絕，三人皆去，則臣道衰。微子更端而問，救亂之策，死與去，有不忍言而我與父師少師罔知所處。至比干自期以死，無復可言。箕子不顧行避，反覆微子之宜去之，則乎。若方正學之死，豈不與日月爭光，狀及

於十族，則令人悼傷其過烈耳。

周 太伯虞仲

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奔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如是而讓，厥讓乃大許，由務光獨善其身。季札子噲及禰其國。

漢代開襟著

幾部卷一

三

散宜生闕天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散宜生闕天之術，謀救其君，乃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良馬，因殷嬖臣費仲而獻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鹵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此後也。脫主必難，而因去淫刑，雖謂西伯未必知而本謀出於太公可也。余且謂紂廉而直許。

西伯之謫又尊寵焉有非後世失道之君之所
能及

周公

武王既崩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
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畔王
室必搖乃作鴟鳴詩以貽玉其末章曰子寧翹翹風
雨所漂搖予維音嗷嗷周公居東逾季王知罪在管
蔡是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四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我以啓金勝見公請代武
王之事執書以泣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
則大熟

以成王畢宮不能不致疑於周公崇高之地聖
人所難居也公繫冬辭於三四之間憂深思遠
誠後世大臣以惕勵者可謂至矣藉非風雷告
管仲
管公心事未必遽自於當日而天可常恃乎居
東之時公亦盡其在我者庶幾流言之漸止耳

管子得於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送之齊皆謳歌
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
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
遠

太公夜衣就封夷吾行歌返國齊故多智諷
鄭太子忽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
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五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辱也
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信陵君使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亦自
可觀

虞叔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及獻之又
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害亦有實不質何害

姜氏僖負羈妻

重耳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寔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得志於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六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嘗也子盍盍印而焉乃饋盤飧寢壁焉公子受飧反壁

微二婦人則重耳必及四公子難再罹五鹿之

饑狀各爲其主見微知著可以丈夫而不如妾

婦乎

甯羸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羸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盍之其不浞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

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後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深於易者

范文子

晉師歸范文子後人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取武子曰吾知免矣

杜工部云衆人貴苟得欲語蓋雷同前而范文

子後而馮公孫有足多者以宋義冠項羽軍而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七

飲酒高會下令懸率其能久乎○文子使其祝

宗祈歎以免厲公之難亦可謂知幾而矣○

余嘗言好之所動卽食名之所歸卽利如子產

辭邑申包胥逃賞有名心焉惟介推文子則逃

名者也

季札

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厭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環史狗史緇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思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一

八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休咎禍福有不必筮龜而見者卽恒理推之如明鏡藪萬形也狀自處觀懼欲以觀人其誰信焉季子非身至輕慮至澹舉天下之物不足動其心安能洞矚至此乎○春秋時識盛衰興廢如宰孔卜偃者頗多余獨采季子蓋以殷勤朋友之間異乎矢口時事而幸其言之中者也

孔子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歎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虬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佗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違伯玉家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一

九

孔子晚而好易於進退存亡之際三致意焉此不足盡聖人可見從人未可妄耳彌衡郭璞良堪悲矣

毒政

嚴仲子告政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毒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洩語洩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刺客而不知幾徒殺身耳荆卿之事不能不使人惜劍術之疎也夫秦以詐食諸侯久矣即生劫秦玉約反侵地顧安得信如齊桓管仲乎此太子可不言而卿可不聽也用是擿王不使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十

窮困之樊將軍浹沉之田先生與已同死而適以速秦伐燕求太子也不亦左乎聶政為仲子慮之深行之決至死而不使其國知殺俠累者何人也可謂刺客之雄矣

列禦寇

鄭人子陽為相或告曰禦寇有遺之士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其妻不悅禦寇曰子陽非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無何

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而禦寇獨全

列子辭粟之意不在知與不知也已見子陽殺機假此自脫耳

伍員

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曉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來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會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十一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誰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求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偕力以雪父之讐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朕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執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員至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而耕於鄙。

太史公稱子胥不從奢，故能棄小義，雪大讐。吾獨喜子胥退耕於鄙，無亟亟雪讐之意，而十年

乃雪也。使胥徒知已之欲報其父而不知人之欲圖其君，嗷嗷然惟伐楚是謀，則必且厭胥

而疑胥爲楚誅胥矣。讐得雪哉！其後夫差敗越，益疏子胥而信用伯嚭，胥知不免，屬子於齊，斯

皆也。胥不可慢去乎？則以爲向已俗人國而報

吾父，今復適他國而負吾君，被此名也。以此人誰納我？非父兄也。又覆楚哉！此其志有非儀秦之流之所能及也。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三

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問行至於陶，又自謂陶朱公。蠡去自齊，遺書大夫種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蠡能全其身而不能全其子，要是財多之累耳。○坡公謂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余謂少伯孟談

皆師介之推而不及者。

公儀休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三

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夫人以嗜而投我，以嗜而納，相引爲無窳則無所不至矣。狗嗜之極必喪其嗜，善游者溺也。公儀子以嗜不受，深於嗜者，生平積之終朝，稀之亦何益哉？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猷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陳大討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夙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季天下其盡為秦乎

七國時儒者出處之正惟孔子順不失家法

孟嘗君

孟嘗君少時嘗承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官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

此一問足以醒千百世為子孫積聚者孟嘗好

客當是達觀豈以為名哉

蘭相如

相如奉璧奏秦王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白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寔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孟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五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會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

璧入王手不可復出王即授璧何有於輒授而輒奪也且案圖自後愚者猶獻之懷禍而出追者或及之璧亦危矣而完相如智勇舉秦庭之

人不及也寧獨玩物秦王哉

魯仲連

魯連既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圍趙軍却五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孝王燕澄懷閣禱著 幾部卷一 六

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選燕將曰為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獸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賈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戰國之士立功名者往往不得其歡季子商君功最著禍最慘貪已之爵位而樂人之傾危雖天道且重疾焉若魯連者誠戰國巨來一人而

已

秦

范雎

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澄懷閣禱著 幾部卷一 七

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又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唯未入秦其意固已在穰侯矣穰侯能還索車中而雎既在秦待命歲餘卒不能驅之使去豈王稽能匿乎何見事遲至此也觀雎召至離官未嘗接昭王言國事即佯傾穰侯不少緩蓋既已見丑而不能圖將必及為所圖矣其後欣狀推舉蔡澤夫亦自鑒於處穰侯者豈真

讓德哉。始終一下車之智耳。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狀。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六

坐而疑我邪。

始皇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蒙氏兄弟遭誅。

王翦挾持浮說以苟免，太史公責之建德，何哉。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誅，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左，不驗輒死。狀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

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

決於上。上至巨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

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僇藥，於是乃去。

恰似後世丹容脫身之法，狀其言曲盡秦弊，雖

長沙三篇不是過也。且秦之識得自兩生，豈

兩生亦有道者流耶？兩生不足言，以處雄黠之魏武

秦王甚，嘗司馬仲達不足言，以處雄黠之魏武

亦空。卓老云：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九

下於已。若此其易，亦可爲二君酸鼻矣。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策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季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便

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

有賢者，今暴得大名，不祿，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

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

軍吏曰：願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也。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曰：兵

屬項梁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讀者項羽傳也揚絮與語奇之而嬰母一則至老不解蓋生平之力為人驅除窮而歸焉可以已矣猶薄公封叛唐取戮悲夫○濟大業者大都是謹信一流張子房諸葛孔明生平無濶略之語近世好談兵者孰不自謂過之而爛熟是嬰母所云敗易且四字耳

田橫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壬

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思誅與其徒屬五百人入居海島中高帝乃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鄒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愚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召衛尉鄒商曰齊王田橫即來馬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呂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五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求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虜而北面事之其

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侑有而事其主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豈不愧於心乎且陛下

下所目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

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

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徇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豈不賢乎

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呂王

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冢孔皆自刎下從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壬

高帝臨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聞其餘尚五百

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縊於是

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橫之歿與項羽同讀史者往往壯橫而惜羽何

哉羽蓋有可為之幾而自失者也垓下之役羽

氣亦已餒矣八千人渡而無一還者何如橫

蕭然二從縱容自決乎彼島中五百人且又非

箕踞謾罵所得加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若夫

懷慙微歛則又不可與羽同日而語矣

蒯通安期生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去

義帝可弑何有於此兩人若已事之可去乎增之疽自取也○始皇不奈侯生盧生何項王不奈蒯通安期生何方士之橫久矣○

幾部卷之一終

登陸閣雜著

幾部卷一

五

古人幾部卷之二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西漢

漢高祖

沛公已破咸陽以兵守函谷關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繁請張良良昔從沛公項伯復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登陸閣雜著

幾部卷二

一

臣戰河南故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狀籍何目至此項王即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巨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能復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自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故遣將守關者，備它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心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言，應曰：『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大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二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故遣將守關者，備它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心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言，應曰：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少讓如今人，方為乃祖。我為良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謝。』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獻驕與樊噲等四人持劍盾步從。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衛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三

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獻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乎？』項王曰：『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慶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是役也，沛公張良樊噲皆能見幾而作者也。惟范增為至愚，夫項王無意殺沛公，是英雄之祭也。獨項伯者，與張良私相往來，為沛公游說其

動色啓口之際宜有目測之何待舞劍而後見其翼蔽沛公哉徒能舉袂者三以示王而不早去一伯此增之所目愚也○樊將軍於瞋目指髮之時對項王誦字字精細雖子房辭命無以加而淮陰乃羞與爲伍亦過矣狀數語出之子房反命項王疑出之喻則聳狀動其聽或者沛公初欲用其拙我且項王使陳平召沛公未嘗一言拘留翩翩而去可目知其左右皆沛公之人也亞父項莊但見迂齷耳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

四

蕭何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鄧侯從鮑生邵平之言遣子弟悉詣軍所目家財佐軍及賤貨貨自污此居功之妙所目善全其身也至師儉兩言身以後計及之則不獨百世功臣所當鏡而凡富貴者田宅之念亦可與狀自澹矣

張良

留侯佐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乃辭三萬戶願封爵卽遣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及招四皓既安太子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乃學辟谷衛引輕身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

五

漢之心余竊謂非狀博浪之後卽從沛公拜庭將矣至封萬戶位列侯猶曰不臣漢此荀文若所得藉口於魏武也且子房遣引雖以爲遠名勢避疑忌而亦非盡狀也蓋深見乎高帝守天下之心非復取天下之心而呂后護太子之意卽廢少帝之意耳以百戰甫定之山河遽欲授愛夫人少子臥疾禁中拒羣臣狀枕一宦者尚得爲劍番之主毛至呂后鳩子彘妾親有產祿雖有食其勢不至臨朝稱制不巳口舌有所不

能爭而微漸有所不得過也亦惟杜門不出辟
谷遺引而已豈如後世國事日壞君心日非益
優於高其爵厚其祿哉故先儒以為此子房之
智謀節義也而余歎以為此子房之廉恥也

陳平

項王欲誅定殷者將吏陳平乃間行仗劍以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賦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
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

溫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六

曲逆以奇計顯其著者間楚君臣出高帝於平
城定諸呂難也狀非斯時見幾一榜人制之有
餘而後之奇計卒無所用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
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強鷙果於擊
斷天下已起參為齊相乃退狀不自用盡召長者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盪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

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自寧

留侯辟穀曹相國日在飲酒酒英雄自藏固有
相反而相為用者使兩人同出一道又有目來
嗣君悍后之疑矣

酈食其

酈生陳留高易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目為衣食
業為里監門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易者數十人酈生聞其
將皆醜醜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

溫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七

自藏匿

士之貧者輕於從人而狂者簡於自審使酈生
不善藏匿惡能從高帝建奇功哉

叔孫通

通秦時目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名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何如博士諸生前曰人
臣無將將即反願發兵擊之二世怒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罷縣城鏢其兵示
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安敢有反者

此特羣盜鼠竊狗偷耳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喜遇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扇已乃去之薛後通降漢王通儒脰漢王憎之迺變其脰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狀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季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八

漢王已弁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民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儀成帝喜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資也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由皆目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知當世之要務

通始終一儒者而不以儒見大儒也其處二世不如李斯之愚從項梁從懷王從徃皆若無所短長者即遇高帝亦非復鄙生陸賈驟取謾罵也故不言禮而禮自興不進一士士人為郎即高帝且在通術中而不悟腐儒安足道哉○魯兩生責通事且十主皆面諛曰得親幸是矣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則迂也當醉呼擊柱之時君不君臣不臣即兩生處此能一日安乎狀通曰委蛇為道使其後無太子之爭則生平學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九

問皆巧於取富賈者吾又寧從兩生之迂也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教陸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居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賈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返所必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家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賈蓋達生者也。經數十季兵燹間關，稍得自息，尚可逐逐名位乎？狀諸呂擅權，欲劫少主，智如

陳平，方深念，莫可奈何，賴賈託始安社稷，誰謂閒暇中人可忽哉？

張摯

摯字長公，廷尉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呂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取容於世而終身仕宦者，小人也。不能取容於

程懷剛著

幾部卷二

十

世而終身熱中者，亦小人也。廷尉之子，抑何閒

閒與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目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默不念先王之德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幾者，吉之微動，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目禮，吾三人者爲衛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禮卽設，嗣王之意亦未必如先王之誠也。況忘設乎？申公白生不免胥靡，所目報先王之德者，豈遂止此耶？

金日磾

日磾子二人，皆爲武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程懷剛著

幾部卷二

十

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

官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

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目殺弄兒

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季，賜出官，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及上病，霍光目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

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遷詭目討

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秬侯。日磾目帝少不受封。

以子孟謹小輔昭帝。猶有告非常者。矧日。輝胡
人事武帝英武而可或肆乎。且日。輝所目不來
當時之忌者。以不受封也。使誣炎者。誣日。輝。日
輝又無幸矣。吁。日。輝抑嘗學問而明於大理哉。
○日。輝不殺弄兒。安祿山已見於漢。
雋不疑。

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目女妻之。不疑固辭
不肯。當久之。目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

霍子孟建伊周之功。備矣。而增顛覆者。輕信陰
溼懷開禱者。 幾部卷二

妻立女為后也。厥後子孟之婿鄧廣漢。范明友
皆坐霍氏誅。則不疑辭謝可不謂智乎。○宗正
劉德妻死。光欲目女妻之。德亦辭。大將軍女竟
有通。幕之。嗚。漢代人心猶為近古。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為大將軍。歲餘。光于禹謀反。夷宗族。安
世寢恐。職典樞機。目謹慎周密。自若。外內無間。每定
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
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目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
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
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既已。而果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
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目為譏安世。曰。明主
在上。賢不肖較。朕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
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安世翼翼小心。固不待禹
之既誅而始狀也。子孫世興。良有以夫。後世一
溼懷開禱者。 幾部卷二

二權相。豈無事業。而擅朝據位。不知反顧身家
之後。家亦旋沒。誠。龐公所謂遺之目危耳。
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罷郎獄。昔宣帝生數
日。目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保護。
後昭帝崩。目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
目行淫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是為宣帝。吉
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
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尚尚書

事是時掖廷官婢自陳常備保阿之功上親見問狀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益大賢之封吉為博陵侯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我不至此雖朕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遂伏劍而死夫廢立之際功不過侯罪則族矣丙吉不伐深遠哉余蓋撫卷而益扼腕歎息於忠肅也

龔遂

遂為渤海太守數季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生願從功曹曰為王生築嗜酒於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遂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曰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季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言循吏必先龔黃而黃霸之聲損於佞相案霸為張敞所奏天子嘉敞言矣是時霸宜免冠求退也尋且薦史高可太尉又蒙切責而後已抑何愚乎王生之能戒遂遂之能用王生均有足多者宜遂曰官壽令名終也

疏廣疏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並為太子師傳朝廷曰為樂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思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曰壽命終不亦謬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比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季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餞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遣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其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

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此今日飲食費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曰閒暇時為廣
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故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
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以
教化子孫不從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目
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曰壽終

登樓閣樓著

幾部卷二

六

元帝懦弱不可輔故二疏去之蚤蕭長倩遺詞
至再卒為佞雙佞幸所圖至於殺身亦何有師
傳之恩乎二疏既歸與親舊相娛里閭所目為
子孫計者嚴而有體庶幾於遺將又非何曾日
食萬錢所可比也

梅福

福居家嘗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丘傳以為儼其後人有見福於會
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安知門卒非儼也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徵
不諱隱藏田塾終迷之世

當時不事莽者甚多余獨取玄事未及終縱使
者車而變名竄歸為能決也少間即莽繡衣矣
逢卿

登樓閣樓著

幾部卷二

七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昔王莽
殺其子宇萌謂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
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築明舍
曷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旁山養志脩道後
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函語使者云朝廷所目徵
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
時即駕歸連徵不起目壽終

史稱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羣師友歸任而逢子慶業已知其三綱絕矣夫所目稱述之者豈盡爲其誑耀哉或深知其僞而附權希進彼僞爲之吾僞譽之耶故有知人之明無自處之介明與闇同子慶氏匪猷高於孔允楊雄而連徵不起覺咄咄子陵亦多事也

嚴遵

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目爲卜筮者賤業而可吹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耆龜爲言利害各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十八

因勢導之以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築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

灑心目爲不厭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目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蜀有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目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入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

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厭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目卜爲業木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君平季九十餘遂以其業終於蜀

子雲投闕何如君平閉肆乎纂弒之時不自引退猶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後世卽因其文章而病之以三世不徙官者而竟儕之張禹劉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十九

歆安在其成名哉○龍城賈長白先生嘗辨投閣美新之誣其言曰楊子雲古目此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四餘已近百矣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慶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狀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

耶縣人耶人簡公紹茂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
 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
 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攷之
 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和
 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及歟計雄之終
 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
 平故稱三世不徒宜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
 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
 登樓閣者 幾部卷二 二

為實錄也○子雲二千年後得賀先生雪其枉
 而賀先生未數數也

任永
 任永字君業，犍道人，好學博古，公孫述累徵，托以目
 胥不赴，及述敗，笑曰：「世幸平，目即清光政，聞而旌之。」
 古人處此形骸，可捐，猶非化碧之時，姑徐徐目
 俟之耳。

幾部卷之二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日錄

東漢

光武	馮翼	鄧禹	馮援	陰興	第五倫	荀恁	鄭重	閔貢	吳祐	夏門亭長	李因文文姬	周總	徐穉徐胤	姜肱	袁閔	韓康	魏桓	申屠璠	郭泰	陳寔	荀爽	士孫瑞	許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幾部卷之三日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東漢

光武

伯升為要始所嘗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平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要始曰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傳舍傳東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詭乃椎鼓給食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

成大事者必大屈而大伸雖屢困辱何傷乎項

羽生平無不快意事適以積坡下之泣狀沛公

為義帝編髮文叔不敢服伯升喪其用不同皆

因吕成帝業夫亦所見之賢豫哉

馮異

劉秀徇潁川屯兵中車鄉罷橡馮異監五縣為漢

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諫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獄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異為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又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彌曰大樹將軍

徐元直蚤識此黜方寸不至亂矣論功者未嘗有加而今日尚知大樹將軍也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鄧禹

禹內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濼帝益重之

但此覺留侯有未及處何論鄧汾陽然人各有

其歸潔其身而已矣○禹從光武二十四封剡

侯定天下運籌決勝一代元功而赤眉之戰數

出失利可且知用師之遺雖老臣名將難及萬

全也若夫烏合之兵跋扈之將禦方張之寇而

質質然推一資格之人督之及請錢糧頭贊畫
辭朝拜客祖餞出都而寇已不能久待破數十
城去矣故通季用繩不獸求一勝不可得即求
一敗亦不可得也

馬援

隗囂使馬援進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閭相善目為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
授援自封侯大將匍匐位賓客皆樂置援曰天下雌雄
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節邊幅如

盛康閣集著

幾部卷三

三

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
場非底睡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翼乃使援
奉書雜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憤坐迎笑謂
援曰卿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曰當
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奔至蜀述陸戰而後
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固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

千古英雄未有不識人者援游二帝間而歸光
武尤異於馮鄩也後世臣不擇君君亦不擇臣
上下不相知一以文具相蒙幸則官達家肥不
幸則身死國事日壞無可救藥矣

陰興

光武封陰賈人弟就為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命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
不奪其志賈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

滋懷閣集著

幾部卷三

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親公主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為宗親求
位

光武親見新莽之篡猶欲大封外戚厥後竇憲
專權梁冀弑主至順冲質桓將二十季天下幾
歸梁氏未必非世祖有巨啓之也作法於涼其
敝猶貪而况作法於貪乎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

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賦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遠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齋載鹽往來大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遺上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為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當亂世而能全鮮不以躬行之篤自處之深也我與於衆人有時能動衆人之事衆人嘗依於

金德麟傳者 幾部卷三 正

我有時不能測我之友如第五倫者善矣至後世謂蘇張隱於游說韓白隱於兵間遂有呂旌旗壁壘為桃花源而岷中之隱者愈多天下之亂愈甚葢意不在隱初欲糊其口耳乃即且口亂天下也○第五倫不敢妄過人家一飯亦是知幾處寧有許多黃金謝無數漂母乎

荀恁字君大脩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旨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自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驃卒於家

出處可觀

鄭衆

鄭衆季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山陽王荆因

虎賁中郎將梁松巨鯨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巨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歿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後人求曳裾不可得及其既得則驕矜之氣弗克自禁古人堅忍固如是也朕驕矜者有時化而為黠狀銷魂矣將誰咎乎既伍被賢者終歿淮南之獄況貪於權利者乎

閔賁

賁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勅吏給之仲叔問故嘆曰豈曰口腹累安邑耶遂移去

游客為主人厭絕致典衣丐食而歸者對此亦孺子之歌也而此風不衰轉令人悵臨邛令佗倘悞殺後來幾許司馬相如耳

吳祜

祜字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圖經祜時十餘歲諫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吾恐馬援自意以得謗王陽目衣囊微名嫌疑之際所當慎也恢喜曰吳氏代不乏季子矣

後人車載黃金亦復無事其妙用固有過於古人者祜之智未尚足也○祜為梁冀長史冀誣奏李固祜爭之不聽出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且經書教授蓋徐邈之流也

夏門亭表

李固被害梁冀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固弟子汝南鄧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詣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亮舍會場自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自歎相思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取不踴地厚不取不踏耳自適宜視聽世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

嗚呼亭長之意其哀李相而愛鄧亮者可謂深矣世固有忼慨激烈不能回奸邪之聽而咨嗟感嘆遂有目動婦孺之仁者斯言是也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八

李固女文姬

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項難修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目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五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僮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目

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軋梁冀肆虐今吾宗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巨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知三子不宜同處知六尺可託王生知一言勿加梁氏父兄有弗及焉於是益信正人之必昌其後也程嬰文姬可以合傳○觀文姬蓋深於古人之書者託語王生文而有體激其義任不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復辭讓及燮獲全啼噓悼痛一但欲報先人於地下者至曰幸而得濟則姬十餘年之心未嘗一日安也惟茲遠謀出之至性故事優於救父而孝過於狗身若孟博貽憂及母張儉徧累所親聞文姬之風空少愧哉

周勰

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

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

開門延客侶在可已狀守正而終樂亦宜也

徐穉徐胤

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請署公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狀如輒赴中常豫炙一雞曰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醜畢而謁不見喪主而行郭鄉侯黃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吊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因問國家事不答要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穉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目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茅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树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樹樹不遑宣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

禮能轉相紓救不犯其間

阮嗣宗棄夷禮典母死圖棋不止而哭隣女盡哀非惟千古笑端一時固已疾之若讐矣徐孺子遜言危行貞不絕俗隱之時者夫遠衰亂而放情任欲以名高躋豈臣子之分則然哉故躬耕隴畝非力不食孺子蓋甚有所不得也而姑以刻苦自盡云耳

姜肱

肱字伯淮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山共被臥起以孝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友聞桓帝嘗命工圖其像徵之不起曰方今政在闇豈何等時耶竄伏青州界中賣卜自給年七十七乃還

世知姜被而不知非僅呂孝友傳也賣卜之流其不傳者可勝道哉

袁閔

袁閔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名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閔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俊閔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且母老不空遠適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目為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

人以為狂而賊不以為狂愧此賊多矣狀今之賊亦遠不及古之賊也可發一笑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只不二價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且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目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

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武族每太息於桓靈事後之感也。韓徵君晦迹三十年，抑何所見之蚤歟。當時不獨李元禮龍門太峻，卽卽林宗同舟稱仙角中，見慕亦幾履曹節王甫之尾矣。至後人曰山林爲仕宦捷徑，如种明逸晚節盛飾與服，強市良田不能避徂而反敗之，其視與牛翁學問何如也。

魏桓

登陳閣雜著

幾部卷三

志

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必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壽度固是未若無言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目爲文學將興。徒士復用，蟠獨嘆曰：「咎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狀免於疑論。

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公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賊，迫由棍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目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當局者以爲節義事外者以爲功名，至於債事而節義者反蒙不建焉，是亦尚論之失寔也。太學諸生動至數千人相聚，一二中官視若蟻聚，夫何益哉。益烈縉紳之禍耳。至未嘗有孟博操行而徒悞乃公事，卒之自全其身，此其人卽見侯覽曹節亦且傾倒平生矣。

郭泰

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林宗獎訓士類，歆狀自下，有非同時諸君所能

及瞻烏爰止。移為之慟。吉人辭寡。林宗有焉。○
史稱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將以遺周性全。
不得而稱乎。不知惟無所傳聞。所以高於俊。顧
而叔鸞林宗。嘆為不可量也。猷苟淑陳蕃諸君。
能尊師憲。不能自反其危言。覈論之非。豈天性
剛直。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抑勢既已激。事既
已踈。雖欲諱全。而不可。不則漢祚將。非憂
國忠公之人。駢首就戮。而亂不。當此之時。
如憲者。誠不可及也。○

登樓閣雜著 幾部卷三

陳寔

霧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
所全宥。

文範先生高行不勝書。書此者何人所難能也。
當時名士。豈惟無違。且有以不。為名者。狀又
如先生。可謂名士矣。○先生死。海內赴弔者三
萬餘人。制喪麻者百數。自余觀之。至德所感
固多。而以衰麻儼名。亦不少也。

荀爽

季膺下獄。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遺。而汗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
稱號。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各。荀爽恐
其名高。致禍。欲命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膺曰。方今
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神無
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

孔子繫否象。君子曰。儉德辟難。不可榮。且。豈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哉。蓋斯時也。非人力所
能爭。君子爭之。小人甚焉。否之剝矣。嘗攷元禮
得免。乃宦官恩而請救。孟博解桎梏。亦王甫慰
而改容。小人向嘗必欲殺君子乎。使諸君子者
引退。密不。空名。漸移其。而誅其尤。亦何
至舉以野之君子。相繼淪滅哉。

登樓閣雜著 幾部卷三

士孫瑞

董卓還長安。錄入門之功。封王允為溫侯。食邑五千
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
董卓師竝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遺邪。允納。

其言乃受。

允不受却卓必忌忌而見圖誰誅卓者和光之

言旨哉。欣卓既熾滅允自謂無復患難不循權

宜卒為李傕所害斯時也瑞無一言何也豈其

智僅用之周身乎

許邵

許邵避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不自安

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

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河曲其後

澠懷閣禳著

幾部卷三

十七

陶謙果捕諸寓士

避地因人良亦難矣使盡作白眼何傷惟青眼

中淺深誠偽當自量也子美幾不免於嚴武憐

才好士果可恃哉

幾部卷之三終

古人幾部卷之四目錄

三國

昭烈

諸葛亮

龐德公

管寧

焦光

荀彧

郭嘉

賈詡

徐幹

孫登

阮籍

司馬懿

羊耽妻辛氏

澠懷閣禳著

卷四目錄

晉

羊祜

杜預

常忠

張翰

荀彧

王允之

王導

郭文

顏含

謝安

汜騰

陶潛

宗炳

尹縉

慕容盛

南北朝

謝瞻

顏延之

褚賁

沈顛

虞寄南

高允

哇夸

邢邵

王瑜北

隋

王通

幾部卷之四目錄終

卷四目錄

二

古人幾部卷之四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三國

昭烈

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值雷震，失匙箸，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又變，良有旨也。

老瞞之志，豈在三分哉？數置袁紹不問，而亟擊備，有以也。備兩歸操，如入虎穴，示操曰：弱操不

幾部卷四

一

及圖，後雖屢為操敗，終成鼎足之勢，操亦甚悔其始之未精也已。

諸葛亮

亮遺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且長尺戈，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言。

昭烈病篤，謂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斯言也。武侯雖忠，豈不見疑後主乎？魏

乘間而貳蜀君臣如項羽之踈范增騎劫之代
樂毅則蜀亦何待鍾鄧乃亡哉武侯斤斤儉約
蓋亦蕭相國留侯之意矣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太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

登廣閣講著 幾部卷四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不肯官祿後世何目遺
子孫乎公曰世心皆遺之以危我職遺之曰安雖所
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妻孥登
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荆且不能保況天下乎龐公之言所目箴表也
表遺二子者何如而鯁鯁狀為他人慮之良可
悲也
管寧

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鬣與平原華歆同縣
郡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
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於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
遼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
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
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日不見成德言非
其時皆招禍之遺也密遣原歸黃初四年詔公卿舉
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不篡位徵寧遂將家屬

登廣閣講著 幾部卷四

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
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比寧盡封
還之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
華歆遜位讓寧詔曰寧為光祿勳寧稱州恭臣上疏
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
四史書管寧卒於魏劉友益曰布衣也何日書卒錄
賢也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
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
膝處皆穿凡徵命十至不起即在沐浴亦願曾

之流也。程朱而後，羅文恭似之。○王彥方終於遼東，不復返。視管幼安亦省幾番薦剝，竝辭謝疏矣。

焦先

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場，無父母兄弟妻子。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結艸為廬於河之滸，猷止其中。冬夏嘗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艸葍。自身親土，其體垢滯，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質俗人以衣衣之，乃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四

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木錄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日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呂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曰：為大賢，其後禁火燒其廬，先遽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目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

駟馬高蓋抵掌雄談，而求免於亂世難矣哉。○

時有扈累者，字伯重，京兆人。年四十餘，有婦無子。從青牛先生，號正方者，學星曆風角鳥情之術，盡得之。建安十六年，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維揚，遂不復娶。婦歿，居遺側，日甌甌為障，施一牀，厨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年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呂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非不足食，頗行傭作，供糧糴，盡復出入，與不取食，不求美衣，敝緼。故後二年病亡。此君比焦先多一師，多一婦，多內書術數，多飲食牀厨，賦便，有相失之。中瘦之傷，轉徙頓置之勞，潛思仰視吟咏之事，五種不足之憂，而身病坐矣。○憶甲申秋，讀書東湖之泛宅，一時尚論，選選在隱逸子，嘗以皇甫士安稱焦先為義皇。呂來一人為太過，朕歷數周，秦隱者上，自蒙莊下，逮鹿門彭澤，於飲食言詞，何能勅斷。至唐宋間，彌為

高蹈及效詩歌章奏之勞交遊山水之樂乃有
目終南爲捷徑者益卑鄙不足遣惟遜國之際
如河西傭補銅匠雪菴和尚塞馬先生有焦先
遺風焉而不僅此四人也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荀彧

董卓之亂彧謂穎川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天下有
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
馥遣騎迎彧彧乃馭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
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登樓閣陳著

幾部卷四

六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彧年二十九後李傕
鄧汜掠穎川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彧不許操九錫曰我不負初見操奉迎天子之
意終彧之身操未篡也且弑伏后鳩皇天稱王
居鄴皆彧死後事則雖謂漢祚苟延於彧亦可
議者責彧有浮詞焉吁使當時無獻帝彧又曰
從操者從昭烈矣是亦彧所遇之不幸也

鄧嘉

嘉穎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智者審於量

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
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諂無決欲與共濟
天下難矣遂去之

袁紹每爲才士所棄事安得濟夫用人之機豈
易言哉沛公而後惟操當時孫劉皆不及也士
曰必多歸之

賈詡

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詡去李傕託熲詡衆知
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
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
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
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
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熲果善視其室
詡勸繡歸曹操數爲操決計詡息非操舊臣而策謀
深長思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孔融楊脩操皆殺之曾曰舊免操德詡者當在
勸繡之歸耳狀詡所自處何地不空

徐幹

幾部卷四

七

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冷閒操翰成章輕官忽
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
上艾長又目疾不行

管幼安高矣徐常長遊於二曹之間而不與同
優於丁儀楊脩恃才貪得也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
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
琴見者皆樂親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登懷剛雅著

幾部卷四

八

怒登既出便大笑昔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
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
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久人生而有才而
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久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目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
者也竟不知所終

如孫登者所謂目擊道存者也稽生從登三年
將別而必求之其言既言而終愧之即所以處
登識亦寡矣○中散祠宗睥睨一世孫公和直
以嬰孺與之而稽阮兩公亦竟唯唯無所逆古
人高致逸然不可及也

登懷剛雅著

幾部卷四

九

阮籍

曹爽輔政名籍爲參軍籍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
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各士少有全
者籍跡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
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日時
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復免
籍雖不拘禮教狀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嗣宗爲青白眼自是習氣未除狀口不臧否即

白眼時或者尚可以醉相解邪若中散之對鍾會則已甚耳

司馬懿

懿猜忌多權變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命反顧面正而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祭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繇是操意遂安

魏明帝時曹爽輔政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登懷閣據著 幾部卷四 十

於永安宮專擅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爽晏謂懿果疾蘇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曾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稅年長枕痲必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規可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

於是奏永安宮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秦施行後收爽晏颺等俱夷三族

操自謂多智而為懿所愚蓋有操自不可無懿耳○何進召外將誅宦官幾事不密未濟身隕遂起袁曹之亂每令人歎息於君子之不智也仲達卧疾而芟曹爽若朔風振稿葉非知幾善藏詭能與此後之處宦寺權奸者不跡懿而踵進悲夫○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時賜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

登懷閣據著 幾部卷四 十

詞義何也輅曰善易者不盲易晏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卦當至三公乎輅曰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遺願君侯哀矜益寡非禮不履狀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闞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足畏耶至何鄧敗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蹻何

之視候。魂亦守室。血亦華色。精與烟浮。容若枯木。此為鬼幽土者。皆非返福之象也。○然此可以觀人。

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鍾會為鎮西將軍。將伐蜀。憲英謂耽從子祐曰。會在此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御。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於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澄懷關襟者。幾部卷四 三

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胎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目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大有父風。○鍾鄧能亡蜀。蜀亡而身亦與之俱。其智不及辛氏遠矣。說者目為北地王之靈也。

晉

羊祜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

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湯吳人。要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擊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舉杜預自代。

孫皓不幸而卒。一語可謂知幾之至。即所以為吳謀者亦至矣。而皓固幸而不卒也。則吳蜀之澄懷關襟者。幾部卷四 三

○非鍾鄧羊杜亡之。乃其主與黃皓陳祗峻。兄弟亡之耳。嗟乎。方其盛也。則劍閣關口足守。南北長江足限也。及其既衰。雖高山深谷。可畏。瓊以下。鍊鎖長鎖。可然炬目絕矣。豈歎吳蜀也哉。朕魏取蜀。亡而晉滅。魏弑髦。廢魚。欲求為後主。不可得。晉取吳。吳亡而賈后諸王相繼。作。至懷愍二帝。行酒執蓋。欲求為孫皓。亦不可得。平改往復之際。雖智者有所不能測矣。○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淮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及期有十年之積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以此才略蓋孔明敵手也寧惟陸抗卽仲達亦避三舍而乃一心司馬氏何哉豈時有所不可而志有所未逮耶抑歷職二朝目極興廢視此坐亦不足貪耶吾於是而益覺王導謝安無足多陶士行非忠於晉室者矣

杜預

歷代通鑑輯覽

後部卷四

五

預在鎮數問道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羊叔子建平吳之議當時深贊者獨張茂先耳叔子舉元凱自代元凱至軍士心未孚內疑復起則兵不得交而羊太傅十餘年經營之功一旦廢矣故調劑貴要以成顯功與夫交結近侍專圖速化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韋忠

裴頡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

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怨而無厭葉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淵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蹇裳而就之哉

安仁之藻翰夷甫之龍識趨勢游利匪獸喪其生平而七尺亦不可保至張茂先與裴逸民同死安見閱覽博物之足尚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韋忠有焉

張翰

歷代通鑑輯覽

後部卷四

五

翰少有雋木嫺辭賦任達不羈人號江東步兵齊王何辟爲東曹掾問驕奢擅權中外失睦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歸又嘗言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膳肉不至孔子行尊鱸將熟張翰去古人豈徇口腹乎養其小者全其大者有非後人所知也
○宗室爭權自相魚肉而一時名士如潘陸輩爲之殉葬似亦可已吁尊鱸之味古今知之者

有幾人哉○時皇甫謐目多病不仕李密以祖
母老不仕王褒目痛父非命不仕常忠以避張
裴不仕張翰以思尊臚不仕蓋見晉武付天下
於駭孺又目悍女爲后加之二十五王之兄弟
雖愚夫亦爲寒心曾是賢者而不高舉乎

荀遂

荀遂爲陳留相懷帝欲納遂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遂
思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
酒遂爲侍中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目遂爲吏部尚

書遂深拒之尋而王啟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惟遂

以疎協獲免
不妨且爲吏部尚書王啟到時再作商量或曰
何商曰渡江渡江

王允之

允之從王敬直飲醉先寢敬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面皆汚鳳出敬果烙
視見允之卧吐中乃不復疑

鄭小同未嘗見司馬師密奏徑爲所醜王允之

悉王敬逆謀交免於禍未固有幸不幸存焉狀
小同之歎太無謂耳○溫太真處錢鳳亦妙正
奪敵之魄也

王導

庾亮目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問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
是同悠悠之論空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
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思哉又與稱書目爲庾公帝之
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問遂息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七

茂弘嘗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此其
生平全軀保妻子之術而江左偷安不振亦卽
於此兩言決之至蘇峻之逆不敢加害豈元規
塵所能汚耶○周伯仁錄王導而歎賦自遠初
亦未善夫疾呼而不應固自古大臣之風深
於教導至語左右殺賊取金印是亦不可目已
乎若伯仁者與幾反者也賦籍伯仁之家籠中
有故絮而已灑五甕米數斛但此亦三窟者之
所忌也將又不盡錄於自處之善不善矣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頽狀箕踞傍若無人一旦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歛全

窮谷中受空箕踞臨安歛全偶狀耳

顏舍

令官光祿勳呂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空為降禮太常馮懷呂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禮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六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空鄙人老矣不識貴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侯於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識時務者大率是佞耳王謝尚清託而一時之人不敢不爭趨之則清言之中有佞存焉如願光祿與逸少懷祖之流耿介坦直指未易屈光祿呂問侯飄然而去誠有見乎斯位也非協有諛笑難乎其獨處也不佞而不去反為佞者笑矣歛久之佞者亦不得不去則不佞者笑人乎

佞者笑人乎○王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聲起

而述處之恬如也季三十七尚未知名人謂之癡

王導目門地碎為椽屬既見惟問江東米價述

張目不答導曰王椽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

容謝之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狀遐想有

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

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效壘空思自效而虛談

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謝萬為豫州都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九

督羲之遺書誠之曰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羣碎誠難為意狀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為弘達耳願君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

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曰為美談

濟否所豨寔在積小自致高大君其存之安萬

皆不能用○後人能為咄清談不

謝安

桓溫憤怒簡文帝遺詔不令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

愚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沮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謝安既破苻堅於肥水，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為前鋒，都督師。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是荆、江二州并缺，物論以玄勲望空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思桓氏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四

子

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為江州，石虔為豫州。既呂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始處一桓攝之，且靜既處三桓，授之以柄，維彼全身是能全國，維彼存人是能存已。○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鉞，使袁宏具州安見之，輒改繇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以為謝文靖御溫妙，而不知亦無可如何之託。溫不歿，將聲罪討之乎？抑行九錫乎？不得中處也。溫將歿，其弟也。

問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為汝時處分，慘矣。斯言生平，雄武專朝，窺覲非望，今安在哉？故王謝不足制也，即董狐亦不足動也。惟有閻羅老子能攝服之耳。

汜騰

汜騰字無忌，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隴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自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閔徵為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四

子

受人之羈繫，而參養於鞴圍之中者，徇名利也。視若嚼蠟，則兀然一室，已遊六合外矣。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贊。嘗著五柳先生傳，且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造飲必盡期在又醉既醉而退尚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已志恣裏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昔人
謂之實錄曰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辭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養遂抱羸疾江州刺
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
處世天下無道則急吾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
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
自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
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就將以振復宗
國爲已任回翔十載交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
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
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繁簡糞不
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

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稅既不熟
秣亦不收也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
鄉親張夔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
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狀無忤酣醉便反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
史王弘曰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
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初非潔志慕
聲豈敢曰王公紆軫爲榮邪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同志

淵明詩晉所作者題率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
陶隱居非不趨狀而齊梁之際侈言圖讖山中
宰相終不若五柳先生義皇上人也○朱晦翁
云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狀箇箇要官職這邊
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
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惠遠結白蓮
社秘書丞謝靈運求入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
運晚節疎放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

立朝為權譽諸忌出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
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淵明與惠遠雅
樂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
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古者同社之嚴如峽或
招之不來或投之不納若以今人言之則謝康
樂之官高於彭澤令也得罪權貴左遷之老范
又何益於社中兄弟而又少此一人乎古人結
社先原其心後人結社更不論文文日謀而心
日不可開至於握社權而以高下市利者有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矣假社名而目口舌得官者有之矣或佐社之
人而反噬乎執耳以取富貴者又有之矣此與
歐陽子所謂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踈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者何以異哉

宗炳

炳字少文妙琴畫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輒
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蓋蓮
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初禪迄元嘉徵辟累至皆
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楡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

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遘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睹惟應澄懷觀道臥臥
遊之因取所遊履畫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命
衆山皆響

如此乃真晉人未空列之南北朝也○阮嗣宗
車迹所窮慟哭而反謝康樂伐木開徑驚為山
賊清遠之意索然矣夫慕游覽之名而流浪於
反豈聘目怡情以外別無事事乎臥游者近於
心齋不妨遠師亦攢眉也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
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符堅末年祇星見緯知堅將
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恠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
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遭是以忻
悲交懷取符堅嘗與言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
儔而不知也亦空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且
立功立事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
胡廣之徒濟隆隨俗也後為姚萇佐命

夫人一日之中，忻懣無窮，而不知何所忻懼也。或者忻其所思，懼其所忻，顛倒於七情而弗止。亦足悲矣。至人無忻無懼，豪杰忻懣以時。如尹景亮者，乘時也，朕亦不免為至人所悲也。○王猛初欲從桓溫而南，其師止之，夫溫不足從，而南可也。觀猛將革之言，猶然初心乎？人臣冀其君之感悟，常要之永訣之際，迺其君卒皆以不擇音也而置之。及其既悔，則已晚矣。雖其君寔甚良，絲積之不於其素耳。管仲語桓公。

歷懷關禱著

幾部卷四

三

叔座語魏惠王，王猛語符堅是也。朕猛在，堅又不凶，猛亦人傑哉。

慕容盛

符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冲，冲稱尊號，頗驕溢。盛時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知不先舉，才不出下，而輒自驕，鮮不覆敗。俄而冲見殺，復謂柔曰：吾輩崎嶇鋒刃間，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無坐待網罟也。遂間出，東歸慕容垂。

柔以為安而盛以為危，盛年十二故所戀者少。

戀少則身輕，所思者精，思精則眼疾。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瞻齋。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自靜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悶。晦嘗

歷懷關禱著

幾部卷四

三

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為戲笑，蓋絕其言也。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骨歸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力為國為家。

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弟霧運齊名。霧運父煥，才拙早夭，而霧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琨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霧運登車，便商轉人物。瞻謂曰：秘書以談者，亦互有全異。霧運然狀自是雌黃稍衰止。

晦之弑逆，瞻於賓客輻輳中見之，可謂智矣。遺言慨慷，足見生平。○嗣宗之不臧否，覺一時無足當其高下，霧運之好臧否，又覺一時皆可任其高下均之過也。夫湮湮自有清濁，豈得過為異論，若涸然處之，則亦鄉愿之衣鉢矣。顏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蓬屨，幽篋即舁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

涇懷開禧著

幾部卷四

氏

曰：善為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由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為宋主所殺。

延年當日有狂名，而所以處竣者，猶也。賦自竣視之，亦必目父為狂，父且不能得之子，富貴於人甚哉。

褚賁

褚賁堅，栖退之志，入齋稱疾，不出，讓爵居墓下，會疾篤，其子霽載歸，及病間，知非故處，大怒，遂併內外闕。

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謝滄往候，排闥不可開，為掘破，入見曰：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之可慕，但願歸全舊隴，而兒輩未達，余懷是可恨耳。

余嘗哀王夏之孝，訝嵇紹之忠，及觀褚賁居墓塞戶，何地不容，而自命若是，於忠孝有不敢稱者。夫既不得於父，而復失之其子，余益以悲賁之遇矣。

沈顛

涇懷開禧著

幾部卷四

元

顛字處默，性清淨，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歎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巷，顛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素不事生，齋未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荇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齊梁代謝曾不一瞬，其間朝縮一綫，夕要一綫，固無足多。卽沈約任昉之流，窮極文詞，競為靡麗，而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亦其風尚使然。

也處默蓬門蔬食身隱無文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士哉何氏三隱世多知之且故不論

虞寄

寄字大安自幼慧辯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曰郎君姓虞又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人謂其父曰文舉不是過也梁大同中嘗雨襟色寶珠於殿前寄為作瑞雨頌帝見之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是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吾以寄擊壤之情耶豈買名求仕者乎輒閉門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稱疾疾景之歟寄客閩陳寶應所已知寶應有逆謀慮禍及遂製居士服隱東山稱脚疼不復出其致書寶應也自稱東山居士

寶應出兵沙門慧標者為詩餞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以還焰紫微官寶應得詩甚喜他日標以示寄寄一覽默然無言退謂所親曰標公既自此始又以此終未幾寶應敗標與賓客皆誅惟寄得免尋奉勅還朝文帝迎謂曰管寧無恙授之官辭疾不拜朝廷每有疑議輒就訪或出遊閭里則老

幼羅拜道友有言誓者但指寄便以為不欺云

長門之賦千金說者以為鄙即後世文章取士亦寢失三代之意矣彼其叩閣一言驟持顯位固一時之榮也然豈能終保知遇哉

高允

魏真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嘆曰臯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黷況於凡人能無咎乎

允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曰咎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允與崔浩同撰魏史浩誅而允免其忠厚長者之意足以感人也平刑數言酷吏可為而不可為矣○管公明不壽京房部璞見殺能言吉凶禍福而不能蚤救患於當身跡其抵掌不厭固已蹈漏洩之病矣允以不言近於百歲今之無知而妄言者雖百歲可也

陸倕

夸耽書嗜飲浩狀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奉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數日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夸亦不開口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廐中薰相維系夸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知而歎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曰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遺之馬爲書以謝夸竝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歆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誰能更容睡夸遂爲作朋友篇

崔浩自比張子房而文采更謂過之驕氣已足殺身不待盡誅沙門暴揚國惡而後知其非也夸雖莫逆拒之至嚴異于高允幾陷誅戮狀徒愔之於其死而不能正之於其生安在見朋友乎

邢邵

邵藏書極多而不甚讐校每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校此惟日思誤書要

是一透耶或曰誤書何繇能得邵曰若不得誤處便不勞讀書性脫略恒坐臥一小齋有果餌則懸之梁上賓至則下共啖之或時對客解衣覓虱風味瀟瀟如也與婦甚踈未嘗內宿嘗自云一日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大智若愚邢子才之謂也其風度不可學而至惟敬後鄭五性情近之以當亂世佯狂者尚亦有利哉

王晞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晞齊并州司馬奉昭帝欲拜侍中晞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煖官但思之懶煖耳天性閒淡嘯咏遊遊登山臨水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易隆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父伯三公矣

觀翟公之門官之不可一日不煖也久矣他人煖息不得者而晞獨湛冥自喜蓋惟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所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可及耳班氏以爲二者各有所短諄哉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有先人救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著中說學者擬之象論謚文中子

蕪泥庭艸斯有何罪而至殺身則釋氏綺語之

戒亦從好生中來也王先生處其時惟養晦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能自全朕救廬薄田非讀書譚道鮮見其有餘

幾部卷之四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目錄

唐

唐高祖

太子憲

房玄齡

徐有功

李日知

武攸緒

陳敬元

宋璟

楊元琰

姚崇

盧懷慎

張嘉貞

張彖

李泌

澄懷閣雜著

卷五目錄

郭子儀

權皋

李揆

蔡廷玉

何蕃

陸贄

裴度

白居易

鄭綰

司空圖

五代

鄭遨

幾部卷之五目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唐

唐高祖

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瑯商幸於牧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為吾守成舉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

厥以驕其志

爾時密方盛唐初起兵勢足相并而疆大者反命於弱小則高祖之洞幾耳翟讓憤憤為密所

殺

太子憲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攻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為太子後玄宗

以憲寔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行見衛士食已棄餘實中帝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時侍進曰從複道上行窺人之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良久憲曰曲雖佳然官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幸蜀思其言為之流涕

臨淄討常氏初不自相王及既誅始從容迎入

說者謂臨淄時已有自取之意矣憲窺其微

且飲食宴樂之時見憂盛危明之色友愛益篤

帝號終歸豈偶然哉

房玄齡

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誠為屏風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自保身公貽謀臧矣二子未免誅竄況不臧者乎

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陞驛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死矣后固授之

有功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未必非幸斯言之在前也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為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歎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囚

登廣閣謀著

幾部卷五

三

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終無死法兩狀並讞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於家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遠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晚年昧於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即其主亦鄙之也是無厭足之期耳乃知日知善厭足者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

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為攸緒廬岩下如素道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

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錯高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塵尾皆塵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襍住自

潤於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召攸緒於嵩山勅禮官

登廣閣謀著

幾部卷五

四

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帝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

外戚中未易得此或曰后不許辭奈何曰求之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辭而不獲免者也○知

中宗之時無異於武后之時惟攸緒與楊元琰而已老成如張柬之亦復茫昧定亂之後尚其

慎哉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歲荒散粟萬斛以賑饑者明
經權策值武后臨朝遂山楸谷飲不復出

無狄梁公學問而裁冠博帶於牝雞之朝良可
恥也時有武彘亦能高蹈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
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

事不出時璟為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
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目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五

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
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既以故刺不
得發

大臣所以愛其身者愛國也使質狀為小公甘

心身不足惜謂國事何顏魯公死希烈之難魯

公不畏死者而快盧杞之心令人憤歎不能已

已耳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東之

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
東之執政遂引為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
敬暉等為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輒詭請祝髮事
浮屠悉還官封暉時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遐思
禍及我不空言暉感之狀已無及矣暉等死元琰獻
全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
誅產祿猶在劉幽求亦言三思尚存公輩終無

塗地而張敬以為枕上肉耳而忽之至三思與
常后雙陸中宗自為點籌則入幕之賓矣尚得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食其肉乎楊元琰既踐江中之言趨狀高蹈有
足多者甚乎哉變淫幾再亾國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說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

不協狀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後當來弔汝其陳

吾平生所存寶帶重器張若觀即錄致之仍以神道

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深鑒不到使鐫刻

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彼不顧則吾族無

惟類矣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諸
詳時謂極筆數日後說悔遣使索原本欲加刪改諸
子引使者視其碑皆以奏御使者復命詭嘆曰死姚
崇能寔生張詒後諸不行

如此人合如此處○弇州公以贖回貽分空致
司馬公不免姚元之傳習矣而不察

盧懷慎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
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

盧懷慎傳 卷五

七

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敕簣車籍門不施籬會風雨至
舉席自障日晏設席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
二人手曰上求治切朕享國久稱倦於勤將有憊人
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懷慎與姚崇同居宰相自以才
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
朝隱盧從愿帝嘉歎之

處同官難而政府尤難且以清介處才華幾見
其不相軋乎公讓崇薦璟不自有其清而清名
益著至執手數語天寶以後若親親之則公固

非僅僅以清名者為公愈難矣頃公伴食蓋一
時婚崇者之言也

張嘉貞

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
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細人憂饑終日皇皇至有居台鼎而憂饑愈甚
者豈真饑憂哉夫亦兆之不祥也

張象

揚國忠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懼或

張象傳 卷五

八

勸陝郡進士張象謁之象曰君輩倚揚右相為泰山
吾自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
隱居嵩山

國忠激祿山反以幸其言之中及反揚揚得意
當時豈無舉張曲江以譽之者乎匪僅僅曰太
師國舅已也惟象況之冰山亦所謂得一知己
而足取皎日見於馬嵬君輩與國忠交失所倚

李泌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
穎陽。肅宗卽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聞。冒
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成敗事。帝大悅。
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爲
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廣平王儼同鄒子儀收復西京。肅宗命泌州表請上
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時。中書令崔圓宦官
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因請去。曰。臣今報德
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同憂患。今

涇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九

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商。此其
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
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
踐也。豈朕而辦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
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雖日待臣如此。臣
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帝曰。以
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

建寧王寃死。欲帝感悟於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
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

子可殺。西內可不朝。況布衣交乎。泌旣歸山。四
五年間未聞徵召。而惟張良姊李輔國魚朝恩
之爲朝夕。如肅宗何敢擊勾踐。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怒。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
才多慮。握兵處。知狀詔至。卽日就道。故謾問不行朝
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

涇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十

大恩帝嗔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止
殘人之墓。今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
其下願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
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
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
將吏。出鎮來。魏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命持悅汲水
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内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高戶不通内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蠶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伏

汾陽有震主之功立衆毀中終能自全而與唐室以數十年之安所全者非獨身也其温恭蕩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廿一

夷之風武人闖豎皆可感悟况人主乎若夫忠武不惟見忌於檜卽張德遠亦以言事桷斃則航懼守經之至而未講乎權也為忠武者無歉矣獨恨忠武死而宋不振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一日縱教數世之患將又不得不惜乎忠武之權之未可耳

權臯

權臯為臨清尉玄宗夫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克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

畏其猜慮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曰疾亟召暮暮至臯示已暗贈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莖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歿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歿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直南去及渡河祿山已反矣

以效律人談何容易能以詐歿可以生矣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三

李揆

揆門弟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德宗時為盧杞所忌用克入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歿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至蕃問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畱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遂得還以一言得全節歸覺蘇武常惠輩十九年乃有雁足之給為見事遲也

蔡廷玉

宋泚謀不軌。廷玉在幕下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佞，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繫之。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

如是可以保身，其晏嬰季扎之流乎？

何蕃

蕃和州人，爲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高，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同舍將往附，蕃正色叱之，故六館無受汚者。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七

雖有何蕃，其能止之。

陸贄

宣公既放荒遠，常聞元人不識其面，又思諫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灰五十篇。

宣公諤諤既放，不敢著書，豈剛柔頓易耶？抑逐臣之道則然也。此裴延齡輩所以不得殺公也。若稍稍缺望，安能再賴陽城而免小人之讒構乎？屈子行吟，未可浪述。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關、閩、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具煥館涼臺，號綠草堂，激波其下，治石林菴，岑繚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但相讌，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雒來，又問度安否，已復強起，河東節度尋乞歸。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十四

晉公德業威望，比郭汾陽，以身繫國家，輕重者二十餘年，公之才，何不可爲，而當肯宦官公，若不加之意者，何哉？深痛乎勢，未可圖，惟宦官能弑人主，而人主必不能誅宦官，要何論宰相羣臣也？且王璠、李訓之徒，貪汚庸鄙，適足以殺其身，而貽國辱耳。寧足與計大事，惟栖遲林泉，尚留一晉公在，或者小人猶有所憚也。甘露之變，晉公卽在事，亦敗。若使晉公與訓、注元與同，腐豈不益命人，噫！唐寧無人，而長宦官之焰，後

雖鄭薛又安能稍抑其氣籠振紀綱哉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謾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瀆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常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闍寺高張朋黨互戰在唐散文之世亦云極矣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五

乃能醉吟於山水之間豈盡權變使狀哉抑其性情有猷至者武宗欲相居易而德裕沮之是或所以全其高也○樂天既得風疾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為墓志病中吟咏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監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閒吟咏興來亦不能遏病愈八年始卒遺命不

歸下邳可莖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

而莖焉詞人老矣鮮有如樂天之解脫者元微

之漬貨苟容朝莖輕笑及兼節度未幾以暴疾

一日而卒於鎮賢不肖之相去如此余所贊乎

明哲者豈僅委蛇狗血肉哉正於此際啓體幸

全脩狀無礙斯為保身耳

鄭蔡

蔡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山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渡頭風滑稽皆類此也光化初昭宗遣官庶政未愜蔡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蔡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蔡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蔡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蔡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佯宰相時事可知矣絮表遜讓不獲既人視事偏狀守道無復恢諧終以物望非空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

致仕

漢時三公有傳粉者。作歌後詩。豈遂不可為宰相乎。蔡之自哂。蓋哂世也。吾故論著之。毋令獨蒙惡聲焉。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任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為。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佯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宦休。揣分二宦休。耄而曠三宦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宦休。因自具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七

為耐辱居士。豫為棺塚。遇勝日。輒引客坐墳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必生一致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為人作碑。贈絹數千。圖虞致鄉市心。恣鄉人取之。一日而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眾。

絹既已盡。賊豈枉顧。一入塚中。何處得酒。

五代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

見天下已亂。有拂水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求也。

有問術之心。雖隱亦不能終也。○歐陽公於五代史。作一行傳。所以求潔身自負。沈淪泯沒之士。可謂殷矣。僅得四五人焉。遨其一也。蓋以為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者也。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古人幾部卷之六目錄

宋

太祖

英宗

曹彬曹瑋

竇儀

李沆

王旦

張詠

邵雍

程顥

程頤

張載

崔唐臣

方惟深

杜孟

澄懷閣雜著

卷六目錄

張甯

南宋

潘良貴

韓世忠

張浚史浩

胡宏

蘇雲卿

楊萬里

孟珙

江萬里

元

姚樞

金履祥許謙杜本

劉因

顧阿瑛倪瓚

目錄

古人幾部卷之六

宋

宋太祖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太祖與故人石守信主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朕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如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何為出此言上曰不朕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身雖欲不為不可得也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歟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

以散官就第

上下之際皆能識幾主臣相全即國運不傷也

漢高帝心裏疑忌口不欲言一時勳伐舊臣且

無捨足之地激而生變夷戮殆盡致大風之歌

追思猛士諸君作難劉氏將危而後乃知宋祖

之度量遠矣

英宗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

官中初辭皇子之命極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

守吾各上有適嗣吾歸矣

幾部卷六

二

宋太祖之三玉味幾者也如英宗可謂善處骨

肉間矣景泰天順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曹彬曹瑋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

時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賦是行也仗天威遵

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

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狀

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

遽詰所吹美目寔對上亦大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

退曰人生何又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從王全斌伐蜀諸將多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

書數卷衣數襲囊中別無長物先在周顯德中常奉

命使吳越既致命即還私覲禮絕不受王遣輕舟追

及遣之猶不受已往返數四則曰不可以吾故疑遠

人心乃受而籍之悉歸諸朝世宗強還之彬始拜受

悉用遺親故而已不畱一錢也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塗必引車避

幾部卷六

三

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元昊逆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臣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

謂公儀曰謫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

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州驛至

定軍治軍瑋謂驛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

畱一區欲有所言驛既愛其雄才又聞欲有言遂為

薛明氏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目權骨不為樞府即邊帥或謂公當任相不狀狀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富有警公空預講邊備蒐闔人相不狀無日應卒讓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寔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陝西比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博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也德明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要以貨殺邊人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

澄懷閣講著 幾部卷六 四

牙市中瑋欲一識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又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公秉政之曰公其勉之禮是時殊未以為狀今知其所託乃元昊也皆如其言

金帛子女當世則榮衰狀著賢將之聲古今亦有間矣觀瑋之用心將固未易易也

竇儀

開寶中儀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比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洸引澈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任宰相狀亦不諫朱熹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朔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職多遜遂叅知政事任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普多端以負太祖則報復其所甚工者多遜忌諷竄亦其宜而坐呂交通秦玉弁秦王害之普

澄懷閣講著 幾部卷六 五

李沆之罪可勝誅哉

沆性直諫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無口飽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視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顏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

治築沅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植息安事豐屋為其素尚如此

王子明相業方之寇萊公不相上下而擬李文靖則不及矣蓋生平易直簡朴之意少耳當天書之時且能奉身而退豈不成完名哉武侯云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文靖以之

王旦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六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為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為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為言師德意旦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

王公之言可抑奔競否則兩詣不見恐是書怕未到也

張詠

詠未第時常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詠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破澤深與人煙踈濶可候徒伴偕行詠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復始分其二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徑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撻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七

人併命於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詠知成都時李繼恩新破賊恃功驕恣軍不戢民有訴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之縋城直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俚逃走投井申來是日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生變

人皆知竇建德連殺數盜為勇孰知乖崖先生不動聲色且無殺盜名之為智乎若漫呼而漫

應之立短劍不足支矣。○兵卒剽奪冠文冠者莫能制。嚴之生變。寬之長。豈兵又不可問。而將皆不足言邪。抑文冠者之懦且闇也。○唐安史既平。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灰。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皆拱手遵約束。○先賂渠帥。故斬灰囚。當與張詠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八

參看

邵雍

富弼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曰。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雍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而

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閒出游城中。風雨卽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置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低屋如廡。所居吹候。其至名曰行窩。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九

南陽薦吳康齋。初授官寮。康齋不就。是矣。意在爰立。則非也。歸里之後。稍稍尊大羅念菴。過訪欲得三及門。乃是念菴投詩而去。一時縉紳遂加詬刺。而康齋人品學術。至今莫白。是亦自處不善耳。康節先生。辭鄭公於未舉之先。及呂誨。吳克。諸公交薦。亦受命。徐徐引疾。司馬公欲儕之。古人之上。謙讓未遑。坐醉行吟。真舞雩陋巷之風。旣動而無聲。諺豈隨之。程顥

神宗方親幸王安石。行新法。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適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護願公事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願曰公之學如上壁願曰參政之學如掘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願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願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目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通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未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十

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匪獨平恕可與語幾

程頤

崇寧二年言者論頤本因姦黨論薦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今監司察伺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又及吾門也

前輩講學之風斌斌盛矣後來林下諸老無不目招致門生爲事一似燒礪硯之酒杯狀而未嘗不以之買敗李范可傷伊川先生可思矣

張載

嘉祐中橫渠在京師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見二程至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學問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耶

橫渠徹坐少留即平原之客未必不半歸信陵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十一

也宜論學問之事乎

崔唐臣

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交蕭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比纒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曰別後事曰初檢藥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間貿易自給愈於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刺亟訪之則莫可蹤跡矣視其刺末一絕云集賓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機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寒酸潦倒逢人遺某甲同研席某甲同里閨者
空書此一通置之座右○袁粲領丹陽時嘗步
游白楊郊塗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謂
彼知顧明日到門求謁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伴耳竟不復出接如此人豈不掃興
方惟深

惟深字子通其先泉州人也寓於吳平居視之猶木
雞耳及論議古今則娓娓不倦雅有詩名每一篇出
人爭傳誦王安石謂清淳警絕元白皮陸有未及處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三

惟深雖受知安石略無迎合意杜門陋巷而孝友耿
介之風隱然推重吳下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呂惠卿王
安石是也安石追悔固晚然惠卿則已分其過
亦所不可少之人矣方惟深獨介狀自持始終
爲安石重可不謂賢乎安石又甚稱呂晦叔嘗
言悔吝不自勝一聞長者論卽廢狀而反所謂
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安石執杖藉無惠
卿未必不可鑒也謂惠卿快安石宜乎哉

杜孟

杜孟晉州人讀書太學因重買蔡京用事憐狀而歸
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
寶田杜氏

惟憐狀而歸爲能有其寶田也是寶與田不待
價而人得有之者歸之杜氏豈當世遂無爭心
乎其爭也君子

張翥

蔡京延翥爲子弟師京子弟貴倨翥曰汝曹學善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三

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無窮盡矣旦夕亂且作賊
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逃死諸生駭奔告於京乃
就翥請訓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狀已晚
矣

教子弟走則先生之走从矣不履危機卽縮地
法也

南宋

潘良貴

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祿釣知名

士。賦不能致良。每命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絕之。
高宗時。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
良貴正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又非良貴所能。
為。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權。
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他。
日立朝。何以展布。賦曰。乞補外。

一踏權門。牢不可出。失身敗名。即純灰十斛。難。
液除也。錄辨之不蚤耳。

韓世忠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古

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威名大著。和議。
定。命徙屯鎮江。又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為樞密使。
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
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為厭。為當局所抑。自此。
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
游西湖。吹笛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素喜釋老。自。
號清涼居士。

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帝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
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

家軍之類。朝廷頗疑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岳氏父子死。吳玠諸將不足憂。所忌者韓良臣。
也。且岳死。韓即欲恢復。亦難出萬全。況有中樞。
乎。至莫須有三字。可以殺人。為虎臣者。寧有唯。
類。此時固非汾陽舊譜所得脫。惟蕭狀簡澹。自。
儕於野人逸士之間。庶幾彌謔惡之口耳。故斷。
王笑傲湖山。其為憂危也甚矣。

張浚史浩

秦宗即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五

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
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歎。
不以為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
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今惟當固守。要害巨。
為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戛收無用之空城。
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主。
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
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都督府命令有不。
行耶。時李椿陳敏。唐文若。陳俊卿。俱以為不若養威。

視景倭萬全而後動。浚皆不聽。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功成。則安用都督為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候有功。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辨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又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六 七

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又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數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不可得。幸同事而議論不同。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寔忠義之心。朕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仇之名耳。誠如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

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朕浚老矣。浩曰：晉滅吳。越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為邊患。帝狀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母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寔可用者六萬。浚遺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六 七

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金攻宿州。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無復鬪志。顯忠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自李忠定與宗岳死。韓良臣以湖山自娛。宋復仇之事已矣。張德遠成孝宗之志。銳意用兵。忠義凜烈。至師潰符離。舉可以復仇之具。一旦喪之不重。足嘆乎史浩與德遠有隙。過沮規畫。及觀其主棄陝西三路。撓虞允文成功。非端人也。

狀與德遠論難。聲可聽。且養威觀勢。當時不獨浩言之也。使德遠采擇。是役者不至大潰。則主和之人。亦安得藉爲口實。自此遂不用兵哉。余非敢過取史浩。而深惜未德遠云耳。

胡宏

胡文定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能傳父學。優游衡山下。餘一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自謫補右丞。務部不

調秦檜當國。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問。故寧

倫書略敘寒暄。契濶。而宏書詞甚厲。或謂曰。將用君

登履閣雜著

幾部卷六

大

何乃爾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

殷深源。荅桓溫書。開明十數。竟達空函。溫以是

絕之。豈意管葛。遂惑於令僕至此。或亦仁仲之

志耶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

曲。匪有恩禮。且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曰。蘇翁

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荆春礫。爲圃。藝樹。耘

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艸凍。圃不

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

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買之。是以薪

米不乏。溉園之餘。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

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漕

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道迹湖海。有年矣。近

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

又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

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動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

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

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叩其鄉

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狀客

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弟長於知君子。短於知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

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他未便了得。二客起

而言曰。張公命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

置几上。翁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訟者。二客力請與

之。共載。辭不獲。乃期以詰朝。及旦。遊使伺迎。則肩戶

登履閣雜著

幾部卷六

元

宵朕矣排撻入書帛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適竟不知所之

張魏公殺曲將軍黜岳忠武即知君子亦未長也朕山河之氣百折不回誠足以當賢人之目

蘇翁悠朕自遠居幽圃肥即為大將軍掛客有所不屑焉蓋深得武侯淡泊寧靜之旨者如蘇翁余雖為之荷簣抱甕所欣慕焉

楊萬里

楊文節自號誠齋吉水人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澄懷闊襟著

幾部卷六

三

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趨裝者韓侂胄嘗築南園屬公記詩以掖垣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遂隱居杜門十五年聞侂胄開邊釁謂必誤國幽憤不食而死

趙丞相論定策功加韓侂胄防禦使未飽其欲狡朕思還悞矣朱文公抗聲逐之不可以為非朕惟誠齋先生隱居杜門得時措之宜也○夫入盡身難難乎其為君矣不階百年之身而全

千古之節其愚不可及也人孰無死死而有不死者在焉其為明哲豈不遠哉

孟珙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慨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旌臨將夷而色凜朕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遠於易六十四卦各係四語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澄懷闊襟著

幾部卷六

三

壯繆疾善待卒伍驕於士大夫桓侯愛敬君子不恤小人均以此取害雖史氏傳會之辭亦將門易踐之迹也孟璞玉舉止風度居朕儒者大臣矣宋之將亡尚見斯人哉

汪萬里

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兵攻饒州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備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鑄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翼印

萬里疑獄浮出從者斂葬之

襄樊陷公鑿止水而賈似道方伯半開筆日肆淫樂度量之相越一至此哉至公從屈平之遺則從容自得似道放循州鄭希臣請為監押時似道寓建寧開元寺待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午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漳州木棉菴希臣諷令自殺但道不從希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殺之所謂半開堂者今安在哉誤國者國不足登懷閣雜著 卷六 三

元 俗其如身何其如姬妾園林玩好何○高景逸先生不辱於逆闢視一時忠烈諸公學力更到

姚樞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東陽忒木解欲盡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州總制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有闕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登懷閣雜著 卷六 三

理因復寔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曰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為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地以樞為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譏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蒼兒行省事於京兆鈎攷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父居諫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謝疊山恩程嬰廝養卒後人又思疊山信國矣
至疊山信國有所不忍見其見斯人乎

金履祥許謙杜本

履祥蘭谿人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
得朱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
中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寔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
正侶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金克於已者也
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謙金華人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
濼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五

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鹹頗變子來見我已
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
聞之惕然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
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
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
流於俗身在艸萊而心存當世屏跡入華山四方之
士不遠千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
不教人巨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為學
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材分各有所得是官賢人之子

聖間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外各
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目遵逸應詔有司請主
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諡文獻

杜本清江人武宗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中文宗徵
之不起順帝至正三年脫脫薦之召為翰林侍制兼
國史院編脩官稱疾固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狀心嚮往之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敏三歲識書日記
濼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五

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
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
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武侯靜以脩身之語表所
居曰靜脩不忽末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
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官中命
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
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
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
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於君臣之

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自得安居暇食且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各有目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季四十三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目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嗚呼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寔止以踪跡之近俱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備皇以贊善之命來召

澄懷閣禱者

幾部卷六

美

因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命教學因即時應命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變制因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堂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瘻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狀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發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替功之

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廡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日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思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命學生李道恒納上舖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力氣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憐曲為保全因寔疏遠

澄懷閣禱者

幾部卷六

毛

微賤之臣與惟懼諸公不同其進與退亦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進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因所著號丁亥集詞旨悽惋不為過高之論以視稀生絕交書貞悔見矣

顧阿瑛倪贊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少輕財結容豪宿自許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盧曰：玉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游。其園亭圖史及飢館聲伎，並甲一時。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瓚字元鎮，無錫人，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嘗一且捨去曰：天下多事矣，乃放舟五湖三泖間，吹清吟自適。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天

言經濟者鄙詩畫，問勲業者輕禪寂。詎知高人逸士有所託而逸哉！似此兩君，幾可與留侯之儔淵明之酒金傳也。

幾部卷六終

古人幾部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允衡撰允衡字伯璣南昌人是書所錄皆明哲保身之士與急流勇退之人允衡自序云平湖陸叔度著古人幾部始管夷吾終史天澤凡八十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而其人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毀至者定是不變無以語權因更集古人顏曰幾部然其書首載堯舜以堯之傳舜舜之逃象皆目為知幾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姑以寓防患之意不規規於品題之當否耶

孔庭神在錄八卷

〔清〕胡時忠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裏古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庭神在

錄八卷》提要

孔庭神在錄題詞

卷八

韓愈氏謂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夏謂議尊孔子之禮者亦當自孟子始何言之觀水有濶也觀日月有明也觀射者之中以巧也孟子所以觀道也若夫舍夷尹聖聖獨願學孔子而以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言決之謂賢於堯舜者謂生民以來未有而其論定矣哉古者四代之學虞庠以舜夏校以禹殷序以湯周學以文王與後備之欲統宗伏羲並聖周公者自不

得不更位而端至我孔子謂那論
非萬世崇祀之權輿哉且其言心
悅誠服者七十子是兩廡之成數
也言具體而微言有聖一體又配
位哲位之序也至於先賢之下爲
先儒於漢取廣川於唐取昌黎於

隋節取龍門於宋則取周程張邵
五子又當以朱子之言爲斷猶夫
以孟子之言爲斷云爾然而殿廟
別宮之制沿數代而遞增矣論者
更以經師爲重自左丘明以下前
後諸儒且雜進矣歷元至大而脩

隆得明嘉靖而繼正因革損益若
相乘除然安得孟朱復生而折其
衷也耶吾蜀氏慎二胡先生向理
洪都與司訓杜君希中纂聖學源
流一書爲泮宮考禮後居林下而
病其未備也爰擬考經傳子史自
至聖而下若先賢若先儒各爲著
傳其無考者僅書生里封爵以附
於闕疑之例或見聞異辭亦並存
不廢其支視舊增十之八顏曰孔
庭神在錄一則欲使世之學聖賢
者執卷而求知有所觀感興起故

辭不厭繁一則欲使世之承祭祀者入廟而問不苟循故事虛文故考不厭核謂如是以勸學如是以守典則亦得矣草野無議禮之體君子守不倍之義則其書固遠而不作者也先生既沒而仲子鴻儒

紹聞元言學行並著年來勸勸章父書不下數十種會

聖天子方親幸闕里禮祭有加因

賜詩示衍聖公海內傳之又

御書萬世師表四言徧滿天下學宮

所以申廣學者甚至一時內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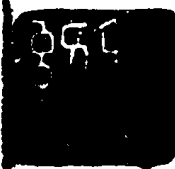
臣莫不各抒評議條上兩學事宜章滿公車大宗伯將取而裁定之於是仲子慨然與曰先人之遠其待是乎遂出是錄屬余共事校書殿之梓以公當世工既竣辱命撰數言固辭弗獲夏自早歲以賜

幸沐教函尤當甲午乙未間獲於東林講堂者數四備聆緒論終身服膺迄今取是錄載讀之雖間旁採三傳史記家語孔叢子之言與雜引諸子百家有司掌故以備考驗而廣發明要其宗解國尊

考亭之大指不可得而掩也蓋先生少孤賴節母慈教力學登仕進卓然爲名臣爲碩儒視孟子朱子之賢由於仇母親母者無以異其立言一軌前賢有如此使讀者能因錄中之言而釋其言中之意

本

未必不如安定先生蘇湖教法特取爲太學程式矣夏不支職翰疏本簡尙有望於大君子之發覆焉康熙丙寅日南至錫山末學張夏拜題



孔庭神在錄序

洪荒以耑典籍所載多虛渺不經儒者罕言之自堯舜以十六字心傳立千古道濶之宗歷聖相傳未之或改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有以也夫然唐虞言心不言性孔子言

性兼言習孔子言性不言情孟子言情且言才孔子專言仁孟子言仁卽言義引而伸觸類而長而大術之在宇宙遠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經地其爲說易明而爲教易行也獨是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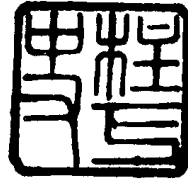
爲之後雖盛弗傳以孔子之道之
大使無七十子講習誦說於當季
周程張朱諸大儒鼓吹表揚於後
世曲學異端之害何代無之將斯
道或有時乎息已闢邪說而衛正
學豈不重賴吾徒哉雖其間如顏
子之好學曾子之守身仲弓之居
敬端木之行恕卜商之篤信言偃
之菁華若非一致流及後儒而因
爲鹿洞鵝湖之異同幾於自相抵
牾然譬若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卽
枝分派晰而其爲源與本則可溯

而求也學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自非知言窮理探衡惠之指歸晰
經史之源流何以彰明絕業識所
由來乎無錫奔侍御慎三胡先生
風憲名臣理學尊宿生平著述富
有海內僉仰余咎宰寧陽適長君
燕貽可鐸是邑交甚歡得悉先生
梗概茲抵浙過吳訪仲君鴻儀時
方需次家食偕其中表張君秋紹
討論古今發揚道奧將取先生遺
書次第表章之先以孔庭神在錄

一編問序於余余受而卒業見
訂詳明凡聖賢諸儒出處本末莫
不畢載有功昭學良非淺鮮憶先
兄驄御作繹史內載孔門諸子言
行甚悉倘可與此編互相發明耶
信乎此心此理之同千里猶一堂

亦千載猶一日云爾謹序

康熙丙寅冬仲濟南馬光拜譔



孔庭神在錄參補凡例

是錄以祀典為主故晉正位次配位次十
哲殿上之序也又次先賢次先儒兩廡從
祀之序也其名宦鄉賢則不與曰孔庭神
在錄蓋謹之也

啟聖祠之制至後世始設且為尊至聖而
作故又次之弗嫌於先子後父也其丁祭
行禮則當時見不先父食之義說具本

條下

聖賢諸儒各著其傳雖據廿一史四書人
物考分省人物志等書纂入然如莊子解
頽子心齋坐忘博物志載滄臺氏棄子不
葬之類俱不錄筆削去取間頗寓微意讀
者詳之

先賢七十子中向無事實可考者止據史
記具姓名及唐宋祀典列其封爵猶史法

之闕文也近見圖像俗本每人懸畫贊
此無足言矣

兩庶賢儒牌位次第緣向來遷附紛紜東
西不均乃仍遵本庶以致前後失序明之
會典仍誤未改今查江南郡邑學官又各
不同姑依江右杜氏刻本列書之俟後

本朝會典頒行自有成式茲非定序也

先賢姓名有因避諱而改者有以兼錄而

三

訛者有禮姓單姓為說不同者亦有史記
家語等書互異者不能臆斷姑並存之

漢唐諸儒類以經學祀宋儒類以理學祀
及近世增祀有及文學心學者所謂兼登
同歸也謹按籍而書之

末卷附華書案按以備考論大抵取之屬

氏文獻通考章氏山堂考索故明會典及

浙西李氏類官禮樂考疏二書居多而書

東張氏經濟全書翠川黃氏禮樂合編亦
附攷焉其泛及儀注禮器樂章者不能盡
錄

錄

國學志係京師胥善之制闕里志似孔氏

家之書俱不敢乘入諸如華川從祀錄

篁墩聖裔考等篇雖極博與終焉歸錄尤

不敢竄取一字

嘉靖間職聖像易木主至

三

皇清用儒臣議復出之冕旒執圭儼然王服又

補錄賢儒後人等事俱度越前代已見於

錄中若明儒從祀寥寥廷臣屢疏請補前

後本

古下禮部部覆候修明史完後議行其疏稿皆

未定之論懇不敢遽列職虛左簡以俟

錫山木學

張夏

全識

胡永禮

孔庭神在錄日次

卷一

聖殿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卷二

聖殿

配享

復聖顏子

孔庭神在錄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卷三

聖殿

十哲

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東配一位

西配一位

東配二位

西配二位

東哲一位

西哲一位

東哲二位

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先賢顏孫子

卷四

兩廡

孔庭神在錄

從祀

先賢澹臺子

先賢宓子

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西子

先賢高子

先賢高子

西哲二位

東哲三位

西哲三位

東哲四位

西哲四位

東哲五位

西哲五位

東廡一位

西廡一位

東廡二位

西廡二位

東廡三位

西廡三位

東廡四位

西廡四位

先賢漆雕子 <small>名開</small>	東廡五位
先賢司馬子 <small>名辨</small>	西廡五位
先賢樊子 <small>名須</small>	東廡六位
先賢有子 <small>名若</small>	西廡六位
先賢公西子 <small>名赤</small>	東廡七位
先賢巫馬子 <small>名施</small>	西廡七位
先賢梁子 <small>名鯨</small>	東廡八位
先賢頤子 <small>名辛</small>	西廡八位
先賢冉子 <small>名嘉</small>	東廡九位
孔庭神在錄	車
先賢曾子 <small>名如</small>	西廡九位
先賢伯子 <small>名庚</small>	東廡十位
先賢公孫子 <small>名德</small>	西廡十位
先賢冉子 <small>名季</small>	東廡十一位
先賢秦子 <small>名祖</small>	西廡十一位
先賢漆雕子 <small>名嬰</small>	東廡十二位
先賢顏子 <small>名高</small>	西廡十二位
先賢漆雕子 <small>名徒父</small>	東廡十三位
先賢壤駟子 <small>名赤</small>	西廡十三位

先賢商子 <small>名澤</small>	東廡十四位
先賢石作子 <small>名蜀</small>	西廡十四位
先賢任子 <small>名不齊</small>	東廡十五位
先賢公夏子 <small>名普</small>	西廡十五位
先賢公良子 <small>名嘉</small>	東廡十六位
先賢后子 <small>名處</small>	西廡十六位
先賢奚子 <small>名容蒧</small>	東廡十七位
先賢公子 <small>名肩定</small>	西廡十七位
先賢顏子 <small>名祖</small>	東廡十八位
孔庭神在錄	車
先賢鄒子 <small>名單</small>	西廡十八位
先賢甸子 <small>名井</small>	東廡十九位
先賢罕父子 <small>名黑</small>	西廡十九位
先賢秦子 <small>名商</small>	東廡二十位
先賢容子 <small>名祈</small>	西廡二十位
先賢公祖子 <small>名句</small>	東廡二十一位
先賢左人子 <small>名邾</small>	西廡二十一位
先賢孫子 <small>名風</small>	東廡二十二位
先賢鄭子 <small>名弗</small>	西廡二十二位

先賢燕子 名亮

東廡二十三位

先賢原子 名亮

西廡二十三位

先賢蒯子 名之慎

東廡二十四位

先賢蒯子 名亮

西廡二十四位

先賢樂子 名欣

東廡二十五位

先賢叔仲子 名會

西廡二十五位

先賢邾子 名真

東廡二十六位

先賢秋子 名真

西廡二十六位

先賢公西子 名真

東廡二十七位

孔庭神在錄

先賢孔子 名亮

西廡二十七位

先賢公西子 名亮

東廡二十八位

先賢蒯子 名之慎

西廡二十八位

先賢陳子 名亮

東廡二十九位

先賢季子 名亮

西廡二十九位

先賢季子 名亮

東廡三十位

先賢申子 名亮

西廡三十位

先賢步叔子 名亮

東廡三十一位

先賢顏子 名亮

西廡三十一位

卷五

兩廡

從祀

先儒左氏 名丘明

東廡三十二位

先儒公羊氏 名高

西廡三十二位

先儒穀梁氏 名亦

東廡三十三位

先儒伏氏 名勝

西廡三十三位

先儒高堂氏 名生

東廡三十四位

先儒孔氏 名安國

西廡三十四位

孔庭神在錄

先儒毛氏 名萇

東廡三十五位

先儒董氏 名仲舒

西廡三十五位

先儒杜氏 名預

東廡三十六位

先儒后氏 名參

西廡三十六位

先儒王氏 名通

東廡三十七位

先儒韓氏 名愈

西廡三十七位

先儒歐陽氏 名修

東廡三十八位

先儒胡氏 名瑗

西廡三十八位

先儒周氏 名敦頤

東廡三十九位

先儒程氏 名頤

先儒邵氏 名雍

先儒張氏 名載

先儒司馬氏 名光

兩廡三

從祀

先儒楊氏 名時

孔東神在錄

先儒胡氏 名安國

先儒羅氏 名從之

先儒李氏 名綱

先儒朱氏 名庶

先儒呂氏 名祖謙

先儒陸氏 名九淵

先儒張氏 名栻

先儒蔡氏 名沈

先儒真氏 名德秀

西廡三十九位

東廡四十位

西廡四十位

東廡四十一位

西廡四十一位

東廡四十二位

西廡四十二位

東廡四十三位

西廡四十三位

東廡四十四位

西廡四十四位

東廡四十五位

西廡四十五位

東廡四十六位

西廡四十六位

先儒許氏 名衡

先儒薛氏 名瑄

先儒陳氏 名獻章

先儒胡氏 名若仁

先儒王氏 名守仁

卷七

啓聖公祠

正位

啓聖公孔氏 諱子

孔東神在錄

配享

先賢顏氏 名無繇

先賢冉子 名聚字

先賢孔子 名鯉

先賢孟孫氏 名激字

從祀

先儒周氏 名輔成

先儒程氏 名粵

先儒真氏 名格

東廡四十七位

西廡四十七位

東廡四十八位

西廡四十八位

東廡四十九位

東配一位

西配一位

東配二位

西配二位

東第一位

西第一位

東第二位

先儒蔡氏 名元史

西廡二位

卷八 雜書參校

始祀先師考

先賢人數考

後聖祠祀儀疏

從祀先賢辨

考定兩廡位次疏

兩廡從祀位次

兩廡對列位圖

木主制度

樽奠

樽菜

孔廟手植樹

孔林

兩廡樂索考

罷祀附考

孔庭神在錄

附錄

七

祀典存疑

孔庭神在錄目次

孔庭神在錄 卷之十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蔡補 男永祚 全校
男永慶 男 廣

聖殿一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諱丘字仲尼。宋大夫孔父六世孫魯邾大夫叔梁紇

紇仲子。按史記帝嚳生契。十四世生湯。又十九世

生微子啓。微國名 蓋帝乙之元子。帝紂庶兄。嘗爲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一

王卿上殿亡。入周。武庚亂平之後。周公相虜王。及

命微子爲殷後。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

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

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弱而遷國於其地。

厲公何。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厲

生正考父。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

父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

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生畢音堯畢堯生防叔師華魯之難而奔魯成孔

氏為魯人按春秋魯桓公二年書宋華督弑其君

宋桓文公十五年又書宋司馬華孫來盟皆不見其而及使世為宋卿皆深恥之也防叔為孔父

曾孫其奔魯時未必即在魯試之日今其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妻

生孟皮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

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

顏父問三女曰那大夫雖失祀為卿士然其先王

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二

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

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

遂以妻之徵在禱於尼丘之山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甲申時周正建子十月建酉生孔子於魯昌平

鄉今屬臨沂鄉名曰丘也其母及字因名曰丘

字仲尼宋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

精之子維稷周禮稱王謂氏異之以禮維禮

之角信宿而去魯十一年而生坐之兒有二

繞室五者降庭星之精也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

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

首注而月角日星河日海口龍頓半唇皆類均

輔依辨商龍形龜合虎字辨舟修壯參磨坊頂山

脈林皆與情氣頭身朕髮骨地足谷發雷聲浮

更精起木後後而如紫供手番過味耳書珠

大十開朋有文生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

山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孔子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

昭公五年甲子十五歲適聞孟丙仲壬之子魯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三

牛於塞關之外乃憮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

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負私勞不

私怨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年十七歲九月公至

自楚魯大夫孟釐音子病不能相禮及病且死

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

始有宋而嗣謬屬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峻峻器也但則又加屈矣解則身至地矣由一

命而再命由再命而三命位以漸而尊則恭以漸

而備物而走亦莫敢余侮備物莫侮謂謙讓卑不

魯國之魯者猶人，總於禮勝於是。於是魯中以備

余口，其恭如是，吾聞戚叔乾有言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達於今孔丘年少好

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後，蓋子卒，懿子與

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稱之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十九歲娶宋元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

字伯魚。魯昭公十年己巳，孔子年二十歲，任於魯

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善畜蕃息。二十

孔氏神在錄

卷一

四

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曾受學焉。二十四歲

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魯在并年通叔

寡為，不從送葬，故不知其墓處。史紀未幾乾死，以少

還以爲母諱之，而不報孔子，非也。及母卒，殯於

五父之衢。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禮無殯於

者告，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子父墓處，然後得合葬於防。按家語：孔子生三歲

也。然斯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

不於其母之世，不於父葬乎？殯而不知，且死

而不知，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

也。魯人禮法之深，固而忍爲之乎？禮記雖出於

禮儀其間，附會者多矣。君子弗泥焉可也。又桓弓

曰：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封，今

在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墓至，孔子問焉。曰：爾

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於然，流涕

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斯記也。余亦竊疑之。聖人之

法，然而不致，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連崩者耶？孔子

之，法然而云云也。其將自墮自墜乎？抑將墜門人

乎？人情于此，豈能自己，墓既崩矣，如之何其弗能

舉，必完以堅，無復事修焉。凡百甚不苟也。其爲

而不能堅，元二十六歲母喪既葬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成聲矣，餘哀未忘也。二十七

歲，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一十八歲見鄉子而

學禮，既而告人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之也。

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聞師襄善

琴，極學焉。史記：黃學琴於去魯之後，非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皤然

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

孔氏神在錄

卷一

五

學禮既而告人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之也。

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聞師襄善

琴，極學焉。史記：黃學琴於去魯之後，非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皤然

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

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
景公與晏嬰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
其朔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
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殺百里也爵之大夫起
繁世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勳小矣景公悅三十一歲齊有一足之鳥飛
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名作也昔有兒童屈膝
扳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六

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
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
敗三十一歲在齊景公欲以康丘之邑為養辭不
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祿今說齊君
齊君未之能行而賜我康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
辭而行三十三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
景公造焉魯主之使既後而左右白曰周使至言
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
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立黃

華麗之飾官室崇峻與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景
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
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既而
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
矣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
十四歲自衛反魯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
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柱下史老聃而問禮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七

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之所告子者若是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
仁人之說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讓人也博學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歸而求

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既而訪樂於周大夫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問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動者數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八

傷倨者不親利者必斃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厲公抱成王負斧辰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鑒遠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

將伺今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益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順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德不示人枝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淮雖左水以右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善與善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九

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夫子自周反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魯昭公二十六年乙酉孔子年二十六歲季平子意如與邾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叔孫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於是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孔子至齊齊門之外遇一嬰兒年一歲相與俱行其腹納其心正其行

孔子謂鄉曰趙驥之趙驥
之節樂方作至則問趙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

財景公悅將欲以尼爲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節

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樂

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

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

容飾繁登降之禮越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

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見景公而不見

孔子謂鄉曰趙驥之趙驥

之節樂方作至則問趙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

財景公悅將欲以尼爲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節

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樂

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

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

容飾繁登降之禮越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

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見景公而不見

孔子謂鄉曰趙驥之趙驥

之節樂方作至則問趙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十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十

平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
季子之子死天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之於
也其合矣乎三十九歲在魯魯昭公三十二年
卯孔子年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仲尼曰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
之怪夔罔聞夔音作罔罔山精也水之怪龍
常見故罔象能食人土之怪犛羊成者吳使
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節音也骨一節其長專車吳使使
子丹何者最大仲尼曰禹攻葷神於會稽山

山川之君爲精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車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
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祀禮爲公侯且守祀禮
祀者直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
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山禺山皆屬湖州爲趙姓在虞夏商
爲汪罔於周爲長覆左傳文公十一年齊今謂之
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
也焦僂氏所南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客曰善
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嬰

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難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欣器焉問於守廟者此為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三

注水馬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人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魯定公五年丙申。孔子年四十七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其後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事。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設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魯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三

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變變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魯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歲。齊大夫卒。訓言於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將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以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占者請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謹其左右司馬，兼銀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會。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恻，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官中

孔庭神在錄

卷十

禮

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寡矣。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欲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得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郟，謹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魯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魯事孔子而輕，孔子所

之無戾，禱之廢，衰損之無壽，既而政化盛行，魯有沈猶氏者，以飲羊飽之，以詐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猶氏者，修鬻佚，魯市之，齊牛馬者，善陳價。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猶氏踰境而徙，魯之齊牛馬，不豫價，布正以待之也。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被我所，章甫衣，惠我無私。魯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年五十四歲。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二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孔庭神在錄

卷十

禮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狝，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費武子之室，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各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荋。茂，子不狝與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飲處夫，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齊羔豚者，不備，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恰道，四方之客，至乎邑。

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婦。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朝，朝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併矣。直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請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孔庭神在象

卷一

事

故膳租於大夫，乃作倚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異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館。

家。魯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以其仗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去宋。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替吾入此，由彼缺也。請昔與陽貨入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貌類陽虎，拘焉五日。甲者

孔庭神在象

卷一

事

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得去。去即過緡，月餘反乎衛。王述伯王家，魯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能用孔子。夫人有兩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婚，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而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璦然。孔子曰：吾向為魯見見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來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
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頂似堯其
頰似舜其項頰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
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
子欣然笑曰形狀木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華集於陳廷而死楷

孔庭神在錄

卷十

本

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
尼曰華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
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
東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
孔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請人止孔子弟

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
有勇力謂曰吾嘗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
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魯郊迎問曰蒲可伐
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

孔庭神在錄

卷十

本

四五人其與公叔氏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蕩魯哀公
五年卒孔子年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職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尋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
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黃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黃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爾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種之。丘聞之也。刻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鳴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樂破。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又於丘哉。乃還息乎。鄭鄉。作為鄭探。以取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滅。珍寶衰。嗚呼。願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使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願。傷余道窮。哀彼無辜。願。

孔庭神在象

卷一

幸

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於衛。王遂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六十三歲。在陳夏。桓魋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魋廟。已而果然。桓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符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爾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魯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

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歎。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監吏將殺之。夫子適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陳侯曰。魯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子曰。曰。文王之典。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立大大之功。惟君爾。陳侯教所執也。

孔庭神在象

卷一

幸

遂罷築臺之役。夫子自陳適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射殺昭公。楚侵蔡。明年孔子如蔡。蔡公問政。沈諸梁是大夫。食孔子曰。政在來遠。附屬他日。蔡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反乎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後尚德。清素好儉。任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

則去遐無吝心妻不服練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天子也昔夫觀目之麗靡窮究之淫昏天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也故臣知天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天子之德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見問曰天子曰天子之道至是而後知天子之德也天子曰天子之道至是而後知天子之德也天子曰天子之道至是而後知天子之德也天子曰天子之道至是而後知天子之德也

孔庭神在錄

卷一

畫

也可割而食之唯朝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孝威無氏曰孔子聖人亦無可疑者惟少正知一事不見之春秋左傳諸書太史公止魯荀子之言載入世家先儒知其妄也太史公去魯承魯不違當時必有所見夫可信若商羊蘋實羊怪事申骨等事勿論未必有說今有之不遺修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因亦何屬聖人之大自可存而步論母為好異小信也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獨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憫見子貢色作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取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耶孔子曰有是乎由魯使仁者而必信

孔庭神在錄

卷一

畫

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了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客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客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人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人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
爾宰時子貢執轡曰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
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
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不幸也子從丘者
皆幸人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耳於是使子貢
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

孔庭神在錄

卷一

畫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請侯
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
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處土
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

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與不得立諸侯數以
為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喪夫子
聞之曰誰欺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為季氏帥師與
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子性
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哉對曰用之有名播諸百姓貨諸鬼神而無憾求

孔庭神在錄

卷一

畫

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
名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同冬衛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
蓋之事則當平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
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迷公華公宿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作
丘陵之歌曰豈彼丘陵剝墟其阪仁道在邇求之
若遠遂迷不復自喪也寒喟然迴慮題彼太山巖
嶺且高粱甫起連枳棘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

患滋蔓延惟以承噴涕實深淺孔子至魯哀公館
為公自昨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
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
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
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機
薄賦歛則民富矣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
云惟愷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禮記卷之九

卷

又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
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
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寡
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
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太廟如右
自阼階仰視椽角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視其
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風興正其衣冠
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

思愛則愛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
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
可知矣綯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
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
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
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
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
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百

禮記卷之九

卷

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
於后殿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禮廢故
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
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
節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辨王道成
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演易章
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
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如顏淵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

卒。崩。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
 七十一歲。春。狩大野。叔孫氏車于鉅商。獲獸。以為
 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吾道窮矣。孔子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麟而為。豈天之
 之秋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謂其師高柴
 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然。子游問曰。飛
 者宗風。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取問。今見其難應
 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
 祥。今宗廟將廢。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子之
 為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今來何末。麟兮。麟兮。
 我心憂歌。反秋。秋兮。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
 帝。泣。遊。泗。曰。吾道窮矣。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

孔庭廟在敘

卷一

一

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
 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闡之。春秋之
 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詞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周敬王
 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孔子年七十二歲。因

曾子問而述孝經。既成。孔子齋戒。著華絲
 衣。望北。十再拜。曰。告備於天。忽有赤虹自天而下。
 化作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故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游野名氏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周
 行在孝經。行在孝經。子謂夫子之辭。存論語乎。 周
 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年七十
 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過澗於
 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
 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孔庭廟在敘

卷一

一

放也。天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
 近也。子鳴。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
 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
 上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
 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
 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四月巳丑卒。壽七十三。
或疑年四十一。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
 在五月十一日。蓋巳與乙字相近。故後者耳。 哀
 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
 在位。矣。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魯哀公

十六年六月丁巳葬於魯城比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負斧泗水為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絰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大揖於子貢相向而哭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廟藏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

孔聖廟在魯

平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高帝十二年過魯祀以太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北魏泰和間改謚為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建封為鄉國公唐太宗貞觀二年陞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則天皇后天授元年封為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

特仍其舊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官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璉議始正孔子祀典絳聖像殿壁中始為木主改去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定櫛為至聖先師孔子國朝因之康熙初年從儒臣蔣超議仍復塑像冕屨其牌位書至聖先師不改蓋兼用元明二代之制云

孔聖廟在魯

聖

唐太宗御製贊曰所歎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貴其儀不忒則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獨瓜東西

於堯舜子，自有若謂生民以來，未有是情，知是可知。堯舜手其教，能名之。

孔庭神在錄卷之一

孔庭神在錄卷之二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承慶 男承祚 同校
男承慶 男承祚 同校

聖殿

配享

漢唐惟以顏子配享，宋始進孟子至元併進曾子，思定為四配之位。

復聖顏子

東風

名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子。孔子之

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魯，其後為

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子為魯附庸。子孫因以

字為氏。世世仕魯為卿士，自夷齊傳至無繇，

孔庭神在錄

卷二

姜氏生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少

子，十八歲，孔子嘗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學

不仕乎？」對曰：「固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

於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

貧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上交，通將身無患難，亦且

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

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素也。

而不求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禪言而出之也。若

問者其至也。孔子居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悔言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孔子。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歲於天，旌旗纛，下馳於地，出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率旗執纛，惟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泜水之野，兩壘相望，莛亦交兵，賜着編衣白冠，陳說其間。」

孔庭神在錄

卷十

二

推論利害，得一國之患，惟賜能之。夫子曰：「辨哉！淵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堯桀不同，而禪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化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拔牛馬於原，菽室家無離曠之恩，千歲無國賊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深然曰：「夫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子貢贊曰：「

衛將軍子曰：「禮樂之興，禮樂之行，不

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贊易不傳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愛之，恂至謂之天喪子云。」并魯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晏宋氏生子，欲漢章帝元和二年，配祀孔子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文國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仍封文國公。元文宗

孔庭神在錄

卷十

三

至順二年，封復聖公。爲四配之首。明嘉靖九年，改今號。

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其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高氏學說，贊曰：「單陋若此，是何胸次。傳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豈是之剛不遷仁，誠仁者，當盡顏子所以爲仁。」

顏子介曰：「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資淳淑，殆近於生知，而其於道也，志之最真，而守之最固。子路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爲人，也。中廢得，一得則終身不忘。而弗失之矣。顏氏之

子其殆歟幾有不... 也聞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幣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出此觀之所謂所以治國者固已有詳酌四代之用此其所以解其好學而口不遺怨不試過而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顏子誠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使天假之年則見其進而不可止必至優入聖域而思勉之俱化渾然至誠如夫子之從心不踰中不幸天賜以死然即論語所記考之其氣象之深遠心術之宏弘固亦人以希聖之端倪而非餘子之所可及矣乃橫梁梁子謂顏子未到聖人猶是心腹而清室陳氏謂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僉其亦不知顏子者矣王氏曰顏子茂而聖人之學止夫曾子子思皆聖學也顏子較敏耳體也才也誰為之誰為選之則謂顏子聖人之

為曾氏巫公三傳生點點生參曾子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心動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曾子告術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帶滿天地若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嗚人縱君有賜不我贖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耘瓜誤斬其鄰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他有頃而蘇感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徵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慕勿納也曾子自以為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吾屢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末嘗不在餽求而殺之末嘗可得小箒則待大箒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曾子曰參

大矣。遂造孔子謝。孔子閉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厭。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

孔庭神在象

卷二十一

六

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貨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責。然後因天下之辭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廉以冒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貨。不費而天下之士

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國家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在小戴禮。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夜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遺。親存也。初吾為吏。祿入不過鍾。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遺親也。既沒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楹題三層。轉轂百乘。獨北面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遺吾

孔庭神在象

卷二十一

七

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德。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乎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罷。宣見夫子之應賓客

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

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已曾子寢疾病

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黃與子春曰止

曾子問之曰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草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孔庭神在錄

卷十

八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

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又述孔子所傳作大學傳

十章卒葬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在今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里于

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德章元年追封太子少保

太極元年進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廟伯宋

大中祥符元年進瑕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

聖諱改武城侯咸淳三年進廟國公元至順二年

封雍王明嘉靖九年改今號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處不能易

陸賈曰曾子孝於父母各定其首謂果若通輕重

危之於康席之闕行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

後世

宋濂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成乃能著書

於逸高氏贊曰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

傳道也蔡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

之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柏卿魏氏曰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九之九

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則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薄而化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夫執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

終之忠恕之為道一以貫之無疑矣觀其奉親之

孝守身之節容說辭氣之闕交友傳習之際傳焉

不懈至於易贊而沒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生不

之傳也

孔庭神在錄

卷十

六

述聖子思子東祀孔氏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

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

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承祖乎美堯舜之道

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於遠

丞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

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而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不虞其克昌乎年十六遭

喪

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權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以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

孔庭神在錄 卷十

十

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圖于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收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視若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史師之意撰中庸四十九篇魯人有公僚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僚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僚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則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

可也不然則彼將轉身不歸乎君之處矣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湯守節之士也穆公問子思曰縣于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草草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

孔庭神在錄 卷十

十

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于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人夫樂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隣國其典也物矣子思居貧有友餽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東修子思弗為常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屬是鮮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

安也。方之於食而乃飲，非親也。吾世以為介，而度兼而行也。子思居於衛，糲袍而無裘，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妾與不如遺於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衛人釣於河，得鯽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鯽魚，魚之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番一魴之餌，鯽魚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

孔庭神在象

卷十

七

鯽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矣。子思居衛，言節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皆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難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管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遇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圖

事將曰：非參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由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貴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禍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視之中正，弼非，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

孔庭神在象

卷十

七

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疎者乎？是故聽其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義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卒知改矣。答曰：君弗能也。口順而心不傳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不敢受也。子思反於魯，謂子思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舉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鐘磬鈔樂，所服不遺溫，三能大宰，所食不遺粟，屢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君知足，則不舉其志矣。子思上維所習，請於子思，子思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訓。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
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
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窮焉。吾嘗企所
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
思哭於廟門人。至曰。朕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
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家。子思
之母死於衛。柳若衛人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

禮記卷之六

卷之三

高

方於子。子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像君
統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也。適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
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
昔者子之先君子謂子思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尚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遺體則從。而隨之。河則從。而河。則安能。則安也。
妾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及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故孔子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
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則既葬而
除。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平。而
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
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
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處也。吉服以
行事也。將葬。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舉美稱。嫡女

禮記卷之六

卷之三

高

以其內子禮記也。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葬夫
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穆公將相
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
曰。順吾性情。以適朝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若
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
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
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則
卒。齒相磨。齒柔。相磨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為齒。

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處於
記者乃其畧也條有于思于七卷年六十二拜先
聖墓南數十步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未遠其言可據
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屬附會而司馬氏
編入通鑑撰史補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
不能相遠且使果師子思何以七篇中無明文而
體云吾私淑諸人也又按孔子至聖傳子大賢傳
待晚年著書今云子思年十六作中庸以先聖志
學之成遂成千古傳心之書誰可信耶謂厄於宋
作中庸可也謂年十六作中庸不可也姑仍前記
而錄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元封述聖公明嘉
靖九年改今號

孔庭神在象 卷二十一

景運高氏贊曰非仲尼時竟章之道不傳若子思
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本魯一
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寶知此
之謂知性後此之謂復性蓋此之謂盡性
析鄭氏曰子思之學蓋之於中庸而中庸之學
即五經之精華孝經論語大學之合撰也中庸之
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雖自竟章以來相
傳而其義解之者或有未盡思謂不備之謂中
然之中宋理無所不備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易
之謂中庸常行之理一刻亦不能離所以謂天下之
之道蓋天人合一凡聖同源於是書見賢可學聖
聖可學天亦於是書見孺子曰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思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孟其書始
言理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皆實學也學者
沉潛以思身而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教於是
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雖不見於中庸然其
庭相傳必有記籍故錄之以為傳而所謂中庸四
十九篇者與今三十三章不合其亦有所遺缺

方山南賦曰子思作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若
助於此然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
則直達天德履於顏氏之學按聖門之真傳矣
亞聖孟子 內配 名軻字子輿鄒人魯三家
孟孫之後也父激公宜母仉音氏夢神人乘雲華
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
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自幼教之嚴世傳其三遷斷
機市肉等事故孟子勤學卒成大賢天下稱之曰
孟母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道既通僅樂

孔庭神在象 卷二十一

惠王早禮學幣以招賢者乃至樂惠王不覺房本
則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屬僕觀王二
年壬寅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見其不足與有為者
魏適齊見宣王因問霸功而以保民啟之宣王以
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權權而與孟母見曰子
權盛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朝聞之君子得身
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
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五飯五 雜酒漿饗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闕內

之儻而無境外之有身曰在中饋無傲遊非又曰無非無像酒食是議小雅斯以言婦人無禮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少年則從乎父母出糶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王齊宣王後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今依通鑑書之然終未知先後孰是富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從衝以攻伐為貴而孟軻乃述唐虞

孔庭神在欽 卷下 大

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孟子告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又曰圖影失形譬由氏生子名仲子年八十四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也蓋鄉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詔配享位次顏子元封亞聖公列於曾子子思之下明嘉靖九年改今號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苟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即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仲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耶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贊王履朝而已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淵若自樂以有孔

孔庭神在欽 卷下 七

子在焉若孟子之傳世既無人矣則不以遺則傳揚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賦賜亦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礙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竟奔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能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作底天地懸隔

柏翁觀氏曰孟子自序去聖世未遠近聖若又甚蓋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問而知之望人下後世之人衍仁義之澤於無窮而後世之學皆自孔子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矣

所謂故曰無有乎爾。無爾。則心要與天。故而不自知也。京哉。奈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孔庭神在錄卷之二終

孔庭神在錄

卷之二

孔庭神在錄卷之三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永祚 同校

男永禔 男商

聖殿三

十哲

先聖閔子東哲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

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

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韜。父責

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二子

孔庭神在錄

卷之三

一

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

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

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雖以孝。外為

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旌。裘旃相隨。心

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也。是以有菜

色也。今彼夫子之教。寔深。又賴二三子切磨。而進

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旌。裘旃相隨。視

如型土與。是以有芻豢之色也。惟是不仕大夫。不

食子者之禮也。百為樂事，弗往。且曰：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觀三年喪畢，見於孔子。

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後琴而弦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

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

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叟，郕公改費公，明嘉

靖九年改定今號，餘子倣此。

閔子不臣季氏，事見魯論。乃東晉載其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可疑也。疑故闕之。

先賢冉子冉，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以德行

著稱。孔子為魯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魯德厄於

陳蔡之間，有癘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伯牛墓在汶上縣西城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

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

駙侯宋加封東平公，改駙公。

莊周南通賦曰：單治裏而外獨兮。張修襟袖而內

道。羊中何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先賢冉子冉，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

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

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不以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債。不以貴自居也。

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章，是冉雍之行也。在孔門

列德行科。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壇。一

在冠縣。唐贈駙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

先賢宰子冉，名子。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孔子嘗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子嘗問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

之年。孔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倘

辭，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

樂詞為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子曰：

竊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

下

下... 固猶為之何必違辱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孔子于
貞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
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
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今
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贈齊侯宋封臨淄
公改封齊公

孔庭神在欽

卷五

四

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宗
孔子耻之曰既春秋及劉向說苑則又皆言陳
子宰我相攻而宰我遇害其說不同史記索隱云
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載有闕止字于
我而田闕字罷子我為陳桓公所殺恐子與宰字相
涉因誤云然據此則無論助亂相攻總非宰字事
矣使果然子非為亂臣亦妄人何以有知聖之智
能為大子賢於免奔之論故使孟子述之與子貢
有若並稱哉愚故悉
刪傳記而併辨之

先賢端木子東作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
歲子貢善為說辭孔子嘗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
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
豈直賢哉景公嗔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
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貢曰臣終身翫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
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
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
先生之譽得毋太甚乎子貢曰賜何敢甚言尚慮
不及耳臣嘗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
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抱泰山其無
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又子貢見太宰嚭
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
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泰山林

孔庭神在欽

卷五

五

也百姓各足以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
不可增也夫賜猶一累粟也以一累相增泰山不
益其高且為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
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不識誰之罪也又趙簡子
問于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識也簡子不
悅曰尺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于
子曰不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
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
子貢之言也嚭定公十五年春初子益來朝子貢

觀焉。刑于執玉高其容仰。公食玉畢。其容備于。其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
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
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京公
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邾保於郚。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獻於亳。君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也。是年公會吳於鮑。吳來徵百室。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子服景伯曰。邾人弗聽。景伯曰。是將亡矣。邾人
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于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為禮。豈可置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
之。斷髮文身。麤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節。以吳為無能為也。東公十二年。公會吳於皋。吳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于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誠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
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秋。吳徵會於衛。吳在宋。吳使初衛
殺吳行人且姚。而恨謀於行人。子羽子曰。不如
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
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慄也。國制
之。疾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至是衛侯會吳於鮑。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衛季辭與盟。吳人潘術侯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子貢乃請東門
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太宰
嚭曰。衛君之來也。後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於其眾。或欲或否。是以後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

乃舍衛侯。哀公十四年。齊田常欲作亂。俾高固與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後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了路。請出孔子止之。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庶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知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禮記神在象

卷五十一

八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憂在外者攻。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破國以尊臣。破國則有功。而尊臣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

於齊。魯難伐。由石難傷。是備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

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魯已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謀

禮記神在象

卷五十一

九

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齊。君若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樓之會。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世繼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違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今出兵

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請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
子貢之越越王除道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實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等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
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
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嘗
而先聞危也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
孤嘗不料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孔庭神在欽

卷五

十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將
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
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遵其志重寶以悅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未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則吳
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饋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
才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謹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墟義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應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
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
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盡之禾
步光之劍以須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孔庭神在欽

卷五

十一

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容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
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
部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
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
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
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舉
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

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逼黃池之上吳晉爭強
皆人擊之夫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
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遇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
言傷信慎言哉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於諸侯有
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不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孔庭神在錄

卷三十一

主

矣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
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有詩傳十
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公改黎公

朱子曰孔門自顏子以下頓悟莫若
子貢自魯子以下爲實無若子夏

孝誠熊氏曰太史公証事我以從教傳子貢以
禮則未免毀損其真矣。愚按子貢說五國使是
國游士假託之詞借比誇飾其智術而附於
門以自解免云爾。學者當辨之。惟解吳召康子
百字及辭字詔等語解衛侯蒯聵三事左氏有明
文誠在春秋會即會即會案單之下是則可信也

先賢冉子西晉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仲弓同族少
孔子二身九載爲非氏宰齊師伐魯及清

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季孫孟孫從公黎諸竟音季孫曰不能求曰
封疆之閒使二子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
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夫不列於諸侯矣
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音氏之溝武叔呼而問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

孔庭神在錄

卷三十一

主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
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
須也賴有子曰就用命焉年少季氏之甲七千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魯
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石公
也公爲見保者守城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速布孟之側。子後入以爲殿。抽天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祖。魯之伍曰。走乎。不祖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祖曰。惡賈餘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再求之。師獲甲百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再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刻而賢於顏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然。自不曰。驅之公爲與其僕。值汪錡乘皆死。皆歿。孔子曰。

才而以魯難圖。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既至。魯哀公館焉。同僑行。詳具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說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勝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請夫人之宰。其可以稱。莊乎。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東。用乘。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子貢曰。蘇老。卸。切。不。志。有。族。好。學。博。識。強。物。而。動。也。是。也。

子之行也。魯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冉。求。無。所。考。或。曰。滕。縣。南。伯。塚。社。是。也。唐。贈。徐。僊。宋。封。彭。城。公。改。徐。公。

愚按。求。取。飲。于。短。喪。夫。子。皆。深。絕。之。然。其。後。聖。也。鼓。之。攻。者。必。改。爲。忠。臣。被。不。仁。之。責。者。必。化。爲。才。子。矣。不。然。使。二。子。習。守。以。吾。何。以。爲。孔。門。之。徒。何。貴。有。聖。人。之。教。且。記。四。科。者。必。賢。人。肯。以。言。語。取。事。輕。許。之。乎。後。人。泥。孔。子。一。時。之。言。爲。二。子。終。身。成。案。謂。求。子。不。當。列。十。哲。欲。以。有。若。南。容。身。之。此。所。謂。逐。影。而。失。形。者。已。

先賢仲子。東魯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十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剛。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

冠雉雞冠。佩玃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德。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擬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間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禮。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鄉狂馬不矢。燕

孔庭神在象

卷五

七

弓不反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象。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箠而厲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琴中聲以為節。南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存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

音則不然。充厲欲求。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形於體。乃所以為亂之風也。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子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願女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驢不遠。不驢無功。不忠無規。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

孔庭神在象

卷五

七

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新交。取則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新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其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乘序點。公罔姓之。治助。辭揚。解音。而語。揚舉也。射畢。序點一人。舉解於。與大夫。其詞云。矍相本。射者。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依死者。在此位。於是去者半。又射既闕。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為。司馬何

孔子曰能用命矣。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使子路為季氏宰。欲墮三都。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逐魯。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遂走二子而墮費。由子路為宰之助也。小知射以句繆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其地。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敢于也。

禮記卷之六

卷之三

六

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饋。有司設。備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夫他日祭。子路與焉。宰事交乎階。宰事宰事有事於階。階上下也。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後。孔子聞之曰。號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瀆者。子路拯之。其人拜。謝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瀆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遺魯君。

季桓子將受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子。恭以政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正以潔可以親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其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禮記卷之六

卷之三

六

也。八其邑墻屋完。園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斷也。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懷僂講誦。弦歌弗輟。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為善者天報之以財。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矣。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

必報也則闕龍達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
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過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君子
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攝也子路悅援戚
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
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於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
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
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和子路

孔庭神在欽

卷三十一

七

琴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進歸曰以魯國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於孔子曰
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者
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買米百里
之外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細而坐列陽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買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盡一親之壽怒若過隙孔
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子
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樂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老王
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季孫相
魯子路為相令魯以五月起東為長溝子路以其
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
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國有見子
奚為乃飡之子路拂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
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與天
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
歲不可河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能

孔庭神在欽

卷三十一

七

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殮之為愛之
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
愛其家過其所費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之是
子侵也不以誣乎言卒而季孫使者至謂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殮之將查
肥之民邪孔子為而去魯初衛靈公之夫人曰南
子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懷諱出奔及靈公卒而
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視在
於此衛立胤為君是謂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

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執事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賈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祿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閉子路隨而入造蒯賈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為用孔悝請得而後之蒯弗聽於是子路欲登臺蒯賈乃下石乞擊傷蒯賈攻子路擊斷

孔庭神在象

宋主

畫

子路之纓也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絕纓而死孔子問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桀死孔子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買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買運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棺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於寡其言猶性其都富材任治哉是仲由之行也年六十二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觀魯西答或人之問則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常情莫不忌則已衛亂行暴人治之則有勸則無害也

此... 孔子開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社之禮所以

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社之禮禘嘗之教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

孔庭神在象

宋主

畫

禮故一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聞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子游退而學禮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魯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寡寡寡寡皆有所養故外戶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懼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合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為也

孔庭神在欽 卷五

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

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

本共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惟每侍

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門謂禮為習於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

又大捨以啜婦人捨珠耳巷暖三月不聞琴瑟之

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變之若是何也子游

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浚水之與天雨乎浚水

所及人得而種之者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種也

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守或

以禮樂為教邑人皆弦歌稱思至今今吳獨有子

游家云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改吳

公

方山薛氏曰宋子謂吳公棄條之士而南方之

得其稱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勝百

其時之人豈不亦庶矣乎前知從游於夫子之門

皆聞聖人之道者惟吳公一人此蓋棄條而聖賢

先賢卜子五 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孔庭神在欽 卷五

滿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孔子將出行顏淵後遇

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

也毋為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

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

乎若日月之光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

先王之風有人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子

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

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

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

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孔子聞居子夏侍子夏

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

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
地此之謂五至子貢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
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
何詩近之孔子曰風夜基命有密周頌吳天無聲
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如風和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各風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
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

禮處神在象

卷三

樂

五起焉君子體此三無猶子貢曰何如孔子曰無
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達達無服之喪
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異
異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
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
喪施於子孫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天地也孔
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

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
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
參於天地也子夏默然而起負耜而立曰弟子敢
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
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
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孔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
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
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

禮處神在象

卷三

禮

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夏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
迄今而愈彰虛也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
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
以千歲而惡者迄今而不滅滿也子夏曰商請志
之而終身奉之又嘗自言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
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
靡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
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革之事無遺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卒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于大墳。說苑作太真顓頊學于綬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務成子。附。說苑作尹壽舜學于尹壽。說苑作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子相。說苑作文王學乎嗇子斯。說苑作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說苑作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盡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孔庭神在錄

卷五

者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魯文侯之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聽。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所聞者樂。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今君之所好者。其濁音乎。文侯曰。敢問濁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慕安。慙志。衛音趨。趨志。齊音傲。傲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辜也。

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涖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然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子貢曰。邈邈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受易春秋詩禮於孔子。昔有子夏。一十卷。秦詩序。齊文。春秋。漢一。百二。歲。卒。葬曹州西。十里。有高阜。見在。里名卜。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孔庭神在錄

卷五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何休曰。孔子至聖。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徐卿。先賢顯孫子。西晉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人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息。已過

勿發矣言勿循不善勿遂行事勿微君子入官者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末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下曰治國而無禮譬猶斁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譬猶將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

禮庭神在象

卷三十一

禮

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車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問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之謂賁非正色之卦也人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作而曰哀未亡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八座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議論邪徐言問問威儀與後言先繫得之推讓魏魏乎湯湯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眦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子貢曰美功不

禮庭神在象

卷三十一

禮

伐位位下言不侮不倭不做無告是頌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矣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季丹質纁結四隅脫士也學於孔子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鼓曰齊衰不以取曾子曰我予也歎哉以友義見厚不可奪服而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改封潁川係咸淳三年再封陳國公并十哲末位以補顏子之缺數

方山陳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夏魯之鄙人也
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善此猶木昆
惡也及觀增子齊東野語則其所以惜之
者當必在矣豈謂其於不可忘為仁哉

孔庭神在錄卷之三

孔庭神在錄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錫山胡特忠編大 男張夏 男承祚 同校

男承祿 男 尚

兩麻一

從祀

亮賢潘壘子 東 名揚明字子利晉武城人少孔子

三十九歲狀貌甚醜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

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前

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于去就名顯乎世

孔庭神在錄卷四

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

之不喜哉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潘壘

明之行也子羽貨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

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

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壁於河河

伯躍出而歸之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怙意今道

賢縣進賢門是其南游遺跡也又吳地東南有潘

壘滅明湖云基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曹縣東

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

後博德起請于孫子孫死於江轉子欲救至之
封曰變幾何親魚鱗何等遂不收遂是忘父子之
恩廢食葬之禮也誰謂賢者而有是耶當本與漢
河事並黃庭詞新說投篋雖似礙而無大害若素
子不莖不可
謂大故則之

先賢必子西廡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

歲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勿迎而距也母董
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
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端請以進于子

孔庭神在錄

卷田

上

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極子至綸錯餌起而與
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
若不食者筋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
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駟
之車駟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
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
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
引其肘善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善者慮之
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
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
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
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

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
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
三人可以教弟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
二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是士附矣猶未足也曰

孔庭神在錄

卷田

上

此也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
子曰欲其大者少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
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備乎
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在
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所著書有必子十六篇唐贈單父伯榮
付單父侯

按漢初濟南伏生授尚書師于慶之後蓋古字伏
作宓也所謂宓子十六歲或亦伏生所作而後人
以之子

先賢原字東魯名憲。曰仲憲字子思。宋人少孔子

三十六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憲居魯環堵
之室。也。以蒿萊蓬戶。甕牖。擁桑而無樞。以桑木

門。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情冠帶。林

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屣決。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

孔庭神彙錄 卷四

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布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

之匪車馬之飾。衣裘之麗。忘不忍為之也。子貢

巡而有慚色。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原憲乃

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原

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

先賢公冶子西廬名長。字子長。齊人。一云魯人。長

人能忍耻。孔子嘗稱之曰。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遂以其子妻之。賢可知矣。唐贈其父伯

宋封高海侯

先賢南宮子東魯名适。又名縡。字子容。亦曰南宮縡

孟倍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氏

焉。又曰南宮敬叔。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

之梁。孟倍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如勞。又

不能相禮。倍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若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宮何忌也。名夫。孔子也。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

孔庭神彙錄 卷四

師事仲尼。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

朝。大子問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

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

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願府願府中南宮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惟是周禮在

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敬叔從孔子

適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則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讒譏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微

叔獲與問之遂三復白圭云孔子以兄于妻之庶贈鄭伯宋封箕丘侯改封汝陽侯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七

時定已娶於魯家矣也孔子得以兄于妻之可知也魯記物以成前官職反必費費而朝孔子曰代不知速宜之為愈也若而人能能神靈力而伸自也神靈而不服於有道之邦堪可受四也愚以焉而官職叔之與而魯職然人矣

先賢公皙子

西廡

名夏字季次齊人。家語作公皙夏。

字季沉歸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未嘗屈節為人

臣。天子貴之。唐贈卿伯宋封北海侯。

按通志略有公皙氏。蓋姓。辭公于黑。哲子。哲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前作公皙氏。

先賢商子

東廡

名覆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受易於孔子。述文言八十三章。魯年三十八無子。

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魯母請弗往。孔子曰無憂。魯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唐贈崇伯宋封須昌侯。

先賢高子 西廡 名柴字子羔。檀弓作子皋。家語作季羔。衛人。一云齊人。敬仲侯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

禮足不履影。不履。啓誓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無笑。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柴將至。遂為衰。成人曰。盍則饋而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七

蟹有匡。范則冠而擊有幾。兄則死而子羔為之喪。子浦卒。哭者呼。或曰。子羔曰。若是野處。費者。或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者。以我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為邑宰。尚買道而華。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為衛士。則別人之足。俄而衛有。則曠之。子羔逃之。走郭門。

別者守門焉。季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賒。又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賒。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于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別者曰：所足固吾之罪，昔者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德薄，嚴暴則慝怨，公以行之，其來乎！衛之亂也，子路將

孔庭神在錄

卷四

八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路弗及，在已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唐贈其伯宋封其城侯。先賢漆雕子東應名開，字子開，魯人。一云字子若，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先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議也。大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唐贈滕伯宋封平與侯。先賢司馬子內應名耕，字子牛，宋人。向應之弟，家語作司馬黎。耕魯哀公十四年，應作亂，入於魯，以表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應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遷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九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入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暴之，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楚之丘與，唐贈向伯宋封楚丘侯，政和開改贈驪侯。先賢樊子東應名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薨，來求求脚至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賜。冉求曰：就命焉。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覆，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謂三刻而賂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

先賢有子六 名若字子禮魯人少孔子十三歲

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

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于

游曰其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齊

見桓司馬臧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而欲速朽為桓司

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果

孔庭神在錄 卷四

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

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削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斂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

弟子思慕之有若似孔子弟子欲共事為師曾

子不可遂遵之其後卒魯悼公弔焉子游獲錢左

唐贈下伯宋封平陰侯方山薛氏曰按有若雖不

備尚一時俸無有若此咸淳三年升從祀以備十

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亦

昔昭昭也陸象如天資高明而心頓悟不欲人為

事學問故皆斥有子學仲之說為支離奈何其

說者不察因攻於下即江漢秋陽之說

之學者在往集取以蓋精神之說本古必不如此

即及有子且篇中惟曾有稱子而有子錄言至云

送其妄論至於陽明又取勝之用信近於委兩章

併告之其附會可笑不足辨也嗟乎有子嘗勸東

公行微而申君民一體之義厚夫子為重而倡生

民本有之言非深明治體直達聖衷者又何以及

此若今日雖不必比若額矣然彼涉此而及浮

非附之失為若若若若至今令人有餘惜焉

先賢公西赤東 名赤字子賽魯人少孔子四十一

歲習於禮容應對子游經禮三百可施能也風

禮以慎辭是謂難焉東人賜之以為成也孔子

人曰當賓客者則應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

學當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孔子之喪魯西赤為

也蓋備三土之制以尊師云公西華之禮親也

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敬主烈君其贊一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過而好禮，積相兩君之
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贈卞伯宋封鉅
野侯。

先賢巫馬子西廡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少孔
子三十歲。常與子路新於澠丘之下。陳之富人。有
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賜於澠丘之上。子路謂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言。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平。期喟然仰天而嘆。歸
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其元。志

孔庭神童錄

卷四

七

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
志與子路心術。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能
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蕭蕭
鳴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則便汝願者。期寧
單衣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衣
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曉之。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
贈卞伯宋封東阿侯。

先賢梁子東廡名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

先賢顏子西廡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贈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冉子東廡名孺字子魯。魯人家語作冉需。少孔
子五十五歲。唐贈紀伯宋封臨沂侯。

先賢曹子西廡名鯁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
贈曹伯宋封上蔡侯。

先賢伯子東廡名虔字子楷。一字子析。蔡人。少孔子
五十歲。唐贈卞伯宋封沐陽侯。

孔庭神童錄

卷四

七

先賢公孫子西廡名龍。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一云
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封枝江侯。

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封枝江侯。
時有公孫龍姓名同而時地異。史記注乃誤作一
人以彼堅自異同之辨。泥於孔門。神又大謬矣。

先賢冉子東廡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太
中祥符加封諸城侯。

先賢秦子西廡名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封
種城侯。

先賢漆雕子東廡名哆。家語作侈。字子飲。魯人。唐贈
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先賢漆雕子東廡名哆。家語作侈。字子飲。魯人。唐贈
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先賢顏子 西廡 十二名 顏字子騫 家語作顏刻 魯之有力

人也 孔子去衛適陳 適匡高為僕 得其微 直唐

瑯琊伯宋封高澤侯。

先賢漆雕子 東廡 十二名 徒 一作徒父 字子文 一字子期

魯人 唐贈須句伯宋封高宛侯。

先賢壤駟子 西廡 十三名 赤字子徒 秦人 長於詩書 唐

北嶽伯宋封上邽侯 按通志略壤駟氏 獲姓得壤子者誤

先賢商子 東廡 十四名 澤字子秀 一曰子秀 魯人 唐贈

賜伯宋封鄆平侯。

孔庭神在錄 卷四

先賢石作子 西廡 十四名 闕字子明 成紀人 唐贈成紀伯

又文獻通考 云石邑伯 宋封成紀侯 按氏族畧成紀有石 弟子據此當稱石 作子稱石子侯

先賢任子 東廡 十五名 不齊字子選 楚人 唐贈任城伯

封富陽侯。

先賢公夏子 西廡 十五名 首字子齊 家語首作守 字子襄

魯人 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

先賢公良子 東廡 十六名 孺字子正 一字子嬰 魯人 孔子

去陳適齊 魯哀公以請齊 齊人止孔子 魯以私惠

五乘從孔子 其為人長賢有勇力 謂曰吾昔從夫

子 遇難於匡 卒又遇難於此 命也已 吾與夫子再

摧難 卒嗣而死 則甚矣 請人懼 與之盟 出孔子東

門 乃適衛 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 按通志畧 公 且以子為氏

者也 如公治公羊 之類 稱公子者誤

先賢后子 西廡 十六名 處字子里 齊人 家語作石處字里

之 唐贈榮丘伯宋封膠東侯。

先賢奚子 東廡 十七名 容字子墨 魯人 唐贈下

邳伯宋封濟陽侯 按奚 天仲之後 以名 為氏也 邳奚者誤

孔庭神在錄 卷四

先賢公季 西廡 十七名 肩定肩 一作有 史記作公季 字

子仲 魯人 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

先賢顏子 東廡 十八名 祖 一名相 字子襄 一單字襄 魯人

唐贈臨沂伯宋封富陽侯。

先賢鄒子 西廡 十八名 單字子家 唐贈銅徒伯宋封

侯 鄒音桑 單音善 按沈氏文 朝國云 鄒單 鉅鹿有鄒人

先賢句子 東廡 十九名 井 字子孟 衛人 唐贈洪伯宋封

滎陽侯 句音 鉤

先賢罕父子 西廡 十九名 黑字子素 史記作子索 魯人

贈乘丘伯宋封祁鄉侯考氏姓墨無字父氏也

李父黑不知孰是

先賢秦子東廡名商字不穀魯人父莖與孔子父以

禮力並稱唐贈上雒伯宋封馮翊侯按秦商字子

少梁其宋封曰郟城侯漢聖學源流曰馮州侯秦

祖字子南漢聖學源流曰馮州侯秦

之快亦不必竭求於此等異同之間矣

先賢容子西廡名旂字子祺魯人唐贈魯公宋封

服次侯容一作萊

先賢公祖子東廡名句音鉤字子之魯人宋語

公祖茲唐贈期思伯宋封即墨侯

先賢左人子西廡名與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侯

宋封南華侯按通志墨左人以官為

先賢縣子東廡名成字子橫一字子洪魯人風儀

通作縣成父唐贈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先賢鄭子西廡名邦字子徒魯人唐贈萊陽伯宋

封胸山侯史記邦作昭通高麗韓也家語云邦

先賢燕子東廡名倭一名毅字子思秦人唐贈

賜伯宋封沂源侯

先賢原子西廡名亢正義曰字子籍一字子抗魯

人唐贈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先賢顏子東廡名之侯字子叔魯人唐贈取武伯

宋封死句侯

先賢廉子西廡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機魯人唐贈

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先賢樂子東廡名欣一作款字子聲秦人唐贈

平伯宋封建城侯

先賢叔仲子西廡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孔子

牙之後也公孫茲二子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

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子五十四歲唐贈環丘伯

封博平侯齊題叔

先賢邾子東廡名與字子欽家語作邾邾字子德

史記欽作欽魯人史翁圖作圖邾為避漢諱

之今傳邾邾有定為邾吳唐贈平陸伯宋封高唐

侯又傳陸侯

先賢狄子西廡名墨字善之史記作晉之一字子

魯衛人。唐贈濟伯宋封林慮侯。

先賢公西子東應二名典一名典如字子之魯人唐

贈重丘伯宋封臚侯。

先賢孔子西應二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孔子兄

伯皮之子魯與子魯偕仕唐贈汶陽伯宋封郟城侯。

先賢公西子東應二名典字子上一作子向魯人唐

贈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先賢施子西應二名之曾字子但魯人唐贈萊氏伯

孔庭神在錄卷四

宋封臨濮侯。

先賢陳子東應二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子車

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

妻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

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唐贈頓伯宋封南頓侯

先賢秦子西應二名旭一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濟

陽伯宋封華亭侯又聖學源流云升陽侯

先賢琴子東應二名牛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子乘戶

孟之反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桡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寢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莫然有間而子乘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而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噫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衛子

貢趨而進曰敢問臨戶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唐贈南陵伯宋封頓丘侯改封陽

孔庭神在錄卷四

平侯。

愚按考諸賢言行者自當以論語為正次則家語

若無等至於莊列多係寓言詭可輕入以重誣孔

門如述顏子而有隨體黜心而忘忘等語不惟

失顏子面目殊反仲尼宗旨思故謂其詞不實以

宋後宋誣孔顏者之體有故意存焉琴張則所謂

狂者其臨喪而歌事當有之愚亦附存之其莊子

所載子貢以告孔子問答數言便不敢錄以其言

非聖人之訓也噫神華則

琴張一人可以例其餘矣。

先賢申子西應二名儀字子綰魯人唐贈魯伯宋封文

登侯按家語史記尚有申儀唐宋俱封登侯

祀宜存按去魯至嘉靖九年

備臣張楚乃并其說行之。

先賢步叔子 卷三 名譽字下 專齊人 家語作步

樂唐肅淳子伯宋封博昌侯。又解亦子。

先賢顏子 西廬三 名譽字子聲魯人 唐贈濟陰伯

獻通考 宋封濟陰侯 家語史記闕里志俱 宋虛伯 作會典作濟者誤。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孔庭神在錄

孔庭神在錄 卷五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承祿 男承祿 男承祿 同校

兩廡

從祀

先儒左氏 東廡三 名丘明周末魯人 楚左史倚相之

後也或曰居於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愛經

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

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審其例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之所重 舊史遺文 畧不盡舉 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又采錄

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唐貞

觀開詔從祀宋封瑕丘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較

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

盧植曰丘明之傳本春秋傳物蓋變要若古今

大異人事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

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端左丘

明與之丘亦恥之乃為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

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疑矣或

虞不履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且而左氏所注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內。亦一證也。
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與翻章。昭或高其入流。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為之。至論其所謂浮誇。乃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准。亦度陽之變也。且事自傳疑。春秋外許。只是為浮誇。而并疑夫了之。所謂過矣。鄭大深。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其姓正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首也。至考其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楚雲南。既有不合。於漢何。請於神。辨飛石。與漢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太史于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先儒公羊氏

西廡十二

名高子夏弟子。周末齊人。作春秋。

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臨淄伯。

先儒穀梁氏

東廡三

名赤。一名淑。字元始。周末魯人。作春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襲丘伯。改職賜侯。

侯。

先儒伏氏

西廡三

名勝。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將召之。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韞箠往受之。初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洧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以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弼。雖臨

賈嘉頌。能言尚書云。集在鄒平縣。唐貞觀間。詔從

祀。宋封乘氏伯。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伏以勝為字。子慶者。其按必。伏同。一字。古今文異耳。

先儒高堂氏

東廡三

名生。字仲平。魯人。漢與魯高堂

生。傳士禮十七篇。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萊蕪伯。

按通志。界且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道。齊師。高堂仲。受采於高堂。曰氏。為今題高子者。快。

先儒孔氏

西廡二

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

先儒申在錄

卷五

三

人先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本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都尉。朝授膠東。唐生。唐生授濟

河。胡常。常授徐。教授王璜。平陵。塗。憚子真。子

真。授河南。桑。欽。君長。云。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曲

阜伯。

先儒毛氏

東廡三

名萇。趙人。治詩。自云。子夏所傳。作

詩訓傳。是為毛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其長

卿。長卿。授解。延平。延年。為河武令。授徐。教授九

江陳俠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樂壽伯

先儒董氏西廡三名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

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

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客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樞第一天子以仲

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匡正王敬重焉王嘗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暴

孔聖神在錄 卷五

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

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庫。誅此言之粵本無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誼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權陰

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通

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疏

未上。主父假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

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

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免病免凡相

孔聖神在錄 卷五

兩國亂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

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

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

秋事得失闡舉玉杯籌算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世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復祀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先儒杜氏東廡三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元

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於南山鄭與鄭東馬融

賈徽賈逵皆受業焉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橫氏

伯

先儒后氏西廡三名蒼字近君漢東海郯人。事夏侯

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宣帝時為博士至

少府嘗說禮於曲臺殿棋廳一百八十篇號后氏

孔聖廟在錄 卷五 六

曲臺記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等傳業最廣後儒真

禮者宗焉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王氏東廡三名通字仲淹隋龍門人。少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陽。

正樂於北平。征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家者六

歲。仁壽三年。女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因

遊長安。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

帝大悅。下策。遂於公卿。公卿不悅。將有藉藉之

憂。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蓋

州。德志不至。司徒楊素重其才行。辭之。仕。通曰。水

之曲。有先人之故。盧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

餽。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

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被

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四年。帝勅天業元年

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

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建而至。河陽。蓋太

孔聖廟在錄 卷五 七

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長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

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

焉。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文

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始夫子召我也。何必承厥命。吾不起矣。後

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私語曰。文中

子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韓氏

西廡三

名愈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煥表會卒嫂鄭鞠之愈

讀書推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

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惠愛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元和初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論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

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

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與宰相議不合愈奏言

卷五

人

賊可城在朝廷斷與不斷耳及度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人禁中愈上表切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華力救乃貶

潮州刺史帝欲復用之皇甫湜素忌愈直改袁州

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

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燔文以祭而驅之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東人以男

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鱷召拜國

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

淡詔愈宣撫旣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淡嚴兵廷

之甲士陳廷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

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廷淡慮眾變疾麾使去因

曰今欲廷淡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

孔庭卿在錄

卷五

九

潰圍出廷淡不追愈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其後宰相以臺府不協請罷愈為兵部侍郎旣而

後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能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頗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嫌甚

女而鄭其家嫂鄭喪為服葬以報其原道原性頗

說等數十篇皆與竹園湯與孟朝揚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封昌黎伯

先儒歐陽氏

東廡三十八

名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

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入為館閣

校勘胎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

其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

朋黨之禍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且疏薦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於是忌者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

以罪左遷知滁州數徙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奉使

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澁之

文

宋五

文號太學體修嘗學唐韓愈所為文道與之並

是乃文體為之變痛排抑之既由樞密副使

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與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修與

琦力解之帝將追崇漢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

伯歷考前世皆無與據建封大國則有禮無加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宋同於是御史呂誨等

修上此議爭論不已旨被逐懼蔣之奇之說合修

薦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之

奇即初修及守青州又論青苗為安石所詆故求

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明嘉靖九年柄臣以其

漢議先有合於典獻大禮遂得詔從祀

先儒胡氏

西廡十八

名瑗字子契一字翼之宋安定瀘

陵人初與孫覺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

不寢一坐十年不購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

投之湖中不復疑讀既而以經術教授吳中

年四

十餘景祐初范仲淹經畧陝西辟教授湖州瑗

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教授湖州瑗

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禮

時方向詞賦獨湖學置經義治事二齋使學者分

居其中各習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皆是人以為

體用之學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召為諸士官教授辭疾不行皇祐中更

瑗常

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以治太學。上書請興武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瑗居太學。其徒甚衆。嘗以類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後頤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人才者。必以瑗為首。二程皆出其門。後世稱為安定先生。明嘉祐九年。詔從祀。

孔慶甫在錄

卷五

幸

謝球即廣人。著實又曰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人之所謂。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切當。然發深矣。
先儒周氏東山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適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副理泰軍。有四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贖。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從知

朱子曰。安定先生開道。亦非獨以理會這些所謂頭客直。手容恭。多說話。即是本原。其規模

南昌歷合州判官。擢使者趙抃。取於諸口。隔之甚威。處之超然。通判廣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熙寧初。知權州。用抃及呂公著為廣東轉運判官。提舉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溢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因號為濂溪先生。抃再鎮。取將奏用之。未及而卒。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本極圖。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豫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

孔慶甫在錄

卷五

道

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頤。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頤樂處。所樂何事。頤書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氏。
先儒程子西廡三名顥。字伯淳。宋雒陽人。第進士。請
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嘶鳴。而五色。祥行

中書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願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妻。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其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翁家願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妻。賦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改善作佐。即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爽行神宗素知願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

卷五

高

食乎。獨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慾。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願破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願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規屈。自安石用事。願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願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改食書鎮軍。軍判官時內侍程坊為外都水丞。怙勢度視州郡。

欲盡取諸場兵治一版河。願以法拒之。願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閩闕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託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願河懸于無生理。願奮取行舟財貨。願捕得一人。盡得其黨。內侍王中立按圖保甲。獲趙震灼。鄰邑競修供。悅之。主吏東請願曰。吾邑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遣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赴而

卷五

高

卒。願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贊秦漢以來斯文久遠。欲振而起之。其言曰。禮之不明。與端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剛聖學之秘。卒後。游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詔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詔從祀。復追封豫國公。先儒程氏。東門名願。字正叔。宋雒陽人。少與兄頤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頤子所好何學。願論學以志聖人之道。木鐸即見。為以

職呂希哲晉以師禮事願書應進士舉值廷試罷
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願力學好
石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入見權崇政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
然而成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官中應
而避蟻願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年
至百官表賀願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願
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奏願不近人情至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事

以律語相侮願門人賈易宋光庭不能平上疏攻
軾胡宗愈願臨因願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
坐講不合連章劾願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遂出
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初進貶元祐諸臣目為姦
黨願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極
峽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卒於家年七十五願之
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
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願學
年若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

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文廟後追封韓國
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氏

先儒邵氏西門名奐字堯夫宋西洛人始為學即堅
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已而嘆

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

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從受河圖洛書伏羲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事

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
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川團練推官皆固辭
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種僅給不食
其居曰安樂窩每旦焚香燕坐晴時酌酒三四
微熏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
則乘小車一人挽之唯意所適司馬光兄事願
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
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喻中謚康節。程顥初待其父。謫廢。退而嘆曰。堯天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遺。絕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淵然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詔從祀。封新安伯。

先儒張氏東唐四名載于子厚。宋大梁人。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嘗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甚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耆老。久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工程至。與論易。即撤坐。輒講。自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邢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之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七

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而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最後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東西二銘。屬謚曰。明淳祐元年。封節。伯。詔從祀。文廟。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氏。

先儒司馬氏西唐四名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臺。沒水中。孳兒驚散。光持石破臺。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卽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不讀。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二。願籍為邠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既沒。并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稍遷。至起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七

舍人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人不放言。諫院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遣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京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光嘗上疏。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願時詔

孔慶祥在錄

卷五

七

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光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海博。兪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即位。為翰林學士。邊史上言。西戎步將。鬼名山。以橫山之東。取諫。祚以降。邊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為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諤發兵迎之。取贛州費六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上問光可為諫官者。光薦呂海。王安石行新法。光上疏逆諫其利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獨

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月。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曰。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光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辭朝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詔移知許州。不赴。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早曠。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宜先罷。凡居洛

孔慶祥在錄

卷五

七

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以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皆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眾視之光。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闕。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豈

之當如救焚極瀾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
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
祐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
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
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
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亟降救罷之車用禦車
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闕爲一路一
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犬恩以和戎爲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五

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
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
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闌將起
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
尚書省先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
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口母拜光憊然
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己以聽光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諡
文正光生平篤學力行清修苦節爲人敬信毅然
以大下自任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
有旋軋轉坤之功書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述英
宗悅之命續其書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筆序成
淳間詔從祀

孔庭神在錄卷五

終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五

孔庭神在錄卷六

賜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承祚
男承祚 男承祚
男承祚 男承祚
男承祚 男承祚

兩廡

從祀

先儒楊氏東廡四名時字中立宋南劍州將樂人居

龜山下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

頤於頤昌其歸也頤日送之曰吾道南矣頤死又

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斷偶暇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

矣關門張敞嘗苦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

論世復問叩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

者十年久之頤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

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

山安在使回以問召爲秘書郎除左諫議大夫

兼侍講余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

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

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

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紳師

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

以靖大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斥王安石挾管

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憂

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

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從之猶降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列從祀高崇即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

謚文靖時浮沈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諱省僅九十

且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新

經排靖康和議爭三鎮不可去雪宣仁太后謫史

復元祐皇后位數使邪說不得作凡紹興初崇山

元祐學術而未熹張杖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

脈絡皆由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明

弘治間祭酒魯錢開臣楊溥屢言其有傳道衝道

之功得旨從祀封將樂伯按楊氏當元至正末也同胡安國等五人同從

紀各封公費時以遺亂未及燬天下奉行而修元史者亦造之至明中葉在得補祀固萬世公論之不可泯沒者也

先儒胡氏西海門各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入太學

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

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

詔寧陵簿稱一人黨人所請託蔡京素惡安國除

名未幾復官父沒遂稱疾不仕宣和末以薦除屯

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

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每臣儂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五

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除中書舍人何臬按

之詔知通州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

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權審張浚薦去

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實手札令

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引疾還紹興元年遣使

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除兼

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

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

府輒繫附會尋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滅三綱時呂頤浩再相謀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

今黨魁胡安國在鎖關當先去之乃降旨落職奉

祠是夕夢出東南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

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之不報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

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

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托程頤之學

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御產程頤

及其弟頤闢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復予祠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四

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謝良佐曰胡

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

也明正統元年詔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

先儒羅氏東原四名從彥字仲素宋南劍州沙縣人

徙家南平以累舉恩為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

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徒步往學為

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嘗與時

講易至九爻云伊川說甚善即歸田走洛見

問之廼歸卒葬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建寧

鏡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豈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皆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福建督學熊尚文。讓請朱熹師李侗。何師堂。

孔庭神在數

卷六

五

彥是為伊雜的。後彥與侗皆當祀。詔祀東廡。先儒李氏西廡各侗字想。中宋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者。言怒。東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讀世故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侗既閒居。若無意於世。而傷時論事。咸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

於此留意。朱松遺子熹從學。卒得其傳。卒年七十。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為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侗卒。植文。世號延平先生。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福建督學熊尚文。讓請同羅從彥祀文廡。

先儒朱氏東廡各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源人。父章。齋公松。先寓閩。生熹於南劍之尤溪。林舍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

孔庭神在數

卷六

六

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嬉沙上。獨端坐。松詰之。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禁婦女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淳熙元年。除秘書郎。方辭。乃主督武夷山中。祐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請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緣救荒之勞。除直秘閣。歸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
任人之說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選
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
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
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建慶且
乞奉祠時鄧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權
賈為監察御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
詔以熹主督台州崇道觀建奉雲臺鴻慶之觀者

孔庭禮在象

卷六

七

五年周必大相際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屬熹
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
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吾君
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
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且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劾
奏適上疏與栗辨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係舊直
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陳煥章關待

制侍講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
斥自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侂
卿者艾惡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初趙汝愚既相中
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佞肖為慮數以手書啓汝愚
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
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朝
議自幼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
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
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從之

孔庭禮在象

卷六

八

卒年七十熹第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者正
朝纔四十一日嘉定二年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忠
始熹以父遺命師事胡憲劉勉之劉子暈三人後
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遂得道統之傳焉乃作晦庵於廬山之雲谷
學者稱晦庵先生其為學在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後
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
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

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以周程張朱五子同從祀文廟。

先儒呂氏西廬四名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自其

祖好問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得中原文獻之

傳長從林之奇注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初

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

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皆讀陸

九淵文喜之而不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

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修徽宗實錄書

孔庭柳在象

卷六

九

成進秩常而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

執要以總萬事之機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

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孝宗

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為百五十卷上之

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中祔觀明年

除著作郎卒年四十五賜諡曰成祖謙學以闡治

為宗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覺平時忿懣澹然水滸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

能變化氣質宋景定元年詔從祀封開封伯

先儒陸氏東廬四各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三四

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

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

來今日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

不然千百世之上者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

不同也登輿進士第歷國子正除勅令所刪定

孔庭柳在象

卷六

十

官九淵少聞清康間事慨然有復讐之志國書

遂陳五論論警恥未復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

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宗道觀還鄉學者

輒稱象山先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何

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所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題請於朝而

之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

云一日九淵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甚

將告終。會梅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
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
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
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所著
有易說。綱諸經。雜說象山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
人薛侃議。進從祀。

先儒張氏

西廡四十五

各杖字敬夫。朱繇竹人。浚之子。類

孔庭神在象

卷六

七

怡風成長帥胡安。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
告之。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
位。浚起謫。稱開府治戎。黎佐皆極一時之選。皆自
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
宗社之仇。恥下憫中原之塗炭。孝宗異其言。遂定
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
沒。試管學甫。單印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
之仇。久之。劉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明
年召為吏部侍郎。知閣門事。張說除食書。極論

事。杖夜草疏。諫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與允文曰。官
執政。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杖。奏再上。
命遂中。毅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杖知袁州。申
說前命。中外道。講說竟以。請死。家居累年。孝宗念
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
盜。杖寔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咸得養
馬。治行聞。進秩。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食。
吏十四人。詔以石文殿。修僕提舉。武夷冲。祐觀病。
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孔庭神在象

卷六

七

公天下之理。卒年四十八。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
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
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詩書太極圖說。絕世
年等書。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景定二年。詔從
祀。追封華陽伯。

先儒蔡氏

東廡四十六

各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

與兄淵皆不仕。沈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與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沈。沈潛反覆數十年。
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始從元定。適道州。

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養。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讀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肖，就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

先儒真氏西廡四名德秀，字景元，後更布元，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閤，帥幕，召為太學正。嘉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七

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時史稱遠方風俗靡，樂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翰曰：「吾徒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為甚，皆守憲司大講荒政，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親受方畧擒之。知隆興府，母喪除。知潭州，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廣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廣三綱，而

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心。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翰事中王堅，盛童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勅之，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勅之。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勅之。罷歸，修西山讀書記。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七

淵遠，殺王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兼知政事。乞祠，祿疾亟，起坐，遂謝世。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德秀立制，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自佞胄立，偽學之名，德秀晚出，獨儼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謚文忠。明正統，詔從祀。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

先儒許氏東廡四名衡，字仲平，元河內人。世為農父。

通遼地河南以秦和九年九月生衛昇新鄭縣幼
有異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襄得伊洛程氏及
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黃默相
講習世祖出王秦中以樞為勸農使召衛為京兆
提學至元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衛輔之復
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衛乃上疏言五事書奏
帝嘉納之以多病歸尋召還命與太常卿徐世隆
定朝儀再命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
俄除左丞從幸上京極論平章阿合馬專權罔上

孔庭神在欽

卷六

五

憲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乃以
衛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擢蒙古弟子俾教
之由是凡為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將詔王倫
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衛
領之因命以原官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居五年曆
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
日而示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
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偕其鄉人卒年七十
三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加正學垂憲佐運功

臣進太傅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按仲平生於金任於元為學臣為大可成未
有服他官也後宋不與謀告老不受祿薛文清稱
其志雖弘投朱子之
後一人而已信哉

先儒薛氏西廡四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七歲通語
孟十一能詩賦既習性理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
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求理學至忘寢食
隨父任鄆陵承樂康子中河南鄉試第一辛丑成
進士權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食事
視學山東首明理學人稱為薛夫子大瑞王振同

孔庭神在欽

卷六

七

於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為大理
右少卿三楊以此舉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楊先生
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而慙
之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先生獨不屈振益不悅
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家種也正
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
先生辨其冤益觸振怒其黨誣先生受賄棄律出
人罪嗾言官劾奏論死先生怡然曰辨竟獲免死
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

會振家一老僕處於厨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意動而止。尋大臣申救，又家人乞代死，有詔赦歸田。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遠。久之，薦起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京匿海中，朝廷遣都御史王文往案，坐謀叛，連五百家先生抗章力辨，獲免。又謂人曰：此老嫗強猶昔四年秋，召入為大理卿，裕陵復位，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始命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之說，及出，上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理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與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或請易，答曰：平生所學，惟此事。峻晉禮侍左，會徵遺使徵御西番，先生持不可，弗聽。又見曹石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歸家八年，四方學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七

者從游甚衆，先生倦倦以復性為教，晚歲涵養，熟至卒之日，作詩曰：士林羊祜，屏風贈賈，東家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壽七十，有六，計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得程朱嫡傳，學極醇正，有讀書錄，續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隆慶五年，詔從祀，稱明儒第一。

先儒陳氏，東廡四十八，名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幼秉奇悟，讀書一覽輒記，弱冠中正德丁卯鄉試，再上禮部不第，歸而嘆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居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其教人以主靜為先，嘗曰：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讀，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表舉，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六

史 119-184

許親終疾愈仍來僕職上表謝不辭而去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書。不答。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卒年七十二。著有白沙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文恭。

先儒胡氏西廬四十八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自幼相異。有大志。得鄰家所遺物。即還之。七歲從學。家塾言動類成人。年十七。八閩吳聘君講學。崇仁。遂著舉業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無知者。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十一

專用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理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家居日以悅親為事。及父卒。時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東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嗣是處家庭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跽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臺臺。四方士樂從之。游坐徒既眾。乃築書屋以居之。語學。曰。惟為己。則所從不謬。語治。則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至其用功。大古原本。程朱不能及。

其精微而未嘗盡阿所好。於佛老之說。尤極刷。盡而深。南康太守何濬。歷禮幣。請主白鹿洞書院教。其後提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域。繼之。又其後。弋陽進士姚文顯。請入桐源書院。為師。來寓饒城。淮王請辭大易。得以真師之禮。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犬率皆躬行之言。嘗謂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蕪。而莊定山。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為徵。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十一

齋先生。萬曆已酉。追諡文徵。從祀孔廟。
先生嘗言。陳公甫說。不出書累而至者。不可以謂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幾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一理矣。公甫亦說。見幾些道理。本原。用下面無看序工夫。故遂成空見。敬齋與白沙同師。卒。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先儒王氏東廬四十九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少有才名。年十八。始志於學。踰冠。舉鄉試。成弘治。登進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部主事。與湛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得杖。

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謫居力學。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不吻合。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中。明年移廬陵知縣。尋遷主事。游登碧寺。履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寧王宸濠舉兵反。守仁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即進兵擊破南昌。還擒宸濠。捷聞。有詔命守仁兼巡撫江西。嗣是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大會諸門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三

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廟登極。始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忌者論之。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諸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學者因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征思田寇。行至梧州。本勅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卒。極遺目。庶王受等自縛來歸。乃薄示懲罰。遣令歸農。即用蕪等與承順保靖土兵。還自嶺南者。借師特。應。平八寨。嶺表以寧。提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遂

卒年五十七。值朝。日味。盡停。即與陸慶初。建。新。建。侯。諱。文。成。賜。祭。墓。補。給。諡。參。許。子。孫。世。襲。著。有。陽。明。全。集。居。考。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考。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則。言。等。書。行。於。世。萬。曆。初。廷。議。從。祀。可。否。互。異。神。宗。一。言。折。衷。之。議。始。定。諸。稱。庶。末。

孔庭神在錄卷六

終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孔庭神在錄 卷七

錫山胡時忠編次 錫張夏 男承祧 男承祚 同校

啟聖公祠

自唐宋以來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其父無顯
黜黜並列廊下于先父食越次而坐揆之義理
俱為不順宋朝熊禾曾建此議而洪邁姚燧皆
遵其說明朝宋濂解籍程敏政魯壽亦嘗言之
嘉靖九年少傅太學士張平敬歷申前議上從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一

之坊工部建祠於大學并詔南京各府州縣
建焉正堂中祀叔梁紇稱啟聖公孔子之位以
顏無繇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蓋顏
孔曾三賢之子皆生游孔門沒坐聖殿故改祀
於此以全其尊而孟孫氏則做啟聖之側而廣
焉者也又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
至萬曆二十三年復補祀廟輔成此做孟孫氏
例而降焉者也每歲以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
其儀注固不啻後祭辰聖人不先父食之心亦
不可先祭夫父子分理合享之禮論者謂宜同

時別自分獻所免得之

正位

啟聖公孔氏 名叔梁紇魯人世系詳見孔子下娶
於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
求婚於顏氏顏氏以幼女微在歸焉禱於尼丘而
生孔子紇嘗為郟邑大夫魯襄公十年晉荀偃士
句帥師圍偃陽孟獻子往會之孟氏之臣秦董父
並重如役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魯門發
人紇素有力抉之以出門者狄虓音彌建大車之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二

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及城偃陽師
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後生秦不茲事仲尼云紇卒
葬於魯東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二十里宋封齊國
公元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正祀於闕里明嘉靖
九年從輔臣張璠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
各建啟聖公祠題木主稱今號

配享

先賢顏氏東配各無繇字路魯人自其祖求以上四

世皆為魯司寇父友為魯邑宰無繇則為魯鄉士
路少孔子六歲年十六當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
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顏子死路請夫子之
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雖也死
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及顏子之喪既祥路歸祥肉於孔
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事見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
敬聖祠定今號

孔庭神在欽

卷七

七

琅琊宋鳴梧述傳曰祀而之行無所考見於論語
則請車一事見於家語則饋祥肉一事此二事實
不足盡其行而祀伯之賢特冠於聖門非諸弟子
所可班何以知之其神孔子知之魯昭公十二
年孔子十一歲始教闕里祀伯十六歲欣然首
諸弟子而受學焉又十六年魯昭公二十九年魯
聖主而祀伯以所聞孔子者口授之禮類解
至十 或祀伯向其賢也使從孔子孔子與之言
無所不悅稱其賢者諸子既冠受室祀伯以郭內
田十畝郊外田五十畝資水薪使頗事孔子得焉
任分業每請事退則所益父子相對草食而食
其樂區人之畏顏子而十七歲陳禁之配顏子
寫子而使之交孔子及復聖死子又之禮祀伯
宿從禮以喪喪事因請于車以為椁子不可門人
厚葬之子曰奈不得視約子以祀伯從門人之
請而孔子不待于也祀伯之大畧如此登諸弟子
所可班乎夫孔子雖聖幼未有聞也祀伯於求

委吏之時得識其真然從之而不疑又使於子
父事之是時少正卯為闕人孔子之門三益三處
其侍立而不去者惟祀伯父子二人一困非之而
不顧祀伯人性廉介為物上無所取復聖者則於
諸侯諸侯多聘之祀伯不可數教以一志為仁
奈得善不若舜不已數進草莽齊來之味不如也
道既成附酌四代王佐持聘乃伯魚卒之明年復
聖亦卒雖其請車厚葬不及孔子之精義人雖然
師生一視朋友一家何傷乎亦各行其志而已矣
立諸弟子所可班乎從來聖人不必有聖父故
有聖而禹有舜即孔子之聖亦天縱而非關教力
乃祀伯能自得師而天身教復聖少成若性事
門高舉以私小儀傷根祀伯曾子雖難又每食必有
酒肉此則曾子純孝神亦曾有所費故曾子養志
顏子簞食飲祀伯之安貧自樂亦天下之大力
不能子及老於西河哭子喪明曾子黃之乃復聖
之聖曾以孔子之禮仲師生曾尊况在父子乃聖

孔庭神在欽

卷七

七

者不關其毀形既祥饋祭肉孔子親饋而受之不
聞其損西河之明也亦天下之大定不能背尹和
請不對亦元祐貴人議告其母母曰知汝以善養
不知汝以祿養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奈亦曰人
不與其愛顏子不改其樂賢哉父也不繼仕以分
其學甘草飲以純其仁生無杖屨之狂沒無西河
之懶象以養正哀而順天宿夏之
偷不可及也非天下之大賢不能
先賢曾氏 西歷 各縣 史記作葢字首魯武城人其體
祖為鄒世子巫公因鄒城奔於魯乃去邑而為曾
氏巫公生天天生早魯昭公元年諸侯會於乾季
武子以取鄒之故為莒人訴於會老人欲殺其使
者皆趙孟固為之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且及日
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
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買而欲
厥而惡讒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
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阜即點之父天即點
之祖也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季文
子寢疾嚙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季武子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爭之如君及其喪也曾點

孔庭神在象

卷七

五

簡其門而歌無菜蔬同之直方術武子之門故孔
子謂之且一日同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
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始或
知爾則何以哉三子各言志畢子曰點爾何如鼓
瑟希簞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也或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得焉耳又曰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

莫不遂其性曾點初之故生子參事夫子傅大聖
孔子明然嘆曰吾與點也受幸經得一貫之傳點與有家教焉唐贈宿伯宋
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東名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伋之父也孔
子十九歲娶於宋之元官氏一歲生鯉時昭公以
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貶因以命名字曰伯魚既長
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

孔庭神在象

卷七

六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聞一
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夫子又嘗
以詩之南教之哀公十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
子卒葬宜壘壘東宋封泗水侯
先賢孟孫氏西名激公宜魯三家孟孫氏之後第
人娶仇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早卒所居舍近
葵孟子嬉戲為堯間事賜履築理母曰此非所以
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買街事母曰又非

所以居子也。遂侯居學官之旁，其婚戲乃設祖以。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以胎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稍長，受業于思之門人。母方饋，誦輒然中止，母知其誼也，呼而問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若子學以立名，聞以廣知，是以居則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七

安寧，動則違害，而今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長不乏食哉？孟子懼，自是旦夕勤學，不暇其妻。田氏女也，孟子將入室，其妻袒而在內，孟子不悅，去，不入。妻見於姑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然，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吾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不備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

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違乎？孟子自責，對其妻，故說者曰：孟朝大賢，由親教也。宋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詔配享啓聖公祠，定今號。

世希中曰：孟孫名何忌，孟孫子之子，而官廷之。承父命，學禮於仲尼，即論語稱孟懿子問孝者也。愚按：孟子父微，公宜，魯三家孟氏之後，雖生大賢之子，未者其賢也。而世氏乃以為微子，竟以孟子先人當之。若謂此亦孔門高弟，本宜與南宮地，則在兩廡而有孟朝為之孫，已附參後升，理據上。故亦與路哲伯魚並列，以全其尊。即然考史記弟，稱孟子，亦人而漢趙波注，乃云：魯公族孟孫之，後其語亦沈矣。豈可以於於亞聖尊親之心，反覺賢有重，未必安於其位，而於亞聖尊親之心，反覺有或則謂之何，稱謂當仍定心于於無聞，而說孟孫氏位於戲聖之旁，指為孟子父，其亦可也。蓋孟

孔庭神在錄 卷七 八

子之賢，成於學，教則仇氏之賢，必由利干，賢可知矣。夫其必其稱孔子弟子，而後列之也，且路哲伯魚者，則參夜之文，而孟子獨舍其父，而家其不可知之祖，尤為大倫，是不可不繫正。受據洋官禮樂，解諸書，而以微公宜書之，或曰：微子非真祖，微公宜本必賢，弟虛設，是位為孟子追，是或一道乎。愚應之曰：嘉靖助讓，稱禮，廷皆相，自出之，帝何人有議，當稱皇初，祖帝者，終不若顯，項與德祖之實也。神必有主，主必有名，而何以虛設為哉。

從祀 先儒周氏 東第 各輔成 敦頤之先 宋真宗朝進士 仕 桂嶺 令萬曆二十二年 以湖廣撫按 郭維賢 等上 言增祀

張朝端贊曰周族繁衍管造為盛昆友聯綿
後位六舉成名花封試政為生碩儒祖豆改重
後為序而反出未終非禮也論其世教源流必
當位程氏
上為是

先儒程氏東第各珣字伯溫宋維陽人適之子二程

子顯頤之父初適令黃陵而卒珣年始冠諸父繼

亡聚屬甚眾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陵勞身苦志

奉養諸母教撫諸幼弟妹後數年仁宗錄舊臣後

郎以珣為黃陵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留家焉生

顯頤後歸洛中時長弟從弟俱得官娶婦二妹既

孔庭神在欽 卷七 七

嫁矣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改大理寺丞知

皮州與因縣事皮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

為稱首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

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珣善告諭之鄉人化

焉江西俊民善為古券契田訟最為難辨而虞尤

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珣核

連證佐置然盈庭珣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

盡得其情遂皆服就移知興州事時宜州反撥歎

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廟十

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興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珣

使人詰之對曰過濟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於

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曰試再投之越

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珣杖不奉命者及投

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為妄在州二歲遷太子中舍

明堂單思改殿中丞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殺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侯

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

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

孔庭神在欽 卷七 十

不婚食自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

遺金錢向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鱗魚紫

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

鳳當川蜀之衝輶傳旁午毀譽易得為守者相承

務當煩傳主吏多至破產珣裁減幾半曰是足以

為禮木為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棄斜山谷而

出則教於路口為糜粥以待之所濟甚眾遷司門

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

單思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

東南隅水泉惡。澆灌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珣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潞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珣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請於朝者三。不報。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珣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為。珣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築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為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蜀倣先已。卑工民得復替河役之用。又築於水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潞水上。水漸盈。風感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為嘉瑞。請以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恐之。衆皆服。代遷。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淫。而珣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異。日上謝表。帝國中取竹為簡。東吏持簡走白。被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珣知其

偽。不應更懼。而通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還方行。衆呼曰。佛允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國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王者無不厚藏。而珣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為之喜。珣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器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命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珣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廷勢。求茂州郡。沮之以為妄。珣奏請。不俟聽罷去。不報。乃移疾乞交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旨。勾西京嵩山崇福官。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商郊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人皆服其勇決。珣嘗南安時。與廉溪周子同游。因命二子頌願受學。遂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後人各其地。為傳道乎云。卒年八十有五。宋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詔從祀敬聖祠。

先儒朱氏東第名松。字喬年。宋婺源人。嘉之集事。

士為尤溪尉。歷司農吏部郎。奉檄來策。與金人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檄怒。攝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松少有俊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于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從羅豫章先生游。與李愿中為同門友。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讀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自謂福惡皆道。因取佩章之義。以章名齋。臨卒。命子熹師事胡憲。字明仲劉勉之。字致剛子並。字彥三賢萃集。併儒之大成焉。諡曰獻靖明。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主

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

先儒蔡氏。內第位各元定字季通。宋建陽人。曾之子。世之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得西山絕頂。恐饑喚齋於書。無所不讀。聞朱子名。德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召對。以疾辭。特傳。使肖禁偽學。其黨沈繼祖。劉三傑。連疏攻朱子。併及元定。遂棄。嘉靖九年。詔命就道。朱子與

從游數百人。饒之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朱子德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李德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在道州。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竟卒於窳所。使曾既誅。贈廸功。邢謚文節。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子為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思。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勸沈。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主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其後卒成。書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以子沈既視文庶故也。

黃真曰。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蔡之來先生。必嘗數月。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誼之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積誠博問。可謂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人文。地理。樂律。曆數。職陣之說。凡古書。盤錯。皆能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記。校。析。細。入。秋。毫。畢。

不暢達。唯論是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又日仲然
平名仰觀俯察然坐終登驟然有見於天地之心
萬物之情反求諸躬。眾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于
欺也。

愚按破學則旁列顏曾思孟子父孫配享次列周
程朱蔡之父稱從祀皆因賢子而及之亦必擇賢
父而後及之也。然後世尊宋儒者必曰周程張朱
少於此則別取蔡氏獨遺張父何歟。豈謂蔡子之
賢不及周程朱四子併取其父歟。問者考二程全
書伊川香謂橫渠道體高言儘醜。自孟子後儒者
皆無他見。議且欲削呂與叔所作橫渠行狀。自見
二程盡棄其學之語。而朱子作近思錄贊六子像
皆極推許張子初無所軒輊其間至後儒呂佛及
近世宰臣蔣德煥並議以宋五儒比孔門四配。遂
稱先賢。崇禎末詔書已從之。似未可指張子以配
張父也。抑豈謂張父之賢不及周程朱三父故易
以蔡父歟。按橫渠之父迪固曾以般中承知洛州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七

卒於官度亦其庸象也。又其次子誠游於程門者
有學行則題之表方當亦以程人中伯仲况孟父
嚴公正賢否無所考見不遺從賢子推祀耳。今題
之賢神不及則恐未必遠出輔成之下。而獨清
至之門下。竊慮先儒有章必抱一人向隅之慮。然
則博考典文定其出入無弊。謹禮者致疑厚。蔡薄
亦將求博上家
備論之 始矣

孔庭神在錄卷七

孔庭神在錄 卷八

錫山胡時忠編次 錫張夏 男承祧 男承祧 同校

羣書參按

始祀先師考

按古者立學必祀先師。晉宗右學之典可考也。凡舉
祖經師習其道則祀其人。而未有定祀。漢東京師
禮周公孔子。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侍。然未始有
廟。後魏太和十三年始立廟於京師。唐高祖武德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十

二年於國子監始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以四時致
祭。貞觀二年太宗從房元齡議停周公祭。升夫子
為先聖南向專祀。自唐歷宋元明加謚建廟典禮
特隆

先賢人數考

史記世家云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孟子第
稱七十子。似已損其二。疑亦舉成數而言也。今觀
十哲十人。兩廡六十二人。固已盈七十二之數。合
之顏曾配享殿上。無餘。皆別祀啓聖公祠。其成七

十六人。不且增其四乎。昔者唐宋禮臣。姑據羣書所據七十餘賢姓氏入祀。其間稱引繁雜。未暇盡互歸一。至於旁溢。有不止於申黨之視申儀者乎。然三原公之辨。儀黨核矣。而康章杜氏。謂謂唐宋封爵殊位。次異。明屬兩人。家語史記俱載。必非無稽。切切然疑之。况又可議去乎。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然則寧視無漏。亦後世對越之誠。所必出焉耳。唐從祀采通典八十二賢。宋從祀采石室七十二賢。當以宋為正。今以申黨視申儀。以顏何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十一

視顏何去之。尚存七十六人。視宋餘四人。視唐視六人。突然家語原載七十四賢。史記則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又載七十七賢。此人數之所以難定也。

文獻通考云。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冉。鄭魯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魯曾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遺

後林放陳亢申儀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是。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城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子其尊之。有如此。然則瓊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十二

洋宮禮樂。效云。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歷叙。顏回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赤曾參。顏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柴。十二人以告之。詳見前又史記。令尹子西謂楚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他評隲。大抵載在論語。而其顯有年

名事跡者自遷史所記三十五人而外亦不多見也又考孔叢子載孔子四友顏回齊附端木賜奔帙顏孫師先後仲由樂侮尸子云仲尼志意不立十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則皆功資聖學所謂七十子籍孔子者殆非虛語而諸賢其尤為表表者歟所以十哲之祀視之兩廡稍存差別然而宰我冉求與大補入子張之祀世猶得而議焉南宋咸淳升躋顏子議者欲畧有若以補十哲祭酒其獨持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歿于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四

夏子游子張欲申有若故令張也升堂而題廡所欲北面之有若乃在廡下於義或不安乎蔡氏清亦云然且謂晉子張抑有若崇冉求未慮萬世士人之心而鄭氏曉王氏世貞亦不補於求我堂上之祀鄭謂宜皆有若及公西赤王謂宜皆有若及南宮适其言各有所據雖然十哲亦何為者是乃陳祭典雜一時之目非聖門定評也聖門定評則家語子貢之論殆廢幾焉而開元君臣初不學考第祀所謂十哲旋附曾子位於十哲之次以與二

十一賢並祀其餘弟子有繪無祀五代因之迨宋通祀諸賢於兩廡而十哲名目似可無設乃復因仍舊貫堂廡區分晉晉於祀晉廡於哲欲取盈於十八之數夫唐贈曾子既已溢為十一宋躋顏子何妨額儉九人要之據禮參詳哲廡不須強別蓋是千古師儒欽崇秩祀而後學更評優劣榮辱之精神其飲此否乎惟是弟子闕遺有可議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五

也論語註儒悲管學士喪禮於孔子是悲亦弟子無疑而家語懸棺張氏朝瑞謂卽史記之鄭單一字子家一字子象字亦相類宜從家語祀廡而去單理或宜然泰冉顏何以不見於家語故蔡然顏齋之推真卿俱稱孔門顏氏登堂有八若去顏何則錄回欬辛喻僕祖僅得七人不滿八人之數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注引家語字稱此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明也其泰冉顏何疑為字畫相訛亦屬臆度不可為據至於公孫尼子作樂記

編衣籍業已虛。禮為禮而禮未變。是可謂禮典乎哉。又鄉飲禮有序。點公罔之喪。與子路比肩揚。或亦弟子之列。并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子所述牧皮。似皆及門之士。而歷代封祀。率未洋及其近世儒先。屢議未決者。在唐有孔穎達。宋有范仲淹。游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安。魏了翁。王伯何。其元有劉因。金履祥。許謙。明有方孝孺。曹端。吳與弼。陳真成。章懋。蔡清。魏校。邵寶。呂柟。羅欽順。羅洪先。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若而人。大都尚需公議。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本

未敢以松楸據擬也。又有謂諸葛亮。文天祥。亦堪從祀者。人文山成仁取義。不愧孔孟。武侯浩泊寧靜。學術無疵。但於承先啟後之功。未知何若。且武侯之輔蜀也。戎馬劬勩。未遑儒術。曾不若黃初一詔。猶知恭祀。設令侑祀孔庭。竊恐其心尚有所未安。至史稱文山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則其不可先范文正而躋也。又明矣。

啟聖祠祀儀疏

聖父叔梁紇氏之射焉。自祥符封禪。幸宅始其建。

而王而稱啟聖也。自元人始其專祀。稱天下而祀也。則自明朝嘉靖始。尊聖師並尊聖師之父。蓋親本錫類。莫盛乎此矣。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師也。而君而相能。追上上祀。而不能俾後世為之祀其所生。而吾夫子之父。獨天下萬世祀於乎盛矣。其本主暨陳設。視四配。其以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配也。儀視十哲。程朱蔡三氏之從祀也。儀視而少殺。有程朱蔡則不得不購周氏錫類之道。則然乎。而張氏何以獨闕也。主祭或司成。或郡守。犬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抵以所在官長之次。或學博克之期。隨春秋丁祭。子夜行禮。取不先父食之義云。

從祀先賢辯

仲尼之弟子。子貢擬於辯士。貽亂齊。驅越之讓。宰我。淵於闕止。蒙作亂。見諱之讓。以彼並存宗國。忠衛其君。乃受厚誣。若此。抑或者賜不受命。于說何諱。聖人固豫卜其後。而教勸之。若所擬於行行之由。者乎。然才辯所使。義激之過。固當異於中行。觀過知仁。不足深辯。前人亦曾言之。其姓名承誤者。以

薛邦為鄭國以邾遷為鄭異考之家語薛邦字德
邦選字子欽紀載甚明而司馬貞史記索隱亦為
之辯曰漢人諱邦為國也又曰文翁圖作國遇亦
避諱也以字釋之說薛為鄭縣以左自作右邑釋
文之誤今兩處未改尚稱鄭邦業有知其誤者亦
不足辨獨是公孫子石家語稱公孫龍衛人史記
則稱公孫龍俱不詳其事實然供載少孔子五十
三歲史記孟軻傳附及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
之辯而繼之云或曰血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則堅

孔庭神在錄 卷八

白異同之公孫龍亦不敢信謂受業孔氏之公孫
龍也至索隱則直以為仲尼弟子矣而又曰此云
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康成云楚人各不能知其
真似猶有傳疑之意焉乃宋人不復置疑大加辨
誠近儒尊宋遂謂當然其說以理論之堅白異同
做說不倫盜名惑世尤為吾道之賊但子石躬事
聖人身通六藝不應任誕乃爾稍備善誘亦豈其
無所取裁置不屑教以至於是則流弊不同如
吳起初事曾子而解派出于夏誠不可知然亦

速言渾壞於再傳數傳之徒求有身親受業而未
路駭表誠淫呼道如白馬非馬之談者又孔子之
七世孫穿與公孫龍論城三耳龍不能屈既與七
世孫同時其去孔子必遠何緣得及門牆而與游
夏之徒並稱弟子乎於稽其年龍少孔子五十三
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則龍生敬王
二十二年癸卯距周赧王之立已一百八十四年
而龍為趙公子平原君之客平原君以赧王五十
七年合楚魏之師以存即鞏而龍於是時但與卿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之請封夫使其為仲尼弟子子石也者壽壽二
四十餘歲恐無是理家語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當
可信所紀公孫龍衛人者良是龍與龍其各既異
衛楚又異春秋戰國之異明係先後兩人而以異
史一字之誤竊隱因合為一人以誤後學事之可
哂莫過於此即云子石少事孔子晚年及與穿
然孔子歿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距是時亦二百
餘年子思孔子問答儒者尚疑未信而况穿又七
世之孫哉抑或彼子石者延齡久視有由曾祖之

外亦與傳傳錄奪譽之年而尚史傳侯門與後生
相競其簡吻若朝于石實觀非親家語誤就然古
今人同名者亦自不乏漫焉說以傳說正如錄纂
更之弊於陶唐說殺人之參於的母疑叩馬之伯
夷復典禮於虞廷稱堯命之義和經連策於黃帝
流言止於智者此之謂矣獨幸歲月不磨史册可
據如法言之楊雄畢竟非制秦焚新之楊雄士人
忽考究輕誠誠又易隨聲附會遂使吾孔氏之徒
與衍與尸彼慎勿淳於兒之流同類而象形者一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千六百餘年豈不悉哉慶守節正善公帶孔子十
四篇顏師古云師為聖曰之辨者似亦未敢執為
仲尼弟子也蓋其起自小司馬始

考定兩席位次疏 李之瀛

按四配十哲兩席其禮分為三則似以道德為之甲
乙夫十哲之必賢於兩席也非水學所敢澤論矣
至於同在兩席考其次序因宜德同論世世同論
齒然而亦不盡然史記所載有子少孔子十三歲
蓋自顏路而下年似最長乃在東第七位居其上

昔尚有十二人公孫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年似
最少乃在東第十一位居其下者尚有四十人此
猶云史有年數者僅三十五人其餘不可得而考
也洛塗子羽東第一位少孔子三十九歲必于賤
西第一位少孔子四十九歲其年皆少次東二位
原思西二位公冶長東三位南宮子縵西三位公
哲哀史不載年姑置弗論至東四位高子木則少
孔子二十九歲西四位高子羔則少孔子三十歲
其年固皆長於第一人而倒置乃爾此類甚多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是又未盡論齒不審位次終矣甚也如以為禮記
語七十二子之序則家語首子羽次子羔子賤
遲有子子華原思如以為禮記則其志皆子
羽次于賤南宮公冶原思公復如以為循史記則
自子羽至于開同者不過九人此後亦復更置且
史記所載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唯見
於書傳者為一列自冉子產以後不見書傳者四
十二人又為一列固未可據其先後即以定禮記
之位次如謂稍以德素差序則尚論二千年以上

載禮灑祭，辨言懿行，大率無微，意自闕元從祀之
初，原未加意考定，亦不依禮何書，漫入祠次，遂置
歷代相沿，今則載之會典，又經嘉靖重頒，爲下不
倍，開黃闕疑，惟有廟尊，奉將，誰敢意爲更正，但以
兩廡會同，校其朝代先後之異，則其序置外，錯雜
亦有不安於心者，如公羊乃周末齊人，而居西三
十一，則曠東三十二之申，棲伏，勝秦人，而居西三
十二，則曠東三十三之顏，魯孔安國仕於漢武，而
在周末，殺梁之前，董仲舒亦仕武帝，而在漢初，高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南宋先沐，禮神生於洪武，而越宋寧時之陶
子靜，陽明生當嘉靖，而越勝國之許平仲，近年所
祀，羅仲素，李思中，部議位次，亦不深考，漢云，列後
時下，頤使朱元晦，呂伯恭，蔡仲默，皆以後學，與羅
其上，而朱則親受業於李者也，其他稍稍，削置，尚
不具論，今諸先生在廟之靈，幸或陟降，而生則履
曆其訓，歿乃借隲，其祀，能晏然於此否耶，大都禮
祀典者，初既詳所考訂，後皆習於因循，凡有移祀
改祀，革祀，增祀，第以原列東西兩廡爲定，東則曠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今世代之變異亦不復記蓋泥於殷周宗廟之制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南北遷遷以為禮煩則
亂遵古為簡不知諸儒從祀率皆隔世家遠初無
祖孫父子之親寧拘昭穆卽以昭穆論明道伊川
兄弟亦何不同昭同穆而東西相向又復長幼易
序吾不知於古禮有合否也古禮先聖東嚮先師
一位配之南嚮三獻官皆西嚮開元王祀孔子始
改其位南嚮而以顏子西嚮獻官序立東嚮前行
禮至宋漸增孟子及曾子子思為四配然而四配
亦皆東坐西嚮也朱子蒼洲精舍釋奠儀亦然蓋
西為先聖舊位避不敢若今四配東西對列非其
舊矣禮時為大則兩廡亦以對列為序而尊卑復
此定焉東西遞互遷躋復又何疑今既不可較量
爵秩以傷尚德之雅又不敢軒輊德行以恣月旦
之評獨有論世論貴於義為允兼漢隋唐其世可
考宋元以來傳傳更詳不揣稍為較正以待將來
遺脫卽載在家語史記者彼此亦有互異如子游

子游與子夏皆孔子弟子二十也禮記卷七
大抵難據自施子以上應姑仍舊但改祀昭穆者
東西通融移補其東三十一位之案宜晉二十九
位而以申顏次之使列秦漢諸儒之前位圖記後
此本類官禮樂疏李之藻所考定也其說甚疑
至於明會典所載東廡先賢三十三人先儒十
六人共四十九人西廡先賢二十九人先儒十
九人共四十八人其數亦畧等但東先賢比西
多四人東先儒又比西少三人蓋嘉靖更定禮
東廡則賢位點少而儒位點多西廡則賢位點
多而儒位點少乃不暇計其時位之失倫而僅
約其人數之相近竟仍其故廡而連躋之於是
前後紊序甚且以儒倍賢矣後人亦因襲未變
卽或知其誤而希草野者何敢意為更定今此
書惟視常禮學官陳列與杜氏聖學源流所載
江右學官位次相符遂遵原書之其間位次與
禮樂疏等書不合者先賢內秦祖秦商或同姓
同名與或前後互殊餘賢則惟東西畧有不

然非大姓。先儒內胡安宅。應在歐陽之前。司馬氏應在二程之前。李論最確。餘儒亦無大姓。合源流與郡序。雖有成例。可稽。終難以臆說。據為定論。必當詳考國學。且俟。

新頒會典遵奉。表乎其可也。併附明會典位次。及對列位圖於左。以脩素攷。

兩廡從祀位次。兩廡位次。明朝會典。及禮樂志所列參差不一。此遵嘉靖祀典。

東廡 先賢三十三位
先賢十六位

澹臺子成明 第一 原子憲 第二 南宮子道 第三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商子豐 第四 漆雕子開 第五 司馬子綽 第六

有子若 第七 巫馬子期 第八 顏子辛 第九

曹子邨 第十 公孫子龍 十一 秦子商 十二

顏子高 十三 漆雕子赤 十四 石作子獨 十五

公夏子晉 十六 屠子處 十七 奚子寧 十八

顏子祖 十九 何子弄 二十 秦子祖 二十一

公祖子句 廿二 魯子成 廿三 燕子儀 廿四

顏子之僕 廿五 魯子款 廿六 狄子黑 廿七

子戔子忠 廿八 魯子子 廿九 施子之常 三十

秦子非 三十一 申子棧 三十二 顏子會 三十三

穀梁氏赤 三十四 高堂氏生 三十五 毛氏莫 三十六

后氏蒼 三十七 杜氏子春 三十八 韓氏愈 三十九

程氏顯 四十 邵氏雍 四十一 司馬氏光 四十二

胡氏安國 四十三 楊氏時 四十四 李氏何 四十五

張氏斌 四十六 陸氏九淵 四十七 許氏衡 四十八

胡氏居仁 四十九 右東廡元朝之祀 凡五十三位 共十三壇 明四十

九位 分十六壇 舊有顏何荀况劉向王肅杜預者

孔庭神在錄 卷八

靖間黜其鄭眾盧植服虔改祀於鄉。魯肅孔融

入啟聖祠。從祀凡損十人。增杜子春胡安國楊時

李侗陸九淵胡居仁六人。

西廡 先賢二十九位
先賢十九位

宓子不齊 第一 公冶子長 第二 公哲子東 第三

高子榮 第四 樊子須 第五 公西子赤 第六

梁子鱣 第七 冉子孺 第八 伯子皮 第九

冉子季 第十 漆雕子鳴 十一 漆雕子徒 十二

商子澤 十三 任子不齊 十四 公良子高 十五

公子肩定	十六位	鄒子華	十七位	罕父子黑	十八位
榮子旅	十九位	左人子邳	二十位	鄭子邦	二十位
原子亢	二十位	廉子棠	二十位	叔仲子會	二十位
邛子異	二十五位	公西子與如	二十六位	陳子亢	二十七位
琴子牟	二十八位	步叔子乘	二十九位	左氏丘明	三十位
公羊氏高	三十一位	伏氏勝	三十二位	孔氏安國	三十三位
董氏仲舒	三十四位	王氏通	三十五位	周氏敦頤	三十六位
歐陽氏修	三十七位	張氏載	三十八位	程氏頤	三十九位
胡氏瑗	四十位	朱氏熹	四十一位	呂氏祖謙	四十二位
蔡氏洸	四十四位	羅氏從彥	四十五位	真氏德秀	四十六位
薛氏瑄	四十七位	王氏守仁	四十八位	陳氏獻章	四十九位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女

右西歷元朝之祀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明四十八位分十六壇舊有公伯寮秦冉戴夏賈達馬融何休王弼後俱黜而遷瓊林放鄭玄范真及宣德間增祀吳澄俱改祀於鄉新無幾改入啟聖祠既享又去申黨共損十四人蓋董仲舒歐陽修胡瑗羅從彥呂祖謙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九人兩廡對列位圖此係李之藻考定與此書及各

西歷先儒	四十一位	孔氏安國	三十三位
東歷先儒	四十二位	周氏敦頤	三十六位
西歷先儒	四十三位	程氏頤	三十九位
東歷先儒	四十四位	呂氏祖謙	四十二位
西歷先儒	四十五位	真氏德秀	四十六位
東歷先儒	四十六位	陳氏獻章	四十九位
西歷先儒	四十七位	王守仁	四十八位
東歷先儒	四十八位	薛瑄	四十七位
西歷先儒	四十九位	羅從彥	四十五位
東歷先儒	五十位	張載	三十八位
西歷先儒	五十一位	伏勝	三十二位
東歷先儒	五十二位	孔安國	三十三位
西歷先儒	五十三位	周敦頤	三十六位
東歷先儒	五十四位	程頤	三十九位
西歷先儒	五十五位	呂祖謙	四十二位
東歷先儒	五十六位	真德秀	四十六位
西歷先儒	五十七位	陳獻章	四十九位
東歷先儒	五十八位	王守仁	四十八位
西歷先儒	五十九位	薛瑄	四十七位
東歷先儒	六十位	羅從彥	四十五位
西歷先儒	六十一位	張載	三十八位
東歷先儒	六十二位	伏勝	三十二位
西歷先儒	六十三位	孔安國	三十三位
東歷先儒	六十四位	周敦頤	三十六位
西歷先儒	六十五位	程頤	三十九位
東歷先儒	六十六位	呂祖謙	四十二位
西歷先儒	六十七位	真德秀	四十六位
東歷先儒	六十八位	陳獻章	四十九位
西歷先儒	六十九位	王守仁	四十八位
東歷先儒	七十位	薛瑄	四十七位
西歷先儒	七十一位	羅從彥	四十五位
東歷先儒	七十二位	張載	三十八位
西歷先儒	七十三位	伏勝	三十二位
東歷先儒	七十四位	孔安國	三十三位
西歷先儒	七十五位	周敦頤	三十六位
東歷先儒	七十六位	程頤	三十九位
西歷先儒	七十七位	呂祖謙	四十二位
東歷先儒	七十八位	真德秀	四十六位
西歷先儒	七十九位	陳獻章	四十九位
東歷先儒	八十位	王守仁	四十八位
西歷先儒	八十一位	薛瑄	四十七位
東歷先儒	八十二位	羅從彥	四十五位
西歷先儒	八十三位	張載	三十八位
東歷先儒	八十四位	伏勝	三十二位
西歷先儒	八十五位	孔安國	三十三位
東歷先儒	八十六位	周敦頤	三十六位
西歷先儒	八十七位	程頤	三十九位
東歷先儒	八十八位	呂祖謙	四十二位
西歷先儒	八十九位	真德秀	四十六位
東歷先儒	九十位	陳獻章	四十九位
西歷先儒	九十一位	王守仁	四十八位
東歷先儒	九十二位	薛瑄	四十七位
西歷先儒	九十三位	羅從彥	四十五位
東歷先儒	九十四位	張載	三十八位
西歷先儒	九十五位	伏勝	三十二位
東歷先儒	九十六位	孔安國	三十三位
西歷先儒	九十七位	周敦頤	三十六位
東歷先儒	九十八位	程頤	三十九位
西歷先儒	九十九位	呂祖謙	四十二位
東歷先儒	一百位	真德秀	四十六位

木主制度

明洪武年間定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長二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滿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四配式同正位而尺寸殺之木主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滿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十哲木主各長一尺九寸滿四寸連座共二尺五寸兩廡諸賢木主各長一尺七寸滿三寸連座共二尺一寸祇聖神主與四配同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十一

嘉靖九年用大學士張孚敬等議撤去塑像設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滿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共二尺七寸七分朱地金書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木主高一尺五寸滿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滿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左丘明以下

稱先儒某主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滿二

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一尺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

赤地墨書十一月奉詔行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

等官通行改正以稱崇備重道之意於是車駕重

幸太學仍行南京致祭馬是年勅在京太學并各

府州縣廟學別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

聖公孔氏之位木主如四配之制以顏無繇曾照

孔鯉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某氏之位木主如十

哲之制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之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十一

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之制至萬曆二十三年以

輔成補從祀稱先儒按古制惟孔子有神位其餘皆書之位今有混書神位者

後人夫之耳凡從祀賢儒木主皆當書姓名位次以防混亂

釋奠

夫奠者陳而奠之也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稱奠

者設荐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疏云以其稱

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

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

川或施於廟或施於學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

稗莫學之示釋奠而已。晉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廢。

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

有非時者。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大司樂凡有通有德者。使教焉。凡則以爲樂。則祭。

於其廟。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其禮有尚。則生樂。

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

始立學者。謂天子命之也。必釋奠於先聖先賢。則。

自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厥。

辜。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在幣。有合樂。有。

獻。則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在幣。學之釋奠。非始。

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

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獻。則天子諸侯之。

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觀學。

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

春秋。仲月。俱敬上丁日釋奠。丁。陰火也。火象文。

教宣明。故以奠文廟。

釋菜。

釋菜者。惟稗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合菜。即釋菜禮也。

始。釋菜。以其學士入學。官而學。學記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月令。仲。

春上丁命學。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

與。當作。器。禮樂之器。用幣。告以。然後釋菜。不舞。不。

投器。釋菜。禮也。釋奠。則舞。舞則投器。司馬。然則。

釋菜之禮。猶擊也。婦見舅姑。其擊也。棗栗。假借。若。

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擊也。東修若禮於。

先師。則釋菜。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

蓋類此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董用董。入學釋菜。類。

孔庭神在錄。卷八。董。

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董以淨潔。有禮。

子事父母。有董黃。故有是說也。釋菜。視釋奠。爲。

所謂蘋蘩蕡藻。可薦於鬼神。黃明信也。故國學每。

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公侯伯子男。始入學。亦必。

釋菜。進士放榜之五日。亦行釋菜禮。

孔廟手植榆。

孔廟在曲阜縣城。開闢里故宅也。中爲大成殿。高。

堂。殿前廊。東爲金鐘。作闕。石爲基。不下王者。高。初。聖賢像。今易木主。左爲伯魚。殿。右爲子思。殿。

後為改聖公殿。夫人顏氏殿。聖公殿門無齋官
碑刻之盛不可勝紀。其最古者。祭中那陳思王齋
也。自陞至門。楹栢多漢唐植。植奇怪。其倚門左
紋左。親子立者。為大子手植。歷周秦漢晉幾千
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已已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
孫守之不取。毀至隋。秦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
五十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
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
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火。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是

孔庭神在錄 卷八

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明洪武二十二
年。已已。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
木枝葉凌雲而盛。典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光武
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於乾封丁
卯。武后竊政之兆。典自後明皇幸蜀。亂亡相繼。以
及五代。再榮於康定。光有宋三百餘年。大儒之典
罹於貞祐之火。重發於至元甲午。邇聞有明洪武
之治。廟中古植數多。異色秦天。惟此本異於尋常
萬萬。聖人手植。蓋有係綱常名教。花覆斯文。賦陶

萬品國運汚隆如此

孔林

曲阜城西八里許。為孔林。即大子墓。左昭為伯魚墓。
而為子思墓。正直上胸前。形家謂祖抱孫。不妨相
直也。相傳為子貢所定。墓皆東南向。而壘碑南
向。立林園十里。樹木萬種。不能盡識。蓋夫子初葬
時。學弟子各携其方樹。以種者。獨林內一枯樹。立
五十尺。未仆。相傳子貢所植。楷木也。林中不生荆
棘。及刺人草。週十里內。鳥雀蛇鼠。不敢遺糞。為孔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子塚。壁百餘。碑拓廣十步。專西十三。高一丈三
尺。塚前以翎鬣為祠。壇方六尺。坐中。樹皆異種。傳
入世世無能名者。今塚前所有。埋石夾道。石柱石
獸。石翁仲之類。及後人之所增耳。

兩漢褒崇備考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
祀孔子。元帝時。孔霸以帝師。錫爵號褒成君。奉孔
子後成帝。後和元年。封褒後孔子世吉。適子孔相
齊。為膠。相。後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建廟為公

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德。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古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存宗。聖歷奉適。傳曰。賢者子孫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書

宜有土。而况聖人又履之後。謂成王以禮。禮莫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火。今仲尼之靈。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欲。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下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人以爲則。不戒之名。可不勉哉。願。連。又讓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禮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書

承休侯。侯。侯。侯。王。侯。侯。大夫。博士。士。求。殷。後。公。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親。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以。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臆。人。也。也。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無。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禮。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禮。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後。嘉。公。平。帝。元。始。初。舉。禮。孔。子。曰。褒。成。宣。尼。公。遂。封。孔。均。爲。褒。成。侯。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封。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十三

年改封帝廟為宣成侯以爲禮在二

是年又封孔均子志爲褒成侯西漢時孔氏之

奉殿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與褒成侯

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傳世不絕。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舉行鄉飲

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

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後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

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會

儒者講論諸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尤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爵及孔氏男女錢帛

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

褒成侯以下兩各有差。

徐氏曰殘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先師秋亦未加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

先聖先師。既集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

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位

德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德

未闡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

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

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

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

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

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罷祀附考

宋朝罷祀享從祀各一人

王安石蔡京爲紹述熙寧之政以安石封衍王

享降從祀。

王後併罷之。

明洪武朝罷從祀一人。罷祀享逾年而復一人。

揚從行人司。其爲其大也。

孟子太祖其草莽之說。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嘉靖九年禮從祀十三人，禮從祀改祀於其鄉七人。

申黨淄川侯，公伯寮齊章侯，顏何堂邑侯。

荀况言性惡，戴聖考厥伯，劉向彭城伯。

蔡丹新息侯，賈逵岐陽伯，馬融扶風伯。

何休任城伯，王肅司寇，王弼僊師伯。

杜預可徒建，吳澄臨川郡公，先從楊士奇言封賜。

事元傅輪爭之，祀如故，至是罷。

林放長山侯，邁內黃侯，日夫子何。

鄭衆中牟人，盧植良鄉伯，鄭玄高密侯，服虔上虞人。

孔慶和在錄 卷八

范甯新野伯，晉人，自鄭衆以下，不過一經之傳。

謹按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祀至二十人，要皆可。

罷而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則。

未必盡合也。夫從祀與亦陸矣，亦真聖賢如孟子。

雖以明祖怒去之，不久必復，不察天下萬世豈無。

公論耶。

宋徽宗政和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考從祀。

封臨川伯。

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奠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

以顏孟、安石配享，俱東坐，西向。殿上開楹，再耕，再。

雍宰，子端木賜並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參。

並東向，東廡顏、孫師以下，至楊雄四十九人，西廡。

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

政和五年春，詔樂正子克配享孟廟，公孫丑至子叔。

十七人從祀，各加封爵。封樂正子克利、四侯、公。

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

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真昌、樂伯、屋廡、連、奉、符。

孔慶和在錄 卷八

伯徐、陳、潘、伯、陳、傅、游、水、伯、彭、越、雷、潘、伯、金、德、子。

平陰伯、成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

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成、伯、子、叔、承、賜、伯。

按此皆出蔡卞等之意，議禮局所為也。然止在孟。

廟後，來禮列孔廡，不知始於何年。夫以樂正子之。

善信，固猶孔門之顏子、萬章、公孫丑二子，亦當在。

答問之列。豈反不及漢唐宋諸儒，不能占廡間一。

席而紛紛論性，未嘗知養之告子，以至小有才，幾。

其驅之盆成括，亦得列焉，何為者乎？甚至援引其。

如漢書儀子事廟制君子於是無論賢否併奉

門人何廖極矣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以尚書得身

鄭言禮祭依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選用

孝宗淳熙四年去王雱高億從趙仲中言也

理宗淳祐元年正月幸太學詔贈周惇頤汝南伯

載柳伯程顥河南伯願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

從祀孔子廟庭顯王安石詔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復復其世界人

不宜復祀其廟之

孔庭神在錄卷八

謹按十哲以下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此

靖九年定制也乃故禮部侍郎呂樞嘗言周程

朱五子有大功於聖門宜進位十哲下請賈上以

顯其功至崇禎十五年上幸太學而論諸臣將

環同禮臣詳議且論宜併祀而廢庶六子相對不

致缺少一位時德璟等議上謂六子皆進稱先

遂奉屢旨覆定時值變亂未及頒行然而故府

可考也此大宗伯之事後學何敢私置喙與

錄祀典存疑此李之藻所作然存疑不若

不以教誨於廟也蓋上黃帝仲父而然亦遂謂

宜別設一室祀叔梁紇遂三子配焉明朝程致政

亦主其說嘉靖登正業已通行至廟異議然而

有疑者孔庭從祀四配尚矣千哲次之兩廡漸

修禮教天子之節路魯之制族少孔子六歲而

能折節受業子淵之死不能具棺以請子車此

其然則賢之在聖門固俱所高足弟子也雖子

之故而仲之角字別祀曾不得躋於公夏何非

公且其日於金聲玉振之樂似與近世馳封之

若楚班者他弗其論曾子之孝也而恐違其親

已之賢而降其祀躬伯子四配之列以為榮焉

不然即顯氏一姓無祀六人安知其中不更有

足在而獨遺頌路此亦顯子之心所未安也

前第配顯子固以好學不惰始廢之諸獨冠

故耳其餘有餘無祀豈真顯乃列于夏於經

元漸疏十哲亦豐成淳漸增四配而

而抑流知于配廟度父配別同體之降設非竹

上無下之川而已于王于克曰曾子思仍宜

若文下是也然而無可以處顯子者顯子配

曾規止始迄今固不可降而曾思孟又皆聖

傳四百年來與顯並配天下莫或以為非藉弟

配顯而降曾子降思孟萬世學者之心必不謂

惟是配之為義則有可得而論者配者神之

五帝之祭

祖配天果與惟以先武配而唐初三祖迭配至皇祐
封並配而章編非之宋初二祖二宗迭配至皇祐
以太祖太宗並配而楊牧非之開原嘉祐年定一
配之制明朝諸大享祀格遵大典亦僅一配而孔
庭沿米四配制獨異焉夫謂吾夫子之若輩諸諸
賢為之上也將必不爾抑謂禮隆聖師道同天道
由單達尊有取於配如祀天之必配以禮者乎則
大進曾子於十哲之次而於弟名從祀不謂配專
殆猶行古之道而未可謂為未構之禮也竊思禮
之有四天賦以道統論自顏子而外曾思孟也禮
宗傳是故祖仲尼而宗四配禮同宗廟制吳亦丘
則夫堂上之配自是後學隆道之懷非關昔賢矣
觀之典敬有所專七十子供望下風焉曾伯魚
抑在兩廡亦無所拘必欲拘以分道者惟席之於
回曾之於參伯魚之於俊彼七十子者天賦以子
恩視之皆父執以孟子視之皆前輩也

孔庭神在錄 卷八

諸其上雖倫亦父子而禮存齒則知
禮則無祀俱可相安不必宗其子而後通其父也
且夫路曾伯魚以視微公宜則又有開矣禮孟
禮之教於今為烈即微公宜刑家之範亦自可
思於祀非濫然而可以配微聖未必可以班三子
子者品高在簡人為升堂入室之美學則其是
祀有同堂異室之異以賢以齒以子為大賢則
升之四配之上得受子祖孫衍慶一室以舉千古
獨盛之典似不為過或者更可以安聖賢之輩
但配義無取於多而溢祀反尊於禮昔宋景
之禮以為天下學模宜祀顏曾思孟其餘各及邦
之先賢七十子之祀在所自是而於國學
之引唐肅元禮國學通祀七十賢諸州於國學
顏子為尊亦一義也第有其奉之於其後學
配享祀殊古與顧類宗祊而祭止春秋上丁亦非
古者學官四時釋奠之禮竊謂宜依景濂之意稍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文之遺編軒輊變聖人者
傳然曰市上廟一祀之外禮不推及所生
帝師之祀在文華殿亦非太常所領而獨以素王
之徒當此推崇與蓋昔年議祀諸臣一切推恩
自出有不覺錫類之太費焉昔莊胡璽論借王
則刑簡人倍十二通豆則城羅遠意香橋喪專
制節謹度其防不假而借乎諸臣之仰承德意其
稽考猶有所未盡也凡天下所以循祀孔氏之徒
者重其道也重道則必其敬悉之不違而道近
布衣亦不安於三賢故聖之配又謂林放公孫尼
琴張放及孟懿子武伯俱弟子自祀顏冉顏何不
當然三子美謝又份十二通豆不啻成大成殿之
各不啻改與宋景濂位何庭保獻辭者儀皆聖
乎有錄者存其繁俟後錄

於空而...
十子之...
其主...
聖述...
聖賢...
大...
戶...
經...
祠...
兩...
配...
朝...
天下...
以為...
經...
之...
傳...
帝...
之...
自...
則...
制...
稽...
者...
布...
琴...
富...
各...
乎...
庭... 卷八

孔庭神在錄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時忠撰時忠原名時亨字慎三無錫人崇禎

丙子舉人是錄以祀典爲主故先列位次而於聖

賢諸儒各爲著錄其第八卷則考證辨論之詞凡十五篇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畿輔人物

志二十卷》提要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為晉善之區王化所自出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蔚為國楨藹藹濟濟鶩翔虎變曰地靈豈非教澤積累而

梁序

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為志略自洪永以訖啓

禎三百季間名臣將相文章事
功粲然可考最著者如李文正
成文穆之相業王忠毅王襄敏
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
之勲名趙忠毅之忱直孫相國

梁序二

李司馬之壯略先少保之忠勤
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
范相國輩之殉國宋文恪石文
介之文學弈弈乎瑰瑋卓絕照
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子好

修獨行之士幽光潛德靡不表
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榆
多慷慨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
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宣猷
樹伐冠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

梁序三

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職而
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
非鄙固淆雜則輒以愛憎爲褒
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
徵信與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

位不列史官無從紬金匱石室
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譌乃以
其夙所嚮慕而鬱積于中者特
皆著之畿內以待他日有史遷
其人者出經羅放失勒爲一代

梁序四

之書斯亦庶幾世本之類乎吾
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
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才之生
或淹抑不用身老巖穴卽用矣
直道莫容時勢多迂君臣之交

不固讒邪之口日興以致功立
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往往有
之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弘正
以前號稱平治顧以岳文肅之
受知特達卒爲讒構不究其用

梁序五

襄敏勲庸赫然爲國虎臣而屢
用屢躋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
消奄寺竊柄羣小啓釁禍中清
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
砥狂瀾于旣倒奠一木之能支

具卒爲宵人所困也必矣余每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歎歎也雖然成敗利鈍蓋有數焉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則退谷翁之爲此不獨闡揚前

梁序六

哲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之際微矣咎歐陽公作五代史敘次謀臣戰將風神如畫迺鹿門猶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人物猥鄙不足揚推爲公惜今

畿內人物淵藪殼光爛然而退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見老成舊德聆其微言緒論又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博稽閱歷久而睹記真乃能吮

梁序七

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者不知視歐陽公所作爲何如也余不敏竊嘆鄉里人才之盛而又有感于翁之志也輒爲論著之若此

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

梁清標謹序



梁序八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北海先生之昨論
著也先生盲多苦歸第閉門養
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今予時乙
遇之瑛堂蘿徑之宅几榻蕭然

王序一

圖書在列米嘗不相對忘反覆
營退谷于西山當松粒菴新柿
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
月艱辛如乙日也撰述既夕已
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卒業亦

嘆曰此非先生間居自適之作
學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幾
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
事久遠而不可考其言書者不
書不曰所不知而失實也管龍

主序上

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
老云云或稱予于某壽故得聞
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
擬其賚而書之以傳信管者先
生出宰大邑人爲諫官畱心以

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
賢否是非之實與夫貴指流風
遷事之在人心耳目者皆日屬月
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代而載
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

主序三

昆遺裔之而傳說詳論約取俾
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賢顯而森
稱不曰錄者一言之可傳
卽山澤芥木之倫及焉採之
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管之心

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諱
易世之後浸已零落言不能知
其姓字者況乎是非之隱邪正
之微乎記事之書蓋中少乎哉
先生之勤 = 斯志亦懼其久而
失實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于
中世之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
百察不得而聞猷二三闖人恫
喝要挾遂斂君崩國喪此崇生
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款

王序四

獻太息而三歎意者焉予以爲
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
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肯世採立

乙代之史有羅遺乘取其因心

王序五

而可以知其事曰事所以論
其世聞見真而鑒誠正者莫善
于此矣曰之簡纂述序命史所
益固不大哉益獨翁先生閒居
論著以直道之書歟

昔

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撰



王序六

畿輔人物志序

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金匱石室之秘無所不紬覽當脩光廟實錄成志欲有所推廣嘗願余而命曰汝不長貧賤無忘我所

成序一

欲論著矣已而牽藉遺教少武史館自以為太史公之志當不
至終廢值方今海內初定

天子宵衣人臣奉職夙夜在公欲
於退思之暇網羅舊聞未易得

也噫此志未逮即謂之重綸扉
而遺庭訓夫復何辭今讀退谷
孫公所著畿輔人物志不覺嘆
祖生之先鞭也夫畿輔首善地
天府之國黃帝舊都東至海西

成序二

至於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
形勝甲天下而生其間者往往
多駿偉非常之人豈直夷齊百
世師庶藺千載有生氣云爾哉
自永樂中佐命諸臣若忠武忠

烈輩感奮風雲固已不煩贊述
矣嗣是累朝休養代有名哲願
命則李文正將相則孫高陽武
功則王靖遠王威寧李襄毅銓
衡則王忠肅趙忠毅直諫則岳

成序三

文肅楊忠愍操行則耿清惠軒
總憲朱恭簡殉節則侯司寇茅
副憲范閣學朱中丞孟侍郎父
子申太僕金成兩職方吳長安
奉使則楊興濟吏治則王蘇州

何武涉其餘文章事功並莊可
致者不勝指數詩稱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此之謂歟孫公纘而
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
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

成序四

卷先文穆行蹟載其中其序事
也要其是非也正其垂鑒也遠
徇乎古良史哉蓋自公居諫垣
留心當世之故凡累朝實錄罔
不徵六曹奏章罔不輯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罔不芴蒐而博
采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是書
成殆與畿輔並雄矣然畿輔為
海內所朝宗而是書亦非一隅
之文獻也國家大事無過數端

成序五

殉節若壬午若甲申璫禍若振
若瑾若忠賢車駕若北狩若南
巡國是若建儲若禦邊若門戶
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後有
作者能勿以是為著鑑哉雖然

公嘗語余曰自屬草以來歷七
寒暑而始竟則欲因是書而更
為推廣以仰承先文穆之志抑
未知何日矣是不能不掩卷而
長太息也

成序六

順治己未秋七月大名成克鞏

撰



男光書



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之
所著也先生今既急流勇退侶
樵牧而癉烟霞矣猶然惓惓不
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

魏序一

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
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
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
若夫灰心稿形自命曠達有道
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

宗廟百官之美富矣彼都人士
之光儀而又仕官省闈與海內
賢人君子有栴蘭之契其出處
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黃水火
黨錮鈞鉅之禍又嘗痛心疾首

魏序二

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
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
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
其惡舉其大而不及其細無媿
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

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
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
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
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
倒無事蹟之損益無遠近之棄

魏序三

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
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
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
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
學非是義也不列姁脩人才若

此可謂颯颯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其天

魏序四

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復

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之人物即係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

魏序五

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順治己亥嘉平月栢鄉魏裔介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



自序

嘗見古今載籍遠如汝南先賢諸傳近如吳中往哲諸紀皆以表其鄉之人物孜孜揚扃惟恐不備非直爲邦國侈盛美也蓋賢士大夫國之元氣鄉之坊表

也或潛或見皆自敬其身不敢爲鄉里戮而鄉之人觀感興起相即於善於是朝多正人里多君子實嘉賴之傳曰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正其人也今夫燕趙之區是爲兩輔其地山高土

厚滹沱桑軋滙於渤海其氣又

自石晉後勃鬱垂四百餘年明鼎北遷風氣大闡名賢蔚起或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代不乏人惟是世代變遷誌銘殘缺其人既往實行漸湮桑梓至有昧

自序二

其姓名傳聞多有失真者則後生何仰焉姑舉一二事如大司農梁端肅真才真品立正嘉兩朝著有偉績李西涯稱其文章崔後渠贊其經濟然公生於近郊而人多不知及讀徐宗伯識

餘錄始知爲大城人亟行諮詢
僅得梗槩所著文集奏議業不
復存霸州王繼津大司馬英毅
卓犖一代偉人初爲部郎與楊
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聶司馬
講良知之學冒大儒之名者阿

自序三

附賊嵩殺忠愍王公以屬官面
斥之累官至大司馬卒忤時相
大璫以去此在古人中亦不多
見今求其麗牲片石久已亡矣
又向年坐固安揚都尉齋出其
縣蘇中丞所著益智錄數百卷

錯綜宏博爲有用之書竝言其
宦蹟卓然至今書帙灰燼姓名
亦復惘然諸如此者不知凡幾
矣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
及在揆席知畧不足而誠慤有
餘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非其

自序四

質矣至紅丸一案當時不究誤
藥之崔文昇而但究紅丸又不
究李可灼何由上聞而但究不
嘗藥爲弒君此諸君子之過也
故韓蒲州出疏爭之俛鴻寶先
生曰孫慎行君子也韓爌尚不

附會之蓋深許蒲州之言爲然也乃黃宗伯著野紀矇搜謂方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何其誣也又如李淮撫脩吾天生正骨個儻非常以部郎疏糾時宰在淮力陳稅璫之禍措一方于

自序五

衽席扶正抑邪功在世道當羣小攢攻之日顧涇陽先生獨昌言扶翼之所謂君子哉若人也乃南方有記近事者謂其以建逆祠遣戍不知建祠遣戍者同名之孝陵衛指揮而乃指之爲

公何其誣也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所見前人事畧輯爲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

自序六

端在此矣集中隱疵德而著媿行以身在林泉董狐非其事也所錄嚴四朝而寬畿輔是父母之邦也道宜然也至於急行誼而緩功伐詳幽潛而畧通顯則區區僻見未盡泯也然因是有

感焉當有明初禛諸君子乘運
遇主隨在自見進退雍容身名
俱泰何其幸也迨其晚季值一
二柄臣襲亡漢弱宋之黨論以
惑主聽萬曆而後畿輔多正人
君子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

自序七

或困死謫戍或終老罷閑或憂
讒畏譏一籌莫展馴至束手殉
義亦可哀矣然北闡開科首得
王忠肅爲當代名臣之冠至運
衰氣竭爰有偉人吳橋相國仗
節於北宛平司馬畢志於南以

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其人俱生
畿輔間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
賢諸編而已乎

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
於谷中之烟霞窟



自序六

畿輔人物志目錄

第一卷

董學士倫

宋文恪訥

崔宗伯亮

秦侍讀裕伯

第二卷

劉侍郎敏

開司冠濟

蘇太守恭讓

侯司冠秦

茅副憲大芳

杜文學奇

何縣令翁

第三卷

畿輔人物志

目錄

黃御史潤玉

王忠肅翱

馬恭襄昂

寇莊愍深

胡司空瓚

第四卷

耿清惠九疇

耿文恪裕

曹文襄鼎

黃御史緩

張憲使天衢

梁端肅材

第五卷

崔莊敏恭

陳副使壯

岳文肅正

李文正東陽

賈司空俊

程司馬信

第六卷

周方伯斌

張司空欽

段大參正

王僉憲儀

穆副憲文熙

楊學博和

周邑令盛

李光祿紳

陳醒翁堯

郭太守文輔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第七卷

傅文毅珪

石文隱珪

石司農珩

朱總憲裳

岳工部倫

達督學其道

第八卷

楊忠愍繼盛

王司馬遴

厲給事汝進

畿輔人物志

目錄

二

王太宰本固

王司農好問

劉司農體乾

鄭司空紳

楊中丞宜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頌

第九卷

梁太宰夢龍

李襄毅化龍

余宗伯繼登

劉少宰元震

陳淮撫儒

戴司馬才

第十卷

魏中丞允貞

魏考功允中

趙忠毅南星

李淮撫三才

傅太常好禮

張職方主敬

王憲司嘉謨

孫太僕緒

第十一卷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震

第十二卷

李文康時 方文端從哲 李文敏國樞

劉司空遵憲

第十三卷

李閣學標 成文穆基命 范閣學景文

史司馬可法

第十四卷

畿輔人物志

目錄

三

劉憲司效祖 魏侍御純粹 梁中丞應澤

王方伯愛 呂太常邦耀 米太僕萬鐘

馮中允有經 張方伯國銳

第十五卷

崔太宰景榮 丁學士乾學 孟侍郎兆祥

劉學博廷訓 吳縣令從義

第十六卷

朱中丞之馮 金兵部鉉 成兵部德

申太僕佳胤 鞏都尉永固 劉新樂文炳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李錦衣若璉

第十七卷

郭忠武登 吳恭順瑾 馬都督永

朱恭靖希忠 朱太保希孝

第十八卷

馬指揮應乾 袁錦衣彬 牟錦衣斌

侯都尉拱辰 吳錦衣孟明

第十九卷

谷監生大用 撤孝廉大經 王處士循吉

畿輔人物志

目錄

四

宋海翁登春 盧文學焄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理荔

張茂才詩 阮文學漢聞 崔文學子忠

余文學之祥

第二十卷

王咸寧越 王靖遠驥 禱興濟善

畿輔人物志目錄終

北平孫承澤著

董學士倫

董倫字按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川因稱貝川先生元末政亂民困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侍懿文東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為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一

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遽擢為陝西左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公行至成都蜀獻王深敬之賦詩八章以導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於仁義道德故雖蠻夷暨皆知向方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薦公者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鬆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公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運之歎人傳誦之庚辰會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為考試官精於去取所收如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葦稱得人焉其試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雕之徒來而危亂作世尤以為名言解縉之藹河州也倫言之於上召還以縉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燕王即位後倫年八十餘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二

宋文恪訥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叅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尚宵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

官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之旨也十三年四
輔官杜敷薦之召至當上意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
擊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
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
博士龔敷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
令爲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上每觀書
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古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
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誥詞引尚父典周八百爲比
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
幾輔人物志 卷一 三

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上製文
警誦曰勝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
皇恐謝明年祭酒吳顥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勅以往
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
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
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
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德修道教人所以病
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
命壽工鬪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

生獻茶路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
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
進士望江王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
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 未遵聲教
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
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
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
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
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克
幾輔人物志 卷一 四

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
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
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克國者
哉陛下宜選如克國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
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
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
練有法遇敵則戰冠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
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
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大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譔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職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令致仕訥陸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圖形暴罪勅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才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寅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職餓死生員尅落師

義輔人物志

卷一

五

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弟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榖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賦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尅落師生廩膳以卑誣尊節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位二十二年命譔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初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

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

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其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上每舉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譔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義輔人物志

卷一

六

訥善終朕禮送回鄉塋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南三里卽瓠子堤忠肅構亭曰西隱公更築曰雲茅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夫國學儲才之地措治之本也國初人才彬彬率出於此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乎且屯田一議建軍國之大計可謂一代名臣矣

崔宗伯亮

崔亮葢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正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為禮部尚書時承元之後禮制久廢人安簡陋上命公定官員冠服之禮公于内外官員及隸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公取歷代郊祀之禮斟酌損益以上復以我國家前議國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

儀輔人物志

卷一

七

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公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相答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重其議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省府臺俱就拜甬道上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謂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

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墩之制參酌宋與各為等差又請旗纛止祭於常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之夫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王者所以法天地也公當禮制紊亂之後酌古準今不繁不儉卓然定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無弊可謂有功於世道矣

秦侍讀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為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瑄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待一日言

儀輔人物志

卷一

八

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口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
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乃風始息二年降侍御
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
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過
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並敵制
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過攻城野捐軀狗豕豈可謂
貪貪過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劉侍郎敏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省史家貧每
暮以小車市江上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
蘆織席嚮以奉母人或矙下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
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
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同
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
所與人稱其有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
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
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
有不率者然後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
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
意正心之學蔑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
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
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

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司寇起身掾吏而約身以廉事親以孝夫孝則必慈廉則必明維慈與明聽訟之本也厥時所善用人哉世乃謂明初用重典妄矣

開司寇濟

開濟北平人博學不仕見元末主昏臣懦天下將亂乃携家移居洛陽明太祖訪求遺逸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二

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行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養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脩達于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

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

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濟殿延訪秀才以

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

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

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

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

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

經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濟得上信任益奮勵

効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三

事謗言遂起竟暴卒開國之始用人爲第一義廣以求之精以擇之斯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矣六科之制雖百世行之可也

蘇太守恭讓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遠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

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故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覲免已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茅副憲大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頌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爲

畿輔人物志

卷二

四

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卽位權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其子扶柩葬北平城西茅公慷慨磊落殆謝翺龔開之儔也讀其詩十載有生韻矣

侯司寇泰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進抗禦之策壬午督餉山東屢進言于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復令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那仔同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當靖難師起從龍者多北方之人乘時建功如張河間玉者比比焉而志中不載載公以及其隸則天下之所重者可知矣

杜文學奇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五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卽位乃族鳴乎王舉賢良方正而乃誅忠直之臣于是乎不仁矣若杜公者以諸生而持正義更難于方正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惜哉

何縣令翁

何翁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敦行教化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舉者考

滿民走鬪留之吏部嘉其賢加通判俸仍官縣事浙
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揚風紀辦理
冤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祖
宗朝久任之法致有爲令十八年者天下安有不盡
之才不善之政乎誠足紀也

趙太守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
丁亥授泌陽主簿擢兵部主事內艱起陞郎中知松
江府時戍兵驕甚擇其甚者杖而配之衆遂帖服一

畿輔人物志

卷二

六

意撫循與民休息擇民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
不威而嚴身率以儉遊燕皆絕奏減吏員十五巡撫
周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充童儒術待學官
必以賓禮滿孝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三品復任
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
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傍數卒肅階下正統十年吏
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名在上裂詔燕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致仕去後配食文襄祠在郡
毋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誣蓋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
平或衆爲讐解因而息者多矣故又有趙老人之號
昔元氏之末四方揭竿率以官貪刑急爲言明祖知
其然簡拔循卓而久任之故建文之世幾致刑措焉
嗟乎瘡痍徧海宇安得趙老人之太守而爲窮民起
白骨哉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七

北平孫承澤著

黃御史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為鄭人十三歲時收元永繼命江
南富民質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官請代官必之對
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歷北城外
十里所涉漠寒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
間傾貲給繒賦墾圃饗蔬以為生人不堪其劬瘁先
生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已心為嚴師而斷造于

畿輔人物志 卷三

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
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買先生辭
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生京
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
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
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
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
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
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

通五卷皆為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

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

皆淵奧與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氏誤

註為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

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

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

為註察于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

山錄著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嗚乎

孟清之著作儼然有道之儒也鄉里之中得一功

王忠肅翺

王翺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

十三年進士既而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為重而開榜
北士每後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
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
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
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遼東兵變勅翺提督明

王忠肅翺

葉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吾于孟清先生願執鞭
為

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邊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京蠻寇議置總督以難其人兵部書于謙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變平召還其年陞吏部尚書翱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翱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盡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三

伏請今願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賑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一也以死救生未為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克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敵屢有膚功邊外嘗猝至下令堅壘伺急擊之皆遁去近邊諸家款者去防老少男婦靡不畏

威召還時諸番請歸乞留及至總督兩廣戚繼光著蠻夷聞翱來皆恐謝曰蠻夷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鳩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志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捉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女言翱妻為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四

昂崔恭列位六卿翱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黜補外任翱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翱便殿面質可否呼翱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翱所求救賊并執翱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翱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參仲孫以廢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貴人遺明珠數顆

直可千金願固辭不得賄擬珠衣領閑居數年中肯
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管第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
若干期日非詔肯也悉拆去成化三年疾甚予告方
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李文
達稱之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
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
漏世稱信然

馬恭襄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明年計偕下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五

第入國學宣德中以儀容聲音選授行在鴻臚寺序
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裁
凜然未幾行在刑部有劫獄之變上震怒下司寇于
理乃陞公右侍郎適甘肅告警改副都叅贊軍務公
抵任卽劾都督王喜玩寇之罪軍聲大振先是赤斤
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劫掠公率將士討之盡得
王名梟示及擒其僞祁王鎰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
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大舉犯甘州公簡精銳選
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崑崙以伺敵聞遁去西邊恃公

爲長城以偶病乞休上不悅謂爲委卸也乃命致仕
未幾兩廣不靖時王忠肅朝召入爲冢宰上念繼朝
無如昂者起公總督兩廣兼巡撫便宜行事公大布
朝廷威德親帥將領土司兵民勦其爲暴害者生致
渠魁周鐵盛盤馬蹄等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晉右
都御史又親勦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威名日盛有
側目者遂致仕去及入見復留命巡察山西邊境比

還送理院事晉兵部尚書會陝西邊報押至上命懷

寧侯孫鐘爲總兵公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六

公與鐘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上寵
眷無比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不可
得公與賜焉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秘咨復調戶
部尚書尋命同都御史林聰等察覈京營乃分精銳
著爲十二營又黜陟其賢否營制一新時災異屢見
力求避退允放賜勅以榮之歸八年始卒贈少保謚
恭襄

寇莊愍深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爲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首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中貴
陳保生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
德中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
必屬焉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使副使時天久不雨
朝廷念刑獄有冤抑悉錄山西諸郡大辟囚察其情
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
見採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
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
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酋
伏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
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朝廷嘉
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卒未召還番人叛轅甚衆
諭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
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
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
放甲戌北邊大舉入境深出奇斬七十餘級在邊歲
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天順
改元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七

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廷劾之欽等反首索深
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胡司空贊

胡瓚字伯珩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按遼東外艱起按閩中逆瑾方橫嫉瓚違已督諸未
完事凡二年始得償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瑾
誅陞大理寺丞胡端鍊疏逆濠寧警獄瓚曰濠謀賴
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得戍
邊來寧矯旨奪俸丙子陞左僉都撫大同宗室有為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八

地方害者疏劄高墙上邊務六事嘉納庚辰武宗幸
大同敵人入寇督官軍與戰却之劄書褒美賜麟衣
任子錦衣百戶上疏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
辛巳起操江甲申累陞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
加右都提督軍務往討曰此首惡數人爾豈宜濫及
無辜吾惟殲渠魁當自定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授
方畧於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旋擒地方悉平乞
休不允魏國孫光祚請山海關寧賜由贊謂逼近邊
塞奪之恐變生意外上卒不予戊子轉南工部尚書

致仕歸卒年五十九著有崇山稿

李襄敏賓

李賓字廷用順義縣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丁卯按浙江己巳邊警往大同體事九月敵大入召募河南懷慶丁壯萬餘人操練以法軍威遲振敵遂遁去庚午陞大僕卿釐革宿弊馬政為之修舉癸酉晉副都理永平山海軍務大飭武備稍暇散兵歸農與屯田以足食英廟後位召為大理卿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於寬平莫患於遊移寬平則人易信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九

服而法亦可恒遊移則難以奉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配楊氏卒終身不要繼室己卯三月母憂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歸卒己起復視事曹欽反與寺丞董方率家人子弟出擊之大呼曰曹是反賊壯士來從我得數百人於長安右門撲火力戰時朝臣避難者多太僕卿韓定與焉事平謝曰此真仁者之勇上亦知之擢右都甲申陞南兵部尚書道見餓草奏發廩賑貸時盜徒巨艦張旗魚舟夕出沒江上苦行旅嚴督將士搜捕畧盡己丑滿九年入朝改左都掌院事

荆襄流民嘯聚建白撫治事寔賴以無虞癸巳加太子少保尋乞休林居北十年乙巳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性嚴重簡默門達當訊沆辯不服見賓至曰惟公宜訊我遂抵法按明之設官一部分理一政而獨于法司設者三焉所以重刑獄也李公言法貴寬平而患遊移此誠至言不愧廷平矣至於憤擊逆賊人稱其為仁者之勇信乎其為仁者哉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著

耿清惠九疇

耿九疇東鹿人明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推為鹽運司同知華弊典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一

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二雞時軒輓為浙江廉使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贖命法司逮治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錢而尉之曰無因蹶而隳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二

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增兵何益竟如其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輒入徙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寇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尋陞四川布

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選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既而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親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親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親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權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諡清惠

義輔人物志

卷四

三

耿文恪裕

耿裕東鹿人祖綱爲盧氏教諭生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九疇生裕皆自盧氏起家裕少慧嗜學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改翰林院簡討清惠以建言斥爲江西布政使裕亦判官泗州清惠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爲不平譽至州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

召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已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教嚴明恩威並濟勲成年幼入國學讀書裕忠其難教取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孝宗卽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入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冢宰裕蒞任同侍郎倪岳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時艱上嘉納之崇王乞詣京

義輔人物志

卷四

四

師朝賀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裕言賈胡嗜利愛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之後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尤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爲人坦夷公平常以關輔饑代祀獄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議于朝必持正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采公論退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餽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

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翔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曹文襄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學問未克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問學令笑曰典史欲狀元耶鶴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

後輔人物志

卷四

五

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馬愉並以修撰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鼐學優詞瞻典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中大議咸復推決于鼐十四年闕振挾上親征鼐以內閣重臣扈從遇 駐師土木 氛熾偽求和上且召鼐草勅與和振急移營南奔一乘之上北狩鼐沒于難景帝即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為大理寺評事英廟復辟

加贈太傅改謚文忠陰孫榮錦永世百戶

黃御史綬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綬疏言兵患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廢子鑑為國子生

張憲使天衢

張天衢字叔通高陽人弘治癸卯以禮經中順天第

後輔人物志

卷四

六

四人明年成進士授封丘令機警有辨才事至卽剖無留牘卽疑獄久不決一訊立得有布商失布莫可按獨曰偶置石後視而失也天衢卽輦石後視而鞭之闕門罰入觀者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狀入號斷石公或殺人而匿其屍久不解公訊之適羊角風起跡之得匿屍坐其人釋誣者更號斷鬼公以弘治五年入為湖廣道御史九年以滿考授階嘗疏泰寧候鶴齡憑寵不法狀上慰諭不問十年二月按山海關舉核將吏飭諸邊備唯謹從兵戈中勸學興文人士

郁如也七月朶顏入掠上從部議專勅防密雲且曰以爾練達老成卓有識見明年四月物同給事中尚衡盤邊糧是年復命會清寧宮災應詔陳言畧謂容直言寬民力罷傳奉恤寬抑飭織造定鹽法革漕運之濫陞且言都御史王越交結太監汪直變亂成法開邊起釁先帝已斷發爲民尋令以左都御史致仕近又貪緣太監李廣以至今職乞仍發爲民以杜姦邪之門且李廣罪惡貫盈業已敗死乃復賜之葬祭是褒善之典加于首惡之人何以勸戒將來近年以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七

來中外臣工或因言事得罪或因他事誣誤如湯鼐劉槩吉人丁詰皆罪有可宥如楊茂元王雲鳳武衢何喬新劉大夏林俊曹璘皆才非可棄且謂祖宗以來親近大臣斥遠邪佞伏望取以爲法內府甲子庫及京通內外倉等處添設內官數多乞量爲裁革其鎮守太監如臨清李全江西董讓陝西劉瑯四川房懋皆貪酷害民之尤者乞盡行取回以紓民困天下州縣入戶徭役乞行巡撫等官詳審務使均平疏入上曰納忠言當自處王越既用之邊方矣置勿論其

餘令所司斟酌以聞又奏請當時因州火而陞官如程通者十三人因建亭而陞官如康表者三十餘人又因五官司曆陞官如皇甫政者六七人及平日貪緣李廣傳陞者通行革罷併奏裁革弘治六年以後乞陞傳奏匠官六十八人及冠帶匠一百二十人入疏入上令逮皇甫政刑部其餘姑置之而一時宦貴凜凜側目下何勅兩廣採辦圓眼木公厥請罷之十二年六月以鳴讚李通遲慢而公失面糾下獄釋之七月復以廷見失儀下獄復釋之尋丁艱歸以十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八

六年七月起復除山東道以明年八月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駐洮岷會虜入莊浪西寧道以諸將領狀呈御史李高而蘭州守姜閔許遊擊徐謙奸貪亦以狀呈俱屬天衢鞠之獄上謙奏辨亦許御史與天衢交通鍛鍊命刑部右侍郎陶琰錦承衛指揮余真往訊之奏上天衢與御史高知州閔俱戍肅州而諸弁重者纔降級益奄人瑾欲右武而瑛實所上獄要承瑾風旨也正德五年八月以瑾敗有旨釋之按察使卒

梁端肅材

梁材字大用順天府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爲御史值道璫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浙中濶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即案調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濶遂安世宗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九

于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調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費用事嘗以意氣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辨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闕闡弗了也旣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獄時論又大獻久不決四事命公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

矣及劾朔國公郭鄖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乃嘆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厥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堯綸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莊敏恭

崔恭廣平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督延綏邊儲有能譽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府庫舊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丁卯登萊大旱飛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卹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一

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已巳北虜入寇逼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為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舊例及和市苗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効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遷

江西按察使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此至

江西理問冤獄釋陷盜良民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

怨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為改容二府由是始

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為之任

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

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

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胷為軍御史信

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恭為核其實事遂

自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濼費少功成民至今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二

賴之天順庚辰召為左侍郎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

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

吏部精選舉嚴考核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

必言于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尋改南

京吏部尚書兼勅參贊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

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

讀書而已為人愷爽光霽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

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

材意尤惓惓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陳副使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戍交趾後移京師隸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實踐有用於已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鼇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自是每有所見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立說直欲置國家于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三

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常敦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卯服闋僦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今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為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

為榮遂乞歸居鄉即如鄉人不復知為御史時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為老焉之計踪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為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為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岳文肅正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四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髯氣吃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達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

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關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

義輔人物志

卷五

五

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歛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拈手行夜宿涿州手拈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于解卒不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乃爲去釘脫帶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日業已然可如何更與其人金正乃得至戍所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克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賄黃與都

義輔人物志

卷五

六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
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
白堊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
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堊功最鉅復購穀
與饑民食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
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寬利于官者
一旦弗得騰爲謗書彭惠安公詔陳太常音知而辨
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
辰九月卒于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七

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
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
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
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初上用我責
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
恐未然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
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纒括上意寫照而
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
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謂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

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寺卿
賜諡文肅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家京師公四
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上喜
甚抱置膝賜資甚優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大
義命入順天府學肄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鄉試甲
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
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主考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八

順天鄉試其妻弟劉釗令回避不得入試尋丁憂弘
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四年辛亥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其妻弟
劉釗已中鄉試仍不得入試人稱其公甲寅擢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公曰春
秋王者不治三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
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
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疏奏不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公上疏救獲釋十一年戊午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九月清寧宮災公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禳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以爲不可及清寧官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九

諛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厥請誅瑾不遂瑾遂婚詔選劉建謝遷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益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公上疏救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璿荷校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遠繫至又力救是夏蚤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錄瑾等罪狀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曰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

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啻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乃批出止便宜行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遂致大獄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一

公力爭瑾謂不宜姑息公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傳廝殺但因其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遂止革熊爵會軍

鑄之變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佛然曰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未幾太監張永自寧夏回密奏瑾十七事上夜執瑾使人送永跪至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援筆擬旨下瑾極刑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家得諸交通者書狀公奏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一

誅止其身今罪人已正典刑宜將一應文書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帑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公上疏願皇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譚之暇安處官闕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上褒嘉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

乃稱兵犯順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用
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
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嘆曰此真老成長計及賊平
加磨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託
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兵三千入衛京師
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操制上遣內
臣谷大用等至閣議公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
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公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
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三

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之票擬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
夜批出公具疏極言其有十不便且曰今舉朝以爲
不可臣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
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翊日內降行之公遂杜門乞休
十一年卒于家壽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所著懷麓堂
藁前後續百餘卷公之祠在禁藥西大僕街公召對
時衫履存焉公之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

麗牲之石無復存者楊公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
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
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
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嗚呼可謂知公者
矣

賈司空俊

賈俊字廷傑東鹿人以乙榜就國學簡山西道御史
凡五出巡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爲能歷山
東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甫就緒遷左僉都御史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四

巡撫寧夏益異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麾指任
使惟所當數年敵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爲工部右
侍郎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饑勅俊往視悉
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
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
上疏乞休歸三年卒俊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
年不攜家眷敝靴澣服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
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俊獨奮然與之抗禮
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

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與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上書爲朕省費渠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俊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程司馬信

程信字彥寶祖籍休寧移居河間府正統辛酉中順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正統帝北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遂南侵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五

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鐘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鎗援也先引去景泰紀元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正統帝還居南宮復土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

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御史妻曹倉官吏卒盜糧幾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惜今故爲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藩夷人作亂偕侍郎羅新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六

丁丑英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爲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論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召陞刑部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憲宗卽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掌蠻賊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蔭地又分四路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莫聞十

餘里又陰察九姓土遠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游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詔下議多請賞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七

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舉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關隘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七年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交章薦信及至南京適彗星現乃與六

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施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八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常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冤獄摘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為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一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懈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職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今遽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為御史時

巡視居庸關武廟欲出關北狩欽閉關三勒疏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遏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叅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二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改嘉定兩邑稱平徼拜御史秦中中州藩封為虐大為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為奸而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誅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以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巡撫侯上其事
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
濶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勿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用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三

道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根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
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謀者諜知戒不敢犯
項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彰敝之後大集
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
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
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
促兵迎戰俘首百馬千降詔旌廟賜白金文綺晉右
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
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 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四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
民之漕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
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
郡時秦璠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
儀策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
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
曰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
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冀寧
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
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
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
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
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參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
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 擁塞犯京師移儀駐
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
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
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為動翼日請營鸞盛氣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為公保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藻蔚

叢輔人物志

卷六

五

然為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楊學傅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為海內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

老修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而兩子俱占巍科入木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臯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為勝於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為著一傳了不得其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叢輔人物志

卷六

六

師乃入籍大興為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願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為行人數奉使足跡偏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薦為光祿寺少卿會考嚴京朝官為忌者所中調外
三厥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
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藥西偏多蓄道書手錄至盈
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
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
如此古云休官亦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走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柵遊

卷六

七

既任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
未嘗廢遊觀南安為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
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所著
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父雋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
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
世蕃受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歛跡自守不與通使

選同署生每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為故事文

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

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

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

甚悅即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

而已世蕃以為誕已大恚屬旱甚考察百司世蕃陰

令冢宰譴奏文輔選蠕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

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稱稍稱之

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謁當事益賺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

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

于學無所不闢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

馬應乾為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

得甚歡雖居朝市門若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

稱之曰共臣之為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已依依自遠

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

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胃臆養恬致知實宗

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為知言

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為知言

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為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濬卿涑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
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
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蒼有名授檢討連
外內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甲辰同修大明
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念諸生善逸立要京
總之凡貴遊子弟開說求出者不聽時分宜父子勞
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吾行
念之哲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分宜懇則以為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九

南京尚寶卿連樞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
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載輿馬以為常哲乃
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錢謂內
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竟不向慶午召
為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直賈往往破產為
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儂人而不予直是縣
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久之鄰戶部侍
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意遂歸察案中裝
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業也可

中分之築室設關日偃卧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碁
對語倦則復卧平生所著述甚富一日盡焚之曰
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個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為論
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
直用事立西廠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
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廠得罷直
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永北伐奏博紀功陰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十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鸞駟突如健將
時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
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
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
惴以事來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
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為謝罪寘酒毒殺
之且死囑妻曰吾以孤直罷歸今乃為羣小所害命
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為百姓除暴馬後竟
伏誅石公瑞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為寮案瑤

兄弟又嘗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傅文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已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訥總軍容愆久不提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僕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戢羣然思獻福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言莫即議罷上竟遣監

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去卽束裝就道既歸清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闢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居閒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二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籍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生不事剗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葬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既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葬祭公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駿

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珪

石珪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䟽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䟽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邊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變興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䟽救之辭尤切直進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三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略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苛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涸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勅藁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
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既得旨民大駭公言于上仍還
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
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問人或請
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求士文體
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守傷之遂
逮下廷鞫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
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僦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
年六十四卒于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四

石可農玠

石玠藁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
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珪同登成化丁
未進士珪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勅嚴
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
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
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循德行務經
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遷去其父按
察時僅二十年人以爲世美嘗作瞻瀟堂以志感辛

未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
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爲用邊境以寧入爲右司馬時
遼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
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
之僅以一半應命權籠錢寧等阻壞鹽法累執奏與
之忤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
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構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
杜門却掃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
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輒朗誦之以當歌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五

曲所著有東溟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
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
被闖豎構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
猶捕鼠貓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闢八罪王御史
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府嘉靖時吏部
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
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右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
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
后梓官南禱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詔
置之怏怏暴卒七級開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
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
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廡如寺家居土室石門
連旬茹荼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
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
曰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媼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六

至以爲備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
要旨也兄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
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厚風怒詬曰胡用此膏血
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崔銑志
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賜祭塋謚恭簡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
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
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外歲數見

饑孳塞途還朝卽上免徵遺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
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
遷山西岢嵐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中職所
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
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楚賜
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髯
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達到而官止郎
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愾因扶危
古人不遇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七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
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渙遺跡以復興和之
城徙朶顏諸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
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仿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瀛
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羗不敢窺甘涼
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第後授工部主事管榷濟
寧諸關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關俱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璣玉河甚迫衆僚皆停馬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歎曰今之督學者獎在重文菑斯道化哀徇于請斯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細小也乃程業兼稽行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執之已卽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篋惟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徽輔人物志 卷七 人

哉

徽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特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蹙京師而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思馳身往當匈奴會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 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王共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 踪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 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豪

徽輔人物志

卷八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其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
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
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
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 之門六
伏羞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
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昨深入矚我無
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

輕慢中國之心八 狡猾巨測我竭財力而與之
今卽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二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 馬數萬匹萬一

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
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
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
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 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
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

者益大此其謬三 既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

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
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試不若和以餌

之夫損國威而養 忠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

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
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
敢爲陛下盡言者懼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
外憚于 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
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
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榮街
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
唯仇鸞怵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三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既狹道縣典史凡三年而 數
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
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武選特大學士嚴嵩用事中公中夜慨然嘆曰
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密具
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真
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
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
前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倘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丞相之權顯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弄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一已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向人語曰上原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令子世蕃代票

叢輔人物志

卷八

四

又何爲約諸義子趙文華等共票是嵩以臣而竊若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柄此縱逆子之僭竊四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陰爲壟斷之計欲使伊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爲總督總兵于是嚴鵠效忠等各以乳臭之子日斬級功得爲錦衣而所親因得驟遷要秩是既竊陛下之權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而顯拔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革矣嵩餌其賄而薦爲大將及鸞勢出嵩上嵩不勝忿且奏陛下

有疑鸞心遂互相誹謗以泯其迹是勾者逆鸞而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 入

計今嵩嵩曰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汝夔嵩爲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賣是嵩以不戰給國又以死給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卽徐學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豐罷之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勵天下賊嵩竊之中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歸而嵩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問賄故將官日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臣恐患不在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嵩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於劉瑾時矣惟嵩好利故天下爭尚貪嵩好諛故天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五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為之使每章奏必預聞之故嵩得巧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盡嵩之鷹犬矣既已彌縫內外所畏者厥衛耳則又令于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厥衛既清又懼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私屬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與懷國融者不得與行取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六

故臺省盡置私人寧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于世蕃采部屬有才望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為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故得掩彼十罪五奸既破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諮之衆閣臣得實重則誅僂輕則削罰聞之不戰而膽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志繼盛意尚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誣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曰非二王嚙不備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具杖至百或遺以蠅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工自聖明制作高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降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廕其子賜諡忠愍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七

予詞額曰旌忠

王司馬遶

王遶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克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丰裁太著為人側目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為不平吏部亟陞為武選主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託之公曰君
爲社稷計吾不能爲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
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
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
勢甚赫人人避匿楊跪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
奉旨查嚴效忠嚴鳴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
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
據實具報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
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功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八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鶴乳臭廝養子耳併陞
雖有事例皆奸人散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而赤
但口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
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
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
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
嚴鳴本是冒功而今曰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
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
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改正且天下士大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
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爲君子豹爲小人矣聶知公
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奉旨嚴嵩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嵩於公
有窮弁聲冤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
之獄上論死公傍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
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
兗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至擒真於法四境
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九

追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 數犯皆却
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
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屬吏爲公
誣劣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尙嵐士民
爲公頌冤於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
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
捷陝西按臣温如玉上疏劾其跋扈在內科道和之
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
以修城却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允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壺盞立還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申途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

祀須以實踐爲主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瑞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會申內閣時行託以奶子府管事指揮羅秀陞堂上食書公曰錦衣堂上食書舊皆由南北鎮撫陞轉奶子府徑陞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滕祥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之申大志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祐違例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由司禮監於會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抄出俱非政體遂具疏請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僞于是內閣送票擅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堂上食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罷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清同列名上黜用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一

嚴清梅給事鵬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爲張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爲王遴之續公家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入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爲考功郎先公而卒

履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子柄政爲虐公上疏糾之謂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天權納賄其勢方張童牛之幣宜禁于給疏上嵩黨黃

璫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果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
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
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
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
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
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
屬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二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為樂安令以循卓著
聞徵入為御史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
避罪居倭數為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
不可竟置大辟朝論避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
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
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餉事為言者所糾與公勤
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
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米
六萬石以驟運意為緩不及事飭此禍之耳公奏改

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
凡再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
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揮星鎮
者糾事當革潛入邢臺以重賄祈免公發覺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糧官尅餉而叛公孤身馳論
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叅政尋陞大理少卿
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為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
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內閣攝篆宰意氣昂昂
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喁喁不合乃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三

遷公南冢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大察京官有為張
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
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
杜門謝絕人事迨江陵歿中外交薦公泊如也公立
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為古之遺直云

王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
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部城搆擊無所
避會元夕一巨燭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

有蹂躪死者瑞僂公勿以聞公竟於其事奏劾豪貴
斂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沈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
無美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二萬二千有奇又用事
近習濫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闖人監軍者
卽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爲
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
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避之公在
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知禪聖治止行幸肅戎政
隆大典彰王德一政體飭禮儀勵新政漢郵興重孝
幾輔人物志 卷八 十四

世

劉司農體

劉體乾東安人爲給事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
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
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犄後令諸臣會
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
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
大者有二革冗吏濫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令文職蓋十萬餘矣
今邊功之陞授勳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

幾輔人物志

卷八

十五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惡濫不知其幾是合
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
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
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
闕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遞漸多中書等衙門帶
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
祿寺之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
及大工程除狐假虎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
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俸俸無筭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
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日繁銀項盡其
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白監片紙據數供
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進器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
頗異者內官之滲漏日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
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與年終遣科道官查
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
患軍興乏儲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陞
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王等項公執
叢鞠人物志 卷八 十六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涑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
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
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
矣遂上疏乞老得命旨是爲歲乙巳紳既賜休甚適
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
紳訪政理與馬相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

甲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
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
號北泉書院偕朋舊子姓數輩以往聞來南池復往
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爾人養
太和都城人誦焉公起家戶曹陞鴻臚轉通政晉工
部皆非雄職汝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干人以私居身
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楊中丞宜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
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微士一經其賞識無不
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
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
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
正直忠厚者必曰裁庵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宜涑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言士授給
事中劾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

宗立論赦王瓊得減死使朝辭爲副使遷山西僉事
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
旨史道拿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
原官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
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
刁民童源許諸貴并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輩較少安
都御史汪鋹阿張孚敬意借監生詹慶誣奏欲重治
少宰徐縉力勸阻汪卽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
中鄭準言事論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鋹遂署以逃道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六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
撓坐罰俸半年孫謫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
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叅議又
以辭朝稍後閑任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
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
楊通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礮砮
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溫修復五堡陞兵部侍
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
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副都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

以徒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劫之以生母艱
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衝營蘆溝橋以入行旅數
千隨之道始通卽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
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
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開僉答使內潰
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
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九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
撫缺張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適學顏
曰是懦懦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也置
餉與夫保障獨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
奇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
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岔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
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
財賦內帑屢贖不支學顏爲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清
出納首鎮餉減冗費諸疏不數年庫餘千萬粟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深進止庫監之告
匱絕黃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時方選操內兵每週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聞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廬學顏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疏止之上謂演習在內人役原備扈駕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扈從事完循未解
散學顏後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
持寸刃入宮殿門者殺入皇城門者發遣衛克軍祖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三

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
半居皇城之內戈矛鋒利出入禁苑後或賞不滿望
領不得人漸起邪心朋謀倡亂諱於內則外臣不敢
入諱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諱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
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
傳奉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驅之
不肯散捕之莫敢櫻如正德中西城縛兵之事可鑒
也借曰今未必然則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駕前安能
保其不變於日後哉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

黃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頒明詔將近
操內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歿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舉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塋此後邊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三

畿輔人物志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著

梁太宰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出為兵科給事中既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時冢臣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公出疏糾劾公論壯之當是時世宗頗崇壇祝學士袁煒偶為上草青詞稱旨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輪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甚頓首揆徐華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一

亭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相亡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却者輒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其治河也考箕誨鍾與卒同力畫不敢虛夜枕饋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擢叅藩關內當事又使當敵衝公治兵精嚴敵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為穆宗二年于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薦公異于可為邊大吏名上為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都察院右僉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二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探丸四起公為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棄耒先是世宗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登萊島嶼中者數千久之自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奮然乘勝海上相機宣條上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數萬鐘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畫行之稱便其疏畧謂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我朝成祖定鼎燕京轉運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承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濬浦尚書宋禮開合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會通償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于海運也為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海濱去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

利未見方行嗣是一遇滯塞大小工程既陳策試數百萬言皆以海運為請竟未力行正德迄嘉靖間河患益劇且每當空濬築工程浩大刻期勒完晝夜並力公犒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丁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發經年手足潰爛枕藉傳染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歎聚久勞怨生啓釁于和陽係非細夫歲年河從塞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算太倉空虛嗚呼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上採納忠猷簡差科臣胡贊會同臣等計處膠河期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主

及島人做販魚蝦芥豆往來不絕其途迤邐未見險阻臣等蚤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知然海而多潢猶陸地多岐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與三司各官再四面審行海委官并水手等役俱稱今次踏出海道傍海居多開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避占候自無他虞較元人殷明畧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即丘濬所稱傍海通運果為良便臣家于陸先年未至海上不能測識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四

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于此臣等勘得原題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遲及勘得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運以一體行運自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里風帆旬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柔較之六月以後更為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通踏灣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橫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准入以

乃神京遠計請及今日以河道為正運益加綜理以海為備運兼為規復萬一河道未易疏通則海運可至蓄艾對證臨急無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濬築如法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通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真四海上游形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者有未然

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禪于國計兼有
禪于地方蹏入報可功成錫白金文綺加俸一級尋
遷右副都御史改巡中州中州盜賊蟻結所司以獲
盜爲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証吾民矣法當使無盜
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扁臥也時神宗新卽
位張江陵居正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
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捷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麟
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
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鎮軍所疾苦
幾輔人物志 卷九 五

則民大駭公請得盡賣種馬稍徵芻牧官買馬者令
下民如脫重負條議土官糞替商人便宜諸事壬午
以定浙兵變功加級准世襲值家宰缺廷推議爲上
日梁夢龍先朝魯科兩家臣其爲家臣必稱遂改吏
部尚書時已迫大計其所爲覈吏治嚴黜陟者詳若
素稱癸未春以轉年例與內閣左累疏請告歸在銓
僅三月而一時清鯁爲人所憚其平莽拔士若楊
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皆著功業
于世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
幾輔人物志 卷九 六

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又安四裔賓服謂非其時仗鉞管樞之臣竭忠宣力之効不可也疏上而贈卹與謚之典始備而公之品誼亦始曉然見于天下矣

李司馬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俱下爲文操觚立就髫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賜谷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見公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若弗解者其輩遂駭偷公忽召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事某宜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林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苞直至京報最後僅遷南工部權稅蕪湖差滿羨銀寄之庫中以備缺額無何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其

羽儀者以爲神仙中人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閱

文甚速批註如飛而良窳一無遁情其中苦學而久

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鼓舞崛起文運爲之一

振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

望益隆隆起擢河南叅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

尊人年高每欲歸養居長安常悒悒杜門會遼東巡

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

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篲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八

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邊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笑曰西人衆數萬其鋒不可犯南關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既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遁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銳夜劫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世其一子于錦衣已而南關以鎮武之忿數數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于靖遠再敗之于高平又檄大帥出塞搗巢大敗之於十方寺堡自是邊陲罷警將士橐鼓臥矣燒上賜銀幣升俸二級公念

兩尊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予告未幾有檄首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曰沒重辱首任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余皇前制上魏家拜公總督用廣湖貴事賜尚方劔斬裨將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則首已破茶家參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携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卽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死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若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一時將卒咸有喪元之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九

思公厥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柘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公墨線從事時賊避綎而走上海龍圖自保公密授方畧從圍後掛路上穴其龍虎關首殺縲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十九名橋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之計皆報可公厥求奔喪入上而後得歸服甫闕卽家起總督河道時黃河橫決凡前此有事於河者皆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之役也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谷得前河臣所開泃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措之祗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泃河便得俞旨卽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碍昔稱過洪今稱過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

淮卽爲已至迄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猶衝壩方疏請爲分黃保泃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約朝貴有力者納其賄而取券于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諸特與援多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雖幸而甦然遂衰鬚髮俱白以致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以手播功及秩滿
加在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謚襄毅人稱
公才高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迥
顯立致暴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
靡竭而奉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
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
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新甲輩不簡嬰
孺之與奴隸哉昔人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
胡宗憲之平倭蓋宸濠率烏合亡命事同兒戲其攻
幾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余宗伯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湖廣府交河人登萬曆丁丑科進士
改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出在
節局三十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纂修會典丁亥
會典成陞修撰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
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證傳時政
以獻壬辰陞右諭德甲午陞少詹丙申大內火借講
官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時擢禮
部右侍郎戊戌轉左署部事自為中允至今官皆兼
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替最多歲賜白銀文幣廷臣
幾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無敢望焉己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
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
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于陛
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
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
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
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舛錯之狀
近歲未嘗有也天之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
苦於征調催催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于上而不可

得計惟有俾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昔漢臣徐安以民困至不恤下怨上不知為有國之戒伏願以愛民實心為應天實事罷諸敝政不使於民者跡入上溫旨答焉播州首楊應龍叛破禁江城徵諸路兵討之方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湖山小山五稜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疣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隕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出崩泉不

錄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三

能生水而用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開闢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幣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鳴張世變如亂麻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陸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為意乎不報公始以亞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既凡九上及正

席南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在廷公疏署名者五卽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草屣每譚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與矣庚子春上將立東宮趣禮部具儀時已瘠甚扶掖起視事已而病劇數乞歸不允卒於官訃聞予祭塋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輕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所居茅屋數椽蓬蒿沒足古人所不及生

錄輔人物志

卷九

十四

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求為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終不肯為一言家產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領廩以食之不給又分俸以助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劉少宰元震

劉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河間府任丘人父勃官河南僉事弟元霖官大司空皆以賢著當公五歲隨父

令新建輒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晨興侍所讀書上
先師前覆說如對塾師塾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
三才並立公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遂以
文名里中然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寫旨是時
嚴嵩當國任路貪穢公賦九日詩有云九日何須窮
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人已覘其品誼既齒邑校累
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扁之大籠
中使一意帖括未幾丙丁遂擢擢南宮選入爲庶常
每試輒首授編修克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章奏修

繼輔人物志

卷九

十五

會典世穆兩朝實錄上重其詞翰常命題畫扇及撰
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吮毫濡墨俄頃立辨實錄
成賜銀幣九年秩滿累陞左庶子皆充日講官戊子
陞國子祭酒故事日講官不典成均公恬然受事日
以黽勉率諸屬諸屬爲公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公謂
檢束士習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
益精課勤情置彰善紀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
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選爾雅非經籍
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輒肆而一時人文丕變嘗歎

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貲鼓其間若受餽者徒以需
次登而唵噉景迫選人者處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
國家用矣莫若做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遊其才
雋者升於雍以待神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
毋以格限卽撥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
自無所容因臚列奏聞上報可足時儲宮久虛并出
閣講學亦遲廻久之公乃上訓儲疏其畧曰臣尙員
冒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
稱曰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養教爲大

繼輔人物志

卷九

十六

今諸臣疏陳明旨頒示主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自
於天下矣顧冊禮尚闕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
臣聞皇太子天性英明睿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
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
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皇上宜及時下德
音舉隆典慎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疏
人不報久之陞南禮部侍郎改南吏部入爲禮部侍
郎改吏部以三品報滿未幾三殿災慷慨上疏其畧
曰舊歲乾清宮被燬今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

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熾飛塵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
掌詹事府也其官為青宮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
建儲為萬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謹
告疊至卽今導迎善氣協和天人此為第一事臣忝
官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遼巡失其職矣願陛下退臣
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國有忌之者故六年秩滿但
率復職焉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遷秩行公兩受命
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
陳疏獨公不報乃決計歸適萬壽節以講官蒙銀幣
之賜因註籍疏謝忽奉有供職之旨肯與疏不相蒙
莫知所謂也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肯乃堅
請歸公孝念純篤宦遊三十年每接家報必南向頓
首而後開當釋外艱為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誦賀
客鼓吹洵鏗閱月不厭入而問修禮命童子調絃度
曲博太夫人破顏一笑嘗自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
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厚思密而以大體反寬介明
而以有容反恕又嘗言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
然生平於奧結廣交詭遇捷趨巧取貪得婦人害物

藏輔人物志

卷九

七

耻而不為也其言如此故能於國家大政輒不避忌
諱侃侃言之以南北侍郎九年清俸竟不得一温旨
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易得於今之世哉獨怪建儲
一事申公時行以鼎鉉重臣陽隨衆以進厥陰其揭
而國寵至今為人詬厲視公徑行其意者相去何如
也人亦何必鼎鉉然後為重哉公以萬曆庚申卒得
壽八十有一

陳淮無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趾其祖復宗當宣德時從征有
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

藏輔人物志

卷九

六

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登嘉靖癸未進
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
譽當為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
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
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邊十事及詩文
行世

戴司馬才

戴才字子需滄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擢給

事中庚戌之秋邊烽達于京師倉卒之軍與戶部請一切加諸逋賦公抗疏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兵騷驛不堪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又豫輸機兵民快皆日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累陞兵科都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其後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又以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三蒞西邊蒞練其利獎墾荒田興水利簡兵將飭烽堠邊外諸羌輕入輒遣創去朝廷倚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九

為長城而其績最著者中衛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蒿頃民苦邊騎不得田作公相度地形築墻建堡䟽于朝且請以固原守備將兵營田以死馬少卿兼僉事務靖 整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成巨鎮又俺答款關乞貢示報可而吉能者俺答支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公言邊外東西各為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隨俺酋進入為便互市第可行之宜大不可槩陝西也時內有重臣主其議者公拂之而不顧也當其爭互市時或有勸公稍徇貴人意者公正色曰市之利

害籌之熟矣徇下而謾上便身匿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卒不宥附和內意公往去鎮卒開甘肅之市令番夷交惡為國家生一邊騷人嘆公之遠見及晉南本兵按江防緩急為飭兵卒部署方畧有巡鹽御史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公抗疏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營以藩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收隸御史使堂堂六師下同部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人謂公得大體萬曆丙戌卒年七十有三夫國家不能無事乃倘急則議加增敵強則議撫款國家卒受其敝蓋始于人臣便身謀而忘國恤也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為之不採言國不可無重臣也戴公殆其人哉

畿輔人物志

卷九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著

魏中丞允貞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于鄉
丁丑成進士弟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
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為時論並推公為諸
生時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
不服黃蘗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
勁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廷鞫數語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一

決一無適情荊州為張相君梓里官其地視為畏壘
率以縮朒從事惟公與觀察馬文煒廉貞自矢民賴
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
三尺相君聞之亟為讚服致諭諸子毋輕舉動以撓
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陵相殺遺表薦潘宗
伯展胤已而相為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疏論潘輒
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
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
累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

時江陵沒後諸執政陽示寬平陰擅威福私匿便利

無所顧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

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

而張蒲州四維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並及

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為許州判官戶部郎李公

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

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公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

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

太宰丘公樛少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

班之類悉宜革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
遣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
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
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變公下勝痛
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
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
之命公為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
志節自乘傳廩給與秦藩餽遺約白鏹二百皆無所
取公為丞升少卿以太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即家

拜順天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邊授得宜則吏治修成足敷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汙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重蓋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銀數萬兩以報公極其衷讚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又著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兩他絕無一兩至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甲不能制奏改爲府山西與西邊爲鄰自欵市之後武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輒石而黃龍池草塚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爲堡設官養兵屯守之蔡人徒修築備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節省者一

時山西吏治幾於荒蕪閭閻安樂新領通商外部落不敢飲馬於河德宮殿災孽新建位以開廣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奪天地之寶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說之議起公蒿目憂心寢食爲廢乃陳言臣交臂之議言張新德位以嚴嵩夏言爲戒趙蘭陵志舉以李本爲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四

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爲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尋五月俸先是癸巳京察冢宰餘姚孫公鑑考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叙仕路一清執政大爲不悅奪冢宰俸逐考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每復侵及愈爲側目自抽說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逆其意者逮繫繫繫於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閣寺而輕言官罪入不報

而稅監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
公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
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推其爪距其輦氣噉見公
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章大窘遂奏公沮格礦
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已上下
奏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允貞
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參內臣內臣亦參之詆
澗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
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關籲留事遂寢稅使之疏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五

既上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
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錢之外廩給乃
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
錢雇車馬不入傳舍於是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
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
構譙已也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
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
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
爲娛樂人皆詭稱之惟是爲執政所惡必不令其入

朝未及大宏其設施識者深爲世道惜未幾公歿道
璿魏忠賢竊政公次子廣微以叔事之墜其家聲人
嘆清直如見泉乃有此子也

魏考功允中

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
遷吏部稽勲主事尋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
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典意對
酒頌如澠及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于署戒關吏
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六

相與譴咄絕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弟允孚
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應藩皆鄉試
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鏃礪志節以名世相期
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
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
卒允孚與廷蘭繼之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
臣

趙忠毅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號濟鶴高邑人爲諸生夙以文章妙

天下問字者戶外趾相錯萬曆庚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初授汝寧推官佃廉平為要人所蔽僅擢戶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為之建醮祈安公與二三同志戒勿往仍為紀事詩云二豎能憂國千官為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沒以物望移吏部尋乞歸後起至選司事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等皆一時人望旋丁艱服闋除稽勳郎遷文選有劄露良心既切時政抨擊要人為時所忌復引疾歸未幾再起考功司會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

幾輔人物志

卷十

七

少假坐是奪職聞公王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榜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臆乙之如都給事中王三餘乃其姻家吏部主事呂胤昌乃尚書籙之甥俱在劣處中旨下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申救不報後二十八年光宗登極卽家擢太常少卿累遷右司空旋總西臺癸亥復內計公作四克議以攻开詩教趙興邦等所劾去畧與癸巳等亡何晉家宰一以澄清為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

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愒愒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司昧爽入署以為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又飭考功文選不得皇皇弛擔故事官評報部率以卑冗及推魯寡援者塞責使貪暴者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囑答謂簞簋濫則彈壓輕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上力挽干進疏謂司選者每選退朝羣輩遞留講陞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嗟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則公書私書闔戶盈几應對不暇蠅木而藉

幾輔人物志

卷十

八

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為書切責以為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面皮世界書帕長安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徇一切請託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有給事中為一貲郎求鹽司卽以貲郎置王府出給事於外藩人噴噴稱不便至其用人不以門牆引嫌則用高公攀龍為御史大夫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又從入聖用鄒公維禕由樞

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舛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不顧也而楊公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璫知公爲海內第一流傾意歸往囑其甥傅應泰介紹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闕門趨通參公正語曰主上冲年内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于色又内閣魏廣徵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父執自居無少假廣徵以同姓嚴事璫倖致授席公愈菲薄之或納賄肆闕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九

休矣將脫幘而寢魏怒置而去一日廣徵短李公三才於公前公曰而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而翁耶魏慚退與璫比而謀璫公會高總憲發巡鹽御史崔呈秀狼籍狀公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譽推謝應祥廣徵嗾私人上疏謂謝以吏垣師得之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籍選公亦乞骸行一時名賢辭者明者項背相望踰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分節要地

作逆闖牙爪首用倪文煥言與詔獄周內掛網以昧誣公行撫按鞠訊辱公訟庭子甥皆遭痛捶桁楊於市觀者嗟痛太史錢公士升貽書知府蔡官治得護持力坐賕一萬五千追呼甚急罄七世之業僅充十一親知助之始克竣局獻上公謫戍代州子甥並發遠衛公坐短轆携殘書一篋自隨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室顏曰味藜齋杜門讀書不輟年餘崇禎改元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踰三月卒戍所著書多散失吳喬范質公先生搜錄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

刻於南中戍所著史韻其稿在孫二如昌齡處兵火後字多脫落余爲訂正託王雷臣燮刻於杭州崇禎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余之友有與公遊者言公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余又讀其在銓奏疏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救何待嗚呼此忠之所以爲忠毅之所以爲毅也

李淮撫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修吾其別號也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成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未幾允貞爲御史時江陵初廢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贈江陵罷職執政恨之出爲許州判官公爲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主事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邊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一

之公轎車所至風行雷厲半裁大善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璫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爲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而且曰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于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倅入倅出失衆失國每痛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願求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而御史史學遷之疏尤爲篤切有云人謂皇上爲陳增而去三才難於顯戶臣託言去之昔管仲之告桓公曰鑿刃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何有於君而鮑叔牙之告桓公亦曰君將治齊卽高傒子與叔牙足也君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三才今之管夷吾也撫綏地方籌當國家大事

卷十

十二

非三才誰可者可爲一增而去三才耶年來諸使橫出海內如沸所賴以挽頽波力砥中流之柱者惟是二三賢人爲之特立于其間乃容悅者留強立者去依阿媚奄者留勇往任事者去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李誌之去亦以礦稅諸事而司府州縣之以忤璫去者又彙彙不可勝數夫朝無正人則群惡鴟張非以抑奸邪也賢人去國則豪傑解體非以扶正氣也國有大事誰爲主持非以重邦國也脫有大難何人拯救非以備緩急也阿意而容拂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三

意而斥非以端趨向也罰其非罪去其無名非以示勸懲也賢者可去不肖可留非以風示海內也聞罷三才後淮揚軍民號泣不已皆欲甘心陳增增亦避不敢出一言以此思三才之賢可知也以此思陳增則三才不當去益可知也疏入不報公屢疏請代而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廟卒用其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僉人側目見其請代之疏一則諭令供事一則諭令管河及倉塲孫璋漕河垂竭疏又

有李三才漕督久著勞績着卽出料理之旨衆疑其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故事衆又疑其推戴之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出疏糾劾謂其尅落陳增銀二十損諸事而科臣劉時俊又列其贓私數百萬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公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今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四

挺身王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璋王圖孫慎行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郭滄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荊州俊馬從聘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呂邦耀梅之煥孫振基麻禧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禎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

策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端
吾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宗文張養才孫鼎相徐一榛
李樸鮑應鰲常澄丁元薦趙邦清麗時雍吳正志王
士騏沈正宗賀煥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
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
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
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
屏斥卽一人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
加之卽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借徐兆魁卽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五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眾益憤恨會顧憲成自
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
飛章鈞黨傾動朝野未幾魏忠賢禍作以東林二字
爲殺正人之案于是三百年培養之士氣爲之盡銷
三百年相傳之宗社亦與之俱銷實始基於此矣公
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
不報遂題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公歸而建雙
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舉薦衆恐其復用
御史劉允復李徵儀節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

卽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木旣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
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
府書云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
欲置僕於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
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當
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其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
士官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職守苟忠憤所激彈
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
全不知有刀鋸鼎鑊識見所到自行吾是而已豈有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六

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歟某此番自分必
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
夜捫心安耶否耶傳聞當覆疏已上票擬已進相公
始託故私寓思欲威福不自已出又誰信乎嘗慨盧
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燈消火滅身
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之富貴可
慕也千萬人之指示又可畏也一人之私憤可洩也
士大夫之清議又可畏也一日之行事可忽也史官
之直書天下後世之公論又可畏其雖罪棄不忍見

絕於桑梓故敢一効狂瞽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之人
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嗟乎
修吾先生古之遺直也束髮登朝侃侃自命凡所以
尊主庇民扶正抑邪者惶惶不遺餘力夫子所謂剛
者殆其人歟卒以鋒稜太峻爲羣小所中賚其志以
死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
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曠無志墓無碑所著
其甥張文學其澄得其遺疏二十餘篇詩文十餘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七

合之平日所聞畧次其梗槩然公一生大節及時事
之得失可考而知也

傅太常好禮

傅好禮號約齋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
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白六事曰
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
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後宮之宴當
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實杜漸諸疏曰勤講學
曰修實政曰禁輿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輕出

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跋扈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
奉命按浙值大稔動帑銀二萬留漕糶萬石賑之先
發後問曰侯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
內艱起補四夷館太常少卿時權使四山海內騷動
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報更補牘跪闕下者三
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縣典史大小諸
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于屏示不得屏
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屢起中格巡按爲
請卹典吏部爲請謚庶得贈太常寺卿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八

張職方主敬

張主敬字林倩栢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爲長治令
長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賈困匱量金珠厥筐織文
貢于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卽其地產煤往者
里民輪輸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
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公性
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
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衆黥
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役甚平

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而八諫雄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情請寄不避嫌恣有惡宗訟平遷民十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親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恭出送夾路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九

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勅諭一頒中官斯重豈往者忘情于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益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乙未以父憂去己亥起補職方時倭躡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躡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

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清既而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廩寮友謔之曰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微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武弁卽具盛饌宥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剝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嚙汁者公旣不受餌其輩計遂塞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國之說且往者

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旣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首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或主勦未定公力主勦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則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

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遼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墮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感家園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曠焉奉大儒人之殿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及歿趙公南星題其墓曰正人張公之墓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一

王憲司嘉謨

王嘉謨字伯俞順天人父應祥以武舉官至署都督僉事素有善行以嘉靖己未七月生公先是同巷有張翁者疾革語其子曰吾聞鄉里爲善最篤者莫如王千兵家吾將受生矣若欲見盍往訪之張翁逝其子叩都督公問狀適告兒生而慧穎異常萬曆丙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列藩餽遺一無所受以才望授禮科給事中侃侃偉議一時稱爲朝陽鳴鳳其疏最有關係者如請建儲諸疏畧曰禮本緣情從衆則

易行失時則難必影樣之多姿態之變通觀古昔有足傷心如綠衣白華之詩青雀黃臺之事名號筐牀轉移甚易笑言涕泣瑕隙常開愛使勢移慈父不能保其子機從中制賢相不能必其君巧售一時恨貽千載又云元儲繼體必不可置于可帝可王之介天命難謀必不可稽于且行且止之間冊立大典必不可翫以或近或遠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如疑之跡如因災變上修省疏大臣以格君心爲要以燮理陰陽爲功以防微杜漸爲急務以責難陳善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二

爲恭敬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孟氏之明訓也臣觀近事清論甚明羣臣咸奮所爭者常在于皮膚枝葉之間而受患者常在于元氣根本之內又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如唐玄宗號爲英主其相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盛治繼而荒于酒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宗明君也其相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克謹王旦輒非之及晚節侈肆身奉天書而後嘆其見之蚤也啓沃之功防閑之要于茲可覩如論用人諸

疏云忠言直道之士指斥稍過則逐放相隨汲引稍加則禁錮益甚藉如鍾羽正輩大臣皆以爲言陛下亦常許之而卒不用豈以舊日矯激不足任使耶使過之仁容直之量蓋兩失之又云如南京吏部尚書會推沈鯉月餘不報冢宰人才之藻鏡也沈鯉雅望清修允堪簡迪何其宜用而不用此會推之當而未允者也又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首推呂坤用其次南京工部尚書首推王遴用其次保定巡撫首推曾乾亨用其次廷議先後諒必有見何其舍此而用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諫其失包拯爲未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疎遠而敢指摘時務幸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徇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日消以乘擇視羣情則忠直自見又如貪儉宦官結黨行私一疏叅權璫田義八罪尤爲侃侃直聲震天下蓋卓然君子其人也萬曆甲午典試闕中闕未撤陞陝西叅議未任改河南叅議管河道未幾有播酋之變總督李公化龍疏請公以叅政管上川南道冠平陞俸一級題留仍任川南陞按察使管川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西道以都督公告歸卒于家公生平好讀書手不釋卷雖家京師而捐介不妄交門庭閒寂有如山林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公沒未久鄉人至不能舉其姓氏余于敬哉王公處得見其遺集而志其繁如此

孫太僕緒

孫緒字誠甫故賊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曹父節入寇遣朝臣往藥緒爲叅謀以行事竣調勳外艱復原官歷郎中逆璉常賊繫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

緒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當免懷金謁籍陵
郤之轉太僕少卿晉正卿浙人胡澆者隸知印籍見
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舉乙酉鄉薦書何太僕俱選
驟以千計釐入無用上疏罷其役先是淮風高郡民
備馬俱小弱緒察與交完民不破產以按南陵承食
殘爲糧官張雄所誣陷繫御史臺禱爲民世宗初
復太僕卿致仕家居尼不及官府所著有沙溪稿
用閒談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破東新論四書小
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卒年七十有四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一

壯平孫承澤著

賀給事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軍籍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
錄朝夕玩讀探其旨要中順天鄉試以成化二年舉
進士爲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
言題於壁二數拉條長言事不從嘆曰人情如此吾
行吾志而已四年旱災抗疏條畫并自劾求退不允
陳白沙狀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一

藏猶龜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上疏解官執弟
子禮見白沙謂公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鋷要須和
平沉深公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
精思實踐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
以母老懇辭具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典禮
樂以化天下報聞允辭正德四年劉瑾下括田令東
人驚疑義州守臣更貪虐遂羈然聚變顧相戒曰毋
入東街驚賀黃門因往諭曰汝當悔願未晚也第不

殺人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
兵至且言大勦衆獲呼譟曰賀黃門無設語趨跪里
門又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第不殺
人必有無恐衆遂定爲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
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
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化之興於行義老更好易
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言
行錄八卷唐荆川稍加校錄刻於遼東別有漫記一
卷遼東地屬燕并公以順天鄉闈起家故載之畿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志中按醫閻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門踐履爲實及登
進士與一峯楓山互相倡和以千秋自命迨見白沙
遂壯面事之病而告歸載其肖像以往尊奉不衰然
其所以立教者每以東萊格言文公教條爲學之總
括戒學者不讀小學無留館下又謂陸子靜天資高
有簡畧細微之病吳草廬聰明博學無躬行切實之
思不全依傍白沙者也故胡敬齋之于康齋醫閻之
于白沙謂有出藍之譽可也崔後渠先生曰蔡秀夫
奇賢間集讀之曰賀子篤志君子也然慕陳白沙也

甚切嘗聞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
夫賀子忠孝廉直履堅而安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
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
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其推尊先生如此
先生又嘗舉羅一峯云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
無所爲身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一間耳此千古
名言余借之以自勉焉

蔡奇御發

蔡駿字天章人稱浚濱先生真定府寧晉人少穎悟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三

過人年九歲解文義從幸縣李教授講經書卽能擗
管作驚人語然以時文浮艷不好也繼從晉州張恒
山學留心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自任嘉靖己丑中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從韓苑洛湛其泉二先生講學
其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推公
爲領袖出使大同代藩及督鎮例有饋遺俱屏不納
旋京言防邊事宜人稱其確見又出使東粵與倫氏
昆仲講學數月見陳白沙後人式微爲置祭田六頃
俄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風弊

發勲賊不法數事禁約三院人與夏宗伯言往復辯論不屈繼差查內庫劾太常卿陳道濂宋內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大木廠日破之弊風承颯然上重之差徃南直制卷發鎮守大瑞王德留守工桓諸人侵盜及獎帶管巡塩上疏塩法利弊請度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獲武林宋武後後人岳清西河祭田三項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佐祭田三項繼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成曉等占民田等事禁約趙藩宗室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鈐束鄭府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四

盧江王恭奏唐府宗室宇滌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寬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園始忠節許遠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塘建立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自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黃

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故完寧陵縣城不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劇氏及徐州反賊高龍等率同大家稍永城蔣輔聖惟盧氏杜田役人贖贖三十事河社沙嶺地坐以濶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設未十餘萬石是歲早蝗行捕蝗之法查埋各府縣庫銀十餘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餘人一路風清然而側目者亦多矣回道論事下獄尋釋又論吏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五

部汪尚書銜革職回籍中外薦舉三十餘疏吏部許尚書論疏請同御史楊爵滿鉉起用公以母憂未滿辭逾三載內促之抵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復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辭之復論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為柄臣中傷革職回籍一特公論沸然不平中外各官舉薦如向時公絕無出山之志矣家居閉戶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置書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

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漢書院石坊
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
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
坊中丞李公建清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
脩坊之資屢置田數十頃勸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
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戚有不足者量
爲置田產收麥不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
者亦量給田并賜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脩建文
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廩田三十頃以助貧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六

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贖田六頃延生儒以教
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借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
學中拜聖論教之爲善百八溝鄉去城市遠僻俗稱
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
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借養濟院一所養濟田
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
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
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

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
備陳公所遺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
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贖田十頃以給之
歲癸丑大荒公出家資遠方糴穀以賑三族及生徒
故舊壬戌復運荒公力行不倦賴之生活甚衆復教
鄉民開濬陽河及凌河溉田數千頃地方官議立石
關泉碑於勸力公遺捐家資建關三所復設藥市一
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者公自奉儉素不
嗜聲伎凡有積報數之且檢身甚嚴謹一字不入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
義爲本鄉里有無賴者公不與校常曰但求在己無
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回書碑傳書經便註凌瀆
文集語錄等書行世及公之歿遠近痛悼幾爲罷市
撫按下檄府縣祠公正學書院稱先生學有淵源望
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
人文置贖地祭田悖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凌水接
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

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人以爲實錄云

孫閣部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曆左諭德司經局洗馬天啟元年遷左庶子克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萬曆末兵事孔亟舉朝欲以戎務屬公至天啟二年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一

九

洶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九日卽命以閣臣輓掌部務疏請下熊廷弼王化貞于理人爲登然兵部尚書王在晉出爲經畧欲築重閘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閘門僚佐袁崇煥孫元化力爭不得授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朒爲失策及還百陳情形上召還在晉議代經畧者難其人公自請往遂以原官督理閘城及薊遼津登等處軍務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抵閘營壘一新躬親環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弗恤

也旣而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請罷推願以身兼以省防撫之紛紜且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祖宗舊制原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兵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衆忌之言官爭以總督不可罷兵部附合之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內與公大相左矣遠撫張鳳翼恨公不用矣遼守開之說託人極論馬世龍貪淫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壞遼事公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得諺之由並請罷斥薦兵部尚書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一

九

趙彥自代彥閉門而泣囑人告哀於公上促公理事未幾有柳河之挫乃堅請放還上允之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例王在晉入爲本兵力言馬世龍茅元儀榮忒樞輔敗壞閘事又囑言官交章詆公以沮其出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衆謂非起公不可詔起原官改兼兵部尚書抵京召對留守京師公乘夜出閘城隍得旨馳赴通州抵通未久又命移鎮山海公至閘使人沿海入報內始知閘門尚在及四城之復加太傅力辭不受時梁廷棟爲本兵不悅世龍劾之又謂復

城之功出自監軍丘禾嘉孫元化二人俱從優叙公連章求罷衆欲聽其去以遼事倚禾嘉上不可使中書詣關門諭令視事未幾有凌河之失公以十七疏求斥令馳驛還已而以長山之敗追論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可命冠帶聞住削世廕公具疏陳謝並奏薊遼事宜十六款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臣願治臣不能制勝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里居七年及鹿太常之歿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

賦詩六十章哭之後高陽破公亦死之奏聞復官予祭葬先是天啓中公在遼逆璫魏忠賢已用事上遣內侍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必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嘗無遠以觀兵爲威福上得公奏溫旨報是時逆廢方用事朔內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輔等至具杯茗而已輔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謹昨其後逆闖分遣前閹監督關薊海外必待慈公而後發蓋聞之憚公深矣公常西巡薊昌諸關隘密遞京師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陳機宜內閣魏廣微急告忠賢曰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宜亟備之忠賢大怖繞御床而哭上令內閣擬諭止之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半夜召兵部入分三道飛騎止公公見諭卽刻東行忠賢遣人偵之一襖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實未有一甲士也忠賢之意少解廣微乃曠崖呈秀徐大化李蒼蓮章劾公至此之爲王教李懷元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重臣不可輕去乃遂旨令公視事等小

進謀謂樞輔擁兵市重宜削其兵柄兵科李魯生簡汰之疏使兵銷將衰可以殺公也公遵旨汰大帥三四人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累疏求罷不得其疏有曰臣故孫慎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常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擿未及自爲譴啞以姑容於天下又先以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上疏曰兩臣之皦皦者去而臣幸留臣其有遺行有愧於兩臣使臣不蚤自裁決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人讀其疏爲之咋舌公常曰先帝以漢武卿唐晉國擬我我則何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鹿大理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興人爲諸生時岸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同社友切脯酌酒唏噓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禩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

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黎令馬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盡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官子

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精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官榮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絨膝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

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閤門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一

古

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內閣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葉公得書初怒其刺已旣而屈服焉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一

古

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遂移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無執持奈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其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群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賞行邊請用察弁坐賕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

心焉從孫公閱閱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閱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整暮塩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廷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于以勾稽將士察議營壘鼓勇敢拔跡踣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閣部之甄錄公之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

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關門整頓
一新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將渡河
入秦魏廣徵誑以清君側聳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
蕃李魯生輩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貽
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
無遼則不能有薊衿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
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
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
簡汰非爲振刷意在禦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恢復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
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贖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
成之緒旣廢前日之衿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
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
遼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遼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
之意索遼人之情者遂持遼情以爲朝論明朝士之
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遼情忠臣義士有負戟長嘆而
已未幾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家居四年起尚
寶卿陞太常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

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
大理寺卿其子解元化麟以娶瘠死於喪次公歿孫
公奕之勳爲視詩六十章又二年高陽陷孫公亦死
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李文康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脩獻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為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官災詔加脩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十一

由禮抑於寬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以名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為諱忠饒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以祛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戶部左侍郎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典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

私聘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信請經房間得雋卷仍發監臨參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參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

深然之九月名為武英殿大學士兼贊機務十二年帝幸南內名孚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名孚敬時隨行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宣宗輿地圖時及御和詩十四年三月復名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二

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名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覆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謝表以為自宣宗賜養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再見云九月以寶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傅諡文康李公受事於張文忠孚敬才相之後無所表見於世然斥廣孝從祀一事侃侃正論矣

方文端從哲

方從哲字中涵順天人賦性醇厚不事脩飾爲司成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卽欲撥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愛官耶何此小事遽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廟倦勤中外隔絕朝臣水火公與葉福清同居揆地葉曲爲調劑時望歸之旣而葉去公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孫宗伯糾公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弑君當誅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公承宗乃宗伯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三

李文敏國楷

李國楷字元冶高陽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公器度

宏遠風格澄峻與孫劉陽先生同里少時卽師事之故品識恊相類劉陽先生每亟稱之當癸丑館選時劉陽先生謂公曰君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劉陽先生擊節其言是年入讀中秘書疏食布衣意泊如也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值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上恭已注聽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次講尙書每借經發明時政上已目矚心嚮矣閣員枚卜名在第八上持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四

簡入閣辦事成稱得人時璫患已張公慮切濡首兩疏控辭其辭疏云天災物異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璫方侈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公不忘也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贖然立于四虛心欲鄙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于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于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事隸在諸司或于之以行意與悞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齒罔恤國是侃侃正

論讀者爲之咋舌公在閣當逆璫以伯爵謬干公正
票以指揮使又以狡謀劾三戚曉予以劉司隸得不
深及之又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劾
張武清特重恚以撼官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
而况無間之父母武清得不重譴而罷邑令唐紹堯
以執法強項逮下司寇獄坐贓幾千金公明其事而
仍婉爲解令得釋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有挾璫以
請者公屏之不見璫欲建坊於里鑄忠臣印勒天下
槩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效莽新試天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五

下其乾子義孫輩亦無一不效美新至今史臣撰述
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各言假上傳得公持不
可而寢有媚璫者獻廓清之策欲殺御史方震孺等
公力執之不得會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如朱童蒙
等之奪情魏良卿等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以上
傳行之彼時每歲敘功如皇極殿成如甘鎮捷如延
鎮捷錦州捷三殿成虬蟒犀玉充斥班次公無不疏
辭再四故趙夫人之妻終歲歸里而不一乞卹則公
之介操凜如矣蓋公雖不與璫顯相齟齬而處晦而

明卒不失其正公之見遠矣故逆璫既戮上台閣部
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黃立極施鳳來張
瑞圖諸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
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闕揭媚某以善書爲
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蹟而獨不及公蓋上在藩邸時
諸臣情狀察之甚悉而公固久鑒知于上矣然公不
以自安也因國子生胡煥猷之疏公自訟曰昨午七
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黍跡鉉路
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五月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六

決意乞歸值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奄棄羣
臣然引隱避位賜一日而九迴回思一年之內辭諭
與居危竭與處種種憊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溫
旨諭留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
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中次之不能如望之死于
弘恭陳蕃死于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窮妻歿經年
歸骨下里絕不徵求卹典避遠權監之私憐其情可
知也上仍溫旨慰留元年二月以病乞骸者二三月
力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放遣行

人護送賜賚路費綵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米興夫公益受知于上者深矣公在新朝獻納頗多而其最著無如十事之疏一曰勵必爲之志二曰務典學之益三曰執總攬之要四曰廣聽納之方五曰謹內侍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七曰覈職掌之實八曰精用人之術九曰恤下民之苦十曰脩久任之法鑿鑿宏議古之名疏何以加焉惜未竟其用也歸時仍薦韓蒲州熿及孫劉陽先生承宗等俱詔用蓋從公之請也夫人臣不幸而值濁亂之時引去不能脫就不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七

可惟在委地而不失其正斯可爲難矣晚世議論苛刻好舉人之短然如公者乘權秉政未行一敗事未嘗一正人回視同時諸輔何啻霄壤也而兩朝辭疏耿介自持去就之間毫不肯苟吾于李文正之後僅見公矣

劉司空遵憲

劉遵憲字可權大名人甫弱冠萬曆辛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令壽張調繁滋陽滋陽富汶泗之交民苦浸沒所謂歲脩止故事耳公儲粟以給夫役身處河

干親爲經理九閱月而堤成迄今享其利戊申陞戶部主事未幾調兵部甲寅爲職方郎職方故弊數也各弁率納賄於貴要而取償於方司公毅然杜絕有中貴人持私牘至門卽據案草一疏奏聞大司馬知而力止之乃劣處其營求者而人卒不敢以一函相及也乙卯遷武德道旋以邊才改甘鎮西寧道攝涼州道其地沙漠不毛甘鎮則孤時天末番族雜處笳吹馬嘶不絕於耳且軍食久匱戰士饑忿公嚴課衛官大脩屯田飭法風厲之三歲之中四奏大捷未幾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八

以內艱歸厥闕起補大同左衛以敘甘鎮功加按察使又加左布政時素囊黃台吉恃其部落挾賞侵邊公陽示羈縻時時遣精銳小創之終不敢逞壬戌陞本鎮巡撫行邊至殺虎堡方值開市番漢雜沓公曰此撫順之績也亟移市於關外邊人便之往例市者售者皆有稅公聞而駭之以戎事需馬爲重猶將名之使來厚稅以奪其利可乎嚴爲禁革乙丑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時邊疆多事特設此以待制府經略之用者未幾遷左侍郎視戎政篆旋署部事部中有議

之者曰此昔年爲名職方者於是請託苞苴悉爲屏跡時值五載軍政逆奄魏忠賢姪魏良卿疏授世廟時例乞免考察奉旨下部看議公抗疏爭曰軍政大典祖制行之已久世廟時免一次以金吾有大助故特徵此曠典若臣部所守者祖宗之法今恩與出自朝廷則可非臣部之職掌也旨下照舊考察道關卿之仲冬寧錦奏捷以公攝部勞晉大司馬管少司馬事公見逆璫虐酷日盛舉國如在遂上疏以侍養請奉有顯係規避之旨或勸求同府相國違意於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九

公公佛然不顧復爲力請始得予告歸省依依子舍杜門不出崇禎御極逆闖伏法庚午廷推大司空請疏控辭不赴乙亥再召視水衡復以疾請不允丙子二月再請三月力請皆不允七月大兵薄都城守城嚴一切守具責辦頃刻四司郎署奔走十六門狼狽不前公以一身支應工費稽察堅瑕食息於睥睨風露三月始解嚴十月冬復以病請不允前此司屬奉差無定序公痛絕營求之弊題定差規一以資俸爲序至一切抵差累萬諸節獻及監督營繕二八扣除

原缺第十葉

廢亭脩葺之與左右少司空廢和其中名曰友聲亭時收卜清望屬公有相忌者遂匿不出章十餘上始得請陞辭之日行李蕭如也公自乙亥任冬官值時政峻刻諸臣以罪去者六卿中凡二十餘人亞卿中凡三十餘人內閣亦二十七人而公獨以清端受知前後八年奉身以退惟公一人而已昔宋臣蒲宗孟短司馬溫公於神宗前神宗作色曰蒲宗孟爾不足司馬光耶無論別事朕卽位來見辭職者惟光一人其餘逐之亦不去矣又錢公若水嘗言上待輔臣如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十一

此蓋無乘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卽請罷若二公者可爲百世師矣余嚮與劉大司空同朝相善見其宦况蕭然歸請之疏無月上彼視一官如逆旅視其歸如久客之望廬舍也班之二公之間殆無作色哉所著有揮麈亭集雲西稿籌邊餘咏來鶴樓集會心錄惺心錄恕齋集友聲亭集歸田小紀

李閣學標

李標字汝立別號建霞高邑人少時儻有大志而端厚凝重識者已知其為廊廟器萬曆丁未成進士讀書中秘布袍蔬食如諸生熹宗時見朝政日非大半託疾家居及崇禎初御極舊關臣以故卜請上允之令吏部會推吏部列名以聞上詔閣臣及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官前殿上曰內閣大臣倘得其人社稷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一

之福朕不數自定敬求之於天命內臣設香案上躬拜之置名金甌中拈得六人標與焉乃由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上初攬大政銳意太平凡禮樂兵農大政悉於召對時究極其原委公條奏詳明悉當上意未幾舊輔為言者論列先後罷免公哀然為首益以天下為己任時同官劉鴻訓以增勅書事為御史吳玉所糾上震怒欲寘鴻訓於重典增勅一事公先有疏叅中書田佳璧於鴻訓實無與也上威嚴同列不敢申救公乃上揭謂項蒙皇

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

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

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

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

人專擬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

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渥之隆身

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

易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

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詭逢唐虞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

指剖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之

公論特霽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

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齋沐翹

首為鴻訓歧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顯專

擅之大罪乎上意少解鴻訓得謫戍去又值烏程溫

體仁以會推閣臣不得與出一疏糾與推者之錢謙

益仍執已結浙闈事為詞上召對體仁又力言諸臣

結黨行私吏科章允儒面糾之謂從來小人為公論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

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得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上大怒竟令錦衣衛逮繫益諒益將有不可測之事公上密揭謂人臣比肩事君誰甘以此別營為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乘以好勝之念遂至曹分各立漸成門戶之歧途惟上有堯舜之聖說中逢極蕩蕩平平明告戒以風之復德以化之是非非不難辯也而聖明即止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賞罰非不益用也而事過即歸常言有餘不盡之意用能合異為同海濤為大朝端極師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三

濟之隆海宇受平康之福此惟我皇上乘龍御天乾體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與分益諒益章允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去則一番剖晰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敢借此更為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垂仁於謙益或念其事經恩詔姑著回籍於允為待其困積稍久仍許自新使諸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惟安體仁之事實以安體仁之心所裨於一道同氣之盛治者匪淺渺矣錢與章亦得斥職去然從此

議紛紜枚卜之事亦罷適韓蒲州台至公辭首輔已巳二月皇長子誕生恩加太子太保庚午正月仍為首輔二月以冊立東宮加少保時以罪督表崇煥為題諸宵小借之翻局甚至錢華亭下獄公乃以病請木幾烏程柄用而國事日非矣

成文穆靖之

成基命字靖之後以內閣謝事家居始題改字為名避廟諱也公大名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公在詞林歷十三年而陞中允又歷十年而陞吏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四

部侍郎始由侍郎而推內閣於進退得失之間蓋漢如也當其為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署祭酒疏請視學不先關白內閣又疏中天子之學名曰碎雍蓋碎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者雍也雍天下之殘賊也故古者碎雍禮得謂之泰徵等語內閣弗善遂以原官回局公亦毅然請告癸亥起修光廟實錄為講官皇太子生以資選禮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已用事一時附羶趨熱者狂奔如鴛公風檢澄峻正色講筵每自矢曰無負細旃也及眾正羣起糾奄黃門

北寺獄與有中堂指公爲東林黨人逆奄大爲備具
甲子歲終當講筵故還止加太子賓客公遂決意去
或爲之謀曰爾樂相公固姻戚也一語可解公不答
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不在講官安作皇上規
繩乙丑開講畢卽杜門稱病遂以原官掌南翰林院
印舊無是例也便道歸里再疏請告不允比赴得都
奉旨冠帶閒任公歸而布袍屨與一二故人文酒
留連致足樂也崇禎御極臺省交薦起吏部右侍郎
以澄敘佐太宰飭諸子曹各舉其職疏請刻訪餘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五

發九卿及三品以上科道諸臣各舉所知明列事款
造冊進呈又言人才自逆奸摧折以來野多佚賢賜
環無幾請將見在諸臣暨停陞轉缺出先儘起磨半
年後仍兼行酌用又言臣部以用人爲職祇苦意見
之不同遂致取舍之無據從此各祛成心共偕大道
將世宙不難蕩平上報可允行未幾大兵次薊上名
平臺講求方略公上言帷幄決勝允賴大臣舊輔孫
承宗才兼文武爲人推重且去都不三百餘里亟宜
旨用以資謀斷軍旅之學別具材品樞員宜增加嘉

靖時例增設七八員以資任用軍國煩重議不可
無若借題生議橫滋囂競固不如瑱耳之爲愈卽一
切會議徒費商確宜勅部慎擇條議薦舉鑿鑿可見
施行者立與題覆其餘游譚浮說盡戾勿問從古濟
變以人凡抱文武才猷經濟實用者勅廷臣指名奏
聞分發吏兵二部諮試擢用上皆嘉納先是兩舉枚
卜廷議皆首推公至是始得旨陞禮部尚書入閣辨
事時孫公承宗於十一月十一日召至京上御平臺
同召對公奏願以戰守機宜盡付承宗使盡其才必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六

能仰副聖衷時庶吉士劉之綸好譚兵有吳閩髮僧
申甫者詭譎兵事之綸誤信之薦之朝上拊髀方殷
適之綸當陞泣陳而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
車上壯之特從其請公奉命詳閱極言不可用上默
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甫竟見赦而潰東兵薄城表
崇煥率祖帥入援崇煥先殺毛文龍文龍私人在都
者已廣布流言督師又請羅城休兵讒口益力十二
月初一日上名表崇煥祖大壽對平臺上數崇煥罪
狀命錦衣衛拿下公脫大壽而心悸獨叩頭乞減重

者再上不悟曰慎重卽是因循何益公復叩頭曰臣願皇上慎重敵在城下非他時可比上見其狀急遣曰卿慮的亦是朕意已定不必言上退以茶盒賜輔臣時首輔韓爌饑甚將取一餅入口公憮然曰此何時老先生尚欲食耶我輩寧卽引決不忍見國勢至此快快而出明日祖管兵潰擁其帥而東舉朝惶駭司禮監監臣執公手公料已定今柰何遂奏以崇煥手札招大壽東兵南下諸事紛紜公劾劾在公因念急時紛名外兵而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七

士胥且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宜雲之勁卒入衛仍當招補原額以備西邊又念調集費繁額賦當急束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又念司空之屬收發辦造當晰當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念六科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各科印官各選委一員查核號件不必以議論掣任事之肘第欲以糾彈悚懈事之心上俱嘉納復自陳無能乞罷者三不允上重漕事遂議復用漕運勳臣而諸勳紛出機辟蓋祖制設官甚善而一二不肖或致削軍盡漕公具

聞上爲報罷一日上御文華殿謂輔臣近來法紀廢弛力宜振刷公對以治道第宜去其太甚營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上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妨公默然其後輔政者陽以振刷逢上意而陰操威福除異已議論日新禍亂日甚然後服公謀國之遠也時首輔韓爌次輔李標俱去公獨留東兵尙在遵永大司馬梁廷棟志總理帥馬世龍謀更置之將以撼閣部承宗也公力破羣忌從中調劑救世龍進取不當更置世龍卒隨閣部監遵永之功時通津告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八

急公特請申嚴警備仍請補天津鎮帥請發銀通鎮募土著足額專遣科臣省閱奏報上皆允行至議固根本則請用三鎮重臣如范侍郎景文侯侍郎恂解巡撫經傳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司馬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驕養如藩鎮公請得一中樞大臣親提勁旅以彈壓驕悍上悉允行固原兵入援而檄公密奏設法督選萬人而給郵押其餘選鎮令鎮臣捕首諱者正法上方銳意精嚴大小臣工相繼就禁如張尙書鳳翔尙書允升胡尙書應台韓尙書繼思

公爲反復申理俱得從寬典易副憲逮下詔獄公
奏改下刑部又如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以私書
奉旨會官處決公上疏救之不報乃長跪會極門謂
祖宗之法雖真正死罪猶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
未經刑部而遽處決上使人偵見其長跪自辰至酉
未起也意解俱得諫戾主事李逢申祭公向爲袁督
乞慎重乃受線索欲出脫其罪公再疏請告慰留視
事無何逢申以炸砲同徐申懋擬遣而上嫌輕公謂
大辟下卽遣而承遣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未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九

請約束以致違誤非有他也戾之外無可加上亦從
之公以偶忿不入直適有袁督議罪之事錦衣張道
藩糾公委卸又主事陸澄源論公兩首廷推乃首輔
熿欲借公以申救崇煥公再以病請疏三上乃得允
先是詞臣文震孟疏祭冢臣上御批挾私妄詆不堪
講官公揭謂震孟實以才名氣節素負時望今設此
訶謔覺於講幄之體太失且於冢臣和衷之願不安
衆人側目實始於此矣公歸闕事紛紜無人不望公
再出而公方在門課子陶陶然樂也公以己巳十一

月入閣以庚午八月予告又六年乙亥八月歿贈少
保諡文穆嗚呼平村亂豈不以人哉文穆受事於危
急之日而首勸上起用高陽奇以軍旅可謂獨見其
大矣及大敵在門遽逮渠帥勁旅東潰事已瓦解非
公在內高陽在外宗社之墟不待異日也未幾公去
而高陽亦去溫烏程因枚卜而爲攘臂之爭希首揆
而爲同穴之鬪日以慘刻之術中人主而陰除異已
者於是一時才德之士不在囹圄則在山林上環視
左右實無人焉於是不信大臣而信己意不任外僚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

而任中涓以至於公則公之一去所關蓋甚鉅哉

范闕學景文

范景文字夢章別號質公甫弱冠卽以文章著譽萬
曆癸丑成進士授山東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
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時值旱蝗人相食公發粥
賑以活道殣置膳田以息殘更條捕蝗十議以拯災
黎歲稍豐則勸所屬入穀抵銀以積倉廩革大戶以
避里甲除馬戶以清郵傳東昌大治己未擢入爲吏
部主事清真端亮爲周太宰加謨所知一切疏稿俱

尚其手至天啟五年與選一疏尤爲侃侃大譽言今天下仕路舉國如在嗜進如鶩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淡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一

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公一日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遂請急歸公父諱承年爲南寧守謝事歸居南都豫告所知曰吾有子必不爲貽監作奉行吏勅家人備徑以待未幾果歸公初入部日袖小冊旁求舊德泰昌元年八月公署選事適故卜閣員公首言舊籍葉向高天篤忠貞以資匡弼應候特旨各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外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慎行詹事府少詹盛以弘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

張問達大理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甫兩月又去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瑄就北司獄誣賺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與脫之於灰風聲所播幾及於禍公處之自若弗恆也時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朱祖文言虛談如火時慈極林之義者惟范吳橋鹿定與父子耳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已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旣而有兵事京師戒嚴公不待詔命帥師入衛各處援兵逗遛騷騷獨中州之兵抵涿最早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二

而紀律嚴明民不苦兵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內艱歸甲戌十月起南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尚書時流寇自豫趨廬自風趨池又自和趨浦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兵器壁壘煥然一新其大指以爲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宿重兵於廬遊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其以守爲戰之大局也賊烽夜照江

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公之功也時楊武陵嗣昌以本
兵糧國柄方欲以和樞二字塗飾日前公每嘆曰賊
勢日橫國事日蹙乃徒爲掩耳盜鈴之計爲人臣子
何必負之一至此也誦唏噓扼腕寢食俱廢而又值
嗣昌區區艱奪情視事詞臣黃道周執義爭鋒及科臣
何楷等連章糾劾上震怒罪滿疊疊公扼腕力拯
連馬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稱懼其晚棄之何得其
益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章任中外
一時譽之如山斗公居南中招集名士與之詩酒得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三

臣幽囚已久爰書已上求其速發而情有可憫者求
爲護持陳作色曰如公所言某某者上怒不測豈可
輕試部科相對錯愕承澤曰明至可與忠言我當以
疏爭之於是上言時事多艱人才難得邇年內外諸
臣任事不效輒麗法經或膏血沙場或駢首西市不
則遠禦魑魅幸則星沉貫索以致臨事需人幾盡俱
空襟肘交困固請赦樞臣張國維繼臣董象儒郭景
昌科臣姜琛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上次日上御
文華殿召閣臣及刑部諸臣出疏示之衆嘿然公獨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四

願卽出一諭傳示海內至科臣疏次日發部止云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卽出一諭公善於格君如此惜時事已迫無可措手時邊臣請策兵入援張司馬亦力言于閣公大然之陳演執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堅不肯任無何賊屠翰林破宜大至三月十六日抵城外土城關十八日被外城司馬亟上縋賊上城一疏不省十九日都城破公先已絕粒不食至是見賊騎縱橫望闕哭拜於雙塔寺寺傍井中歿之所著有味玄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又刻趙忠毅文集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五

集孫愷陽先生集行世公羸弱不勝承詩文秀遠下語如畫每閉戶焚香或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韻士及策敵臨戎暇整有節制雖名將所不及至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回絕不類其人人每擬之如子房長源論其末境恐二公有不逮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劉副憲效祖

劉效祖字仲脩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涿州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中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闕日涉園陶情觴咏京兆首善地闕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無遺督府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知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一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駭取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王問因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日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蜀中營集及六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濟海行錄二卷遼市譚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交翠閣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魏侍御純粹

魏純粹字乾仲別號見玄栢鄉人少司馬槐川名諱

吉之孫也司馬以御史歷官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時當多故公能詰戎繕具邊陲寧謐歷二十年
無兵戈之警時論稱之至公登萬曆曰辰進士初授
陽武縣知縣以才幹著聞直指使者薦簡長第一道
永城河決民苦昏墊乃借才調永公下車捐幾置施
濬築水迄循故道向東救水中男女以千萬計議開
荒十二政倣古井田法勸渠片都保為均田給牛授
餉開荒三千頃是歲麥兩岐民歌樂之曰永清堂北
岡後麥穗長皆雙偶魏公之澤真不朽直指使者又
薦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二
薦公河南治平第一庚戌選授山西道御史侃侃條
議皆中窾要不一謁權貴出署閉門焚香讀書而已
時仕途紛騰邪正相構已露幾牙公遂以父病堅乞
歸侍其疏云有子而不奔父之急則世間安容此子
有臣而不盡子之道則皇上安用此臣不佞旨竟策
蹇歸家居最久臺劄屢催竟不出至癸丑卒于里公
學術純正得之家傳父樂吾先生嘗著養生佛佛二
論其言養生以習靜為主無取乎呼吸吐納之術尤
戒任時醫其言弗佛謂禍福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

端息公受先人之教戒家世不得用浮屠極為高陽
孫愷陽先生所重平日留心經濟謂定國宣威當以
兵屯為勝故所著屯兵開荒諸議整饬可行未得竟
其用人惜之余過永城父老猶有遺其遺事者謂公
為令時適有遊客暴卒所携貲甚厚然不知其姓氏
鄉里人謂公舊例屬無碍宜佐公費公曰物各有主
生死以之乃盡以賑貧民自出已貲為置一碑勒曰
遠人無名氏之墓且為之銘今道左遺碑在焉公真
有古人風矣至于士大夫不為方士所惑不溺于浮
梁中丞應澤 卷十四 王
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
百世所宜取法也

梁中丞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別號懸黎宛平人乙未成進士丁父
憂戊戌服除授戶部主事為部尚書所器凡章奏皆
屬之壬寅出為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俗健訟公
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胥投籍稅奄害民者寘之法
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部充
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徵寧匿稅十萬前撫按不

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充左臧奄延視未已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解隨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適解部充餉絕奄覲覩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解無先期懸貯以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指仇家程氏山本爲已產獻闕下屬江西稅墻董其採辦轉展無所得因誣販木他商與其仇同姓者指爲窩探轉變奸利公分別明確釋仇與販商坐誑奏者稅墻復寤治奸民波其族使以木代輸公復爲分豁免汪氏無辜數百人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四

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匠磚之半當之後以轉造增派議徵於田公請全留四司料免派五萬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歲可得羨餘若干公言內監每以驗駁扼有司苛擾不便民請如其議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法與奄抗守徽州三年盡謝筐篚時徵寧道缺以公攝將帥真矣而廷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馳驅疲瘁抑遏客如制汰宣府衛軍教以騎射火器陞降其餼以示鼓舞因以其卒命涪川知縣李際芳擒巨盜三紀

四紅散其黨几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河防水利大梁睢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山積判決詳敏久之積蠲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公曰吾攝官非攝庫贖也適巡按某常誣某都御史以貪汙辜公極稱其清忤巡按意已酉巡按改南直督學御史遂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公在辛亥復以公爲陝西鳳翔平涼道副使平涼有韓藩宗人數萬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徵解多逋備累小民公建議倣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五

等其爵至二十頃五頃爲限以田均差與民同有奸人構富宗於韓王矯王令鼓宗千人籍其家乘機標掠人情洶洶公立擒首惡餘黨俱按治如法韓宗以安公常曰韓宗固難治吾法裁恩施均其苦樂至誠以感之吾不以宗治治吾民耳公以固原涇州平涼三州縣峻產深谷穢穢山沒乃相度防守增設兵馬建墩堡練義勇條上土達班軍屯田鹽法會苑馬寺缺又以公攝公陳馬政八議察酌古今御史張忠烈公上其議皆報可甲寅撫按疏請以參政加銜留任

丁母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參政又三年陞雲南按察使紀綱大肅禁漢人之爲構孽於生熟夷者重其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時朝貴以爲人屬公公不爲地是年爲天啓辛酉雲南撫按再舉公卓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辛酉計典復調公爲陝西平涼參政是時公去平涼十四年法弛宗惛民不能堪靈臺縣民聚衆數千驅宗之隸其工者公至按戶履畝問民田入宗宗田入民之數爲宗別立里甲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徵科之準令宗田與宗畝轉人物志 卷十四 六

子緩刑疏忤增意拷掠汪文言誣賊二千公獻其獄詞隱然言外時追比甚亟太僕聲產不能半輸公復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南右布政使管河道事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連賊添設老弱兵防天啓六年兵部以東事增置德州授兵兵餘解運奉巨海餉登州兵餉事出近例無額編者卽給藩司公以抽借二議措置援兵二千其法於濟南東昌武德青州海右充東西道十三營存留壯勇各同糧本派老弱什一抽餉解德州供募不足則借扣府州縣之冗餉轉人物志 卷十四 七

產積類麟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丁卯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抵鄖時以有感時事應詔陳言天下大計兵餉爲先宜使戶兵督撫合爲一人內外合爲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用兵勢何經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遇度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休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寬民力上溫旨慰勞鄖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始設鎮於鄖旋復事權稍輕武備浸弛額餉一萬六千以前撫奏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八

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兵衛所逃亾強半公至鎮卽條上兵傘餉寡軍驕吏竄七議爲網繆計得報可申飭未幾爲崇禎己巳叛將結流寇出沒漢中興安西鄉城固漢陰之地公知劉公應運之才委署關南道授以事權卒能盡其方畧俘斬無算幾寇奔入四川界中復自川入漢公策其必返與劉公計信撫行勦兵旣集疾走一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衆未幾都城戒嚴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解嚴上令公歸鎮留鄖兵駐近郊公復疏辭餉自離鎮至班師通計

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嘉敕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着爲式三年考績加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于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爲覈允減餉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爲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寃人至今誦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歸里七年正月卒於保定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毋以不及奉贈公鍾釜爲恨同母娣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九

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爲治求實用不飾文具爲虛聲以欺世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熾方盛不爲少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魏功德所著有守微錄關西未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檄撫鄖州國朝成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畧藏于家

王方伯愛

王愛字仁甫別號涇谷萬曆壬辰進士公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窾會值盤錯游乃無間始

為潞安司李猷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
也既遺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亦何苟必立
仗乎既以兌鹽往浙江諸兌蠶立掃歸給軍士布花
覈虛濫者將萬人詣衛帥望公心戰公以是度支著
於三轉於時邊事亦已肆而廣寧伯與諸債師相餽
率空藉以庚癸為跳號當事欲核遠餉度廉辨無如
公者公見請曹郎望遠左曩足亦自謂真無如臣者
矣予嘗稽故牒遠東西戍不上九萬餉不上六十萬
而公所清徹浮寄者至二十四五萬於邊計裨益誠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

大當道擬以卿寺優公不受也量加級出備兵陝之
鄜州兼理靖邊靖邊敵出入時主牝狎款久無事而
火落亦以孽種犯安寧諸處公會杜將軍松出方畧
邀之斬首敵二百七十有奇齒獲無算先是獬賊聚
於真寧公親至其帳識其渠散諸黨從眾無諱者一
日過花馬池遠敵踰牆進見公麾蓋羣下拜曰不
圖今日見一大人公以是制勝聞於朝寧甫奏績晉
右布政而公遠盡瘁以歿嗚呼公敷歷中外幾二十
年湛於道德為文章深巖如淵岳而體以戎賦顯敵

且未竟今天下固苦無治戎賦者也然不得其深疑
之意卽爾爾障猶之亂絲耳公嘗有史論數卷率卓越
創於時旨問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阿諛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言陽不和罪
繇苛吏馬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為說隨邪說顯彼
經教見之者咋舌也公子崇簡以文章行誼聞天下

米太僕萬鍾

米萬鍾字仲詒生有異質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
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以萬曆甲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補
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為延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
觀察江西彼時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
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
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魏冠卽訊嘗
公讞決公曰璫猶狙也請得以徂公之為之乃
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京
右轄彼時璫餘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
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

謂公卽少曲却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卽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其美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直經南京時中貴人守備於斯者方爲璫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幣求公數言彪炳上公者公怒斥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喚其門下御史倪文煥既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

叢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補太僕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其鼎烹宴饗之物必親必敬曰此以飫聖躬者飫聖心公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而不以崇卑介念隨事盡職如此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繼配陸淑人有士行公以避璫禍南遊留淑人清源公子壽都應試抵京諸奸黨爲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走澤地清源泣告淑人恐禍及淑人夷猶曰若能爲卜壺子吾卽范滂母矣夫何慮哉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諸子泣慰進湯七楮之

于地再慟而絕嗚呼此真公之配也公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有客從房山來稱其陰有周口山多產佳石公往搜之得類甚異發頂及踵果得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牛而致之恐力不足辨乃束牲載書就石而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年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啓雲關不斬一班爰茲披塵得視道類予既於公爲夙契公宜爲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卽慨然既聞卽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叢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三

天子則有平原茂樹神州蓓花媽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袍笏之肅拜或頌享之聯翩或嘯歌之驅就或樽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佻巧良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笙侶雲幄松嶂自然導窳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緇禱天之績不鑄勝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於時公方視榷清源未竣斯請乃蓋白茅休石於良鄉之道左扉東薛岡見之乃代爲石報書公見其書復爲文以答之詞甚美長

安傳為佳話李成院為園於城西之海淀極其宏侈
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
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嚙啄自取所藏小
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所著有澄澹堂文卷十二卷
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鈴十二卷石史十六
卷南北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謁二
卷

馮中允有經

馮有經字正子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
諭勸人物志 卷十四 十四
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為起
公奏曰臣等承乏上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
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仿
人以孝義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太宰景榮

崔景榮字自強大名府長垣人登萬曆辛未科進士
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為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
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構隙舍皇長子別有所
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
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己丑
巡按甘肅時洮河 疏奏弛備諸文武將吏以為
和戎忘戰之戒因 四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
巢之期一杜蠶食之漸一寬啓釁之罰又復因條陳
六款一獨免賑邸被掠地方一勞來安集築墩設塘
脩城濬池一添設總兵於臨洮增兵餉驅莽植二川
之鹵一嚴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不以
賊之順逆為功罪一革撫巢又條議十二事邊事少
指掌於是河隴之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徂欵
忘戰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無守土責可
覺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至聞警先去何以飭泉遂

躬乘城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渭源去鞏昌僅四十里
聞有備遁去辛卯按楚時值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
賑之又議允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巡
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經歷以嘗以言
謫何照磨選以薦鄒公元標隆公俱以賓禮待之人
訝其過公曰吾爲天下培正氣也以疾歸起補河南
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見捷請罷礦稅觸聖怒
俱從降調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古來
禍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亂之機亟言礦稅
幾輔人物志 卷十五 二

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借安氏兵爲援事
平許以地公力言不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
稔禍也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金採木開礦之役蜀
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播功陞入侯寺少甲
庚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時劉亂後
衰颯特甚諸屬會每陰從銀定槍掠我弗能創彼益
驕乃嚴諭將領毋致養亂邊人夙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何大舉犯六羊河口乃親督參將
潘國振出奇扼之大捷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
幾輔人物志 卷十五 三

將材開荒地六萬餘畝積穀二萬餘石以備軍需在
鎮三年每陞兵部右侍郎會延鎮吉能等挾款來補
八年市賞延梅遠以一年兩市請公疏駁之曰祖宗
令甲嚴禁馬市專主戰守正恐恃和以武備也
循兩市之請則要挾得志其氣日驕益輕中國矣即
許延鎮能保寧鎮不借口各邊不比例乎莫若以飽
敵之資飽士俟其來犯重創之而後聽其乞款則一
市之議可決疏駁者三並移書札撫鎮爲指陳方畧
未幾大舉入犯如公指大敗之乃懼而求市不敢作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四

襲左都督公執奏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
私其子皇上奉天無私奈何以犀玉之榮輕加孺稚
之子乎又言祖制嘗遵私請當抑威院不可借越寵
祿不可妄干上感悟遂中寢會吏部侍郎 賦泉謂
公不可御史潘汝禎章惇其清執以隱語中公遂
請告歸已未北邊順義素囊構家難爭市賞願義不
貢者九年廟堂憂之廷臣復推公公欣然履任進請
道將論之曰宣雲款久備弛戎每窺隙欲借事啟
今毋再言款惟有飭防待之因令各邊修城濬溝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五

公引疾去甲子冬起復吏部尚書時逆奄魏忠賢擅政錦衣田爾耕爲奄爪牙預朝政橫甚及以同鄉來謁公拒弗見爾耕深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絕請託捐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一絲路斷一見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至奄使人掃一居停以候公婉拒之曰吾隻身來無庸私寓遂入居官署中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餽謁不得通是年計事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青鐺之難經察糾亦必節取予以更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

歲朝人物志

卷十五

六

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故事奈何效之事遂止明日駕幸彝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奄命副之示裁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奄欲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天子之耳目公議在焉奈何減之再疏爭之不報乃分兩咨考之於所定四十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奄復創請分別地方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晉則全不用公與諸論天之生材原不擇地大省風爲材數今錮之安所取材小省闕出一材尤當破格錄用以稱天地鍾靈

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不可非錄敘法又議起廢添註京堂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已公謂如此必部院科道發訪會舉是六年外又加一京察也非祖宗朝法不可況起廢諸君子淹抑既久不得不越次擢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且其人皆仗節敢言之士皇祖彌留時爲賜環正欲留爲新皇之用此正古鳴咎訪落之典奈何汰之以違朝終一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議事公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竟出奄見公歸日內閣曰彼豈謂吏

歲朝人物志

卷十五

七

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爵事方新寧故時止遺妾子譚弘業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妒非已出欲別遷族之富者爲嗣英國具疏袒其妹奄意亦袒英國家莫敢決公乃指天日謂新寧既有血胤何乃以小功之姪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議而襲事遂定逆奄欲鉞楊公連左公光斗獄三申狀不報公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園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矣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

方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歎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為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讎也迨方受指欲搆公無所得已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諫命給事中章允儒等薦公謂當舉國如在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矣發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為惜公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列歷中外五十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彈丸地大司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八

丁學士乾學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原籍山陰徙居於北遂為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籛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加進士登名驟甚人以為榮公慨然曰讀書中第此尋常事有何足羨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國之衛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重負自此擔矣是年秋還庶吉

士辛酉授檢討壬戌分校禮闈得孟公兆祥許公十乘甲子典試江右又得艾公南英黃公端伯袁公繼威程公岫一時稱得人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虐焰日張公憂見於色每退食杜門撫胸指天慨嘆嗚呼家人莫測所謂也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主葵藿之誠當於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感悟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羣起工部郎萬公燦言之尤切遂虎杖下燦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九

劉球鍾同為此因言二百六十年何大匡球大議論不自爾鄉山所以推重燦甚至復引無面從語戒諸士勿謂舉朝抵諫上不卽下有所摧折以是自諉諂豈通國為皇上陳鞠人忤志之詩有不沛然以從策問以盜賊羌戎閹豎竝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習至有斃杖下者倘亦古人聿作厥德之意逆聞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黨持以語闈因切齒公百計構隙必欲致之於法而後已時有密報公者公燃鬚口等歎耳從仗寧死忠乎予擲管之

時蚤知爾爾又何何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
耶俄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者遂矯旨
奪其官奸黨高守謙故公僕也至長官繼承衛籍借
勢恐喝欲得多貲以為之地公叱曰誰能以文字得
罪生死惟君父命肯以賄全頭顱哉守謙忿而去
次日假駕縱騎來逮直逼公室公曰臣得成所矣俯
伏就逮聲色不動羣惡狂談恣掠至身無完膚骨皆
寸裂而去已而知其偽然坐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
法司守謙伏誅餘黨遺戍贖公侍讀學士公為孝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

時讀書黑山寺經歲不歸家布袍糲飯嘯咏抱膝齋
中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宜其視奄輩如腐鼠視生
死如旦暮嗚呼士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哉余著公
小傳夢公揖予且向之索燭寤而思之燭所以照幽
也意公尚有遺行未盡貽揭者乎尋嘗訪之知公
悉書之

孟侍郎兆祥

附于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別號肖形河間府交河人甫弱冠登
萬曆乙酉賢書先是夢詣上帝所檢閱陰騭籍公名

列第六榜出適與名次相符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大
理寺評事逐日細閱中外刑案以佐大廷尉平友人
嘆其勞公正色曰居官盡職人即不畏明習獨不畏
幽責乎丁卯典試事於蜀時逆閹虐諸正熾諸士草
茅忠憤試策中多有直摭胸臆者房考適為巡公
輒曰此副毅有骨正可收之為朝廷用豈可自為顧
惜失天下士人服之公胤名章明亦以是職中於北
闈會吏部司官缺輿論屬公已歷四署員外宿弊一
清暑考功時同年科道代吏員求題冠帶公一切弗
應衆志甚踰月前事為緝訪者所發代題功司及關
說科道數人皆落職向之恚者皆服公之遠識也崇
禎辛未會試分闈後給假歸里居杜門人罕識其面
成寅起考功司郎中時方苛刻所議不當旨輒負罪
去人視為畏壘公不避難不市譽一以平恕處之凡
奏牘八百有奇咸得報可時黃公道周以言事忤旨
下部議輔臣溫體仁素不悅黃公使其腹心偽以上
意相恫喝令覆疏重錮之公憤日事即多掣孟兆祥
豈可以威懾者乎吾持吾心焉耳不敢負名器私默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一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急於是側目者陰媿公
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
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
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夫耶雖
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通輯之情形
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嗟嗟流涕豫製漆棺一具貯
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閩通京公分
守正陽門從僕勸公雙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
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歿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二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僅奔告其
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卽當
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板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
歿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
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歿時先題曰敢有
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
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

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
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驅引去
已而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妾趨去
我將歿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
南城嘗守者曰守歿亦死焉若守死爲滿城忠義
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獲亂獨
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濤引射矢注衣甲血朱
殷穴胸而出濤縷屬於屢公猶強自力束膊拒賊連
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髮奔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三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過車兒童
備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
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肝衝抵掌噴涕噴溢頰頰否
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
益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獨儻自力如此公
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劉遂入大興縣籍
少好氣節爲諸生時疏祭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學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其
嚴繼娶胡夫人送至署中家人以花燭請從義曰今
何時邪而暇為此其遲遲新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
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長安吏役假令携印出走
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
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尙未成禮
可聽其母言舉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處叱兵丁毋
犯其署且給之餼家人得無忿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朱中丞之馮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止別號勉齋順天人甫弱冠
卽登賢書天啓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權河西
務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之公
帑以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
事勢張甚公畧不爲禮其人見公少年風骨稜稜咋
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喪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一

每言爲聖人之學者舍此無錄昔薛文清公爲御史
時巡歷之暇輒手錄性理良有以也庚午服闋先是
逆奄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公在疚未及加至
是應補公上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
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
之譽著於一時司寇倚之如左右手甲戌陞浙江僉
憲丙子陞山東少參仍兼僉憲分巡青州時海右戒
嚴公率屬沿岸修治墩墩造甲仗火器以萬計沂水
爲一盜事株累無辜幾傾一邑公設法獲真盜一訊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忿於是側目者陰嘖公
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
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
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夫耶雖
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播磨之情形
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嗟嗟流涕豫製漆棺一具貯
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通京公分
守正陽門從僕勸公雙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
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歿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二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僅奔告其
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卽當
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板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
歿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
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歿時先題曰敢有
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
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得選得河

閩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
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
已而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公入學舍磨其妾趣去
我將以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起
南城警守者曰守城亦死若守死爲滿城忠義
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歿守三日夜城三隅覆瓦獨
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濤引射矢注衣甲血朱
慶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屢公猶強自力束縛拒戰連
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奔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三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
備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
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肝衡抵掌噴涕噴溢頰頰否
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
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偶儻自力如此公
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遂入大興縣籍
少好氣節爲諸生時疏蔡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諭以大義金闕賊之貪虐衆爲感泣檢閱所止衣被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曩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勳忽歎語以降請公大罵之公欲擒勳恐承胤驚覺乃伏健兵於屏後遣人約總鎮議事因而擒之承胤竟不至俄賊薄城下公率標兵北面背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公命轉砲內向日我親擊賊勢已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公曰離此一步無處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四

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金家書付提塘官令總城而下揮衆人去解屐帶自縊遺疏云微臣一死報國並陳未盡私衷事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匱乏一旦至此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也臣方已竭臣罪滋深業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矣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層數無疆中興可待亦以收人心培節氣二者爲先務而已矣收人心在愛民方愛民方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第自

逆璫摧折遂至廉恥風微且仗節成義之士多在敢言直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願我皇上鑒採施行其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護聖主讀書須讀經世書咕嗶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慷慨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至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疏投遞政司十七日上諭宜撫朱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優議卹時賊已至城下杜勳乘城飲于樓至十九日門開城陷求如公背城擊賊者無有也痛哉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五

少年登科文弱不勝衣而樓座談理詞色嚴正有老學宿儒所不及至於事關綱常名義則意氣奮發噴薄日月又居然萬夫之望也其蚤登科名與金公伯玉同恂恂如處女與金公同而好學各理清節無不同又同捐一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附載甲申三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題爲神京之藩屏全藉宜雲宜雲之守備聞尚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

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明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宜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宜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六

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設狡爲憂實深畿正在傍律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愆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或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

一未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宜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七

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敢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敕兩鎮撫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寧尚可爲也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爲賊鋒四逼傳聞可駭

乞立賜收回內臣兵柄分任文武大臣以奠宗社
事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
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
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
登城歿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
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
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爲賊執恨而碎割之兵安所
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難不
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卽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八

爲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爲腹心
卽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
視之不可恃而深爲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
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
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
外者之勸現今京管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
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勲感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
我皇上身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
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

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
營將領劄管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
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
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
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
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

兵部

題爲緝賊上城甚駭聽聞乞立

賜查究事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
曹詣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九

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墜
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
禦情形輒爲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竄總賊寨上
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
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金兵部鈇

金鉉字伯玉宛平人生而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
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

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比於宋胡安定先生尋轉
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
甚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
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
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
為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
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
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
聽簡之臣子而令其齟齬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
裁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

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
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旬劄彝
憲之庭致雁交結之條奉旨切責然兩曹諸司迄無
一人肯至彝憲之署彝憲甚以何分稅杭州未任
以病請告歸甫匝月彝憲以火器不中式參公奪職
時周禮部鑣曹刑部蓋上疏白其無辜並坐降謫自
是公家食十三年鑣戶讀書究心性命之學與諸弟
抵掌今古怡然其樂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公
吏部議與石齋黃公極齋高公同起用中官曰他人

可用是人不居我輩於人面安可復用也因嚴旨責
冢宰且真選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公父汀州知
府顯名卒於丹陽公自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
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廢之旨眾又薦公一
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舉
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舉公及沈公自彰上
領之即補自彰文選司郎中公甲申二月服闋起補
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氓犯宮闕三月
十九日早聞上變裂眦罵賊裏易素服表加冠袍束
裁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一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
公猶呵止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宮人在奔逸
出公在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劉元日歸送太夫
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班役急挽之公怒以手捶班
役復躍入而死先是聞流賊陷大同公上疏曰宣府
燕京之蔽也宣不救則燕亦不救撫臣象之馮忠勇
足恃但恐受內臣之掣以債事耳請亟撤之不報未
幾內臣杜勳迎賊朱公死之公大慟語其弟曰今日
我哭勉齋數日後汝輩又當哭我矣至是果能畢其

志劉元歸報母章氏妻王氏弟錄俱赴井歟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公首無可認識家人以經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

成兵部德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少儼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因家近京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斫几在呌曰吾恨不能爲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公怒罵自若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爲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二

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鯁直不能俛仰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爲知府險而鄙公每譏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挑構輒切齒公乃列欵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冤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矣時烏程溫體仁當國初以揆卜爲諸君子所擢出羸糾與推者上傾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黨人至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岷然衰亡之象矣公在獄每閱邸報輒怒忿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

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於是具疏論列體仁罪

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坐無

主膳六千七百有奇體仁恐其復有疏也遽發遣留

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受杖不

復悲痛曰吾得爲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

候體仁出朝迎而晉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

之爲李林甫秦檜未幾人兵破懷柔或勸其父文桂

宜避去文桂曰兒難而逃吾無以見吾子也遂率其

女及公二妾童氏蕭氏俱歿之公至戍所衣食不給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三

處之泰然益肆力於學行坐輒以一編自隨如是者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皋縣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括剋之害民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愆谿者言甚劄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劾子夢來託金壇王有三家誓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宸聽日塞每過同罕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巡視京營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爲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

營諸公勒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義輸支
持旦夕以俟王永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
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
日復共議捐措聞城上監視大瑞絕叛瑞杜勳上
城知有異謀往請召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居至魏內
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城樓各官願分地歿守語未
竟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官中無皇上適官人奔馳於
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歿
家人忽報澤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公感嘆
齋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四

也
申太僕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甫弱冠登賢書中崇禎辛未
進士授儀封縣知縣調繁杞縣安靜宜民時稱良吏
擢吏部主事留心人才每袖一小冊有所聞輒札記
有忌其座師楚人文安之者詞連公遂降南國學博
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之變公適在畿南查馬聞警倍
道而入將抵都時賊已薄昌平都中城守屬之內監
百務廢懈人已知其不守從者止公潛居近地公曰
齋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五

吾君吾親在焉可辟匿乎遂入及監視內瑞等開門
迎賊公微服至王恭厥坐井傍候變聞上崩投井死
公平日嗜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鐸詩經鐸行世
鞏都尉承罔
鞏承罔字洪圖宛平縣人尚樂安公主公主乃李選
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
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王甚賢每值都尉宴
客則蔬果酒茗必親閱焉客或散蚤必訊曰今日奈
何不歡毋亦餌醴不潔乎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

名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制勳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間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臨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僱帥之私孰若相親有成追隨從公之邁橋門環聽瞻振驚之有容覆圖序密赴馳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殿李堅趙繼宋瑛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嚮學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六

之效臣又安敢自棄於聖明之世哉疏上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進其冠頂服册及有龍鳳袍器着恭進因進公主金册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尺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於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廷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真遵世守設其裳衣不啻圭璧瓌琇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遠綴之例也

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册止收龍鳳器物至着爲例又疏請爲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瑋議甲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明睿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得臣光時亨方糾明睿爲邪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情已晚矣二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樞尙在堂咏咏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縹繫於樞前縱火焚之自書八大字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臂前自劍而死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七

劉新樂文炳

劉文炳任丘縣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任封新樂侯孝純皇太后以萬曆壬辰生以甲寅薨享年僅二十二時上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不置新樂母徐太夫人尙在庚辰九月初二日遣武英殿中書四人赴新樂第繪太后御容繪成徐太夫人以爲似光皇帝選侍郭氏張氏李氏視之咸曰似蓋三人皆與太后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乃捧安寶輿中用上齒簿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侍道左百姓聚觀似億萬

計咸呼聖天子仁孝上步出歸極門跪迎入宮隨遣
大學士范復粹等捧册封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
襄嬪李氏爲恪嬪顧侍臣曰見三嬪如見母后也清
然泣下者久之進封徐太夫人適其子都督繼祖
孫新樂文炳都督文耀文登文煜俱欵資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閣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及其
父繼祖曰身受國恩惟有一死耳徐太夫人年九十
一矣挺身赴井嫡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
掩之請其父同弟文耀登樓閣門焚其賜第自縊而
幾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八

李錦承若璉

李若璉字成甫上林苑蕃育署人祖籍新城永樂六
年立上林苑遷山東民實之遂家焉父世茂萬曆戊
戌武進士個儻有大志以未竟其用思救之於其子

故督責嚴嚴若璉遂出而遊學楚中既又入豫以武
中式北歸父沒痛憤之甚探討輅鈴與立功邊陲以
繼父志於崇禎元年中武進士官錦承衛非其志也
然好交四方賢豪慷慨磊落士紳稱之未幾北鎮司
缺員此稱詒獄最爲要職故事率以厚力得之其時
魏璫敗後人厭許顯純輩流毒海內思得賢者而用
之遂以屬君受事之日以清白盟之于天往時凡厥
衛緝獲事件奉旨下詔獄者率無所異同君獨不然
每事詳加研審於情涉冤枉者立爲昭雪長安士民
幾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九

幾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九

畏厥衛如虎見公執公秉正頌聲載道一日巡捕營
獲一木工謂爲督師崇煥奸細奉旨打問君問原緝
員役曰表督師現在遼東卽有異志渠之提塘承差
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工爲奸細衆堅以爲真及訊犯
人隨口直認云表督師脩葺衙門帶方巾穿白綾袍
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聽京中有多少兵馬欲起手
反叛君再四誘問始痛哭曰捕營苦刑叶如此說不
然駁回當時夾夾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何曾到
遼東君提實上聞上令錦承衛帥劉僑再審乃以爲

眞立付重辟君夫出降二級回衛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公歸囊橐蕭然閉門教子值甲申賊變書一贊於几上自經而歿後賊至其家每夜輒現形毆賊其英爽如此其時錦衣官死難者尙自有人憶余甫出井中爲賊所執羈之蘓州巷一空宅中其宅堂宇陳設及臥室衣衾冠幘宛然俱存而闔家俱赴泡子河死止知其人黃姓官錦衣而不知其名如此者尙多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郭忠武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石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四年西戎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鎮安守大同一日敵騎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噤指不敢動卽以皮帳卧登帳垂四

角以木槌昇登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于隨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荆關鴛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督備士卒卒死問傷褻創傳藥衆皆感賊或謂登曰事已至

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益登曰吾誓與此賊存亡當
不使君輩獨歎也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
賂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且登降謝 曰賴天地社
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
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暄出見納賂而也先
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乘間出外士劫其
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
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二

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
才果敗吾事時敵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
堅守大同十月敵以請和爲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弁
糾集忠義從廐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敵馬
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巨今悉起官
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彼有
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
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敵已退後
詔褒答再上疏言 人雖回離邊不迭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 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饒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 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謀報二十里外沙窩 營十二皆是
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 衆我寡莫若全軍
而返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圍一退避 以鐵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三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劔起曰敢言退者斬漏
下二鼓徑薄 營天漸明 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身刃一人
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 首二百餘級
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
八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此爲戰功第一公每
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
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
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汗濁之風致有 之

禍又曰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既退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之半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名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該爲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人入圍中令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四

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相傳以爲神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游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闕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遊大學士

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吳恭順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始得縛吉祥且爲備已大將孫鐘等督兵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五

馬都督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病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劄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庸租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和馬諫

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永顏
曾把兒孫結諸遊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
之自是效順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
將賈鑑朝議且撫承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
有河北藩鎮之禍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
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名總兵遼
東十七年入塞率家丁斬四十餘級遂定陞右都
督十八年遼東兵亂承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六

者上深嘉悅陞左都督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
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卽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
用命重賞邊士尤厚卹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
邊人畏承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
邊陲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遠人爲罷市哭
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

朱恭靖希忠

朱希忠字貞卿以勳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年甫二
十一襲封成國公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受知世宗恩

無異此己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皇
太子命王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
也世宗在位久以威嚴御下雖素所親任韓晉往往
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于上獨被隆眷三十年無
絲髮不當上意及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
節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友愛篤至朝夕
過從怡怡如也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
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語練于國家典故而口哨嗜
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然一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七

言輒中肯歛世宗晚幸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
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同卽
終不言其周慎如此萬曆癸酉九月以疾薨追封定
襄王諡恭靖

朱金吾希孝

朱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七世孫初授錦衣勳衛累
遷左都督戊午加太子太保庚戌加歲祿十二石辛
酉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賜肩輿
加歲祿三十石其事世宗也內掌羽林飲飛之士周

廬宿衛外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上有行幸必扈
從上或密旨問國家邊漕事手自裁對無不滿意指
穆宗踐祚加秩燕太子太傅神宗登極雨加歲祿四
十八石先是掌衛事者峻法固吏民足希幸繼之
常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為操切鉤鉅之術常交詔
杖言者必持以平恕所全活其他決大疑寢大獄
養國家和平之福者言與有力焉三 擢遷六察累
累數千言皆劄切時務居家孝友好拯人於難平生
折節下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時稱其恭敬如張安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世篤行謹信如金日碑好客下士有信陵之風承家
質行則如萬石君兄弟卒之日惟以國恩未報沒齒
為恨長子時豐早卒孫應壽嗣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馬指揮應乾

馬應乾字健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承守遼東最
有威名健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每以
表旗自題繡鬚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道
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常流覽天文曆
算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
錄四卷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譚不輟至其綜博
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袁錦衣彬

袁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上察其能書楷之彬與哈
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
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 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
上上以銘曉 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
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
返入 營皆彬與銘從上在 帳冬夜與彬銘同寢
彬脇爰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脰上後共寢德下之

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問其姓名彬爲人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諧謔博上笑內官喜寧者故一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宜府大同躡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音絕何處得入南京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乃噉殺彬抽葦捆載彬之蘆中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屨屨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二

其背汗浹乃已熟羊髀召而與其啖之上稱引嚴光事銘常睡熟手壓我胸無似之耶銘叩頭謝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既復位趙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引太液池水通其家彬娶使太舅孫顯宗王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畧用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遼泉者積官與彬並並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言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泉泉任之石彪坐謀言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泉叛泉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及其繼泉乃學泉所爲以自婚於上達在上前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憚之獨彬倚舊恩不相下達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妻父千戶欽藉彬勢誣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後還職而尙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成邊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實彬與請托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許彬受石亨曹欽及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三

諸干謁者賄且擅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輿專人女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表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辭拷之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素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扈從臣庶奔走逆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御前奏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管之百餘日此必有人

甚汝頃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頃曰頃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頃醜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頃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子寬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門指揮醜肉小人令引閣老肉今尚在且言即有醜彬者恒倍能達歷指數之法司喪而不敢盡聞論彬賸絞頃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間在毀所賜第禁錮頃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四

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成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論成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遇達餞贈之甚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
牟錦衣斌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取逐方正大臣言官劉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唾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

今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闖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米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謂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所言官矯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計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斌工部官購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愛金行及此矣斌痺屋敎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公銑常言正德之時奄官用亭士節靡然求其正直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五

持者惟劉忠傳珪牟斌三人而已
侯都尉拱辰
侯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長公主遭時清宴鎮威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章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册代王之訟與廷擊之獄起公

據經引義慷慨別白國是者定卒論榮康

吳錦衣孟明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為之副羣小構大獄以一網盡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刀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遠染太多於鈎黨者則快矣蓋亦自為他日地乎顯純雖構昧亦為發動後先縱合幾四十人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六

賊皆無左證預為昭雪地群小調知之嗾奄逐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公震孟相左以稟擬事上疏糾文公逐之去鄭鄭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與糾鄭迨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體仁病故事稍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公道周繼之上名對嗣昌言鄭鄭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鄭以此反蓄道周上怒道周並遷怒鄭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吳

公回話吳公言鄭鄭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協理陸完學御史王章為証上以其黨庇怒譴其職特遣內璫嚴鞠處部極刑當公回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公處之泰然曰此身下瓦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公謂溫楊二輔殆不如吳公家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谷監生大用

谷大用蓟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時勉怙權璫王振固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用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用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官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檄孝廉大經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躬借於廣宗崔尙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就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即移歸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召其弟兄再三謝終不至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每貽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為準

王處士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少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間及讀宋四子書悅之棄去故業潛心名理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獻肅廟稱善賜號處士著憂世圖心法岳藏於家不授徒不近名布袍屣履室廬不蔽風雨意泊如也

宋海翁登春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壯歲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韉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轍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頽而鬢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之習此可資生計不應乃日沉酣里中人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天嘆曰嗚嗚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饒之塾舍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二

二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馳行
長安道中往來竟詩是時有布衣謝榛者以詩遊公
卿間聲稱籍甚問得其詩嗟之曰作詩何五者而今
七尺軀津津詠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日曾亡所遇又
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嶗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
山一葺寺出囊中所故詩漢魏盛唐名家詩題其楹
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攻厥詞而於五
言尤工眼駸駸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海渡海于
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鶴伏延陵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三

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
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
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晨炊不繼寺僧獻
苦之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
已而果粥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
其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賂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
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嘯生坐卧其中第
緡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數月山中人疑爲遁
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遊旅人以生衣垢

敵待之不爲禮會苟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
人以試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
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
生伴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
衣其垢敵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
峨眉山邈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
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
所題酒肆中絕句強致其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
京山所跨蹇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四

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
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
名曰丹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
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
元觀故遊王奇其詩名謝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
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
田歲獲穀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美
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
爲荊州守聞生名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

始見明日戴紫籜冠衣阜縉衫報謁握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顯矣亡知太守奈何輕底也久之往來廨舍而太守齎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為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宥往太守為生授室城中從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悲曰是太守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計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僵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為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五

尊官耳固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為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袖行乞於途自江陵塚足數千里來海上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為謝亦不知為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為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遊耶東海君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於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借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適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適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為適王上客而又為人借卒以狷介故不及於難後遊石首為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為頭陀不知所之

盧太學柎

盧柎字少梗濬縣人其先以資雄於鄉柎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貴太學上舍數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六

鄉試罷免歸柎才高好古文詞不能煩而就繩墨攻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弈弈在縉紳間為人跡地不問生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座母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於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道去竟用是駭有本縣令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也陽得書之以張吏術耳柎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柎吾且過若飲柎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友共張至日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柎愧且望之牛酒自勞醉

則已卧報令至柵故徐出坐久之柵稱醉不能具寘
主禮令志去曰吾乃爲儉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
人素惡柵者因構之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誑令
益怒亡何柵于柵其後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
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強柵復加榜焉三日後夫夜登
於墻願事聞令令色動曰暗襲是後柵見我耶匿
後夫所歸歟復當柵抵坐獄具上報可再訊已至大
辟繫獄又因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免者而令柵人
間嘗侍飲不遜柵目視之來爲獄吏支柵柵格進之

輟輔人物志

卷十九

七

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然以氣養之得不死乃感
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招紫以自廣其幽
鞠曰盧柵既用事逮繫濟獄與幽囚伍齊憤迷惑目
無日月不知勝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
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豈柵微賤難茲
憲綱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
著放招文俱有深清麗語居頃之盜行剽掠柵父自
剽死燒其廬子錢家成負債不償柵已至立矣令
亦更悔念魚肉之太酷陰稍寬錄令去事至解而

故人謝榛者携柵賦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
哉盧生也及柵在而謝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
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公光祖個儻有心計俄謁
遇得濟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輪作三歲盧
柵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時謝山人方留
滯鄴柵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
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咸置邸延柵柵則稱客坐右
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千百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
也鳴冤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意去既酒醉

輟輔人物志

卷十九

八

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柵竟亦不自
得罷還顧索中所餘趣付酒家也婦孺嚙咎柵不顧
曰天生盧柵爲汝曹地耶吳人王公世貞治兵大名
飛書大匠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柵所著集若干卷
柵故亦慕稱王公嘗爲又託謝山人致之不達至是
見王公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
晚也既以別去南遊秣陵陸公爲祠部郎留月餘走
越歷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司李荔

王荔字子嚴號青屏父楊以鄉貢尹滕縣特喜為詩
故荔更以詩名嘉靖壬午以易中順天第七人理登
州府持以廉而明恕行之不務瑣苛讞諸疑獄多平
反不阿當事意嘗一視海豐篆廉更持于理官數年
橐可垂而獨搖膝為詩詩輒滿篋登故濱海公暇則
登蓬萊烟霞諸名勝觀層樓之幻化及歷下泛大明
湖望華不注山水之雄秀而詩益工荔前在率遇僧
父抽毫不顧門而心或妬之且廉無以答益指遂校
幼歸歸則倘伴萬水亭愈益為詩與其弟雲屏蘿屏
叢輔人物志 卷十九 九

張茂才詩

張詩順天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
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藉藉長安會順天府試士士
當自負凡入試詩輒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
衣出乃一意為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祿易慶洞
野呂柟諸公游一時倡和稱盛柟為解州判後官南

都詩兩謁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
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為拌行鷓鴣與夢
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鱣夢澤窮夢郢之觀至
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
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
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
饑寒不改悔杭守李士行徇其不狂下屬不情不駮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所著罵思結髮
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
叢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

吳文學端御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
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為人沉靜不煩于書無
所不闕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
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爲孝感年
六十卒所著有織絢堂集

呂逸人食安

呂食安字孟緘平涼人遊遊京師以醫自名愛孫逸

人子烏之爲人遂卜鄰焉孟轍才辨高奇澤于各理
其于皇帝王伯之辨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
議識精鑿蓋王佐才也後以訪藥名山不知所之

孫逸人孝本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鄉里
專以耕織爲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縵長于纂述
王伯俞嘗就謁其廬與宜僕數人飲酒賦詩甚相得
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視易成一家之言子烏宜僕
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蕭然物外人視之如仙
義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一

阮文學漢聞

阮漢聞字太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
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邏者四出飛捕道
路以目漢聞遂避地汴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
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與汴
梁王損仲惟儉張林宗民表爲友日事倡和及西亭
歿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從家焉閉門著述天中之士

翁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屢傾滿家貧親剪韭以供

客間出遊山水門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賦詩論道斷

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江西李公日宜薦之於

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

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于碧

蹄漢聞年方弱冠跼注渡遼北平黃龍東馳鴨綠從

退弁老卒牧圍塹人訪問全遠利病屬國情狀慨然

有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策而返崇禎永流

寇蹂躪鞏維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

義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二

事刈寇以千計後見援剿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

古之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一編名曰女雲臺以羞

之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致漢聞時病卧據床

猶畫地指陳方畧乃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

周子亮工存其遺稿刻之廣陵

崔文學子忠

崔子忠字道母爲順天府學諸生形容清古言辭簡

質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然亦法古規

摹顧陸閻吳遺蹟唐人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闔閭

中蓬高翳然疑塵滿席時花養魚杳然遺世與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從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說間出以貽相善者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饒掉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萊人朱繼登因與其諸子同學而攻及應亨尤契合應亨官銓司屬

一選人以千金為崔君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索中裝餉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應亨愧謝而已攻后諫垣數求畫不應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決日不聽出則子

徽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三

之益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將若何崔不得已乃與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畧處須增潤攻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家居一日過其舍見崔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崔售曰鑑四十呼朋舊羸飲一日而盡曰此酒自史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此生平好讀奇書於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禮禮發為古文詩歌博與不遜李長吉華亭董公其昌嘗稱之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代所有亡何遭冠亂潛避委

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竟以飢死同時有于生奔正者字司直家素以富稱至奔正慷慨好義為園南郭四方慕其人者客履恒滿家坐是中落而尤善楚人諷元春劉侗其為詩亦遂作竟陵派所著有金石志及帝京景物略行世

余文學之祥

余之祥字鳳梧宛平人劉方篤學於書無所不讀經史充棟皆經數次丹黃至於折衷要領必手錄裝釘立志以前哲自期每閉戶披閱書籍如對聖賢雖雞鳴溽暑衣冠肅如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敦倫睦婣間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為製粧遣嫁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曰緩急通融此常事也何以并為如數與之并付其并父仕彰德府授告致歸里雅慕山遊隨備肩輿備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其伯兄患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及兄亡故遺姪尚幼盛暑炎蒸躬備棺殯時督學已到瀘陽諸生業俱赴考親友促之曰子重手足獨不愛功名乎不聽必完殯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痼症

徽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四

必完殯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痼症

竟以兄喪過勞感暑疾創遂卒于漁陽旅邸所著有
義經統旨能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今有四書宗
旨要言刻行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五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著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
就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譚說經濟大略輒晚顧盼有
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
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及秋朝鮮貢使附越使來
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敢
以聞上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疏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一

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視越進止奏
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亾可當者
而越精於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
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籍籍尋大同報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
部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
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
史以行會邊越稍遠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
塞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

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州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請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起而始多選騎勇爲腹心將始能與鋒相角聞設伏邀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飲稱是越復謀知滿都魯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截而身與寧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二

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西酋內犯詔保國公朱永爲平將軍率師四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敵衆在處寧海則逼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遂破其衆斬酋甚衆捷聞進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鏡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中貴裝兩手各持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大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賴此以左右翼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堡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
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
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候
也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
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擊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
遂巡延綏而河西清水營等處報警越遂率將軍劉
寧敗之於瑜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延綏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槍橋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甚
多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聞僅加藤五十石汪直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四

賞亦薄等改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
上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
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
既行則姦事大露科道糾直入罪因併糾越詔削官
爵追革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官越最名能
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鐘等皆爲大官以
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
還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獲左都御史
致仕越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籠單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
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火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乞盡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擁爐使諸伎抱
琵琶捧觸而一千戶調敵還卽召入與譚敵事甚督
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而
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者其中妓妹麗
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
至指揮其夜襲帳將至暴風起塵囂目衆惑欲歸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五

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
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功成惟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濬時射獵帳
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科道所論阻時西邊報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濬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
貴人廣諛之以越名上上召陛見慰諭有加進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以
便宜行事越至卽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獲之斬

首捕生過當提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繼爵以兵授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而越坐憂悸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妾表奇邁侃侃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賊情偽將士之弱強勞逸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國公承帥千人巡邊敵猝至至容不當承欲走越止之為陳列自固疑之未敢前薄令騎皆下馬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六

御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不覺明日乃謂承曰我一動躡擊無雉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欲彼不覺也其智勇足備如此昔弁州曰當越時天下咸責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篋如也弁州可謂知言矣余讀韓范洛集云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越耳邊地威寧海子水艸肥美林木茂盛北喬珍簡之羣聚於此數為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殺

或遁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桂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喬畏之不敢侵犯至今喬人每過海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固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為詩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觀韓公之言王公英命世才數百年不一見者也使當日能自特立慎所依附雖古之韓岳何以加焉

王靖遠驥

王驥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從東鹿為東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七

鹿人家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歲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方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遺課二十餘萬繕其人德之尋遷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造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郎僅循職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邊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

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追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狗驥故秘之大合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恐栗莫敢仰視驥乃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八

北阿合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重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合僅數騎遁尋弔死而任禮兵亦至乃地得僞萬戶二人爲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務久之麓川宜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叢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九

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
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
其別會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
千受之因其衆破背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
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
聚叅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柵柵遂大破之殺其
將刀放晏刀招漢父子 刀門項斬敵五萬餘級上
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麗貢山道移駐騰衝
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入

敵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

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以二萬餘衆乘高據
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聚分左右翼緣嶺攻
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衆
勝進憂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衆陣於
泥溝箐復敗其衆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收之而別將
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共孟
連長官司破烏木夷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
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
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

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
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章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
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
境曰王尙書兵大至矣賊皆潰帝即羅走敵傳檄諭
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
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
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
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
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造封定西侯賞亦如之

敵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一

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
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
大將猶懼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
任發尙在窺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
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督都僉事
毛福壽往圍之驥至思任發復定緬甸索之不獲而
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
貴以兵五萬會計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
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
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賴以驥老師以
見績而中貴人振世至再受也再受也西夏甘涼
等處所至申飭邊陲主辛虜不敢犯之不一道仍
總督軍務借平蠻將軍官聚討思機發行金沙江
賊立柵百岸驥作浮橋以渡一鼓破之使還振其三
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善曾與思機發驥威名
故甚盛至是九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一節謂等
詹英老官某地上言驥等蓋重至役夫六百八參世
崇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二

初召為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遂伯任禮上南京素習
始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而
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閩人俱令籍入宮惟點國公寧
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雖馬
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驥與馮復領兵部事如贊奉天朝衛
推讓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復請老又三
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
後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三

楊興濟善

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
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
皇帝起義兵知善名著與儀所引禮舍人從事驍脫
間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序班進司賓署丞選
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
善備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奏時上目

屬之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貨治術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聞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賦不爲倦 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 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妻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清涼寺如故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漢北元且故事自朝正尚節相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四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杉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令守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途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容林立夜度營寨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勸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節雅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五

子亡弗資者金帛器服終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諍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弱劣而疲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戮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

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糈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

善頌人物志

卷二十

十六

善頌首辭曰君臣之禮雖州野寧敢廢哉也先醫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造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太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卽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事等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軫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踈細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興濟起家諸生致位通顯而不費國家寸金尺縑脫主人于重淵之中而還之九五功亦備矣雖朋比匪類立身未淑然亦豪傑士之本色也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浙江吳玉
樺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專志
有明一代畿輔人物然如李東陽之類究涉假借
不出地志之積習又如成基命無所瑕疵亦實無
所樹立承澤以其子克鞏方官大學士而盛相推
重則亦非盡信史矣

益智錄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益智錄二

十卷》提要

弁言

順治癸巳余以兩疏乞骸閉門於城南之老屋次年甲午適有所感也卜築於西山之退谷讀書鳴端密樾中遇前言往行益人意智者輒手錄之藏於笥廿年嗚呼人世者磨礪身心之地

世智

一

也涉世者試驗道力之場也放曠者遺棄於其外君子之所弗忍也卑暗者沈溺於其中君子之所弗居也入世出世有智存焉平居而不怠敬脩變故而不失靜正傳曰好學近乎知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於以求之

而智益矣

康熙乙卯春日八十三老人孫承澤識



弁言

二

益智錄卷之一

退谷孫承澤輯

周

周公

武王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
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

益智錄卷一

一

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輔成王管叔及群弟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係以辭憂武
庚必叛王室必搖乃作鷓鴣詩以貽王其末章曰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哢哢周公居東逾
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以雷風之警邦人大恐王
出郊迎公流言始定

孔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觀周人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

益智錄卷一

二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取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焜焜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盛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忠哉

季札

季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益智錄卷一

三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遠環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我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思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
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訓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柳下惠

柳下惠在魯爲士師三黜而不去其妻謂之曰子
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
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
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于害吾能已乎柳下

益者錄卷一

兩

惠死其妻謚之爲惠門人從之

蘧伯玉

衛蘧瑗字伯玉衛大夫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
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
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
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
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
也仁而有智敏于事上此其人心不以闇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之列大夫也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
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
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
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范宣子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宣子略言君子

益者錄卷一

五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
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
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簡公以入陳之功享于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爲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益宵錄卷一

六

如之德遠而後興

子大叔

鄭子大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嫺于禮嘗與晉趙簡子論禮簡子服之及卒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賴上人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

孔賜胙桓公命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下拜升受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鄆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

益宵錄卷一

七

辟席再拜

晏嬰

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

慶氏敗公與晏子邾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媿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取謂幅也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越石父賢在縲繼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駟贖益智錄卷一

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慢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諱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

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至于陶又自謂陶朱公

越既滅吳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因矣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泛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遺大夫種書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泛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公儀休

魯人有公儀休潛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益者錄卷一

十

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闕子文

子文為楚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

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茫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臧文仲

臧文仲辰世為魯大夫魯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益者錄卷一

十一

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士文子

士文子燮嗣武子為上軍佐厲公六年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既而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

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宗祝析死無及於難七年士燮死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

劉康公

定王使康公聘於魯見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京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履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季孟能儉則足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侈侈則不恤置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

盡智錄卷一

十一

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未幾東門告亂子家奔齊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於社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若致敬盡力莫若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神之太鄭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反

後成肅公卒於瑕

韓宣子

宣子為晉公族大夫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昭公六年聘于鄭欲買諸賈人聽子產之言因辭夫玉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則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叔向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藥武以貧保家

盡智錄卷一

十三

郤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逮而患富之不足將吊不暇

樂喜

宋樂喜字子罕為政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居澤門其邑

白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若邑子罕聞之親執
扑以行築者而秩其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
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有祝禍之本也

單襄公

單襄公周之卿士也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於鄢
陵使卻至告慶於周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驟稱
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

益簪錄卷一

十四

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
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
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
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
即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
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
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
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

殺 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卻至歸明年爲厲公所

單靖公

襄公孫曰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
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
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
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

益簪錄卷一

十五

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甯悼子

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卻擘來聘
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卻擘其亡乎古
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已而果然

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聘于衛及過甯甯麻徒之及温而

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虜父及於難

孫叔敖

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

益智錄卷一

十七

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楚王欲封其子大邑其子請寢丘許之世有其地

顏觸

齊宣王謂顏觸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于山

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公孫龍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趙將蓋平原君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

益智錄卷一

十七

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

唐睢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知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情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
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
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平原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應
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
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
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

蓋智錄卷一

十九

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
得聞此不忘于心願君之亦勿忘也

段干木

段干木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
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
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
吾安敢驕之

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
反見翟璜躡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
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
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獸一
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嬖寵之
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
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死病無
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蓋智錄卷一

十九

魯仲連

魯連既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圍趙軍却五
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
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援之
或譖之燕孝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

歲餘不下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爲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獸守孤城齊兵日益而
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
城亂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
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

秦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

益智錄卷一

二十

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
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翦既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
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
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

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尊任獄
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
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
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
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侯星氣
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
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
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益智錄卷一

二十一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慎稱爲長者東陽少
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
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
爲王欲衆議以兵屬項梁

張耳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二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烏里監門里吏嘗管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管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教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後張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陳餘卒敗死泚水上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邪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

益智錄卷一

二十二

王烏爲報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秦時李斯爲相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長男由爲三川守車騎羅門廷以千數斯乃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讀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入而不出以至於敗乃歎東門黃犬不已晚乎

益智錄卷之一終

益智錄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西漢

張良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以大父父五世相韓爲韓報讐得力士擊秦帝博浪沙中不中乃以兵法說沛公佐之入關降王子嬰而秦亡復歸韓項王殺韓王成乃間行歸漢王畫策滅楚漢高帝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

益智錄卷二

丁

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讐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蕭何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夫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漢高帝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益智錄卷二

十一

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十一年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

其計高帝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有所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益智錄卷二

十三

吾儉後世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婁敬

婁敬齊人也當漢高初起伏匿草野不與三傑以功名自見及漢五年高帝過洛陽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曰臣願見上言便宜時敬衣毛裘虞將軍欲與新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從容立談遂定都關中之計帝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攘之中敬取功

名於干戈平定時四百年大計片言而定無智功無勇名斯亦一世之奇人也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請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益公避正堂舍之專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益智錄卷二

四

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聞何死告舍人趨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命爲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歌舞鼓琴瑟倖者十八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益智錄卷二

五

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吉之微動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謝病去

公孫弘

公孫弘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汲黯譏之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黷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黷言且無黷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平津人不足取而人主病在不廣大人臣病在不儉郎二語實爲至言

霍光

益智錄卷二

六

光字子孟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金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孝致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陀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爲大將軍歲餘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郎已而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

益智錄卷二

七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其子延壽爲光祿勳領宿衛安世以父子尊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

史懷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
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
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籠腹笥行
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屢盛滿作用條理之
妙寔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
之效異也

張敞妻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
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

益智錄卷二

八

國之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
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恭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利害禍福在頃臯之
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以一婦人而有定識如此

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
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
保護後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
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孫是為

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
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
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自陳常有保阿之
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封吉為
博陵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候勝曰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相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
死矣獨晁冲之叔用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

益智錄卷二

九

若使宴然死牖下脩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
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
此夫賈似道毋憂再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
亦可驗矣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
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
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
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

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珥由也顏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屑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愆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

益智錄卷二

十

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仁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師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成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後累辟不出

周燮

周燮汝南人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嘗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三郡客遊丞掾致

益智錄卷二

十一

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崗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頭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疏廣躡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并爲太子師傅朝廷以爲榮

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
此不去思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故鄉
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
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
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
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益智錄卷二

主

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
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
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
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
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故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令復增益之以爲
贏餘但教子孫急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

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
詩元王薨子郢嗣立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
申公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

益智錄卷二

十三

覽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
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
蜀連徵不詣隱藏田塍終述之世

樊宏

樊宏時爲光祿大夫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
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嘗勅驃騎臨期乃告勿令
預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
本公朝訪逮不敢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邴曼容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陳寵

陳寵章帝時爲尚書性周密慎重所表薦輒自手書入莫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

寵後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人稱其危行言孫可爲世法

周總

益智錄卷二

十四

周總汝南汝陽人父舉光祿大夫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總前後三辟皆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嘗隱窟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冥樂及秋而梁冀誅

孔光

孔光於成帝朝領尚書給事中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

龔遂

遂爲渤海太守數年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益智錄卷二

十五

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巧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梅福

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

于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先以王章誅上疏
言鸞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唐羅隱曰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
子若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閒健者猶數百
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
故吏憤憤於其下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
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
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
朝公卿恨

益智錄卷二

廿六

崔篆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
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
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持篆兄發
得幸于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嘆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
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
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
杵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死此

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
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柴陽
閉門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
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
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

益智錄卷二

十七

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脩禮與相見其人
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
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
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
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
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
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范騰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陳咸

蓋智錄卷二

六

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未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

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囀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齋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困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囂然不敢強屈其後囂寺諸姓皆城唯順山棲安然以食累身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蕭然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

蓋智錄卷三

九

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囂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時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昌都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前候迎拜謁既而擲笮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道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蓋哭於市曰

益智錄卷三

二十

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晚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僮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

瑞東王君公

中山五王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栖情

今京西之山乃中條之支幹也考一古之高隱者不可得公安袁小脩以為中山王王避王莽即其處余居退谷建退亭上闢烟霞窟其外一帶古墟疑即五王城也擬為祠以祀之

益智錄卷五

三五

桓榮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管饑困而講論不輟

益智錄卷之二終

益智錄卷之三

退谷孫承澤輯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懼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晉功名于竹帛耳

益智錄卷三

一

光武即位于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矣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袈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于是名震關西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帝益重之

馮異

馮異初見光武署為主簿王郎起光武自剡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寒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范滂因復渡滹沱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益智錄卷三

二

異為大將軍破赤眉來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馬援

馬援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

牛醜酒勞享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蹐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及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

益智錄卷三

三

有善言及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嘗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則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賈復

益智錄卷三

四

賈復爲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鄧暉

鄧暉在王莽時測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上書于莽令還位劉氏人爲危之潛身鄉里及光武興漢將陳俊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然暉以軍政取位辭歸浮沉於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人謂有鄧禹諸公之高而不與其功名

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

蓋智錄卷三

五

陰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晚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爲宗親求位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屯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鳳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

蓋智錄卷三

六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裴昭明

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人生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

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立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偃共卧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益智錄卷三

七

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識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其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柰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諸子並得不坐

袁安

益智錄卷三

八

明帝時楚王英叛案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盛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遙至獄所案驗無寔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卽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邪安爲

河南尹十年號為嚴明然未嘗加罪勸人常稱曰
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
所不為也范史稱其仁德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折像

折像廣漢雜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童八百人
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
親踈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閻子文有言我乃逃
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又盈滿之咎道家所

益智錄卷三

九

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
而高其推必疾也

吳祐

祐父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經祐時十餘歲
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吾恐馬援以惹苒得
謗王陽以衣裘微名嫌疑之際所當慎也恢喜曰
吳氏代不乏季子矣

祐為梁冀長史冀誣奏李固祐爭之不聽出為河
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李郃

李郃為漢中太守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
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
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
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
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
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
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趙岐

益智錄卷三

十

趙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
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融嘗至岐家多
從賓友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
所居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
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
士未曾以衣裾掖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
一往造之賤融如此

附范曄論馬融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龍漢之
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

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議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公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美術周官禮

益智錄卷三

十一

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鄭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范冉

冉字史雲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及遊三輔就馬融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後議

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据自資有時絕粒時人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老病遺令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滛侈之俗生不得直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單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益智錄卷三

十二

張楷

張楷字公超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鼠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於嘗優賢不足使其難進與郡使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
典關西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
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
請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
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
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
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會順帝西巡羽又

蓋智錄卷三

十三

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
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
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
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迫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
共刊石頌之號曰依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
以壽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
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
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
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
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
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
終

蓋智錄卷三

十四

李固女

李固既策罷懼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
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乃託
其父門生王成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
為酒家備後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
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
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
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
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盧植

盧植涿郡人隱居讀書史稱其剛毅有大郎當實武以定策功父子封侯植奏記於武謂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其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已力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

鍾觀

鍾季明兄子觀是李元禮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言

蓋智錄卷三

十五

觀似我家性剛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觀嘗以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物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為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

申培蟠

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楊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儕

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惟蟠確然免于疑論

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

公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

幾爽等為卓所賜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

西遷公卿多遇兵亂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

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蓋智錄卷三

十六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外

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

言升曰吾聞趙毅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

龍鳳逝而不至今宜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

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

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

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

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郭林宗

郭林宗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太嘗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及也遂並不應卒于家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巽論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

蓋智錄卷三

十七

云亡邦國珍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物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黃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

徐穉徐胤

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請署公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死輒赴弔常豫炙一鷄以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鷄置前穉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亦鄉侯黃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為飲食

蓋智錄卷三

十八

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問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茅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遑寧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見因稱病不請漢末寇賊縱橫皆敬穉胤轉相約救不犯其問

皇甫規

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

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蓋智徽卷三

十九

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楊慎曰蜀人景毅為侍御史子頴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其時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袁閔

袁閔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閔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

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郗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遊乃築土室四周于廷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以為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

陳寔

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

蓋智徽卷三

廿

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諶感寔故多所全宥及黨禁解每三公缺建徵不起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于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居多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

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
原歸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荐
寧曹丕纂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
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
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詔以寧爲
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
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
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四

蓋智錄卷三

廿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
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
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
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
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
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其以德威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連黃
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那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

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爭欲以爲
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
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張玄

玄成都人以閹豎亂政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
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
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嬰說溫曰天下寇
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
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搃天下威權握

蓋智錄卷三

廿二

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
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
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
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
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吾不能
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
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三國

諸葛亮

亮寓南陽時方二十餘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
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以為信然公與徐庶
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為精熟公獨觀大
略抱膝長嘯謂卿輩讀書可至郡守刺史耳襄陽
司馬徽物望清重與龐德公交公皆尊事之以此
得聲有卧龍之譽先主在荊州遂枉駕詣公三過
乃見公定為取荆據益創霸興王之說

益智錄卷三

廿三

孔明讀書略得大義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皆
其善讀書處非經生咕哩所能知孔明自比管
樂謙詞耳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

定失蕭曹乃千古定論

先主請亮凡三往乃見屏人問大計亮曰自董卓
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
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
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資將軍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
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將荊州之

益智錄卷三

廿四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
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蕭何說漢高帝說光武孔明說昭烈皆於立
譚定天下之大計嗟乎士抱膝盱衡非以天下
全局貯之胸而欲以小智取辦臨時豈可得乎
此後惟范文正差有此耳

公開府治事時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則缺損多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蔽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教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讀兩教真誠冲抑發於肺腑自周公吐握後僅

益智錄卷三

五

見此文

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名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昭烈教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忠武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俱可入之經傳出師自表於後主曰臣在成都百有餘日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

隨身衣食悉師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累陛下蓋以死自矢如此

伊尹嚴一介於耕莘之時孔明嚴尺寸於大任之日此處看得破拿得定纔是真聖賢真豪傑纔是以天下爲己任

龐統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

益智錄卷三

二六

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棄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夫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司馬德操

司馬徽有人倫鑒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
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蠶龜穴于深淵
之下久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
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
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訟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

盤智錄卷三

七

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
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
及

杜微

微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嘗稱聾
杜門不出諸葛公妙簡暫人以秦宓為別駕微為
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公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
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虛領益州德
薄任重慷慨憂慮主上天資仁敏受德下士天下

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人輔此明主以隆
季興之功微自以老弱懇歸又與書曰曹丕篡弒
自立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
相誨便求還山君但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
汲汲求去終不出

董和

董和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諸
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
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

盤智錄卷三

艾

儲

蔣琬

蔣琬為諸葛丞相叅軍嘗稱其託志忠雅及丞相
歿進尚書令時當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神守舉
止有如平日朝野於是大安東曹掾楊戲琬時與
言戲時不應或以為慢琬曰而從後言古人所誠
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
之非故默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
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

孟光

孟光嘗問秘書郎郗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處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
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諷何如也光此論達於時務與武侯勅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之見相同蓋因其庸而投對病之藥也

徐勉

徐勉錄卷三

三

徐脩仁嘗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亦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徐邈

魏以徐邈為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盧欽曰徐邈志高行潔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

守約猛而能寬或問人以爲通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玠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辛毗

魏辛毗爲侍中當孔明伐魏次於渭濱關中震動魏主深惧司馬懿戰乃遣毗爲軍司馬懿既與亮對涓而陳孔明設誘謫萬方懿果大忿將欲應之

徐勉錄卷三

三

以重兵孔明遣間諜覘之還曰有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孔明曰此必辛佐治也其女字憲英爲羊耽妻時鍾會爲鎮西將軍將伐蜀憲英謂耽從子祐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于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毋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亦辭
袁紹之命遊還鄉里魏武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
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
求去魏武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
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焦光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

蓋智錄卷三

三

魏篡位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
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
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
冬雪大至光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
餘乃卒

益智錄卷三終

益智錄卷之四

退谷孫承澤輯

晉

羊祜

羊祜爲尚書僕射歷仕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馬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
其草故世事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繇或謂
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益智錄卷四

一

異豈得不媿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吾所不敢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
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
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要立令主雖百
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
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
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
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既疾篤舉杜預自代

杜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在內輔政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卒以平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史稱其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所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脩

益智錄卷四

二

成一家之學學者宗之

范通

王濬既平吳自以功大而為王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飾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

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

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

禍也

山濤

山濤為尚書以母老辭職詔除議郎武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遷僕射薨左長史范曄上言濤舊第茅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屋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

益智錄卷四

三

散之親故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女嬃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鞍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

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力辭且曰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禍延王叔虞兵稱覽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粃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後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謚况静履素守學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發詔徵爲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較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

蓋智錄卷四

四

皇甫謚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舉親之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

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阮籍

阮籍字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

蓋智錄卷四

五

忘歸博覽群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嘗其得意忽亡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景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

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墮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

魏舒

舒於武帝時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益智錄卷四

六

孝武時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滄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祿祿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

劉寔

寔志行清素爲時所稱以世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

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

度峻

峻字山甫爲博士以時重莊老而輕經史懼雅道凌夷乃潛心儒典又言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有朝廷之士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圭成化猶股肱心膂共爲一體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邵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爭去勢如脫屣辭

益智錄卷四

七

寵如金石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是卽離離世而德佐夫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是以先王嘉之大有玉帛之命次有几杖之禮若夫冒處士之名而趨夷慕勢敗常亂俗則所謂六蠹五蠹開民逆黨宜所貶抑夫人性之陵上猶水之趣下也溢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隕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不可不慎也

周處

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

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

何準

準乃何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世事不問于時名德皆稱之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朱伺

永嘉初西陽有寇警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

益智錄卷四

八

事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王尼

何綏乃何曾之孫也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著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

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果爲太傅越所殺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然曾知國家之亂而不知侈汰之禍足以殺其子孫也不智甚矣

索統

益智錄卷四

九

統字叔徹燉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審測而說實無書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意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終老作於家

劉凝之陳令舉

凝之令舉居晋季不仕皆隱山澤出入騎牛好事者繪爲圖

陸放翁跋其圖云公卿貴人黃金勒馬傳呼火城中欲如二公騎牛蕭散了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逸遂而止徒有此生着幾輛屐之嘆乃知二公風流未易追也

張翰

張季鷹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

益智錄卷四

十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季鷹歸著首丘賦爲一時所賞

翰少有雋才齊王問辟爲東曹掾同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顏舍

舍官光祿勳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道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藻聞其名迎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

益智錄卷四

十一

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

韋忠

裴頡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裳而就之哉

昔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

俱存可覆案也。叔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叔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叔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對。于是並被害。

尹起莘曰：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為叟所依，使之輔政。為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觀其與賈模、裴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

漢書錄事

十一

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鍾惺曰：劉寔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裯褥甚麗，而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黜化崇耳。」崇宜悔，遂不暇。乃答曰：「是廁耳。」崇之鈍闇如此，不死何俟。

劉超

超為中書舍人，履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

德而祿狹，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下壺

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定，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寔由於此。欲奏推之事，雖不行，然史謂壺於東遷之始，能作此潔源端本之論，可謂大智矣。」

漢書錄事

十一

謂大智矣。

劉翔

燕慕容廆使劉翔入朝，翔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沔，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譽謬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吁而已。」

蔡謨

謨於晉康帝時領徐州刺史聞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江右喜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季龍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量力皆非時賢所及尋遷侍中司徒不拜上疏乞骸骨上印綬凡十餘表不允穆帝臨軒遣官徵謨陳疾薦寢伏待罪自旦至中使者十餘及公卿奏謨悖慢傲上免為庶人謨薦慎每事為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王導

益智錄卷四

十四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勅帝先已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道王賡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為耻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

叔拾板蕩必先誌慎制度須自大臣謙謹始此

王茂弘過人處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紛紜未決王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遷都苟務本郎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今宜鎮之以靜由是不復遷都

晉室再延賴有此議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進東山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

益智錄卷四

十五

轉急安徐曰如此將毋歸邪舟人承言即迴棹咸服其雅量

桓溫憤怒簡文帝遺詔不令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思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登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益智錄卷四

七

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寇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

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在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王羲之

益智錄卷四

七

羲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游

右軍既去官與道士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方諸郡登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右軍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右軍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惟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德意可勝言耶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

益簪錄卷四

六

風教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史稱右軍有濟世才而懷避世志且生不辰未丁泰階故舉所蘊蓄發之于書遂爲千古獨步

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不能聽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

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求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又與會稽王晟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益簪錄卷四

七

分之九不亾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瀕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毋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此其高識非晉時諸人所能及其誓慕之文卒以樂死之言豈其本志哉

王逸少清真絕倫是古逸民至抱負經濟爲書
名所掩其人爲兩晉第一

王騫

王長史至性疑簡不狎常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
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
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
已乃逃于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

益齋錄卷四

廿

詰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
及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布心俗表不嬰世務
棲遑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
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嘗抱羸疾時或失
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
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
奏帝許之遂復還剡終于家

王懷祖

簡文稱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澹直以真率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
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口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
愈屬清操及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
門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孟陋

益齋錄卷四

廿

孟陋字少孤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
溫親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
在府以和曲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疑
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
人無官者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忝相
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繇是名稱益重以壽終于家

何琦

何琦毋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
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覺

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嘗侍不行繇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以山喟然嘆曰此南山有人焉何公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

益智錄卷四

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鱗士

沈鱗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

居杜門不交世物年過八十手自抄寫燈下細書

滿數十篋

宗炳

宗炳字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

輒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

蓋蓮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禪及元嘉徵辟累

至皆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栖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遊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嗜惟應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因取所遊履畫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之際未嘗不輟卷浩嘆符堅末年秋星見緯知堅將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

益智錄卷四

三

如此正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遭是以忻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嘆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不知用其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進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胡廣之徒污隆隨俗也

陶潛

潛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賞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屨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得鎮

益智錄卷四

廿四

軍建武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淵明自州祭酒解官歸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濟餞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

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濟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先是顏延之爲劉毅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三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常九月九日出宅邊菊

益智錄卷四

廿五

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侯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迹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餽較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速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較書

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宋蘇軾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明陳繼儒曰淵明命子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

益智錄卷四

其

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責子篇又曰雖有五男兒搃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身不仕宋矣即諸子亦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

益智錄卷之四終

益智錄卷之五

退谷孫承澤輯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久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兩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

益智錄卷五

一

曰吾不忍見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晦嘗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蓋絕其言也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放體幸全骨歸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力爲國爲家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弟靈運齊名靈運父煥才拙早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遊戲琨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亡談者亦互有全異靈運默然自

是雌黃稍衰止

謝瞻見兄弟並為侍郎位任顯密乞貶弟以保門

戶

顏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益智錄卷五

工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為

宋主所殺

沈顛

顛字處默性清淨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顛每還吳興賓客填巷顛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蕪荷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蔡廓

宋徵豫童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君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繼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史論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劉穆之

益智錄卷五

三

穆之為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謝朓

謝朓為吏部郎中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嘗俗恐此有垂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

孫興公孔顛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閑官之大小眺再成讓不允

江湛

義康用事惟江湛早能自踈檀道濟為子求婚于湛湛固辭故不染于二人之難

沈慶之

宋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

益智錄卷五

四

不效何公往而復起尚之慚而止

慶之罷就第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顧覲之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昆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

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

僧虔為尚書令題省壁曰員行方止物之定質俯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壞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跌是故去之宜疾時孝武欲擅書名僧虔嘗用拙筆以此見容

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澄曰汝任重于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惧焉累年不拜

益智錄卷五

五

王儉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蘇子瞻子過嘗讀南史子瞻卧聽之因語過曰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定謙和

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

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

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陳顛達

陳顛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
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
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瀆
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劉璣

劉璣沛郡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璣薦志好學
博通訓義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
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表祭于後堂夜集

益智錄卷五

六

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璣曰人謂此是劉
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
爲秘書郎不見用璣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表祭
誅璣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昨召璣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
陛下所以得之是也上欲用璣爲中書郎使吏部
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璣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
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璣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

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
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廟廟才所願唯保彭
城丞耳上又以璣兼聰明覲祭酒除豫章王驃騎
記室參軍丞如故璣終不就

王秀之

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
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
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

益智錄卷五

七

秀之父瓚之書深最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
嘗請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
尚書又不與王儉欸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沈麟士

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隱居餘干
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
止其側至是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其
行義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

日而食守操終老焉學不倦遭火燒書千卷驕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天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江淹

江淹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嘗謂子弟曰吾本寒素不求貴富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江淹與交遊論隱書云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

益智錄卷五

八

五一體疲緩卧不肯起二酷懶作書三賓客相對口不耐言四性甚畏動五恐悻妄發輒被口語知短而不可易斯謂輪樞分定也猶如鷄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又自言其筋緩髓冷殊多災恙心頗資堅偏好冥默但頗拾薇蕨誦詩書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

淹爲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

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宋桃椎

桃椎成都人結廬山中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芘易之置其屨乃取屨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屨用草柔

益智錄卷五

九

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庶爲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答

韋叡

梁韋叡身爲大將建有奇功而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既退居于家蕭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

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馭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畧如他日目前僑稱六朝人才韋叔爲冠誠非過也

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性至孝見梁世父母喪輒事佛誦經乃誦孝經二十篇人稱其不染世俗有獨超之見焉

蕭允

蕭允爲梁太子洗馬葦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

益智錄卷五

十

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蕭允獨不行人間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營主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過何從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袁樞

陳袁樞字踐言家世顯貴資產充足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往端坐入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

之懷淡如也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

李先

魏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溢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常景

常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擢爲修律博士

益智錄卷五

十

景商確古今刊定條貫著律二十篇歷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恒貧儉家惟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洪容齋隨筆謂後世不知其文並不知其人

盧玄

盧玄范陽人世以儒雅稱時召天下儒儒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言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孝曰

朔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
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于不納浩敗頗亦由此人
稱其先見

高允

允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
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
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北魏時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嘆曰
臯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

益智錄卷五

十一

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累况於凡人能無咎
乎

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
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
不立文成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
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米而
已于時百官無祿允嘗使稚子樵採自給文成歎
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
斛

允與司徒崔浩同領著作述成國史時著作令史
闕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
著作郎宋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
世之禍吾徒無唯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
皆身死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張偉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
卓子康寬中劉文饒洪量徧心者或之弗信余
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
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

益智錄卷五

十三

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
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
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
敷陳事理中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
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
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拜卑
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

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不得謂此乎
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
亦漏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
鮑叔良有以也

劉歊之

劉歊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有從歊之學者歊之
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
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
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止

益智錄卷五

十四

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兩眩惑將米其于立
身之道有何益乎先是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
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
內校書歊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
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
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于博士孔璠每曰史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
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
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勉學守道不悶于時君等
何為輕自媒銜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
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
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
以此負國耳

葛洪

葛洪字稚川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

益智錄卷五

十五

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
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
徑至雒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
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
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
辟皆不就赴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
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賈思伯

賈思伯少明經學崔光薦為侍讀授明帝杜氏春

秋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談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論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

崔法賜

崔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于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為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蓋智錄卷五

六

哇夸

夸耽書嗜飲浩然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為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教口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為投詔書於夸懷夸亦不開口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廐中冀相維系夸乃託御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関浩知而嘆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遺之馬為書以謝夸

並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為素服受卿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哇夸遂為作朋友篇

王晞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王勿自踈王曰我少年以米閱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寔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灼爾天性閒淡肅咏遨遊登山臨水

蓋智錄卷五

七

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易暉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作三公矣

權會

北齊權會河間人博通經典尤善玄象然慎密即私室亦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讚仲淹於素曰彼寔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矣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蠡智錄卷五

六

張文詡

文詡河東人隋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延之於博士位時文詡游太學其門生多詣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惟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嘗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還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每間居從容

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屐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

王績

王績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又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

蠡智錄卷五

九

李士謙

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罪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償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

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為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王凝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房彥謙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

益智錄卷五

計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益智錄卷之六

退谷孫承澤輯

唐

房玄齡

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為皇妃男尚主每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屢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

益智錄卷六

一

今家誠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

玄齡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二人謀斷相濟以佐佑帝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名

于志寧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貨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李靖

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

益智錄卷六

二

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五攝養

魏徵

魏徵為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珩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友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

尉遲恭

尉遲敬德為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驂山軍還依藉致任晚歲閒居服雲母粉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

曹憲

曹憲江都人學問該博仕隋為秘書學士裴徒教授凡數百人于小學家尤遠揚州長史李襲譽薦

益智錄卷六

三

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就憲家問之憲俱為音註援驗詳復而終不就職

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後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以斯言之在前也

婁師德

師德當武后酷吏殘警之日深沉有智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實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仁傑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師德為益智錄卷六

四

狄仁傑

相將三十年恭謹樸忠終始如一卒能以功名終仁傑於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后歎長者人稱公身履虎尾與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軀更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為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反正之權固已在

掌櫃矣

梁公大忠大智于廬陵反正一事今備載之武則天置太子于房陵張易之兄弟用事易之一日問自安計于梁公梁公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傑益智錄卷六

五

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做陛下乎又欲以三思為後仁傑曰姑侄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后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而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
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
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梁
公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
復唐嗣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
致後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于家
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

益智錄卷六

六

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厥心無日可足
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晚年昧于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
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即其主亦鄙之甚矣
知足知止之難也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歲荒散粟萬斛以賑飢者
明經擢第值武后臨朝遂山栖谷飲不復出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
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
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
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
故事易之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計遂不行

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
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
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伏惟陛下審能以授
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益智錄卷六

七

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詔許之仍令全
給俸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
璟隨上幸東都次嶠谷以馳道臨黜地方各官璟
進諫上命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
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
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上善之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
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
上曰張說源軋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

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請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著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疑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張公藝

益智錄卷六

八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脩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張嘉貞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

之際豈憂饑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服位至中書令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然寡欲好易莊周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錙鬲野服王公

益智錄卷六

九

所遺鹿裘素障瘳栝塵尾皆塵積不御市田穎陽與家奴樵作自溷于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召攸緒于嵩山勅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韋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柬

之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
王室東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
二張及敬暉等爲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輒詭
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
成不退懼禍及我也後暉等死元琰獨全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說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
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死後當來弔汝
其陳吾平生所存寶帶重器張若顧即錄致之仍

盜智錄卷六

十

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磐石
到便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彼不
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
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後說悔遣使索
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
者復命說嘆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後譖不行

盧懷慎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
賜隨散極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

屬疾宋璟盧從愿侯之見徹簀單籍門不施薄會
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席蒸豆兩器菜數杯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
勤將有憐人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懷慎與姚崇同
居宰相自以才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遺
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嘉嘆之

張說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
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

盜智錄卷六

十一

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
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
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
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
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
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
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
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張說爲中書令時初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

說爲脩書使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
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
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
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
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頲進平章與瓌同當國瓌
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瓌或未
益智錄卷六
士
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頲更申執故上
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

權臯

權臯爲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
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
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
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回過福
昌福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
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已暗贈暮乃勉哀

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
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死慟哭傷行路祿山
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迹候母于淇
門既得待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
反矣

韓休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何爲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
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
益智錄卷六
士
且不保安能自遂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
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
如是

李岫

岫李林甫之子也林甫權寵既盛岫嘗以滿盈爲
懼一日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
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
已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

且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巧此李斯所嘆也

附楊慎矜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歎排陷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所忌王鉞遂搆其罪至于誅死其文致之由則以祈禳事也慎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士史敬思設道場禳除旬日血止因以美婢明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樓下為柳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寔對而鉞因此搆之

益智錄卷六

古

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焉天之巧于報惡人如此

李義琰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義琰曰以吾為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義璉言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倡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元延祖

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嶺聞昌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成敗事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

益智錄卷六

五

宰相矣乃止廣平王倣同郭子儀收復西京肅宗命泌草表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因請去曰臣今報德矣復為間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

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豈朕而
辦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
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
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以朕不
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建
寧王克死欲帝感悟于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
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
鄴侯家傳云泌畏崔圓李輔國之忌願隱衡山於
衡嶽寺讀書懶殘所驚曰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
益智錄卷六

六

焉懶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嚼之謂泌曰慎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
時方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諛間不
行朝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
朝中外大懼帝嗔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
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
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

容將不利于公其下願裹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
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
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塵
下將吏出鎮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
浹水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
泣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內
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分笑謂曰爾曹固
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四官餼者一千人
益智錄卷六

七

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高戶不通內外一
怨將起構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
族齏粉箠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殘欲
興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段秀實

段秀實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清約率易
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
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李愬

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為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構以相矜誇愬六遷天鎮所處先人舊宅一所

楊綰

綰至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視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箴至音樂散五之

益智錄卷六

六

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韓滉

韓滉堂先無挾庶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

德

韓愈

唐沈顏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古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

益智錄卷六

九

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文公遊嵩山題名曰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余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王川疾作歸明日與李盧自少室而東山太室中峯宿封禪臺下石室遂自龍川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啟母石入天封觀閏四月三日韓愈題此文集中不載

元結 元德秀

元次山隱浯溪就大石爲亭名唐丘得怪石五爲
五如石得泉名七勝泉避患入猗玗洞稱猗玗子
後徙家瀼稱浪士及有官人以其浪者亦漫爲官
乎復號湯郎客樊上漁者相戲以爲聲更又曰公
之湯猶聲乎公湯久矣故猶聲更斯人也草木爲
藩泉石爲宅雲交月往一身之外更無長物

元紫芝乃元次山之族兄也居官所得俸悉衣食
人之孤遺任蒲筍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
山水定居焉不爲墻垣局鑰次山述其未嘗有十

益智錄卷六

廿

詠之地十尺之舍一歲之供未嘗完布帛而衣具
五味而餐斯人也寧有得失榮辱生死林于其心
哉房瑄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
盡蘇源明嘗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

韋澳

韋澳昔取進士周墀後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
我澳曰頌相公無權墀謬貽澳曰爵賞刑罰入主
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
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

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玘或尤
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
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
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韋世康

世康爲吏部尚書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
遂身退古人嘗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
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
滿之誠先摺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

益智錄卷六

廿

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
犬馬齒戴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
骨退避賢能帝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
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
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
史稱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知足
之志每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病便
辭

高郢

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守官奉法勤恪掌諸累
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
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陸贄

贄字敬輿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
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
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
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一言善復

益智錄卷六

三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
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
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
奮臣是時知賦不足平議者謂與元賊難功雖爪
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
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延齡揣帝
意薄說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

論辨乃貶忠州別駕既放荒遂常闔戶人不識其
面又避謗不著書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李吉甫

吉甫爲李栖筠子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
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
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以困
贄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元和
二年代黃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史稱其畏慎奉
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

益智錄卷六

三

憲宗嘗問吉甫時政記吉甫監脩國史對曰是宰
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
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即是未幾中宰
相姚璩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
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璩
脩之於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
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閱時政記者不虛羨不
隱惡謂之良史也

沈傳師

傅師爲江西觀察使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
官屈屢曰易之傅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
事不可多事倫知是足矣人稱其蔽靖

初傅師以門下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時缺承旨
穆宗欲面命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
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
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救召終不出出爲觀察使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

益智錄卷六

十四

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
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閻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
聖于午橋具燠館涼臺號綠莖堂激波其下沼石
林藁岑綠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
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譁不問人事文宗知
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維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強
起河東節度尋乞歸公不信術數每曰鷄猪魚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諛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酒
于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
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
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文友皇
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
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樂天云余自幼追老九所止離一二日聊覆贊土

益智錄卷六

葦

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沼今廬山以靈勝待
我卒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
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
石實聞此言

葉石林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
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牛
僧儒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詭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白集又有咏史一篇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曲烹鄭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閉卧白雲歌紫芝彼爲誰臨枕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李晟

益智錄卷六

共

刑部崔樞妻是西平王李晟女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領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著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適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

錢徽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開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

錢徽爲禮部侍郎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或

益智錄卷六

共

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李德裕

德裕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所居安邑里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媿晚爲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等所陷初德裕屢經貶斥自淮南復

入相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琴笙簧七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

柳仲郢

仲郢先為牛僧孺辟客後李衛公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竒草公門館衛公不以為嫌仲郢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攝

益智錄卷六

七

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絢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側絢深歎羨即與從質正真官

柳公權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黃裳

黃裳於元和中拜相時藩鎮跋扈李師古尤甚師古使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輿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問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徐晦

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為楊憑所薦憑以簡傲奢侈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責授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夷簡請為監察晦自

益智錄卷六

九

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援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

牛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為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史以牛公不以外調為怨而對語委婉得體可謂賢矣至於唐制未歷外任

不授近侍此千古用人良法

薛仁謙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貨嘗藏金珠數萬于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為宋相至後世居此宅云

趙光逢

益智錄卷六

卅

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主

王凝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或見先靈

鄭絜

絜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

體光化初昭宗遷宮庶政未愜絜每刑于詩什中

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奏班簿

側注云鄭絜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

家叅謁絜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懼俾天下人並不

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絜抗其

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也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

絜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

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諧終以物

致仕

益智錄卷六

世

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

可為遂隱于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

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

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

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預為棺塚遇勝日輒引客

坐壙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

不廣死生一致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為人作碑
贈絹數千圖震致鄉市心恣鄉人取之一日而盡
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
獲全者甚衆

五代

鄭遜

鄭遜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
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
隱妻不從遂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徒居華陰

益智錄卷六

世

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
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
又能化石爲金遜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韓熙載

熙載當五代之末能知趙檢點不可測衆人固買
質也又知時事曰非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
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
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
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徐鉉

南唐近事云金陵有後湖周廻數十里幕府鷄籠
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
映如畫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
間馮謐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
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亦暢得平生徐鉉怡
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
所乏者知章耳

宋太祖嘗詔隱士田告請公車會及喪不赴後致

益智錄卷六

三

書徐鉉質其去就徐答曰負昂叩角顧廬築巖各
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決高
蹈之計

南唐後主堯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
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
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
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
已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
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鉉嘗作具王挽詞 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
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官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
受恩無補報天袂泣塗窮 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
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宋太宗得而
覽之甚加嘆異

王朴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于

益智錄卷六

卅

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困乞告
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
者多被其害而朴獨免

益智錄卷之六終

益智錄卷之七

退谷孫承澤輯

北宋

曹彬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
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
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况使相極品乎美曰
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
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

益智錄卷七

一

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是對上亦大笑為賜
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
多得錢耳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
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門宴居
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霜雪
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
公事回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彬

但圖史會筆而已

澠水燕譚曰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王末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鄧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嚴太后輔佐仁宗毋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

涑水託聞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可愈惟願

益智錄卷七

二

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寶儀

開寶中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杜稷之

鎮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循說禍多遜遂忝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亟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宜追改前命外

益智錄卷七

三

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盧多遜赴貶所有姬言京邑舊事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吾子不能從其意盧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無忌終當南竄多遜然趣駕去多遜父億見多遜服用漸侈憮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

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識

呂蒙正

蒙正拜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

益智錄卷七

四

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錢若水

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矣安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効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既而執位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寺談多至涕泣帝曰大率

如此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

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然其夙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爵邑也上爲默然于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卽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卽以母老請罷

初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常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

益智錄卷七

五

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唐肅

唐待制先與丁謂爲友後水榭街宅正相對丁將有謁謂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普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聚百官耳

王旦

王旦忝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旦薦冠準爲相準數短旦於上前而且專稱其長上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重之

益智錄卷七

六

楊龜山語錄曰王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它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文正公婿韓億授官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珣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遼累其遠大也

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王文正婿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其之婿上顧公曰卿女婿耶公不對乃歛身少却頤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其爲冢宰自薦親屬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且謝不與見師德意

益智錄卷七

七

爲人珣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解一日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且曰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爲言師德意且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

李沆

沆性直諫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貌

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頽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莖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世界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栖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如此

益智錄卷七

八

楊龜山言真宗問李文靖沆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諛則佞臣常惡之李文靖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張詠

詠官工部尚書寢室中無侍婢肥玩之物聞如也門人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笑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曰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詠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湏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

益智錄卷七

九

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耶

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李畋苦疴既瘳請謁謂之曰子於病中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能謹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

置

寇準

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縷作衾縫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慶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為丁謂所構貶雷州司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盜智錄卷七

十

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訓行遠乃出

楊億

億為執政時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億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其受首陽之餓

侍郎蔣堂家有楊文公億與王魏公旦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野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懇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入至誠相與簡易平寔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為後法

杜衍

杜祁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羨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

盜智錄卷七

士

且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歸田錄曰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譚而已

祁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緋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魏野

野陝州人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

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濟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頽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亦松遊且遂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被

益智錄卷七

士

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謫每書前詩於窓朝夕吟哦之題驛亭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蓋悔不用野言也

林逋

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

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其詩蓋以譏當日君臣之所爲也所見卓矣

逋同時有種放者初同毋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負盛名後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于長安廣置良田與人爭訟朝臣誦北山移文譏之初

益智錄卷七

士

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即果如圖南之言

李及

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昌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及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人自是耻其風俗之薄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張垂崖鎮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

李儼

儼字舜工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儼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

益智錄卷七

古

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赴熱看人眉睫以與推挽乎

陳堯佐

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即若七年不遷時丁謂用事專威福堯佐處之夷然故人子弟以其久于外勉以進取笑曰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見召用

孫奭

奭以九經及第直講二十餘年舉動方重議論有

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為三朝名臣以太子少保休致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聽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

王曾

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益智錄卷七

古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韓琦

韓魏公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秩公獨滯于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于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直宰相器也錢明逸在

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人謂公之可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于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慶曆中與范希文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

蓋智錄卷七

去

史稱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魏公元勳感德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晚與歐陽脩相知最深脩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作又多不取文中子琦心知其非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或謂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其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位欲便授知制誥琦

曰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脩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與人琦爲相曰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

蓋智錄卷七

去

泰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

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或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疑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獎可知也琦言始學行已當如金

王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不害不然無容也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執不固勉不力是以不及古人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

益智錄卷七

大

受獎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范仲淹

范文正少有志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懋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倦其後雖貴以母在時方貧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

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

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不可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

益智錄卷七

九

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以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遷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遷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號於馬首皆

持故衣紙錢招冤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非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益智錄卷七

廿

裴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威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宅日手滑雖吾輩亦不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園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俛迷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自仲淹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

患之凡直仲淹者指爲黨或坐貶竄及呂復相仲淹亦再起被用於是三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既賢仲淹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益智錄卷七

廿

政欲從之仲淹爲叅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仲淹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財
鼻熱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
稱之者

仲淹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
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毋躬執
爨而吾親其肯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
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

益智錄卷七

七

饗富貴之樂也

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衆間請治第洛陽
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
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
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
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
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已而後爲樂耶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文正每言家常飯好喫常調官好做

歐陽脩

歐陽文忠於景祐初遷館閣見諫官高若訥詆謂
范仲淹故爲書責之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
爲陝西經略招討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與范公同
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脩被詔譏唐書又自譏五代史唐書最末置局脩

益智錄卷七

七

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華朝廷以書出
兩手體裁不一詔脩刊詳列傳脩曰宋公於我爲
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己意不更一字
知開封府所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脩
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
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
議者指公爲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

議爲非使我獨當罪則韓魯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初樞密使闕人歐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之

益智錄卷七

葛

文忠在政地時張舜民謁之曰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爭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

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今自覩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六一

益智錄卷七

葛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永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蘇頌

蘇頌於元祐七年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

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彼時
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
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人有言及頌
者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頌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
用章之言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
皆在人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躍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益智錄卷七

共

又嘗言湯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
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土木
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于三思而
熟慮也

公曰人生在勤勤則不置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
其理也

尹洙

范希文仲淹簡賤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

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鄆州酒稅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
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滉
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
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
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
視之滉閱籍果然知不能害歎息而已其後洙在
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
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滉者甫問曰

益智錄卷七

共

劉滉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
一言及滉何也洙曰滉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
其希助事者意欲害洙迺是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滉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
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

王質

質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其條如權衡在執者不
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
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
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
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質乃且猶子也

胡瑗

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主湖州
學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
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
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

益智錄卷七

七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
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
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
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
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
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

婦道

孫復

復字明復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
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
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
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詩詩出明復見

益智錄卷七

七

之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益智錄卷之七終

益智錄卷之八

退谷孫承澤輯

北穴二

文彥博

文潞公當國日唐介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
官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
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出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
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加用焉

益智錄卷八

一

元豐五年公以大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
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
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
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會闔人鄭奐繪像堂中
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
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
二大中大夫張閣龍圖閣直學士張堯皆年七十

時宜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
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
用唐九老狄蕪慕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
敢班文富三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
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
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
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
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
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

益智錄卷八

二

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
其後司馬溫公與數人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
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
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
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
於榜曰疇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備然都人事之
甚肅

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謗
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

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頽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于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時以為至論

益智錄卷八

三

彼時有劉伯壽為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必於峻極院留題凡登頂七十四次所居玉華峰即以名庵有妾二人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在後以竹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觴盡醉人以為仙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

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大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富弼

富文忠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益智錄卷八

四

弼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後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

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即往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

益智錄卷八

五

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

晁氏客語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時洛陽僧寺大作佛會富公欲往邵堯夫見公曰聞朝廷欲起公富公驚曰衰年豈可復出堯夫曰公今欲往佛會侍聞京師知公尚健豈能

辭免富公即止不赴令堯夫可謂愛人以德司馬光

溫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

益智錄卷八

六

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韓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

了名節爲不少矣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映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啻晝夜公初作通志成英宗因命續之公歷中外凡十九

益智錄卷八

七

年而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曰資治通鑑人見其手稿兩屋無一字草書公之學主于誠此是見其一班每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常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懋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

哉

公既攻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張宣公弑云使其當時應蒼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條理者矣崇禎甲戌承澤官汴有事于洛同門人董尋司

益智錄卷八

八

馬公獨樂園遺跡尚有一井因坐井傍譚公舊事宋道君刻元祐党碑以公爲首而金人卜相賜公之像道君問人曰金朝何故重司馬光道君五國城之死以空棺馬骨歸使司馬公而在寧復有此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起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貴

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忠宣與蘇轍平日多異紹聖初文紹述之議大興轍上疏力諫以漢武爲比哲宗大怒曰人謂秦皇益智錄卷八

九

漢武豈可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袞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由是得從薄譴轍乃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傾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因君實薦以至宰相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隅終身佩服

益智錄卷八

十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忠宣每誡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忠宣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觴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

閒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呂公著

呂正獻有族子呂嘉問不肖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公著爲相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公著又不荅既歸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荅

益智錄卷八

士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訕晦叔慎默大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屆今日屈于晦叔矣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

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正獻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在朝廷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韓維

維忠憲公之子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

益智錄卷八

士

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劉安世

劉元城與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

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頃更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温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俾下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

益智錄卷八

三

幾八十堅悍不衰元城有言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譚雖夜不寐翼日精神如故

建中聞元城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釣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乘且吾廢

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范鎮

景仁力糾王安石三疏不報遂以本官致仕至元祐初首以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

益智錄卷八

四

爲元祐二聖一起

蘇子瞻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范忠文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論者曰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

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

范祖禹

祖禹於元祐初爲侍講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恭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益智錄卷八

去

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劉恕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青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

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蘇洵

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毋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益智錄卷八

去

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其言乃信

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頃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程頤每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蘇軾

子瞻于神宗時王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取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

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安石愈恨

子瞻與溫公議事不合溫公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問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之

紹聖元年軾坐為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于商賈手寔之禍下及于鷄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之

盜智錄卷八

七

子瞻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已未于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林臯亭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安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儼官屋為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枕柳林下在儼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學為買一宅卜菟裘焉頃橐八十千與之將卜吉

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舊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仕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謂之曰坡仙不亦宜乎

黃庭堅

山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

盜智錄卷八

八

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山谷云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為師用其多以見已相遭于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于寂寞之濱照影谿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

又云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後此何理耶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兩耳

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耶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
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劄之工
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
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邵雍

富鄭公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
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

益智錄卷八

九

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

堯夫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
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
當服今人之服

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華環堵不瓦風
雨而怡然有所甚棄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
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
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游
城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
惟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
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
名曰行窩

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効
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而去何益

堯夫病薦伊川請教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
徑酒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益智錄卷八

廿

朱子言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
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
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
得道理到此

周敦頤

茂叔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
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饔粥或
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超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

馮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緝寒合於湓江先生濯
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
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
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
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
先王之道足矣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

益智錄卷八

世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云云
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
菲于奉身而燕及嫗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頤

伯淳先生居保定博野縣祖羽始爲河南人中第
後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
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召用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

爲得御史體

每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
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神宗升退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
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曰晦
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
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
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
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後其言皆驗

益智錄卷八

世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
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程頤

正叔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元祐初元召至
京師除授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然其容貌極正時文潞公侍班每稱先生
爲真講官也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陳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益智錄卷八

廿

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張載

子厚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受而讀之又求之六經學乃大進初好釋老之書始渙然而知其非也

子厚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

命校書崇文辭按獄浙東還乃謁告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始湏臾忘也

益智錄卷八

廿

先生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尊賢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又曰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又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讀成誦精思多在夜
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
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
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
存

尹焞

益智錄卷八

廿五

彥明于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
士初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
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吾不復
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
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
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蘇兩爲博士以上疏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
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焯
嘗問季明當時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

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
猶爲輕典季明以焯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
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爲嘉歎
和靖每言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
一一要使

謝良佐

頭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益智錄卷八

共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上蔡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
上而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
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
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
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馬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鄒浩

鄒浩初爲潁昌府教授范忠宣爲守嘗加禮重一

益智錄卷八

芑

日忠宣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

浩以教論事帝擢爲右正言時劉妃有寵構廢孟后童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浩露章劾童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童惇詆其狂妄羈管新州其友田畫勉之曰願

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君贈我厚矣

浩嘗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陳瓘

瓘中初爲越州僉判童惇於紹聖初召入爲相薦瓘爲國子博士瓘中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

益智錄卷八

芑

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曰錄以修裕陵時錄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曰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好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曰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

益智錄卷八

堯

大遼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瑩中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又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日

前

吳敏

吳元忠於靖康初拜相進言昔唐李德裕有言宰

相寧可亟罷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

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

二省上曰善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

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

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

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善

又上疏力詆王安石廢三傳以春秋爲爛朝報之

說爲謬請立春秋學三歲貢舉以復聖人之遺經

天下快之

益智錄卷八

三

向子韶

向忠毅忠簡四世孫清約如寒士其強學自勵焚

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

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此公愀然對曰家門衰

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公自始仕至二千石一以

誠意爲主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卓然不可奪

向子恣

向子恣天性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

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

無也巧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
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
採古制爲祭儀以不附時宰歸隱於衡之伊山乃
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杳然雲水
之外

陳俊卿

陳正獻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築第既成有
訝其門大痺者正獻曰異時使僮婢乳媪可開迺
佳耳薦紳傳誦以配大祝齊郎廳事語有示二子

益智錄卷八

律

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遊汝子
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

益智錄卷之八終

益智錄卷之九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

李綱

李忠定於靖康中爲時相耿南仲所忌由樞密院
出爲河東宣撫使召對虜思殿自陳書生兵非所
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
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即

益智錄卷九

一

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曰
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
允

欽宗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由師表
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
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
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寢長難去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

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

益智錄卷九

二

小人之所問

上之相公也顏岐言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語塞公乃赴堂治事

韓世忠

忠武與岳武穆以忠勇冠天下和議成秦檜殺武

穆忠武以太傅就第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目自號清涼居士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真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後山陽龔開嘗圖其小像而贊之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迷于佛乘有驅貔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于驂鞍之上悲夫

洪皓

洪忠宣于宣和六年使金紹興十年始歸至盱眙

益智錄卷九

三

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為喜日以御札趣覲及見內殿力求卿郡養毋不允先是帛書至榻前率譽胡銓封事張浚名望秦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悅遂出領郡未幾竄之於英州然公有三子俱策與科長為相次樞府次內翰天之報忠良者豈不甚明乎又忠宣置英州州守倪晉聞知新州張棟以巧中胡銓遷客得優擢欲效之使人捕忠宣家奴寘獄中起大罪未及發倪晉以暴病死天之處奸惡者豈不甚明

乎

忠宣天性強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裨官小說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絕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令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批傳誦習欲刻版於燕公弗許

胡銓

胡澹菴當秦檜議和之時力斥其非因上王倫本一狎邪小人一疏書上都人喧騰數日不定高宗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

益智錄卷九

四

應養母耳于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葉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帝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金人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藁總尺紙耳盈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况真藁乎

趙鼎

鼎字元鎮為秦檜所忌謫潮州在潮五年杜門謝

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于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譏冲待士犯頑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

公常薦張浚可當大事後同為相俞樗語錄曰時

益智錄卷九

五

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政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張浚

張魏公甫冠預計僭入上庠及第辟熙河路幹辦公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

及軍陣方畧之宜盡得其實及知樞密院事年甫二十三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公念秦儉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遂上疏劾檜誤國謫官連州

益智錄卷九

六

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鐫之於石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敝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張魏公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西山真德秀跋曰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

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敬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

楊時

時於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顯於穎昌及顯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又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目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益智錄卷九

七

渡江後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爲多浮沈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者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辨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龜山言學者當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溪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

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又語羅從彥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曾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懋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益智錄卷九

八

胡安國

安國於靖康初爲中書舍人中丞許翰稱之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康侯者實鮮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當論何時而弭乎及封還罷李綱詞頭忤時相耿南仲出知通州甫去京師陷高宗以給事中召又與時論相左卧家

不出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寃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益智錄卷九

九

高宗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上稱善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爲之傳秦檜等忌目爲黨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安國訪醫衛梁留宿豐城者半歲乃渡江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康侯罷官僚友盛筵出餞楊公時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

康侯子寅字明仲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讀史管見宏宇仁仲世稱五峯先生幼師事楊時侯仲良卒傳其父業蔭補承務郎不調被召以疾辭優游衡山二十年著書曰知言門人張宣公栻序之以爲言約義精爲道學樞要爲制治著龜云寧字和仲文定傳春秋討論多出寧手而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又從子憲字原仲世稱爲藉溪先生朱元晦呂東萊皆師事之道學卽義萃于一門世尊稱之

益智錄卷九

十

羅從彥

仲素聞龜山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禪學之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

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其食渴者其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曰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

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

安朱喬年俱執弟子禮從之游仲素令之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仲素山居有顏樂齋及寄傲軒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偏乙和卒稔南遷之禍又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

李侗

李延平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

益智錄卷九

十一

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有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朱元晦言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益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
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李先生取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

又曰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琢磨的如田
老野夫

延平嘗言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唯
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

益智錄卷九

士

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
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延平言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
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
不可一日怠於心

延平言九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
忽

延平言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
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張九成

九成在海昌登筴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語言曰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
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
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
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
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橫浦曰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用明於內見
已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一

益智錄卷九

士

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
其獨 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
也苟有一毫覲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
利也 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
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平日負約失期他日
必虐下罔上

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
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

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鶴林王露曰胡澹菴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迨北歸牕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益智錄卷九

四

楊萬里

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長跼請教魏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佩其言終身誠齋居官日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曰若趣裝者韓侂胄嘗築南園屬公記許以掖垣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

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

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王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益智錄卷九

五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誠齋解否大象曰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而投禍之而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誠齋有易傳盛傳于世

朱松

韋齋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為天下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

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息

跋山谷食時五觀云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藜藿而况玉食乎今錄示諸弟而替之以三語曰知耻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

朱熹

元晦先生當父章齋疾革時年甫十四令師事屏
益智錄卷九

夫

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于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之祝詞有云木晦于根春及樺榮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慙動而思蹟惴惴惟顏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章
遵考訓晦本謹師傳
先生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雖學于延平而自得甚深

先生尤嚴學之爲弊嘗云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所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

寧宗時趙丞相汝愚薦爲侍講侍經筵講大學上傾意聽之先生每與趙丞相言韓侂胄雖有冊立之功宜酬之金帛不宜令親政事在經筵又與上

益智錄卷九

七

數言之侂胄矯旨罷講予祠侂胄之黨攻之甚力于是落職致仕

先生在家聞侂胄逐丞相汝愚草一疏極言奸邪蔽主之罪欲上之門人更諫以筮決之遇避之同人遂焚其草因自號遜翁註離騷以見意自是以野服見客

先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其散遣生徒者笑曰禍福之來命也豈散遣生徒所能免哉講之不輟又言此時惟有固窮而守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

坑落塹無有是處矣九是文士巧于言語爲人所
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焄
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
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文公雖深于道學然風神蕭洒不爲崖岸常置
木屏八扇出行遇佳山水輒張屏以所藏古銀
盃啜數盃而去又好詩訪張南軒于湖南唱和
二百餘首南軒有城南雜咏二十首文公和之

益智錄卷九

大

手書于卷其卷今在余家余因建城南書舍肖
先生像于其中閉戶讀先生書二十餘年人以
周易本義言教與程傳不合乃爲傳義合剛以
一之又以詩經集傳與古解異乃爲朱翼以暢
明之於近思錄後增先生語錄爲五先生學約
又取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先生爲
續學約以羽翼之又著考正晚年定論以斥陽
明王氏之謬視先生如嚴師而于先生之道實
無所得也今老矣附此以志愧焉

黃幹

直卿受學于朱文公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
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
處甚有益

朱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直卿稿成文公
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
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
衣及所著書授直卿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

益智錄卷九

九

直卿言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
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
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教知人禍福直卿曰
吾亦有箇大筭教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
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蔡元定

季通嘗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蓋諫承風莖諫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文公併及季通季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文公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季通賦詩曰執手相笑別母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季通

益智錄卷九

廿

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叅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元定父名發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

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子元定生十歲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文公嘗稱發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元定長子淵雅志好學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嘗言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于

益智錄卷九

卅

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真西山稱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至于隱居不仕恬然閉門人尤高之

元定次子沉元定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往往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初沉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走

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沉子模隱居薦學一以聖賢為師嘗輯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探頤學者宗之淳祐中命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楊至

楊至為蔡元定之僭喜讀孟子嘗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是其言因告之曰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益智錄卷九

廿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不納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贖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益智錄卷之九終

益智錄卷之十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二

張栻

敬夫為丞相張魏公之子少穎異魏公愛之每訓以忠孝仁義及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敬夫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顏錄以見志

益智錄卷十

一

敬夫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又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寔信其所當信取其所當取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詳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
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
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於西也

又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
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
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
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

益智錄卷十

二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
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
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公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它底一朋
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
妙

呂祖謙

伯恭爲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
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伯恭少性卞急一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

人渙然有省不復如昔朱子贊其爲善變化氣質

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伯恭讀家人三爻言如人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

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爲

樂可以知其必敗

又論看通鑑之法昔陳堊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

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

過博聞強記而已

益智錄卷十

三

呂祖謙

祖儉乃祖謙之弟也寧宗時韓侂胄用事罷趙汝

愚祖儉爭之忤侂胄安置韶州朱熹與之書曰熹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

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

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里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推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林光朝

艾軒嘗言大凡舉措須當愛重賈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忙迫氣象耶此五十年布衣受用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讀書如飲啜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蒲每以此自警

王嘉叟

益智錄卷十

四

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番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常歎賞此言

詹體仁

詹元善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韓侂胄躡躡大官遺使通候元善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胡可相污也擯之不見未幾果敗

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退居雪川真德秀早從受學問居官臨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

無愧平心則無偏

彭龜年

子壽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除起居舍人寧宗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鑑黃文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抹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服人望不可端以潛邸學官為之又見韓侂胄用事上疏論之落職時偽學有禁

益智錄卷十

五

士大夫鮮不變者子壽于閑洛書益加涵誦扁居曰止堂悠然自得

陸九淵

子靜為呂東萊所收之士除將作監丞丐祠歸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命之曰象山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元晦元晦送至信之鵞湖寺江西陸子壽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令相與講其所同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

後使之博覽元晦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元晦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子靜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人止之各賦一詩而別

朱元晦守南康子靜訪之元晦與至白鹿洞子靜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益智錄卷十

六

求在乎自立而已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宋儒之學始自周程極爲嚴正至張子韶與陸子靜遂開後人心學之門

子靜格言亦有可採者嘗言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又言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又言後生

隨身規矩不可失又言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陳亮

同父才氣超邁未遇時屢遭困阻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雲雷雨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同甫意蓋

益智錄卷十

七

指朱元晦呂東萊等云

朱元晦與同甫書曰兄高明剛決非吝于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于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曹建

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

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則又往受其業陸子壽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立之嘗從陸子靜講學見子靜喜言虛遠進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論人子靜而赤徐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立之遂從學朱子為學人生大事而能決擇如此可謂智矣

陳淳

益智錄卷十

八

安卿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安卿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朱文公至漳安卿請受教為學益力義理貫通恬退自守

安卿嘗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學者宗之

劉燾

晦伯每夜歛衽默坐虛心省察嘗曰夜半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故其晝之所為夜之所思也又患學者有名無實記天台四先生祠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寔若趨其名以為高入乎耳出乎口者皆先生之罪人也

晦伯為國子司業時疏乞罷偽學之詔以息邪說正人心又請以朱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

益智錄卷十

九

書集註刊行之

張洽

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用力于敬常以主一名齋元德以病請祠屏居山中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元德為長元德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學興即謝病去後屢召不赴家居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輿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

交皆名士人敬慕之

黃灝

商伯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擢進士第在官與時不合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若素隱者詔起告老不赴朱文公守南康商伯執弟子禮殯疑問難文公之沒黨禁方厲商伯單車往赴怡然不顧也

嘗言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于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文公善之

益智錄卷十

十

游倪

倪從朱子遊嘗求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收斂身心莫要走走作便不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莫是主一之謂否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欽慶朝廷只是嚴慶宗廟只是敬慶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童伯羽

蜚卿沉默寡言好讀書雅愛林泉不樂仕進師事

朱文公文公問蜚卿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蜚卿問主一無適文公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蜚卿言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文公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傳此心逐旋行去到即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

益智錄卷十

十

人身上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于不可必之功名故本原因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葉武子

武子字成之直寶謨閣平生好讀易所得為多嘗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

李舜臣

舜臣博學力行多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

畫理事象教皆因畫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文公每為學者稱之

舒璘

璘刻苦磨厲從張敬夫陸子壽游及聞朱元晦呂伯恭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踈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

柴中行

中行當嚴禁偽學時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學五字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

益智錄卷十

士

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廖德明

德明治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教人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何允

太和棧與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太和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檐而圖書半之

父之子錫與朱文公友善文公謂之曰躁矣之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

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

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存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

益智錄卷十

士

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

潘柄

柄嘗問朱子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柄為之憬然

鄭昭先

昭先在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
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
有不可事之君子能以妻子事母之心爲心則
未有不可事之親人以爲名言

黃洽

洽爲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細
故史稱其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曰居家不欺親
任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
求福報哉

益智錄卷十

古

余大雅

大雅從朱元晦遊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
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大雅嘗言天理人欲之分
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
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言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所生之心輕矣
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
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
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曾興宗

光祖少時服科舉之習一意于聖賢爲己之學嘗
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
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皆馳光祖處之怡然初聞
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惘恍
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
孜力行必求有得于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
諱名其師光祖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非
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于病中

益智錄卷十

古

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箚十日猶
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
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于不知道之域喪事
宜遵古恭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
林學蒙

正卿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下講明道德性
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師尊之嘗言浙間有一
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
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

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騫于外耳其獎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此語言浙學之流獎甚確至今姚江一派猶襲鷺湖之說而不熄真可慨也

真德秀

希元少孤受教于母吳氏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率妻以女登進士第累官至舍人時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制倫曰益智錄卷十

六

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

及史彌遠死召德秀為翰林學士進戶部尚書因輯大學衍義一書以進并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

嘗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敬而後能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

之橫放甚于潢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謹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民矣

西山言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益智錄卷十

七

伐國之斧斨蠹民螟螣也人稱其為至言

嘗言立心以實意為主脩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于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于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嗚呼可嘆也

嘗言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故子路仕孔惶
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于其德顏子閉子終
身不仕蓋以此也

魏了翁

華父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上言自學禁既密
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
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
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約諸日用
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大要以六經
益智錄卷十

本

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
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偽而被以
此名屏不得傳于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
域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
于此

華父在朝僅六月立言侃侃忌者相與合謀排擠
之歸隱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
乃著九經要義百卷

自學禁甚嚴一時儒者書籍屏絕即學庸語孟亦

爲世大禁自希元華父二人慨然以斯文爲已任
其後濂洛閩閩四大儒之學顯于世本二子之力
也

李方子

公晦博學能文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
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
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遷書廟
堂乃除公晦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惡
之曰此真德秀之黨使臺臣劾罷之公晦既歸學
益智錄卷十

充

者群登其門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
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
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屢此心
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何基

于恭少師事黃幹幹告以爲學須先辨得真實心
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又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
次浹洽道理自見于恭悚惕受命遂得聞伊洛之
淵源

子恭之學立志以定其本盡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于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與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太守趙汝騰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故子恭有詩曰閉閣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子恭不肯出之意實權于此自是羔鴈踵門鶻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子恭力辭以

益智錄卷十

廿

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今乃問朝命而遂起愬然于先而憐于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于義得安乎堅不出

王栢

會之少慕諸葛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

會之每曰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其所得于學者如此

時上蔡書院落成台守趙景偉以書幣來聘鄉守趙崇綯勸之駕會之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遠近聞風莫不兢勸

宋朝人物之盛昔人稱之爲小三代其嘉言懿行不勝書而道學之傳始基于周張光大于程朱又得北山魯齋殿之俾洙泗道脉不絕于世

益智錄卷十

卅

而宋當顛危之日猶知尊儒重道贈識賜秩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乙卯四月與煇孫重訂於梧下

益智錄卷之十終

益智錄卷之十一

退谷孫承澤輯

遺

耶律良

耶律良字習撫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

耶律官奴

益智錄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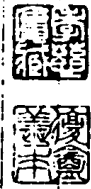
一

遺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歎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蕭札刺

虛輦性介特不事生業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聖宗累召擢輒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人

蕭浦崗不



梭懶少失怙恃能力學于文藝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乎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超然自得

金

賈少冲

若虛家貧勤學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眷二年第進士宣徽使劉筈欲以妹妻之力辭累官左補闕嘗使宋宋方有祈請常餽之外別致珍異若

益智錄卷十一

二

虛却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世宗嘉之若虛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蘆所以此身筮庫不可為也

周昂

德卿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甥王若虛從學教之為文曰文以理為主以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徒單鑑

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大定中進士第累官拜左

丞相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
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大學諸生刻之石
趙質

金趙質字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
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
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
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
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
千畝復之終身

益智錄卷十一

三

趙秉文

周臣大定第進士累官資善大夫年已老日以時
事爲憂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
小則言之當路慙慙不能自已

周臣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文章有溢水
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書各有解注久歷
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留心佛理人惜之

完顏壽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

不減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
畫一帙不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
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
終日不聽客去

杜時昇

時昇博學知天文宰相薦其可大用時昇察天文
時事有亂亡兆遂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
人子瑛亦隱緱氏山盡讀諸書教授汾晉閬元初
屢聘不就

益智錄卷十一

四

元好問

好問字裕之爲金行省員外郎入元隱居太原嘗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
已所當任乃構亭名野史著述其上錄至百餘萬
言後纂錄金史多本其所著

王鶚

鶚乃金狀元金亡世祖聞其名召之後爲翰林學
士承旨其立史院奏帖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
亡之史兼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予奪

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從之又手書作史大畧付史院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人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先是鸚請帝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繼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塋祭許焉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仍私謚爲義宗據法君死杜稷曰義人多其誼

史重事也古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金源既墟元

益智錄卷十一

五

王二人亟以史爲事可謂知所重矣元之亡司農危素投崇國寺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而素竟未爲元脩一史不有愧二人哉

耶律楚材

晉卿遠宗室仕金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晉卿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偉之曰遠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仇君耶太祖重其言處之左右

晉卿嘗奏曰制器者必得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祖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劉中楊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於是請于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而元之文治始于此矣

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抵罪太祖

益智錄卷十一

六

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祖意乃解

河南新破俘獲衆軍還道亡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種滅其家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將安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千百人乎上悟除逃兵之禁

晉卿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晉卿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余在兵部時少司馬金公維城問今時人物與元孰勝余曰不如金作色曰不如誰余曰耶律文正在元言及民生即爲痛哭余與公同事半載每言及百姓余未哭公亦未哭故知不如也
金撫然

益智錄卷十一

七

郝經

伯常家貧讀書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伯常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世祖即位以伯常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修好被留真州伯常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伯常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宋拘囚十六

年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衛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伯常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水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壘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按郝伯常與劉靜脩相善時元欲伐宋靜修勸伯常宜諫止以全兩國生命伯常如其言世祖

益智錄卷十一

八

因遣經爲國信使通和好於宋被留時有道士何巨川亦諫伐宋同遣巨川死於真州贈二品官有人以詩吊之曰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比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奸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伯顏

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總制大軍與平章阿朮取宋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

不殺是吾曹彬也至是兵入臨安秋毫無犯

伯顏渡江次無錫宋以國璽表降伯顏曰汝家得天下於小兒今以小兒失之乃天也抵臨安駐城外士民安堵以捷聞詔宋王母后入覲宋主求見伯顏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理及還京世祖勞之伯顏曰奉主上成美阿木效力臣何功之有

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賚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又

益智錄卷十一

九

之衡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又記伯顏一事元制內設中書省司文事設樞密院司武事在外惟設行中書省總司文武之事世祖欲外亦立行樞密院與中書省分轄文武羣臣進諫不聽時伯顏卧疾世祖即榻前問之伯顏拱手大聲曰文武在內可分在外不可分一分大亂之道也世祖悟乃止人謂此諫可比張子房止封六國後

張弘範乃張柔之子也柔覆金弘範覆宋父子之功最烈弘範自海上班師染瘧旋死世祖念其功以子珪為丞相獲罪中宮使人撻之昇至保定身死未幾上都叛兵過保定珪之子五人出禦之俱為兵所殺叛兵至京言兵由張氏激變乃盡沒其貲財以其婦女配蒙古帥而張氏遂絕伯顏功名與元相終始孰謂天道遠也

廉希憲

希憲畏元人以父希魯凱官廉訪因氏馬篤好經

益智錄卷十一

十

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上問其說希憲因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為廉孟子

子希憲立朝謹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象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

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
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
堯舜臣等未能以皇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
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

希憲爲川陝宣撫使時劉整初降元爲都元帥求
見希憲希憲安坐令整入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
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在羈旅者冠衣襁綷投
乞放歸希憲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明日爲
言于世祖悉遣歸其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
益智錄卷十一

士

任而又薄之江南窮秀才何禮過如此希憲曰我
爲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
折辱之今朝家起朔漠斯文未振更不尊禮儒士
則儒術且掃地矣

希憲嘗有疾世祖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
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
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奸人所與求活也

希憲病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

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白藥也天
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廉公有體有識即在宋大臣中亦是韓歐亞流
讀之長人意智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也以勳功胄年方十三爲侍
衛位百寮上時世祖欲誅阿里不哥之黨于安
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服未附世祖驚

益智錄卷十一

主

曰少年安得此老成語大是之

安童年二十一爲右丞相世祖以其幼詔許衡爲
右丞輔之衡自懷孟至京辭疾世祖不許安童親
候其館事之甚恭嘗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
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以少年顯貴而能抑已尊賢如此真大智也昔
周公戒子曰無以魯國驕人後世不以相國驕
人者幾人哉人稱劉忠宣憂時如有病見客似
無官吾悠然其人

趙復

仁甫元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樞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辟說百端仁甫強從之至燕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由是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矣

時燕京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仁甫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

益智錄卷十一

吉

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脩矣

世祖在潛邸常召見問復曰我欲取宋卿可蕪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人稱爲江漢先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北方學者未見伊闕之書止讀蘇氏文應舉故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語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京師得江漢先生而北方之學始自此興

元入極重學校又於各處許置書院聘經明行脩之士爲山長設提舉司給廩餼三年有效行省申內省陞補國學官不仕者聽元貞時計天

益智錄卷十一

吉

下共二萬一千三百餘所

許衡

平仲少遭世亂逃難岵嶽山讀書其中既少定尋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言進學之序必當棄目前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爲提京兆學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未幾辭歸

世祖即位召與姚樞竇默爲太子師二人將入謝
平仲曰禮師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
公寺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未幾又
謝病歸

世祖詔平仲爲中書省左丞知機務平仲曰臣漢
人不便與聞機務力辭世祖曰且出平仲曰陛下
命臣出中書省耶世祖曰出殿外耳又力辭因命
舉自代者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
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益智錄卷十一

五

有市恩之漸

改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平仲聞命曰此吾
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
人爲學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平仲待之如成人
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
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平仲以哈麻毀漢法力求歸田與人書云春日池
塘秋風木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
門喧童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

思意緒日日在此

平仲嘗言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
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
光盛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人以爲名言
薛文清曰許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
大而已又曰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
而無係累真任止久速之氣象

劉因

益智錄卷十一

六

靜脩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
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
當有是也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靜修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其扁曰靜
修詔徵處士劉因擢右贊善大夫尋以母老辭歸
俸給一無所受

靜修嘗言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
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

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
螺蛳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
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
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
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
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

靜修與郝伯常相善勸之諫止伐宋及伯常奉
使被留懼禍及乃作渡江賦以聲宋之罪非本
意也及再聘時已病覆伯常書甚婉且留聘使

益智錄卷十一

七

於家欲與之同行未幾病卒靜修常有詩云仲
尼微服即知天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
一意枯隱也

家鉉翁

鉉翁宋使臣留于燕既而宋亡無歸傳經河間以
春秋教授學者著春秋集傳詳說一原春秋所以
托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志三辨五始四評三
傳五明王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學者翕然尊之
世祖屢授之宦不受以疾卒于河間

陳普

懼齋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聞
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
出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嘗曰聆韓先生夜
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及其用功本
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
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
唐虞秦漢而下漠如也

益智錄卷十一

大

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
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齋峰首
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
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

懼齋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
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舍此不
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
識者目爲百五十三顆驪珠

熊禾

去非登咸淳二年進士宋亡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以講學從之者甚衆復于家創菴峰書堂以周程張朱五賢爲道統之的傳因祠之以侑聖師而于邵子溫公有微詞焉尤服膺朱子取其書擇至精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諸子及朱氏門人之說附錄焉著尚書口義春秋通解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大學廣義諸書行于世

去非與人論學謂秦漢以來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六經無完書也

益智錄卷十一

九

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

不忽木

不忽木少受學于許文正卓然自命嘗爲桑哥所誣免官及桑哥敗起爲翰林承旨上欲相之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甚多今不次用臣臣無以堪之帝曰然則孰可曰完澤可嚮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薄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必敗今果如其言乃拜完澤右丞相

夔夔

夔夔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與趙孟頫齊名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君德成就在經筵此千古之確論經筵規制俗悉于元而明因之然明之晚季講官講章先送閣臣看稿不敢旁溢一語如康里所言胡可得也

益智錄卷十一

廿

董文炳

文炳隨伯顏下臨安毋以不殺爲言及師旋文炳居守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

先是伯顏薦宋宗室趙與惡使李槃古之至京與惡以幅巾深衣見因陳宋所以敗亡之故詞旨放切人爲感動授翰林待制

董文忠

文忠乃文炳之弟也至元中有言道學之弊者世祖謂文忠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宜使海內之士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為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脩身治國之意也世祖善之

從來國之將亡則有黨名漢唐之黨至亡而解

益智錄卷十一

世

宋之道學明之東林至亡而不解也

賈居貞

居貞為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每陳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世祖問即俸幾何居貞以數對世祖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叅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即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拜住

拜住乃安童之孫也喜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孜孜不倦議政必以典故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拜住掌宿衛英宗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往來東宮何以事君卒不往英宗大善之及即位擢平章政事

阿魯圖

阿魯圖為左相時別兒怯不花為右相以宿怨脫

益智錄卷十一

世

脫謀相與拊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時今拊前政後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怒風御史劾之阿魯圖即避出城姻黨為不平請曰盍見帝自陳乎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孫豈以丞相為難得耶仁帝命我相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當即引去已矣御史臺世祖所設我與御史抗是與世祖抗也爾等無復言

益智錄卷之十一終

益智錄卷之十二

退谷孫承澤輯

元

完澤

澤在中書時嘗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之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賢而能雖白衣亦用之又嘗諭省臣曰國子學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

益智錄卷十二

一

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

學校為國家重務成周得人之盛為在于斯漢唐以來徒立名目至元始重其典而明初因之法更詳備完澤之言可謂獨見其大者矣

吳澄

幼清宋末舉進士不第入山著書御史程鉅夫求賢江南薦之起至京以母老辭歸命置所著書于

國子監至是召為監丞舊時許文正為祭酒教授有師法後漸失其舊幼清至戴星入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因材訓誘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幼清為學士帝令作金字藏經序幼清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僧徒謬稱薦拔以惑世人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帝乃止人稱其正論

益智錄卷十二

二

幼清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行于世晚年乃悔其所學嘗謂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必本于德性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幼清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云

齊履謙

履謙為司業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

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于是國學人才彬彬矣

成周以三物造士而賓興之此千古之善經也積分以文造士抑末矣後世並以此法失之矣

蕭炳

維斗隱居山中惟以讀書為志世祖授陝西儒學提舉不受成宗武宗仁宗累徵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

益智錄卷十二

三

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辭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而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維斗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閔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

李木魯翀

李木魯翀為祭酒時適迎僧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木魯翀舉觴立進

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伯顏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滌陽縣少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

益智錄卷十二

四

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脩金史既畢辭歸四方之來學者千餘人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伯顏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

伯顏以蒙古軍籍一從學問而迥然超羣以是知天之生才不擇地而人為聖為賢皆可學而至也

陳櫟

櫟當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嘗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

益智錄卷十二

五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并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水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謂豪傑之士世以為知言

金履祥

履祥少從學同鄉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子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兵燹消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盛行于世

益智錄卷十二

六

許謙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昇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間垂四十

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

宋末而有何北山王魯齋元末而有金仁山許白雲賴茲金華四子以存考亭正脉而宋元兩代皆當式微之日賜布衣以美謚誠儒林之嘉士也

韓性

性博綜羣籍尤邃于性理之說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益智錄卷十二

七

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

胡炳文

炳文字仲虎號雲峰隱居新安不仕以朱子祖籍新安也建祠事之學一以朱子為宗所著有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四書通行世所居屋三間名曰隨齋齋前隙地樹桑果植菘菹曰隨宜也奉雙親菽水盡歡曰隨分也有相過者談近詩商略古今人物或不予顧亦不強曰隨人也每夜禁燈戢行則嵩柴門閉坐曰隨時也客問天下事如何咄咄不敢道曰隨天也有誅之仕者大笑不答曰隨我也

益智錄卷十二

八

年八十餘詩書未嘗頃刻釋手

黃澤

楚望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楚望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為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

趙汭嘗問春秋之要楚望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焉

余於元諸儒經學書俱得披讀獨未見楚望書即五經大全中亦未採擇其語史雖稱其義理

益智錄卷十二

九

一宗程朱疑其學涉高遠非伊閩正旨故其徒趙汭左袒陸氏學鄙譏之

趙汭

趙汭少而志於學至九江見黃澤師事之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乃本師說發以己意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著春秋屬辭

汪克寬

德輔以浙省鄉舉教授鄉里所著春秋纂疏一宗于程子極其詳確嘗曰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

至子程子始求天道于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與旨瞭然若視諸掌虞伯生見其書極稱之謂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後明初纂修經書取所著纂疏改爲春秋大全列之學宮

胡長孺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

益智錄卷十二

十

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士爭慕之方岳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說經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合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躍如有興起也

長孺當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召拜集賢院修撰與宰相不合教授揚州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緘百足求爲其父作墓文長孺曰我豈爲宦豈諛墓中人耶拒而不納是日正絕糧其子以情告

坐上客咸勸受之長孺辭愈堅嘗有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人曰此余秘藏中休糧方也

虞集

伯生乃宋丞相允文之孫當世亂避地嶺外毋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家世授春秋楊傳其業則口授集語孟春秋左史歐蘇文比還里則盡通諸經大義矣以契家子從吳學士澄遊而學益該深以大臣薦授國子助教澄爲司業有措注力

益智錄卷十二

士

贊襄之澄自免去集亦以病免泰定初以秘書少監侍經筵文宗即位以學士入侍甚信倚之集所議貢舉學校罷海運興頤海民田精當切時務伯生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跡有構之于上者謂集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耳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怠其所事此可爲忠孝臣以疎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于上前者

亦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嘆異之

伯生濱海治田之議實爲都燕至計當時而惜不能用及南艘阻梗始令危素爲大農使於西山文霸之間開田而已晚矣京師斗米六兩富貴人有抱珠玉而斃者嗚乎天下事智者見未然愚者昧焉可慨也

揭傒斯

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爲文宗所知中書每奏用儒臣必曰何如揭傒斯

益智錄卷十二

士

欲大用不果引年致仕去詔追還命丞相脫脫及執政論留之傒斯曰使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之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爲總裁官丞相問取館僚之道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人以爲名言

虞集柯九思與揭傒斯同侍奎章閣虞柯相得
傒斯密爲奎章政要以進文宗每袖而觀之時
人詩云學士愛題博士畫每日退朝書滿床奎
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

瞻思

思其先大食國人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
學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
而不應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
虎臺春遇優渥時例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思
益智錄卷十二

吉

獨不往見例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
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
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
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毋老辭遂
賜幣遣之
瞻思邃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律數水
利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
常自樂也

元明善

明善爲翰林待詔帝命節尚書經文擇其闕政要
者以進書成帝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參
政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善副
之將還國王瞋以羨金蒙古受之善獨不受國王
曰彼吏臣已受矣公何固辭善曰彼所以受者安
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明善嘗問吳幼清五經奧義退而嘆曰與吳先生
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益智錄卷十二

吉

杜本

本博學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救
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
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
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
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
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

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吳定翁

定翁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辟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為名言其時孫轍學行純篤家居教授庭外蕭然監司屢辟皆不就吳澄嘗叙其文謂仁義之人其言

益智錄卷十二

五

諄如也

小雲石海涯

海涯父楚國忠惠公名貫海涯遂以為氏自號酸齋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乃以讓弟後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旅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

吳萊

萊涵濡六經而厭餒于諸子百家弱冠游中原北

抵燕趙遇古戰爭都會之地輒駐馬引望者久之

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賈酒高歌

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有司馬子長遺風退反

初服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

石著觀日賦以見志歸寓龍湫陳士貞家以居咏

歌游衍樂而忘其老也其論文以為作文如用兵

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為法縛于變萬化

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選伍則肅然未

益智錄卷十二

六

嘗亂御史許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

長薊書院山長所著有淵穎集宋濂嘗師之

黃潛

潛以文知名天下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稱儒林四傑潛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汚

潛嘗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宋學士漁稱其

論著根本六藝而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
譽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傾洞
不可犯云知制誥時大著作皆出其手人謂之璽
口學士

柳貫

貫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于蘭溪金
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召至京吳
文正徵程文憲鉅夫推服之累太常博士提江西
學罷秩歸杜門十餘年海內尊仰之

益智錄卷十二

七

趙孟頫

子昂宋宗室至程鉅夫訪人材于江南薦之召見
世祖問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
祖子孫世祖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
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不能悉知
世祖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授翰林學士承旨大加寵異子昂雖居顯仕
而風流閑雅怡情翰墨凡晉唐名墨多在其家每
遇良辰勝日輒入遊城南萬柳園瓠瓜亭等處詩

酒流連抵暮而還人稱爲神仙中人

趙孟堅字子固其從兄也宋末高尚不仕製一舟
載所藏書畫琴樽遨遊湖山間宋思陵時有楊無
咎字補之上書諫和議秦檜惡之乃遁于西湖每
畫梅花以自娛子固畫水仙以敵之極風逸之致
一日刺舟嚴陵灘見新月出水大叫曰所謂爭綠
不可唾此我水仙出現也隣舟以爲仙邑令梅鞞
欲一見之不可得一日聞其停舟水次往見飛棹
而去柳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先生之謂也

益智錄卷十二

六

子昂嘗來訪之子固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
後門入坐定弟問弁山豈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
子固曰弟柰山澤佳何子昂退使人濯其坐其高
曠如此

龔開

開字聖予吳涇滄海遺珠曰聖予少嘗與陸秀
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
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
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霧嵐

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聖予畫瘦馬圖自矜貴每遇絕糧輒作一幀而人爭以米易之擬有儲粟求之不得也余見其携琴圖奇逸之甚上以小隸題一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聖予于吳門市上見一鬻漢印者買得之既而聞僧樵道衡先已議定歸取鏤乃持印送至其

益智錄卷十二

九

寺中道衡不受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

王冕

元章性倜儻從韓性受學北遊大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或斥其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妄者乃携妻孥隱九里山未幾兵起其隱于山也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李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

畫梅花以自娛

元章好畫梅奇逸絕倫余見數幀一長卷乃畫踈影橫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景後題一絕云我家洗硯池頭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又一長幅題云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踈華箇箇團團水玉羌笛吹他不下來其落句爲人側目而元章不顧也

楊維禎

益智錄卷十二

十

維禎字廉夫紹興山陰人有奇文危行作萬卷樓於鐵崖山中日讀書其中貫穿百家第進士累江西學校提舉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正統無定指維禎著辨申宋爲正統累數千言學士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後論定於此矣張士誠據金吳召之見不往訪以世事著五論報之又復書詆所用非人洪武初徵修元史史成作老客婦行見志放歸尋卒維禎性踈豁與人交不疑賤而賢禮之如師傳貴而不肖視之蔑如也然有大度平生不沒人小

善接引士類張之恒過實士以此感附而負之者亦未嘗較曲直也有貴游子破產流落教踵門求見已竊其所藏倪雲林畫而去侍子欲詬之曰吾哀其困使持往見達人爲介耳務掩人過如此一日出遊夜遇盜大亡失黎明家人走報賦詩不輟曰老鐵在區區長物奚恤晚年築小蓬萊以居不復下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避恕老直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湖南李祈評其文以爲玉光劍氣

益智錄卷十二

廿

不可掩云

吾讀廉夫正統辨以元有大儒許魯齋而金遠無一儒焉遂以此定統乃千古確論而儒之關係于世者大矣哉

陶宗儀

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繩檢家法過人至正間浙帥泰不花南基御史尹問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張士誠開闢姑蘇以軍諮相延亦謝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

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授教官又以病免或勸之出九成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所著有說郭輟耕錄書史會要四書脩遺

陶九成爲淵明之後故自號南村家有南村別墅極水木清華嘗自題南村八景詩人多和之徐氏幼文賁爲之圖

倪瓚

益智錄卷十二

廿

瓚字元鎮所居有清閨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古曲彙名琴陳列左右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適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元鎮清脩好義其師華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至誠愨當世稱之元鎮當鬻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兩至其家念伯兩老不再至推與不緡一緡

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嚮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為慆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削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雲林人品甚高為畫所掩其畫蕭蕭小景生韻欲絕而層巒疊嶂之作可婉刑閔雖與黃子久公望吳仲圭鎮王叔明蒙題稱四家時不能望其項背余見雲林六君子圖稱子久為老師獅子林圖非王蒙所能夢見有軒輊為蓋子久碩

益智錄卷十三

三

年高隱叔明晚為小宦死于胡氏之黨雲林之見不謬矣

元人百年之間刑寬事簡士大夫進退自如得以脩其學問之事而士之不願仕者隱于山長發明考亭之緒而經學大明下至于書畫詞令小道無不精絕一時吾尤慕郭守敬授時曆不為一定之法而隨時測驗以定歲差其法不徒起邁往古後世即有聖人復作不能易也

益智錄卷之十二終

益智錄卷之十三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徐達

達鳳陽人年二十二從明高帝起兵濠梁高帝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張士誠陳友諒等既平乃遣達北伐時元兵盡出真保防禦達從海傍間道直趨天津抵河西務順帝倉皇率六宮開齊化門北遁達入城殺其留守者餘不問禁兵入民舍封府

益智錄卷十三

一

庫及故宮使人收奎章閣圖籍繼儀司儀從太常樂器人民安堵市不易肆雖曹彬之下江南不是過也

達與副將軍常遇春追順帝將至開平望見其城隅達鳴金收兵使逸去遇春讓之達曰彼曾為南面之主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為得也遇春乃服

高帝新宮既成欲以吳王舊邸賜達達堅不敢受一日賜宴邸中醉之酒令內侍掖之卧殿上夜半

酒醒知爲舊邸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帝大悅命有司爲治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

胡惟庸爲左丞相檢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闕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高帝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及帝以是益重之

劉基

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

蓋智錄卷十三

二

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莖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

高帝下金華定括蒼使孫炎以金帛來聘遂問道從炎請京師陳時務十八策大喜恨相見晚謂人

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

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高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東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驚鈍豈堪此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

高帝天威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

蓋智錄卷十三

三

于色太祖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密爲申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自著見也

宋濂

濂字景濂浦江人在元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明高帝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政起居注乞歸省復徵總修元史除學士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嘗密

詢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詢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慎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關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

濂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

益智錄卷十三

四

酒寡嗜欲所致外國使至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勾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壁

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元末棄官歸安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之為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救此殘創明太祖定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遇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既即位問保國安民

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為對授學士者再

固辭嘗奉密旨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使還稱旨

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尋除禮部尚書則又辭乃

不復強之以職遇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

過被遣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

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人侍御叩首以子幼辭

蓋淨嘿恬退始終如一年七十二卒

元儒受事而不受職者如楊維禎汪克寬趙訪

等聘修元史史成不受職而去又有沈夢麟為

益智錄卷十三

五

元武康尹入明五主闕浙試一同會試滕克恭為元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皆不受職以循衙從事沈壽九十三滕壽百十歲尤異也

陶安

安字主敬當塗人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明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太祖召語時事對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善之

初置翰林首召安爲學士太祖嘗問學術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帝善之

宋訥

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季進士以時驛驛郎退居自晦洪武中徵請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超授翰林學士又進文淵閣學士時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益智錄卷十三

六

閣事遷祭酒又令曹國公李文忠管領監事訥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鏗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一日太祖召問鄉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欲爲國家効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迺致故靜自尅責太祖嘉嘆訥頓首問臣動息微隱聖明何從知太祖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教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

泣謝之

明初學政其立法也嚴其養贍也豐又得宋文恪爲之師身先率教寢食於學雖疾病不歸生徒數千人教則分堂食則會饌書聲滿監燈火達曙一時人材率出其中又各邊興屯不費輸輓其議亦始於文恪真張南軒所爲曉事之臣矣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爲游俠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

益智錄卷十三

七

意即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嘗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久之出遊江漢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縻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浩吟于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不出明高祖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

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欲載之同行舫覺之而遁

梁寅

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舉於鄉辟為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為三局寅在禮局審計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疾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學者稱為梁五經

益智錄卷十三

八

王沂

沂字子與泰和人幼讀孟子即辨于義利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于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蓄富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歲時祭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學者稱為竹亭先生

楊胤

胤字嗣慶吉安人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參政中立朱尚書慶炎交贊之以為有退之子美遺聲勛貴爭迎致為賓師吉安侯陸贄以高帝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帝喜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胤也帝喜為召見賜食久之贊以襲衣冠見胤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久處此矣即引去

胤常誦論語知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為哉即飲食時動息戒忿怒而已

益智錄卷十三

九

高彬

彬南海人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明初遊江湖間徵為武職固辭作詩有奇語孫養稱之晚年號蟾溪日坐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方克勤

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隱山谷中國初徵不就索之急乃出授濟寧知府為政以風俗為急德化為本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

忍為也庭不陳械杻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

克勤孝友脩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詬去待之益茶酒解來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為夜必白于天克勤乃方正學孝孺之父也孝孺師事宋應灝常賜宴禁中帝囑作一文次日早進灝歸語孝孺時已酣醉就寢達曙始醒灝曰吾死夫文不及成奈何孝孺言已擬一稿灝袖之以進帝悅之極贊

益智錄卷十三

十

灝寶奏曰此臣門人方孝孺所作也即日召見賜宴禮部以曹國公陪孝孺年甚少居然上坐帝謂建文曰吾得一佳士今未可用留以遺汝

董倫

倫字安常宛平人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為貝川先生洪武中遣使徵為右贊善事懿文太子會太子卒出為河南左叅政後以誣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暨皆知向方及建文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

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曰桓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人傳誦之未幾告歸

王紳

紳字仲縉義烏人學士縉之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高帝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常尊孝孺為百代儒宗時寒義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

益智錄卷十三

士

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于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于僨事則是執事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

寒忠定賢者為吏尚書三十餘年知止之義或昧焉宜其言之及也

卓敬

敬字維恭瑞安人累官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時不能用

燕邸之變諸公立奇節於事後卓公獨發高議於幾先使其說行燕邸即有異志不過如宸濠耳

徐氏妙錦

益智錄卷十三

主

妙錦中山武寧王達第三女也平日喜讀書性貞靜時稱其賢燕王兵入金川門建文自焚大痛曰固當坐殿上看燕王敢何爲奈何自焚不食竟日其姊爲燕王妃已故燕王即位聞其賢且美命內使暨六尚女官徵之爲后乃稱病辭匿不出家人苦勸曰上命其可拒乎女官直抵榻前妙錦擁衾呻吟內使遙列房櫺外與女官皆叩首請不起未幾乃削髮爲尼誦經閉戶燕王聞之不再強至正統庚申年卒柩葬鍾山先塋之次

徐氏功封二公有此一女榮逾二公矣

建文在位未久教化大行身死之日哭聲震天世傳披剃從地道出遁妄也又謂燕王以大行之禮葬之塋於何地妄也又謂既老來歸死塋西山金山寺後碑曰天下大師之墓亦妄也順治丁酉余在退谷晨飯後同僧騎驢于金山訪尋主人俱不知午飯于功德寺僧言前此王公敬哉亦屢訪不得則無其事明矣崇禎壬子駙馬鞏求回請春秋陵祭既補景泰宜並補建文

益智錄卷十三

十三

愍帝曰建文無墳從何處祭此信史也

王賓

賓吳人姚廣孝奉命撫巡吳地賓乃其故人居委巷廣孝三往見之皆不見迺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望見趨避之

廣孝有姊居城外廣孝既貴往見之其姊曰天下曾有作和尚不終而爲好人者閉門不納然廣孝位少師封榮國而不娶妻不蓄髮依然一僧余于崇國寺見其像禿頭袈裟手執一拂上

手題一偈作彼門語絕不露富貴相亦奇人也
靖難之事實廣孝愆愚陷太宗於不孝不慈方
孝孺斥之爲墓何難之靖乃嘉靖中改廟號爲
成祖人謂太宗不知有父世宗不知有祖長陵
易碑響雷轟碎載在實錄亦天听不許也

楊士奇

士奇泰和人以儒士授齊府審理副會太宗即位
擢爲編脩入內閣辦事仁宗在東宮嘗閱真德秀
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著大學
益智錄卷十三

古

衍義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仁宗即取視命翻
刻焉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
饋廷臣或得其單日以進上閱無士奇名獨召士
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
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覬臣不與名
者以當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
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燬
其目一無所問

仁宗即位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
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
敢當上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
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上曰卿于朕勞動二十年
故周以此錄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
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
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休士奇言辭祿當辭享何用
斯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士奇在內閣最久楊榮每毀之一日宣宗立文華
益智錄卷十三

五

殿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
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
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蹇
險易遠近及邊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
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
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正統五年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八倡
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
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

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歛教也以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傾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

益智錄卷十三

六

如羣王交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廁於列能無愧乎

按士奇長子穰居鄉多不法事聞帝使緹騎逮至京以手勅慰藉士奇人有求多於士奇者帝曰彼口侍朕左右子在家所爲安得知士奇上疏引罪報答甚溫穰斃于獄仍以恩廕移之次子而士奇眷禮如故嗚呼文貞所遇何其幸也

胡儼

儼字若思南昌人以鄉貢爲桐城令在桐開桐水

勸耕讀而桐大治擢爲內閣以其才堪教化出爲國子祭酒在監二十餘年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一時人材翕然從化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泊澹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詳審以求至當惟恐貽患于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

吳溥

益智錄卷十三

七

溥崇仁人爲修撰以胡儼薦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恒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躡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在翰林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

劉亨

亨字嘉會廬陵人洪武中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爲壽州訓導建文初詔

求直言亨言文武通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

太宗時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

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

益智錄卷十三

大

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

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

永樂五年命脩永樂大典成其書共二萬二千

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時修書者

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

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

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

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八人書貯文

淵閣內蓋彼時靖難之事人多不平借此以消

磨之也

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累官至僉都御史少肄學邑庠攻苦食淡薦志經史雖祈寒酷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日勵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贖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益智錄卷十三

九

曹端

端字正夫浣池人薦尚理學專靜研究坐處足著二碑皆穿破教人以躬行實踐為先日潛心太極通書西銘等篇嘆曰道在是矣有自得處輒親為之注釋以暢其旨

初父雅信佛端為言聖賢之道作行夜燭一書獻之其畧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辨析甚精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

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然而化方岳貴臣不敢以屬僚相遇後調蒲州學正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上以霍既先得允竟終于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學者稱月川先生議者謂昭代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潛溪至于道學之傳斷自端始

嘗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湏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

益智錄卷十三

辛

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又言學者湏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又言物本乎天入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其理敬祖而能繼其志是謂報本今人事佛瀆神而言行違理何能報本

又言吾輩做事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又言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

明初學校雖興而理學未明永樂初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頒之學宮月川先生實得力於此余嘗言往時爲學也難今爲學也易誠能於大全數書時時致力焉近會洛閩之旨上溯洙泗之傳於道廓如也後之河津涇野諸先生無不于此托始矣

黃潤玉

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初遷江南富民實京師其父當行潤玉詣官請代官異而從之踰年抵

益智錄卷十三

世

京授廬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江茫無人烟潤玉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潤玉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己心爲嚴師而期造于賢理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

潤玉以經明魁京闈歷任交趾道御史出陞廣西憲長不赴閉門却掃以讀書爲事所著有儀禮載記庸學通旨寧波簡要志南山錄等書

沈度

度字民則華亭人永樂初命翰林舉賢才楊溥以
度名上擢翰林典籍度善書凡玉冊金簡一切大
制作必命度書之宣德時進翰林學士以老乞致
仕不聽令居家食祿免朝奏有召則入

度初入翰林同郡李至剛爲大宗伯氣勢赫奕朝
士希進者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
間或邀度輒以禮辭間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
自樂人號自樂先生其弟祭字民望時度爲學士
祭爲侍讀人咸以大小學士稱之宣德初致仕歸
益智錄卷十三

三

歸乃畫出所賜金營錫老堂于故址曰聚親故燕
飲其中

宣德時海宇承平朝廷半老儒如蹇義在吏部
共三十五年夏原吉在戶部共二十八年楊士
奇在內閣四十三年楊溥二十一年楊榮三十
五年而胡儼在國學亦二十餘年二沈以中翰
亦賜俸養老京師蓋想見其盛云

陳敬宗

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宣德中爲國子祭酒力以師

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
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卿貳敬宗獨久不調
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
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敬宗德望文章
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
是又號休樂老人云

李時勉

時勉安福人爲國子祭酒倣胡文定公教條隨材
造就策勵嚴甚每旦五鼓督諸生起誦讀夜終二
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且罰治
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于一時

三

時太師英國公輔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
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借讀國子監聽
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
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時勉命諸生
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
受教之地皆就列生惟太師與時勉抗禮久之太
師屢辭時勉曰秀才家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

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暮而散人稱爲
太平盛事後時勉以王振擅權乞告歸士林高之

楊尚

鼎開中人聞陳敬宗學行疏乞入南監上從之鼎
至監清苦力學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
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比成進士仕至戶
部尚書嘗書十思于座右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
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
守思修退思早及致政居家築靜善書院延師以

益智錄卷十三

茜

教里中子弟嘗曰吾平生無取者但識廉耻二字
又言吾學問得之南雍爲多

孫尚

尚字宜鉉廬陵人以鄉舉授江浦教授薦爲御史
督南畿學政設教一以德行爲本置本源錄錄諸
生善行以身爲率庚午秋試適上有土木之變小
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
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子不義乃與
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門鼎每逢考試閱文雖

盛暑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鼎
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
在上各家祖父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校士閱文能念及神明及其家之祖父焉敢不
公不慎憶余典試楚聞具冠服閱卷與同事郭
太史之祥云吾輩舉筆時而旁鬼神森森未可
慢忽太史深以爲然

陳真晟

真晟字剩夫漳州人少肄學子業應省試見有司

益智錄卷十三

茜

訪察過嚴無待士禮自是不復事科舉專務聖賢
實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
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
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
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以爲持養工夫
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闕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
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
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

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故事以終
圖說之意書上下禮部議為當事者所寢遂歸自
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為布衣
先生

夏寅

寅字正夫華亭人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即中杜
門誦經史百家言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
行黜浮萃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
自筮仕為即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益智錄卷十三

共

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
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益智錄卷之十三終

益智錄卷之十四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王直

直字行儉泰和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
冢宰益加廉慎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吏
部文選即中欲留侍直改北學直不可曰是亂法
自我始也其風節大畧如此

直在吏部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
益智錄卷十四

一

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挑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
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
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
直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猶觀
阡陌子孫稱觴上壽脩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
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
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
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王文端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
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盡十年而
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
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
徵詣翰林困于饑謗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
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
里故人分蒙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
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遂銘其墓而文端之雅
量如此

益智錄卷十四

二

文端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所
介者寔文端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
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薛瑄

瑄字德溫河津人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
有所得即起擁燭記之名曰讀書錄遷山東提學
僉事教進諸生講析經義不事憂楚諸生皆呼爲
薛夫子云

正統間楊士奇薦爲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
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國聞瑄名且同鄉也
雅欲見瑄或邀瑄拜其門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
朝拜恩私門耶

瑄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
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餓糧俱乏日中猶未舉
火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瑄以疾辭石亨素相敬重因曰先生如不留我爲

益智錄卷十四

三

先生啓上請勅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
養瑄曰昔魯齋之去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
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
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先生之學在復性此其聖門真脉絡其正續讀
書錄字字獨創字字現成學者守此爲學爲人
之道備矣

吳與弼

與弼字子傳崇仁人乃司業溥之子也有志聖賢

之道構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
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
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四方來學者日衆約已分少以誨之

天順元年石亨疏薦吳與弼于朝遣行人往聘之
比至授諭德召至文華殿與弼以野服見且辭職
上命之前與弼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何爲
不受職對曰微臣多病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再四慰留而辭益力陳十事復表謝而歸

益智錄卷十四

四

與弼歸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
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
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與弼
不及人服其先見

陳獻章

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以舉人薦召至京令就吏部
試辭疾不赴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
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
故不受職求覲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

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
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碩任故
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

獻章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
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
日靜坐其中足不出國外者數年

獻章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
益智錄卷十四

五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
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
而見鳶飛魚躍之妙獻章別號石齋既老號石翁

胡居仁

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自幼慕聖賢博窮經訓及
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
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正傳謂聖人成
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

居仁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時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籌居仁曰吾何暇汲汲于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梯稗弗生何愁五穀不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敬齋與白沙雖同師吳聘君而所學不同嘗曰陳公甫說不曰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益智錄卷十四

六

經不足以載道又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人以爲知言

賀欽

欽字克恭廣寧人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曰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白沙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咨焉

孝宗即位以大臣薦授陝西布政司叅議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斥以浮躁罷家居杜門不務博覽專精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及小學問里興于行義我老更好易究心啓蒙理性洞然鄉閭稱爲醫閭先生

崔後渠云嘗聞陳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履而安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

益智錄卷十四

七

陳海雍

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友善離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劉鉉

鉉字宗器長洲人簡靜端確立身以不欺爲主久

在翰林或以不諳事爲鉉疑久之始大服景泰時
易儲之議漸萌禮部而亞卿俱缺上素知鉉誠薦
令大學士陳循等議鉉以進江淵不悅退謂內侍
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請用編修陸琦一日報
易儲宜勸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遂止英宗復辟閱諸疏無國子監勸進名問徐有
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召見上曰
卿學行醇篤可傳東宮擢少詹事後鉉以完名終
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益智錄卷十四

八

天下事只爭是非誠見其是即當毅然擔承如
劉司業易儲一事不肯苟同何等識力何氏文
淵一時阿狗倉猝自縊視此有餘愧矣

于謙

謙字廷益錢塘人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
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不持一物賄當路有詩
云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

土木之變京師戒嚴人心洶洶侍講徐有貞倡議

南遷之說謙時爲大司馬力斥之脩杆櫓改團營
練保甲以爲固守計而人心大定及也先入紫荆
關聲言送駕還前驅突至見兵盛而嚴知有倫稍
引却次至城下索金帛萬萬計且邀二三大臣出
和議使人諭之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已有君矣
對壘七日數敗之由是也先悔禍遣使靖送駕還
京景帝以謙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戶門第京師謙
辭不許乃置上前後巧賜璽書袍鍙冠帶弓劍之
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

益智錄卷十四

九

後石亨等倡爲奪門之事以迎襄王誣謙及王文
文力辯謙曰國制召王以金符金符現在何必辯
乎

陳繼儒曰按有君之說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
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
社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
不能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又一見蔣頰傳秦王
逼趙王會滹池蔣頰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且傳金人犯邊帝幸瀛州且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按金符一事收在印綬監典守內侍尋襄王金符獨不見驚懼欲死問一退閑老監云是宣廟上賓時張太后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于是啓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寸餘矣

李賢

益智錄卷十四

十

賢字原德鄞州人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觀政吏部王直見而奇之即授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賢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英宗復辟命賢入內閣典機務時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問故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

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甞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特賜甲第一區賢力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資賢每以盈滿為戒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

王翱

益智錄卷十四

十一

翱字九臯鹽山人別歷中外所至有聲景泰中自兩廣總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翱曰彼立法安忍壞之翱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翱為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痛抑倖進請謁不行于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翱有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

固志不遺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
女朝夕見毋何待迎邪女言翱妻爲翱置酒長跪
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僕
仲孫以廢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翱曰汝
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
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異非分耶裂
其卷火之

一日英宗謂李賢曰吏部難其人今王翱年老奈
何賢曰日者言其年壽甚長未艾也上曰如此復
益智錄卷十四

圭

好翱以年老乞致仕不許仍遣李賢致其私諭慰
留翱涕泗滿面上知其原籍尚無居室命有司爲
治第先具圖以進及翱致仕歸見圖外溢額之數
盡令拆去而後入居

翱操守潔白巡撫遼東時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
盱直不肯堅却之不得乃藏珠衣領內及中貴死
乃呼其猶子與之其特操如此

商略

輅字弘載淳安人爲翰林脩撰陞侍讀召入內閣

滿朝問預機密時京師戒嚴人心洶洶輅力主群
議請邨王即真以安及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
之

景帝時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
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輅爭
不可踰年鐘同童論請復儲下獄輅因召對力救
綸得免

英宗復辟權奸石亨構陷坐免憲宗初詔起復任
爲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邨王監國輅言
益智錄卷十四

圭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
遂復景帝號

輅罷政家居甫十載憲宗時被召再起初未有復
職之命及陞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
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得體

當時兩大議一易儲一復景帝之號非具十分
魄力誰敢侃侃昌言讀此足令懦夫有立志公
以三元起家可謂不負科名矣

岳正

正字方直邵縣人時曹石勢盛正間為上言宜早
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所諷令歛
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乃以私事中之遂謫戍肅
州鎮夷所越二年曹石俱敗赦歸先是正遇事侃
侃敢言有上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未信而諫之
戒矣正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
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正居戍時有從京師來者傳天語于其蕭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

益智錄卷十四

志

公矣正驟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
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後以興化
知府入覲力求致仕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
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善
大書旁及雕繪鏤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為

岳仙

魏驥

驥字仲房蕭山人以永樂鄉舉授松江訓導諸生

讀書學官驥日坐講席與之間辯經書大旨丙夜
燈火熒然自携茗粥勞問諸生感奮累陞至南吏
部尚書景泰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
陳循乃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
嘗立朝願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笑不荅退語
人曰渠將朝走事為已事後寧無敗耶竟致仕去
家居二十年布袍襦飯好學不厭老不廢書所著
南齋集理學正義松江志水利切要諸書

羅倫

益智錄卷十四

志

倫字彛正永豐人為翰林脩撰會內閣李賢遭喪
去官朝廷留之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
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矣

次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
日以註經為業有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
瓶粟罄矣之旁舍貧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為意嘗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

者之酣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夢而能覺

彭時

時字純道安福人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七箸聲
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
籍玩器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
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無愛憎雖片紙
寸墨未嘗輕擲

召時入內閣辦事英宗向用大學士賢獨見罷信
數召對退亦諮時時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

益智錄卷十四

六

爭議賢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

何喬新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文淵之子也言動必以儒賢
為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修身
而措之家國天下為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
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
身之既老

喬新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闡徽以嘗師其先
公贈以白金文綺新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

則不可卒不受在闈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
分其餘貲遺三司新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
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新嘗薦問
職賦以犀帶銀器數事新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
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
并獻文梓可為棺者新一無所納或言可受新曰
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
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薛瑄

益智錄卷十四

七

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彭韶

韶字鳳儀莆田人為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
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
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
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
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即居寡
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臧宿

答哉

林俊褒異擢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
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
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
得古人之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
德文學政事即驟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
悉我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
適中和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
謚為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

益智錄卷十四

太

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
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
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
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
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
行時論稱快

張悅

悅字時敏華亭人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
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累官兵

部尚書恭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有猷為
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
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
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大疏乞
歸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悅歸慶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
儉嘗有言揭屏間者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
匪直可久亦以安生

益智錄卷十四

尤

倪岳

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初為翰林編脩考校纂修
精詳安雅進講上前以古意傳時事為勸其言削
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憲宗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
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
之徒其立身不無異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熒
熒賴諸儒抱遺經闡明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
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

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能臆定于是從祀諸賢咸仍其稱

洪治中馬文升言五岳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岳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俱以岳言爲是

岳爲吏部尚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自太

益智錄卷十四

廿

過終當召怨岳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陳選

選字士賢臨海人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即手錄千冊爲力行之助

憲宗初督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編歷郡縣括宿學宮然端坐以身而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會倅奄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問曰何官選曰提學直大怒曰即提學寧大于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即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閑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

陳茂烈

茂烈莆田人爲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

益智卷十四

卅

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以母老乞終養供毋外短床敝席不辨一蚊帳自治畦一畝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寃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直耳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

楊繼宗

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平昔官次自待一老蒼頭朝夕飯而孟蔬而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使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

王徽

徽字尚文上元人爲南給事中以言事忤時調普

益智錄卷十四

甚

安州守在普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徽論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飭奔趨曰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急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章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人皆服其言

高明

明字上達貴溪人爲御史陳利害十餘事衆息之

明上疏請終養成化時上杭賊起勅明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闕大破賊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且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

周盛

盛字永昌大興人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以歲貢

益智錄卷十四

甚

授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

李紳

紳字緡卿大興人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歷官光祿寺少卿會考嚴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二章乞得一身閒所著有抱犢山人稿

益智錄卷之十四終

益智錄卷之十五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章懋

懋字德懋蘭溪人以庶常授編脩諫內廷張燈拜
杖左遷臨武知縣改南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考
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
十有一不罷軟不貪酷不年老以何例言去懋曰
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某可
益智錄卷十五

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雖未艾鬚髮
蚤斑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為奏得請家居二十
餘年閉門却掃躬耕自給弘治十四年起南祭酒
以母艱辭上令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未
幾引年乞休歸尋以侍郎起不赴嘉靖初年八十
六特以大宗伯召尋致仕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者
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楊廉稱
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同之伯恭

懋嘗言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
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
論學者須大其心胞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
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
會小不致狂妄矣

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
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
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
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祗憑

益智錄卷十五

二

氣運推盪耳 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薦義
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須做橫渠復
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論居
常屢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語便覺自警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
功覺得心中無甚放肆邪侈之雜 論窮理自謂
于精一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
放過

懋任福建僉事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

神司屋漏不瀆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天才自愧
塵縻祿有病應須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
學顯不以吏事名

羅欽順

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學尚實踐而尤薦于孝友父
栗齋翁在堂三子已昂貴欽順在翰苑欽德按察
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疊在告依
依親庭不忍舍去蒲門孝義海內賢之

弘治中起童懋爲祭酒懋以憂制未闕力辭乃以

益智錄卷十五

三

欽順爲司業增置一司業以代之欽順見學規積
強士放逸競差撥慨然曰造士莫先于求放心非
束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予奪以鎮之
不能由是所獎識士後皆爲名人比懋至深敬信
事咨諭而後行

後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
逆瑾用事除名爲民瑾誅復起累官至禮部尚書
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人謂其辭冢宰一節有
鳳凰翔于千仞氣象

欽順出處取予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
必先打破義利關頭否則擾擾直到底所著困知
記剖晰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發尤闢陸子靜陳
白沙湛甘泉王守仁學術之非使雲霧爲之豁然
崔後渠稱其爲功儒

整庵先生不開講席不受生徒實脩實証正與
河津相同陽明王氏拈出良知二字聳動從學
者至於詞窮理遁曰佛家本來面目即是良知
天橋證道以心體無善無惡爲漏洩天機此是

益智錄卷十五

四

何學也余輯宋五先生學約續輯四先生學約
爲敬軒敬齋整庵及高景逸四先生而去白沙
陽明始而人疑之久而信之矣

楊守陳

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生平好學不倦而以六經爲
本爲講官時每以經義進講上爲聳聽嘗謂書象
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耳乃大夫行役
之作孔子曰吾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
非爲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

有巧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

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討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國猶書邸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付史館以備遺忘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癯一益智錄卷十五 五

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實錄者守陳曰豈娶半生老乃嫁婦一時薦紳誦爲名語

張元積

元積字廷祥南昌人爲翰林編脩與時相不合以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弘治初召脩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尋陞侍讀學士乞養毋歸又九年召至京選學士侍經筵時上雅意向元積

元積身矮特設低几聽之尋改太常卿詹事府侍東宮講讀一既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性理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公力辭歸

邵寶

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循益智錄卷十五 六

德則敬之弗衰

無錫有楊龜山講堂後改爲東林寺寶贖回建書院祀龜山于道南祠荆溪學脉寔始于此巧著簡端錄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寶沒後巡撫上其書于朝賜謚曰文莊

王恕

恕字宗貫三原人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

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契丹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恕撫雲南不享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

益智錄卷十五

七

取主家結狀更無所供

恕以中丞撫兩浙致政朝廷命馳驛還鄉恕每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卑騎赴驛官吏因請同寓公辭之

恕在吏部時署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

王雲鳳曰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

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

蔡介夫曰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奉奉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又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

益智錄卷十五

八

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富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

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出且令靜覽群書聞闕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劉大夏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爲兵部郎時負重望適本部侍郎缺有欲薦公者冀一往見公巽辭謝之卒不往時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公私語所知曰即中轉京堂同人乃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益智錄卷十五 九

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即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未幾陞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叅政布政之力也

東山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

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

東山當發戍穗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

忠宣在兵部時浮梁戴公珊爲左都御史孝宗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益智錄卷十五

十

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知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語忠宣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爲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

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劉忠宣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洎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孫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叅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與公耻陳

益智錄卷十五

士

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無所言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人監禮部必請旨本內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嫉爾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嗚呼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是

吳寬

寬字原博長洲人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時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

益智錄卷十五

士

樂若不知有官者

寬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寬獨感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寬辭之再三及掌制久衆望寬柄用當道忌之避迴不進意寬亦不能少無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處此其安之衆議爲之冰釋

寬嘗遊洞庭翠峰寺喜悟道泉甘冽及貴寺僧汲數甕遺之公受其一茗以擔粟餘却之曰無過享也隣人相謂曰原博狀元及第至今未嘗來筐篚

惟見一甕水入門耳有布衣那量清苦如陳仲公
少宰歸家叩其門量曰吾方躬爨無五尺應門柰
何竟曰姑徐徐借隣家胡牀坐門外良久候其食
已方進相與清譚抵暮去

宛巷遺蹟今在都下者吏部左廂簾花乃公所
植扶疎娟秀異于他本陸包山爲之圖王守溪
諸公題咏之彙爲長卷又冬日賞菊會杜古狂
爲之圖李西涯以文記之詩限騎字韻和者甚
衆彙爲長卷又公在吏部衣白布袍抄書字法
益智錄卷十五

端緊故家猶有存者百年後使人想見其風流
林瀚

瀚字亨大崗縣人德行純備方伯姚鏞謂公當孝
廟盛時有韓范之過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
并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

王鏊

鏊字濟之吳縣人爲吏部侍郎時內閣謝遷舉鏊
自代遂與焦芳同入閣未久羞與芳爲伍三疏引
歸閉門讀書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
校書結髮勵行自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嗣公孤官
居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耐麗
權瑞狂獮不能辨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
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卧空山晏然
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繫
益智錄卷十五

劉忠

忠字司直陳留人性峻行方一介不苟時逆瑾惡
其經筵指斥近倖改南久之瑾誅始召入內閣復
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其自製墓志略曰歸之日
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
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
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豎或

張席命舟倘佯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
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
元嗣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曰勿請葬祭謚贈勿
千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
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
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
法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
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能
一日安者蓋予性悄悄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

益智錄卷十五

五

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曰大
愧曰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
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
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
童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上之恩外此則非所
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
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
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
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

心無少負焉耳鄒東廓受知于野亭野亭歸東廓
送之野亭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
通寧恬無競

傳珪

珪字邦瑞清苑人累官禮部尚書時武宗好佛自
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
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
與聖旨等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竝
至尊書藝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弗問田亦竟

益智錄卷十五

六

止未幾致仕家居闢圃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柳
衣歛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嘗言政事文章
出于一篇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

劉健

健字希賢洛陽人官至大學士弘治時與李東陽
謝遷同心輔政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
侃無所顧忌上推心任之及大漸之日召健等受
顧命健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

信陽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鄉人必選入

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
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其知人之見類如此
後逆瑾竊柄姦諛盤據國事日非健與謝遷上疏
極言至再不報相率求退蓋不旋踵而健與遷去
矣既去忌者嫉孽未已幾中奇禍健杜門不出過
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武宗每出巡幸終日不樂
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
臣者乎嘉靖初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已老病
辭不赴乃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

益智錄卷十五

七

羊上尊酒年九十三卒謝公遷名德相望但嫌嘉
靖中復一出微遜公耳

余先大人鹿津公多記憶嘉隆間遺事嘗言嘉

靖中曾以安車召劉公至京便殿賜坐問曰興

獻帝宜入廟乎對曰成事不說又問張孚敬可

為相否對曰還欠讀書再問別事對曰此非臣

所能知也即起辭次日起程此事史不載

李東陽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醫隸籍京師四歲舉神童

景泰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
入順天府學後成進士累官至大學士與劉健謝
遷同輔政時劉瑾用事三人同上疏求解職獨留
東陽時未免有若需之阻而公澹漠清潔留非其
志也瑾流毒縉紳東陽多方解救保全甚多陝西
安化王反遣大學士楊一清同太監張永往征東
陽與一清相善因與密商圖瑾之策安化事平頌
師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
何未曰何謂一清曰安化之變由于劉瑾敝成瑾

益智錄卷十五

六

叛形已著中外憂危公于此時乘間一言皇上英
武必悟永曰事不濟柰何一清委曲開示永曰老
奴何惜一死以報國抵京永見上於豹房屏人密
奏一如一清指武宗乘夜馳至瑾家擒之於榻并
搜得其反具使人諭之東陽東陽以手加額曰此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下詔頒示人心大悅未幾
東陽遂致仕乞休置別業於西涯悠悠卒歲
邵二泉寶聞文正之訃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
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

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憫然
白髮門生傷往事每首憂國淚雙漣蓋公每言及
國事即為流涕蓋實錄也

公久在相位而囊橐蕭然致仕家居購詩文書篆
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墨
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容可使案無魚菜
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李文正祠在禁城西墻太僕寺街中貯神童召
見時所賜衣服及小朱履祠即其故宅也其墓

益智錄卷十五

充

在都城西畏吾村其子兆先蚤卒墓田為人所
賣掘土露和京紳方公從哲贖回為脩其墓刑
部即王文邁立碑墓前今年久人竟不知其處
矣余嘗慨耶律文正不獨有功于元而興文教
存經籍撫遺民破大梁時尋孔子後裔其有功
于世道其大今其遺墓在玉泉山側為牧者踏
平石像亦為人所毀又近日高少京兆脩京學
余並請脩學傍文丞相祠元殺丞相于柴市隨
即為立祠蓋祠非明人所建咸化中特勅丞相

冠服耳如于忠肅祠在東城裱背巷乃其故居
屢著靈異都人祀之甚謹今毀為馬廐無人議
及誠缺事也

王守仁

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為武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
政守仁首抗疏瑾怒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
錄之意有所會輒為訓釋而不必其盡合于先賢
者自謂于中夜悟致知格物之旨尋又悟知行合

益智錄卷十五

廿

一之妙時席書督學貴陽以朱陸異同來問守仁
不荅而告以所悟書乃率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瑾誅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寧王
宸濠反守仁方承命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
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設計平之晉
封新建伯自是處居教載講業問難者無虛日夫
守仁獨揭致良知以詔學者嘗謂學者曰我此良
知蒼蠅停脚不得蓋言微乎其微又曰未發之中
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者也寂然感通

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子寂感也動靜者時也而心之本體則無動靜也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與夜氣爲一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及疾作請告不久乃僅歸卒于南安

守仁與胡世寧同年相善嘗謂世寧曰公可惜不講學世寧曰公可惜多此講學

王伯安一生得力在龍場一貶以艱苦其心志而失力亦在龍場一貶荒裔之地既無經籍可益智錄卷十五

廿

稽又無師友之助卒成其師心之智又其後在兵部奉差爲廣平王威寧越造坐學其兵法故用多於體而成其姚江之學然其人氣魄議論凌駕一世正朱子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時有洪若水字元明增成人少從陳白沙游即以隨處体認天理爲宗中進士授廣吉士時王陽明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聲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至晚年表伊川議象山又言四不可之辨佛老一致之疑是實陽明以欲獨監其幟

也而所學終不可掩識者嗤之

羅洪先

洪先字述夫吉水人年十五得傳習錄手抄讀之至忘寢食及舉進士第一其舅氏賀之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洪先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舉三年適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論學抵暮而歸

後累官贊善充經筵講官時世宗偶違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上疏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百益智錄卷十五

廿

官朝賀忤旨黜爲民歸闕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務主力行足不入城市然聞閭閻疾苦輒感額不忍緘默也故多虛糧言于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契頃絕建同江水次倉去邑虛丁二萬民以不困于賦役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于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義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上自然併心體而失之洪先憂之切故其爲言曰

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

後唐順之以知兵起官約借由洪先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此日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答書願畢志林壑

益智錄卷十五

莖

公平生志意潛泊在朝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服公趙尚未深信一日邀公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故放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齷然如此歸後以先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洞中常絕糧而公處之裕如也

念庵先生雖宗陽明而意主力行親所言良知之流弊即陽明聞之亦當心折所得于石蓮洞者深矣晚年不與荆川同出尤為高見荆川以書生冒任軍旅卒無所成視念菴為何如所謂

大智閑閑惟于富貴功名要看破耳

黃鞏

鞏字伯固莆田人正統中以兵部郎丁艱家居服除會北狩之變或沮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北上正德中以劾江彬拜杖下獄除名而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肖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

益智錄卷十五

莖

顧璘

璘字華玉上元人歷官南刑部尚書致仕居閒無事多縱游山水間于居室後築息園曰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密坐茗椀鑑香談農圃醫藥事

璘有座側二銘其左銘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

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詘
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
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
示拙

劉麟

麟字元瑞安仁人以大司空謝事歸里好樓居而
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
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
不荅

益智錄卷十五

葦

太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
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
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

孫一元

一元字太初自云閩中人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
孫東髮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
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為歌歌
曰食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

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
岱躡衡廬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
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混游貴賤常以鐵笛鶴

瓢憤激悲譎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
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譚導引入疑其
仙晚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
人吳充陸昆結社號茗溪五隱無何病作竟死年
三十七又在吳時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

益智錄卷十五

共

山人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山人乃出又了
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
赤城大竒大竒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
此人

沈周

周字啟南長洲人讀書孝友無意仕進與吳文定
寬王文恪鑿相善文定至其家即謁周毋出飯書
室周以肉雋奉毋餘齎進文定輒觴味聯榻明晨
一乘至城以為常文定之燕挈周往謝曰君若遊

五岳則請從若五陵車馬不以丘園易也文恪家
居亦時往來正德初文恪入閣周寄尺牘無他言
但云請力救時否則退身文恪得其書必懸于壁
時郡守汪濬新立儀門欲圖有惡周者謂汪曰畫
師沈周可令繫礮汪使隸召之周挾一徒黠染身
爲指示日衣緇布服冠里老巾坐石獅下守出則
跪于傍畫畢乃去守亦不知也未幾守以計入都
謁內閣李南陽賢致驢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
潤所需沈故南畫耳因問故南安否守茫然不知

益智錄卷十五

老

所對已謁文定少宰詫曰賢如沈君門下不知真
一欺事然沈君未嘗不知門下也出周手書皆述
守善政守大媿服觀田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周先
期題丸鳥而去

周屏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
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

文徵明

徵明長洲人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薦
諸朝會徵明以貢至京因拜翰林待詔二年引疾

求去不報閣臣楊一清與張孚敬謀欲遷徵明官
徵明竟致仕歸杜門不問戶外事以翰墨自娛生
平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
國家法也時唐周秦徽諸府皆使人請有重賂徵
明不啟封使者固請徵明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
不恭竟弗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
以不得一見爲恨

徵明性簡重未嘗于河下拜客嚴介溪嵩語顧東
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

益智錄卷十五

其

成得文衡山乎

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
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益智錄卷之十五終

益智錄卷之十六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魯鐸

鐸字振之景陵人以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沉潛學問每晨起焚香危坐讀四書五經正統初為司業適內閣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久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益智錄卷十六

半矣鐸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大歡尋以乞養歸至是復起祭酒鐸泣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為倦切復以疾辭時撫按某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乃闕小園于夢野葦之東鑿池築亭榭蒔花木為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

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為吾有也

謝鐸

鐸字鳴治太平人為南北兩國子祭酒設教嚴厲生徒畏憚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吳澄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遺論列尤多尋以師道難盡請致仕

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蔡虛齋清見遜志編而贊曰遜志益智錄卷十六

二

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之功大矣

蔡清

清字介夫晉江人少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其旨祭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請精于學授祠祭主事王恕為冢宰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西學校為逆濠所惡致仕去劉瑾專政起為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清已卒矣

清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闡發幽秘爲一時學士所宗曰虛齋說也清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于此可見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焉當念者

益智錄卷十六

三

耳

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王雲鳳

雲鳳字應韶和順人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直聲赫然爲人所忌謫陝州知州陞僉事提學陝西又改副使提學至是爲國子祭酒正已教人學規肅然請告歸嘗移書大宰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而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華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珂終身極

益智錄卷十六

四

貪陸布政頌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切恐奔趨富貴譖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登薦稿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大宰得書悚然公伉直清介與人相忤而士君子多稱

之至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尤人所難也

呂柟

柟字仲木高陵人以殿試第一除翰林修撰時劉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之嗾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柟遜辟不與來往瑾憾之且中傷柟會瑾敗得已請告歸

世宗初復除脩撰以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累陞國子祭酒申監規五事中官沈東亦來聽講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益智錄卷十六

五

而不責效于旦暮間云爾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其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歷官南禮部侍郎捧表賀萬壽節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先是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完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柟曰公真心去余三十里外相候人謂使水村聞其言而能退異日豈有舉族北轍之禍

柟教人本六經務引之近裏切已不獵玄遠嘗言孔子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若四五十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命俟後圖之或勸其養靜曰養靜以應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物者苟不知其所當爲而爲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爲者亦私爾祇見其不能靜故大學先知止而定而靜此成法也

又謂古之人未有不謹于言而美于行者夫聖賢之道在人苟仁義禮信之弗道而云良知譬五行益智錄卷十六

六

四氣之弗聞而稱太極禮樂刑政之弗修而議無爲言雖義何益于天下治哉

崔銑

銑字仲鳧安陽人爲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吏部驗封主事喪咸爲銑不樂銑曰此胡爲不樂苟求諸已者無愧于吾何損未幾瑾敗科道交章薦銑詔復原職或又爲銑喜銑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焉今日于吾爲何益後累官南祭酒以議大禮上疏極諫休致歸携

古書數篋日讀洹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嘗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曰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日晦約學者尊爲後渠先生

嘗曰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駭其學華是以淪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傳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益智錄卷十六

七

利也昔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伯牙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

馬理

理字伯循三原人以鄉魁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登進士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初復薦起歷郎中遷南通政復謝病復薦起光祿寺

卿復謝病復薦起南光祿亡何致仕

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問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珩碩一見今何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益智錄卷十六

八

賜珩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

舒芬

芬字國裳進賢人以翰林脩撰致仕歸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于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謂周禮與儀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矣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

時方尊王陽明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持其

一節異朱者未觀其大全非心為道者也
音語同節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
則相因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
節格君其豫在此

益智錄卷十六

九

又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芬始生
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
生謀柩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魏校

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求
于仰視俯察經略民物事鉅細證究且曰當于歛
處為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内外交養于事必
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
常卿澹若寒士人稱為莊渠先生

何瑋

瑋字粹夫懷慶人為翰林編脩時劉瑾熾威羣賢
入見俯伏長跪瑋與戰手抗禮出乞休歸後起督
浙學尋致仕張孚敬當國甚敬重之舉劾黜蔽將
期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孚敬十三愆譽為譏
然累官禮部侍郎乞休致

瑋家居與閩中呂柟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
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
比之聖門由賜

益智錄卷十六

十

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
听師法學其謂何

張邦奇

邦奇字常甫鄞人為翰林檢討以侍養告歸讀書
力田不出薦剡屢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
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聞文如雉襄無
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已嘉
靖中以毋老乞休允之後起官至禮部尚書始終
求南以便侍親

邦尚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古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雖是權焉惟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靡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未技靡不重矣

蔡幾

靈真定人從湛若水學若水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為會長及為御史以言事罷

益智錄卷十六

七

歸建溪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盡襲若水之說人稱為淡濱先生

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听以異于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能盡其性耶

又曰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又曰朝廷以教化為先士君子以廉耻為貴士君子奔競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于典章文物未矣

樊深

深河間人由蘇州司理徵入諫垣累陞至通政使忠厚正直以聖賢為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畧

嘗言主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諸

益智錄卷十六

七

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為不過推此而已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取成也

鄭曉

曉字室甫監官人學士董中峯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

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金蓉溪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

後調考功嚴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安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嚴嵩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落職還

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系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益智錄卷十六 三

其為名卿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

陸樹聲

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生平薄于聲利修長者之行為翰林編脩時世宗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獨無所預焉

後累官禮部尚書時議王陽明從祀堅執以為不可侍郎陶大臨曰朝廷不吝伯爵以與之何難于從祀樹聲曰封拜者一時之典從祀者百世之公

卒不與旋即辭歸

嘗曰仕不行志即貴其閣何為者晚年留心玄脩鼻息能閉兩時于人物畧無指摘曰世間白黑何嘗二分明衣食不敵悔亦不華侈居常不問生產好捐捨所餘山田數頃宅不十畝所著汲古叢語有云潛亦有在上位當勿用亢亦有在下位當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寔部使長吏過謁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婆娑公府乎年八十餘奉旨存問猶策馬出益智錄卷十六 四

迎人稱其德壽

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毋趨捷徑毋暱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符也

陸深

深字子淵上海人嘉靖中為國子祭酒充講官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閱其講章輒為竄易深面奏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內閣忌之謫延平府同知未幾陞山西提學副使集先儒要語為典常論述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後累官

詹事府詹事宗廟災自劾致仕

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騰古今商確事義辨識
書畫古器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
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

深所著知命錄云嘉靖乙未二月宿張公舖是夜
兩大作抵曉未息起支折足鐺煨生柴當上崩晨
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挾三村童當此
境界讀書自適頽亦足矣奔波就老何為甚為慨
然

益智錄卷十六

圭

海瑞

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至謁
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曰孟
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閔擊柝委吏乘田無在
非道而充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
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
故居此官者多嫉嫉不舉其職士習盡而吏治媮
所從來矣陞戶部主事時世宗尚玄修大興土木
瑞力諫下獄世宗晏駕遺詔復官萬曆初累官南

都御史風裁凜凜為一代名臣

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
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
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
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
儕袞者乃鄉原也

嘗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
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即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
氣毋移能謹緘毋外為彊舌而內媿衾影毋洵洵

益智錄卷十六

夫

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覓參裳媚耻于中襟毋妻
妾官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于此不如鹿死之
音

王遴

遴字繼津朔州人少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
之志常自書一聯于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凶
人登要據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
嘉靖中遴為武選主事與武選員外楊繼盛相善
一日繼盛上疏劾奸輔嚴嵩時嵩威勢甚赫諸同

官俱匿避獨避肝膽相許左右獄中繼感遂以後嗣見托遂慨然以其女字其次子繼感聞之感泣繼感原疏中有目功一欸下部查覆遂覆稿言嚴效忠鬼名實無其人嚴端黃口乳臭身未履邈何得昌叙以叨世及之典尚書聶豹嵩常也見而令易之遊執不肯豹愠形于色遊曰公講良知之學刻語錄實感名若林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于地曰汝爲君子豹爲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辭功部疏不覆

益智錄卷十六

十七

萬曆初遊爲戶部尚書值議王陽明從祀遊曰某曾司理紹興脩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禮尚書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不報閣臣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

後改爲兵部尚書見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于內閣及大瑞拱手受成而已遂致仕歸家居杜門無尺一入官府京邸貴人移書問侯亦不答天下想望其風節

繼津以一部卽忤權貴護忠直不以利害怵其心而聶司馬殺人媚人後以諛頌齟齬爲世宗所厭斥之去所刻雙江語錄今與傳習錄並行又王龍溪畿爲南職方主事借講學招搖縱肆時薛方山應旂爲南吏部以考功之法中之入服其風裁又畿在吳中與蔡春其講學語及陽明龍溪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入哂之孟我疆秋曰必到此地方知此言又鄒泗山德溥在

益智錄卷十六

大

翰院時知一官房內有窖藏寶而居之潛啟得白金萬餘避者以聞上以盜臣斥之潛尚璽士藻曰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爲累此皆表表講良知之學者其行如此

葛守禮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爲陝西布政時入計有小吏署老疾當罷者守禮爲請留吏部尚書曰計語出自滿伯何自忘也守禮曰此選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

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認過誤
即此可為賢能第一矣

守禮為少宰佛嚴嵩罷官及起為戶部而徐華亭
與高新鄭構卻舉朝起排新政守禮獨無疏又佛
華亭及新鄭再相脩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守禮
又從中維持得寢新鄭固已噉守禮第念其德厚
姑忍之不發及新鄭罷王大臣一案羅織周內禍
將不測守禮又以危言啟悟張江陵下朱金吾維
治其事得解人皆心服之

益智錄卷十六

九

梁慶龍

慶龍字乾吉真定人由庶常出為兵科給事中時
家宰李默吳鵬行私黨權慶龍出疏糾劾公論壯
之

陞少京兆會河決沛縣輔臣高拱薦慶龍以副臬
往治其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遼大饑
遼人聚海島中數千時出掠掠慶龍乘舫海上親
往招撫東土遂安河塞宿遷覆運艘數百時議開
膠萊河慶龍以為不可條議行海運事宜行而便

之晉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河南盜賊蟻結所司
以獲盜為上功慶龍曰俟盜起獲之誣吾民夫法
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尚卧也
萬曆初閣臣張江陵重其才召入為戶部右侍郎
尋以右都御史出制薊遼簡選將領以忠勇勤為
上無取慨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奏大
捷者九加少保召入視兵部事

先是兵部尚書王一鶚積偏裨缺六十餘員未補
慶龍令四司各舉十五人衆遠巡避謝獨馮時可
益智錄卷十六

廿

口上除人慶龍喜甚因曰吾輩以實心事主何形
跡嫌疑之為昔溫公作相欲除諫官問于伊川效
次伊川終不為對溫公對人嘆曰薦賢為國豈為
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則無此事夫乃盡
以所薦者次第補用人稱其公虛
在部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歲
徵駒焉駒不可戰官為罷駒購壯然尚沉種馬民
間則民大騷慶龍請得盡賣種馬稍徵芻價民如
更生焉

時浙江兵變全省告急江陵問計于夢龍夢龍曰此惟一好巡撫即可辦其事矣乃薦張佳胤以往而變平未幾改吏部尚書雖為時不久而部政肅然所薦拔者楊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人皆著功業于世

嘗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不敢脂膏以乖法守則其大節可槩已江陵沒而黨論起辭歸時年五十餘治園雕橋蒔花植柳優游于水竹之枯者十有六年

益智錄卷十六

廿

朱裳

裳字公垂沙河人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珥頭也自其為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解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奴生媼至以為備也

裳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

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筭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也

楊蕪

蕪字方震豐城人好學能文以宇宙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筭雜藝禪談皆取而玩之其退休之志則老而彌篤人稱為月湖先生

益智錄卷十六

廿

弘治時為南戶科給事中會管後湖黃冊灣州知州其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蕪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則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

又上經筵日講之規疏言經筵凡十日一舉日講無日不舉今遲一日之經筵則廢一旬之日講乞召大臣與議經筵開罷日期及進講切要經史不以泛及為博而以一暴十寒為戒上褒荅之

正德時歷陞順天府尹建宋開封尹包公祠名其堂曰景包堂作文以記之平徭減役裁諸費冗愛人節用京輔稱清

嘉靖初陞南禮部尚書取太學衍義擇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與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方其歸順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庶感激泣下

陳琛

益智錄卷十六

廿

琛字思獻以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閩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答尚書稱數啓洿池若充類之盡鈔閱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便養轉南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在得意文章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砧水涯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子之說學者宗之張衷惠

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

柯維騏

維騏字奇純莆田人爲戶部主事時年二十六即棄官歸烏石山中絕跡不入官府力耕卽用躬韋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島夷亂廬燬于寇嚮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及門之士執經問難先後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感然必爲之諱其功不

益智錄卷十六

廿

與欽燕日惟蔬食菜羹而已

嘗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拚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宋遼金三史出于元儒則褒貶失實維騏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以宋爲正統遼金附之并瀛國二王于帝紀以存宋統閱二十年始克成書

又教學者懇懇致意于誠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

楊廷和

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累官大學士居內閣日久平易簡靜雅度過人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海河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廷和延生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而安危俄頃廷和密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廷和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侄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輿感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爲亡何

益智錄卷十六

其

廷和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廷和之言竟驗

夏言

言字公謹貴溪人爲世宗所知由科員歷陞禮部尚書世宗喜改作分建四壇增立太廟改立穹宇爲先農壇創設高媒壇諸事皆出其意

世宗晚年好玄脩于西苑日建齋醮凡供事壇中者皆冠香葉巾言獨怫然曰烏有舉朝盡變爲道士者乎人謂言之禍始于此

余謂桂洲之禍寔始于立后一事世宗既廢張

后屬意于方妃而意莫決密問于言言對曰臣

請爲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上喜遂立爲

后上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弑逆上之所幸曹妃

及寧嬪王氏侍寢寢孰官婢楊金英張金蓮等

十餘人以組縊上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爲死結

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

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

謀是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

益智錄卷十六

其

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十餘人上

愈曰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

功進封其父爲侯然終念曹妃恨后妬之而並

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心欲殺之至二十六年

冬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死馬言亦伏

誅

附記崇禎薛韓城一事韓城名國觀由諫垣特

擢入內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密議國觀

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

在戚晚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戚晚為言
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駙馬各一萬而
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父子相繼死追比甚力
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其親中書楊餘洪
周國興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
如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年終甄別遂劾二中
書閑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即日死國觀夜
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內怖甚是時戚晚人人
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后來甚怪

益智錄卷十六

老

上不念懿親如不改過將諸子都要喚去皆諸
人撰造傳報于上上大恐于是停止追比復李
戚晚侯爵而皇五子竟薨遂心恨國觀欲殺之
以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款糾之
勒自盡實不因愷之疏也
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人臣立朝之正軌會
是違道以詭隨雖所悅于一時未有不貽禍于
後日者也觀二輔之事可為永鑒
益智錄卷之十六終

益智錄卷之十七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張孚敬

張文忠名孚敬永嘉人以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當
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
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
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
屹立其中不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益智錄卷十七

一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
無辜之命以擢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億億心
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
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
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不
與聞清勳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
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
兵文武二選所指為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
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

有温古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
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
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
百艘於文忠何如也

張居正

張文忠居正江陵人由進士選爲庶吉士教習翰
林院諸人徇例讀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學作詩文
公獨探討祖宗朝典故凡財賦之數日兵馬之經
制邊鎮之險隘一一籍記洞其原委及居相位輔
益智錄卷十七

二

勿主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定朝講之議設起居注
之官編四書尚書直解及帝鑑圖說等書日進講
筵雖風雨寒暑不輟又間以二祖列宗美政啟沃
又取各司章奏面商批荅練習朝政如山海叅將
王有臣被論行查覆勘止謂其人性氣別無罪過
部議革任公請帝慶分帝曰武官若無性氣便是
軟熟之輩免議又如南應天府尹陳于陞陸太常
卿帝曰同是三品何必更調如無其人寧虛缺以
候官欲久任不可對品數更使郵視一官時帝已

請于政務如此慎選大僚凡列部院卿寺彪炳皆
一時人望即庶位小吏亦爭欲以才能自見用一
戚繼光于北而邊境晏如用一俞大猷于南而海
波不驚凡片紙下郡國雷厲風行莫不震懼奉行
恐後是以內而朝常振肅倉庫豐盈外而閭里康
阜行人不持寸兵一復洪永之治然又慎于更革
司空王宗沐條議教事奏記于公公荅曰某事勿
主奉行祖宗舊章如公所教俟主上稍長請議行
之然此時恐其未必在朝耳又公操守嚴潔苞苴

益智錄卷十七

三

不行李成樞封伯以萬金使家人致謝公曰封拜
朝廷大典出自聖心汝主于刀尖上爭功名我
何與焉堅却不受其懽行類如此至于初聞其父
之喪慈聖太后宮中撫帝毋子泣而不食揆以大
義難與李文達一例視者鄒忠介上疏糾劾拜杖
謫官及至晚年深以爲悔官總憲時疏請追錄十
年輔弼之功補身後郵典天下稱公焉

兩文忠任天下之才同而操守之清亦同蓋人
臣未有不清而能自見其才者蓋智不令利昏

永嘉議禮實爲至當不易之論武宗兄也世宗弟也使世宗捨興獻而考孝宗遵兄終弟及之制然興獻止世宗一子將誰承繼故繼統不繼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光祿寺署丞何淵請興獻入廟永嘉力爭則其識力不可及矣

江陵治平之畧他不具論如萬曆八年間照洪武魚鱗冊稽查天下田土使報實在之數分別股瘠以定賦額最爲要務各省俱已報到兩江陵已謝世矣又如沔河爲漕運捷道屢欲開濬益智錄卷十七

四

而阻于潘季馴肩承不力後長垣李公化龍開之而免黃河三百里風濤之險至今爲賴人服江陵之先見也

江陵有郊祀議考証極悉欲行合祭以復洪武之舊惜亦未及舉行江陵之才蓋由諸練典故嘉靖中吳人王穉登館表內閣寓語偶不合王曰公以時文中進士青詞致位宰相安知天下事此雖出于屢士之簡傲然知天下事實不易張南軒對高宗曰願陛下勿求辦事之臣當求

曉事之臣然哉

于慎行

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爲侍講時張江陵擬奪情慎行與同官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江陵艱然未幾江陵引疾歸里卒言者過暴其罪上震怒命丘司寇憐同內留往籍其家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慎行貽書于穉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萬分不及而必欲捕虛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又毋

益智錄卷十七

五

老孤少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錫之地合于古人惟蓋之義

後累官禮部尚書兼學士諸大典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年孝烈后升祔奉祀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祀宣廟慎行議曰皆非禮也廟制本以同堂異室分別昭穆至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爲太廟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及孝烈升祔本與武宗同爲一世則仁宗

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祧又祧宣宗于是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脩乎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時稱名言

時冊立未定慎行請之力章十上屢旨責讓持愈益智錄卷十七 六

堅自幼乞罷九疏迺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家居十七年及再詔以病終未竟其職人惜之珩註文集讀史漫錄及筆塵齋練典故爲有用之書

嘗言近世士大夫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爲名而小人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爲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大平不可興也

東阿鯁直素與江陵齟齬及其死也乃曲爲之地真有古人所不及者丘司寇挾平日小忿覆江陵後人極慘丘司寇一子甫中南宮暴卒晚年雙瞽孰爲無天道也

鄒元標

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少好學幽居扁戶集程王六子語以自勗舉進士觀政刑部時張江陵方議奪情元標草疏抗奏拜杖戍貴州都勻衛及江陵卒召官吏科給事中常約同志集于演象所月有講

益智錄卷十七

七

會執政常過而問焉後以內庭火進言忤上意降一級調用改南兵曹尋改北吏驗封司又循職掌請褻解縉羅洪先諸儒又以朝儀久曠儲位尚虛剴切言之調刑部考滿給由赴部遂以病乞歸吏部爲覆奏留之未幾以內艱歸服除遂久不起居南臯之野譚道自樂從游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臯先生

熹宗即位召拜大理卿晉刑部右侍郎以老辭不允尋遷左都御史時光宗實錄未成而進藥一事

議論紛紜宜亟脩實錄以成信史上然之

按光宗實錄天啟初閣臣葉向高為總裁庶子張鶴等分纂以光宗在位僅一月事無可載乃始於在青宮其於國本妖書挺擊三案立義甚正而不及紅丸一事至天啟五年科臣黃承昊請改脩乃命閣臣馮銓總裁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等將前錄大肆塗改以為諸君子罪案史成於崇禎後進呈內閣欲取前錄焚之司禮監王體乾執不可曰國朝無焚實錄之例因並貯益智錄卷十七

皇史宬中

時與閣中馮少墟從吾同官臺中諸侍御因建首善書院於西城墻下二公出署後不拜客不赴筵輒入書院講學都人士聽講者甚衆無不虛往實歸人人稱羨而忌者亦從此始給事朱童蒙糾之郭允厚郭興治合力訛詆元標奏曰臣自謝計偕獨處深山入夜郎坐深箒中後浮沉南北數十歲賴有此學死生禍患未嘗墮志今乃為末俗諱若以講學止宜放棄幽愁時借以消磊塊則是非修教

八

之方而為助愁之具矣臣聞童蒙言惟自鞭自策

頭罷臣為倡學之戒亦疏乞休乃同馮副院歸元標素慕海忠介其歿也亦謚忠介人為無愧嘗言予觀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寬平有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又言人只說要收斂湏是有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箇實裡面是包草

益智錄卷十七

九

勝耳貴乎自立

魏允貞

允貞字懋忠南樂人以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荊州為張江陵梓里其家奴存不逞者允貞每以三尺繩之江陵聞之亟為讚服致諭諸子勿輕舉動以撓其法也

尋拜山西道御史會張四維子甲徵申時行子用懋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為許州判官

時李公三才爲南禮部主事鄒公元標爲南刑部
李公化龍爲工部允貞爲南吏部主事教公者多
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
二年請告歸

後即家拜順天府丞歷官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張
新建位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
允貞上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貶逐
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
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利亦
益智錄卷十七

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

時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
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入逆
其意者逮繫纍纍于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
邸不下允貞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闢寺而輕言官
疏入不報允貞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錫譙已也
屢推御武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
得旨而歸優游田里以講學爲事

李三才

三才字道甫大興人居潞河張家灣少貞志節磊
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
合以名世相期許爲戶部郎時允貞以科場事被
降三才特疏救之亦被降東昌府推官

三才自被降後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
錫爵素愛三才欲致之幕中三才夷然弗屑也出
爲山東僉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
令出是吾之元直勿宰奈何失之改督學山西中
朝方浸浸向用乃力請致仕歸亡何即家起大理
益智錄卷十七

少卿尋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進都御史

時稅璫陳增來淮橫甚而所帶僕從尤爲商民之
害淮揚騷然三才訪其甚者重笞之縛而投之河
中未幾增罷而淮之民如更生駸駸乎有內召之
命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俊御史徐兆
魁喬應甲等交章論之三才一面請旨會勘請上
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
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
與湯賓尹交通閹宦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

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屏斥即一世入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之即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即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諸賢自林居移善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飛章釣黨傾動朝野三才請致仕歸

益智錄卷十七

七

三才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時御史孫居相特疏薦舉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即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又謂書院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占公與同鄉政府書云某此書自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後詔起戶部尚書適三才以病卒後囊橐蕭然中翰汪文言持五百金經紀其喪事襄夫人出謝以古帛相酬汪不受曰吾爲天下奠豪傑非爲夫人奠司徒也

修吾先生沒後猶有訊之者余謂觀人之法以夫子之言爲準當日攻修吾者邵輔忠喬應甲徐兆魁等皆附璫逆案中人也而其所稱許者趙南星顧憲成孫居相諸賢皆世所謂君子也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修吾之人品定矣

王家屏

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于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詔入內閣時儲位久虛家屏念事莫大于此遂與同官合詞請冊立而九卿科道繼之

益智錄卷十七

七

上諭曰冊立事如不再來竇擾明冬便可舉行家屏喜事之有機也欲堅上意請下一諭明示中外因擬傳帖一道隨疏奏入又諭曰札子不必用上心雖不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不至寢廢皆家屏所調護云

次年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家屏與同官許國恐致激誤乃引諭旨以請上又爲更期三年國策罷家屏言臣與國一體國今所請臣所傳也則臣誤國自臣傳諭以來部科諸臣踵得罪誰實宣之

而今若此臣又誤諸臣且聖意已定而播吉期已屆而改臣誤社稷乞與國俱罷不允

後科臣李獻可疏請豫教內旨降罰家屏封還揭請寬而科道諸臣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嚴旨疊出或謫其官或削其籍至孟養浩則廷杖一百家屏上疏力為解救上責其希名又上疏辨其非敢希名求去上令中官傳諭責其故激朕怒挾君廢政家屏引罪且疏皇子于皇上至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

益智錄卷十七

丙

不冝有怒事閔典禮不冝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豈意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憤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寬大也豈敢挾君廢政哉堅乞休上度其終不可留允歸其乞休時人謂當少濡忍家屏曰人主之惟所欲為皆以大臣尸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冝有濟聞者服其言家屏去三年而元子出閣儲位亦

定家屏舉手加額上亦嘗遣行人存問于家

神宗惑于嬖如國本既播山陰匡救出于至誠進退決以大義儲官賴之以安其餘諸輔意雖慇懃而中有微涉作用者不及山陰矣

沈鯉

鯉字仲化商丘人初侍神宗講讀及即位加太子少傅入閣請復建文年號及罷鹽稅尤其著者矣時上頗向意鯉沈一貫恐甚謀逐之適妖書事起將以中鯉內侍有言于上者上曰沈先生端人也

益智錄卷十七

丁

朕初即位時已心識之今必不然遂得白鯉乃上疏乞休畧曰臣非有經濟學術可為世用惟恃一念樸忠結主知信寮友相與戮力同心輸誠報國臣所挾以為質者僅此而已祇緣生平聞望不能孚人奸書事起遂以波及伏荷聖慈以臣叨倚輔弼重借國體深詔執事勿過搜剔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然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當無復信臣忠樸者則臣已失其質矣臣今病廢乞歸非止為一身進退實為世道深長慮也上褒答之不

允歸鯉感上知遇復上祈天永命等疏情詞懇至
上俱報可而一貫與朱賡忌甚

鯉寓中設一屏上書望開言路望發章奏望補部
院大僚望補中外庶官望起用廢棄望照例考選
望釋放寬獄望撤田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一
貫屢嗾內監譖鯉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鯉屏覽
之曰此豈咒詛語耶不問又令譖鯉穿大紅蟒衣
閱邊上知其誣亦不問鯉于是以年老乞休允之
一貫亦罷去

益智錄卷十七

去

自四明以妖書害歸德與江夏衣鉢相傳而山
陰而烏程朝端水火與國運俱終易曰履霜堅
冰至洵然哉

郭正域

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累官禮部侍郎正直不阿海
山以君子目之適有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
非恭王子楚王懼大輦金銀於京自沈一貫而下
無不受其重賄獨正域拒而不納請窮治其事及
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誣正

域持議益侃侃而一貫恨之于是正域四疏乞歸
舟泊楊邨頃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一貫唆
私人給事錢夢星上疏曰首相沈一貫不主楚事
則妖書不出矣次相朱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
矣妖書實出郭正域而沈鯉為亂臣賊子實與同
謀御史康丕揚助之會東廠捕得妖人敝生光一
貫意未厭康丕揚復請窮治歸德之門避立周徹
戶闔不敢晝啟逮正域僕隸寵姬乳媪及傭者
諸人至京拷掠極慘無實狀會訊生光光瞠目仰

益智錄卷十七

去

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我一身當之柰何教
我奉沈相意妄按郭侍郎禮部侍郎李廷機總憲
溫純越席而起曰讞獄者若不承安有既承而反
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內
監陳矩嘆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
城南歸久之楚宗變作多不直一貫及賡正域望
蓋起乃怨奄逝海內共嘆惜之當風波震撼時正
值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杯聊自壽大家頭
上有清天意氣自如人服其定識云

按妖書出于中書趙世禎病時歷歷道之其肌體斷裂如磔蓋天報云

呂坤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由吏部郎累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坤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註考失實也因申嚴薦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時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政累累数千言其中有曰祖宗以來有一日

益智錄卷十七

六

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誰敢興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且童奏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于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童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會極門轉發各司備昭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三字發科備昭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

無欺蔽而作奸之人心收上得疏雖未即行而心亦感動

時鄭貴妃得寵坤刻閹範四冊以諷喻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閹範圖說實于坤無與焉科臣戴士衡反以坤爲逢迎希異也坤辯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以獻成帝嘆賞臣之閹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關睢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以爲不必辯坤屢疏告歸閉門著述種類甚多而

益智錄卷十七

九

呻吟語一編尤爲人所傳誦

馮從吾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以庶常改御史時神宗朝講不御從吾上疏有困麴蘖而飲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等語上以指鄭妃也怒甚欲廷杖之賴輔臣救免請告歸一力問學以尊程朱闢異端爲事後屢起屢歸閉門不出而執經問業者趾相錯于是有司建閣中書院延之講習其中

光宗時累用太僕尚寶大理卿俱不赴熹宗初與

鄒元標同出山其在都察院時臺中諸侍御購地
建首善書院而公出署後即入書院講學時廷議
進藥一案從吾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
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
必奸之以是異志明之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相
繼論刺講事從吾上疏謂周家以喪事開基國朝
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院祇以南都各省俱有
而京師爲首善之地天子之都反無甚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統之盛況今兵旅繁興邪教猖獗正
益智錄卷十七

廿

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臣等所以不恤毀
譽不計得失昌昧爲此疏上報聞尋與元標後先
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
書亡何逆瑞禍起疏辭致仕
常駁陽明之學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
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
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
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
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

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

李騰芳

騰芳字子實湘潭人以進士授庶常才名冠絕一
世爲文喜精思深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天
峻相友善詞林故事多詩酒奕碁優游都雅示清
實騰芳與天峻獨留心經術以異日枚時宰相自
任

先是王太倉錫爵復入內閣適三王並封議起朝士
群起詆錫爵錫爵憤甚騰芳密具一啓草朝房面
益智錄卷十七

廿

授之錫爵讀未竟牽其衣促坐曰諸公置我無
以自明故憤憤子言美我願受教但謂我子孫之
憂不知我每啟上揭帖皆親筆禁中手跡甚明似
無虛也騰芳曰外議正以揭帖親書人無由知其
所言謂何公友欲以此自恃異日能使皇上出公
手帖傳示天下否錫爵默然良久復問古人留侯
鄴侯皆用權對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稱
摘瓜詞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
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另是一則然

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
四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請與趙王並封且所謂
權者必湏妙智之人委曲婉轉或立語而移或默
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
語次錫爵不覺淚下騰芳累官禮部尚書自引去
國後屢起屢廢不克展其才以卒

黃輝

輝字昭素南充人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
官多所啓沃時上寵鄭貴妃疎中宮皇長子毋端
益智錄卷十七

三

妃危殆之甚輝每進講聞小璫偶語微知其狀一
日爲同鄉給事王德完語及泣數行下曰吾獨無
言責爾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以爲朝
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僂矣德完奮然曰我言官也
事果然君爲我具草我當立上之輝遂爲草德完
讀之曰可矣因稍增之以上大忤旨拜杖下詔獄
嚴訊主使輝周旋橐餽不避險阻人或危之曰吾
貽人以禍而坐視之子謂我施面目乎德完得裏
劍歸直聲震天下而皇后端妃皆獲安中外知疏

發自輝莫不引重以爲有社稷功

王之宋

之宋字心一朝邑人性恭謹好持高節不苟同流
俗人浮沉爲刑部主事適值張差廷擊東宮事泄
屬之宋考訊是時御史劉廷元刑部郎胡士相等
力主瘋癲之說之宋曰瘋癲二字顧足服天下後
世哉因令絕差食二日乃置飯于庭呼差示之謂
曰若欲飯乎曰然之宋曰飢而欲食詎真瘋癲者
哉誠供吐實情當飯若差乃出數語稍稍及劉成
益智錄卷十七

三

麗保二暨久復訊之乃盡得其所爲謀主者如椒
戚鄭國泰及黃花山圍聚三十六都頭等公案俱
明白上聞而一時主瘋癲者乃遂語塞雖然之宋
之禍自此始矣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
處閑住中旨特黜爲民

天啟初起之宋爲刑部主事因上疏力陳前案初
宋謂差之挺與崔文昇之鳩等特有中有不中耳
擊而中則文昇一着可無再下不中則繼之藥是
光皇帝之崩雖文昇之罪萬死莫贖哉而戎之首

者乃挺也襄公之義春秋大之陛下獨無意乎上
心動除之宋司寺卿累遷至右司馬而向時主瘋
癲者俱斥謫有差後崔魏猷熾主瘋癲者更加峻
擢之宋逮詔獄竟死獄中

崇禎初副憲馮從吾言之宋發差之奸有功國本
不小而給事瞿式耜爲之請卹典焉

挺擊一事彼時永平有妖人王好賢以左道惑
人從其教者甚衆鄭皇親之親馬道亦受其教
而龐劉二內相乃貴妃官中小火者每往馬道

益智錄卷十七

甚

家亦與王好賢相善好賢與張差未挺隨二內
相至京引入大內至太子宫門擊什二三人被
獲實非瘞也賴神宗於宮中將龐劉處死令速
即斬張差太子於皇太后梓宮前曉諭百官草
草結局

孫承宗

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爲詹事時適值有挺擊之變
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內閣吳道南密以諮
承宗承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后不可

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
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
于是挺擊之獄定

熹宗時逆璫竊政流毒縉紳承宗抗疏自別曰臣
故孫慎行珥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珥嘗薦引
也義不當幸指摘未及自爲龔啞姑容于天下又
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上意則
皇上之獨攬未必協于天下之公論去兩臣而出
于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

益智錄卷十七

甚

患立至兩臣之噉噉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
而愧于兩臣使臣不早自裁決臣珥居何地珥任
何事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

承宗在閣門時上遣內臣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
賚承宗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使給軍
承宗執奏曰中使閔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
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
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
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

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為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兵事慈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為常無遽以觀兵為威福上得承宗奏溫音報之

嘗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于二公乎

鹿善繼

益智錄卷十七

共

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為諸生時哂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切脯酌酒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僕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隨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為絮令馬丁內艱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

銀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盡解欲徑解大倉則命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為便司農如議上請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善繼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闔門不聽善繼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善繼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善繼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

益智錄卷十七

毛

堂官奪俸二月善繼降一級調外任用光宗御極首復善繼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孫承宗以內閣理部事承宗清嚴果銳以天下為己任請竄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善繼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承宗閱關以歸承宗自請督師善繼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善繼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鬚髮如戟肯曰頭作吏部即乎承宗當閱四年入而造昧密謀出而指授三三大帥實倚善繼為

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壘暮益漠然兩書生也
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
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跡地錄寸長理
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閣部之甄錄善繼之力也
未幾承宗解兵柄善繼亦移疾乞歸所著有認真
草

益智錄卷十七

天

益智錄卷之十七終

益智錄卷之十八

退谷孫承澤輯

明

趙南星

南星字夢白高邑人由汝寧推官擢戶部主事以
輿望移吏部踵遷文選郎上剖露良心疏譏切時
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引疾歸未幾起考功司時
當大計南星一以旌賢斥奸爲已任靜坐篝燈精
心參酌有出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遇一樵勢姓
益智錄卷十八

名籍評註考不少貸每奮筆乙之輒浮一大白曰
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南星竟以是削籍歸

光宗初即家擢太常少卿尋進正卿疏辭不允賦詩
曰窮栖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
口何老妻能隱逸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
醉尉訶再擢工部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
院左都御史明年即與主內計乃作四凶論四凶
者元時教趙興邦官應襄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
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乃盡黜之南星持考

功法老而彌厲既竣遂肅臺規其重在嚴核差還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御史失職莫甚于薦舉失實及揭薦舉以示恩遂厲禁之而先舉自誤者許自檢舉否則并治又言先臣薛蕙以諫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世宗逮于獄是宜褒稽勳節後大相覆與卹典時大相先以劾大璫厲受爲中人側目致鐫級南星力爭之尋進冢宰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喁答海內翕然曰考功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璉左光斗在益智錄卷十八

二

憲臺魏大中爲首垣俱自南星汲引于是黎正盈朝不數元祐矣時逆璫虐焰日熾然重南星每欲通好南星峻色拒之會高總憲攀龍發巡鹽御史崔呈秀狼籍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南星以清譽推謝應祥逆黨嗾私人上疏謂應祥以吏垣師得之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鐫逐南星亦乞骸行逆黨諸人以三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

又以封疆受賄一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乃懸坐在部之賊逮戍代州至代僦居一小樓額之曰吉祥樓又婦除土室額之曰味蘖齋日夕開卷弄筆爲適遂卒戍所崇禎初追復原官卹典甚厚謚忠毅嘗言君子責在救民不能救民筭不得帳

又言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又言食太飽則中輓酒太多則內熱是以君子惡夫快意也快意者鬼神之所忌也惟濟人利物爲

益智錄卷十八

三

可耳

又言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冰紘當暑不若臨風之快重裘禦冬不若負日之和吾有何羨

又言處衰世之道宜以惡惡爲戒既是衰世自多惡人吾既不能挽回世運而徒惡其所不勝惡適足以取禍而無益且如使我有彰瘡之權則宜自爲之若身居閭閻而以口舌爲惡尤爲無謂余久有此病宜痛戒之

陸光祖

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初為濬令有盧生柙夙負才以得罪前令論死光祖立出之御史故難光祖曰若不知柙富耶光祖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容謝歲稔臺使者以非時不為奏光祖曰吾亦天子之宰且為萬姓請命吾職也乃自為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可時嚴嵩素才光祖欲致之門下光祖謝而祠祭南曹予告數年起祠即改銓曹光祖負人倫鑒而又

益智錄卷十八

四

善咨諏或謂銓曹重地寧整整造請為光祖笑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局戶銓次天下士耶遷太常少卿尋削籍歸

神宗初起南太僕卿歷工部侍郎時張江陵居正在政府與光祖同年厚善引誼規諷甚悉會居正奪情光祖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劉臺傳應禎等又遺書止之江陵不納然未有相傷及論改漕折事固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為豪地耶光祖曰我為菜色民爾寧知豪哉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

非夫也居正語塞有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光祖罷官越四年居正歿以薦起南兵部侍郎未任改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謂居正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幼主綱繆國家其功亦安可泯毀惡其異出遷南工部尚書力請歸

越二年起南司寇入為司寇改吏部尚書先是上嘗列光祖名于御屏下書清正二字其改吏部實出上意云一日旨下署名用侍郎張位趙志臯二人入內閣蓋以首輔等私薦故光祖以非故事力

益智錄卷十八

五

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着為令于是大失政柄意給事喬胤力詆遂歸

先是孫丕揚為御史時論光祖以專擅去陞辭之日邂逅丕揚長安道中前與丕揚揖曰某顛拙微君言亦不能久于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爾丕揚退而愧悔不已及光祖掌銓珥以推轂丕揚者靡不至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光祖者光祖知登雲才引為知己為南刑部時時鼎巡鹽兩淮准商乘時鼎謫去訴于法司謂時鼎納賄壞鹽

法光祖夙知其誣力逐訴者以白時萬且多方噓薦之晚位冢宰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荅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用之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故當時所黜陟咸愜輿論至稱爲中興吏部焉

孫鑰

鑰字文中餘姚人初爲兵部郎直言極諫中人側目移疾歸隆慶初起南文選進光祿卿時張江陵益智錄卷十八

六

以奪情杖戍諸言者鑰因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樓讀書嘯咏自如

後江陵卒召進大理卿刑部侍郎改吏部適陸莊簡光祖去而鑰補之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枳裡中旨譙讓鑰屹不動銓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汲汲以人才爲已任時徵聘之典久廢鑰獨薦一二真修薦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

時內閣張位疏請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

奏取自上裁鑰議覆以爲大臣故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善舊爲是刑科給事中史孟麟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託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高擢也位意沮

時當大計考功郎趙南星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及鑰之甥呂胤昌胤昌文選副郎也科道上疏拾三人稽勲員外眞淳熙清苦之士鑰所用爲益智錄卷十八

七

司屬者也楊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人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俱留用于是刑科給事劉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高樞結黨令四奏鑰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趙南星降三級調外任眞淳熙等三人俱問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鑰

上疏求去不允鑱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當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而也今以留三庶僚爲當權則無往非當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柰之何其以爲毆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三京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當權結黨者往往有之

益智錄卷十八

八

并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當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當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都察院合疏救考功旨切責市恩羣小力攻趙南星及虞淳熙等皆削籍竈遂稱病疏九

陳有年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爲驗封即時會成國公朱希

忠卒其弟希孝請贈王張江陵居正擬旨王之有年固爭不可即移病歸或曰一事不得即去耶何經經也有年曰不然即官與宰輔摠百揆異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經經矣抵家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

益智錄卷十八

九

後江陵敗起稽勳司即中累官吏部尚書有年即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每視事即止息于公署中貴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有年謝曰老諄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自是片紙不及門時趙南星爲吏部主事有年問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南星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有年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力起海公瑞何公以尚人賢之

時顧憲成爲選郎與有年協力甄序引用禁錮諸臣江東之等而給事中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

并由藩臬徵入太僕無何會推閣臣王家屏等七人奉旨切責竟內用陳于陛沈一貫而盡謫選司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年稱病篤疏十四上乃免有年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為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淑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故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為吏部尚書也萬曆朝有四名家宰之稱蓋陸陳孫趙四公

益智錄卷十八

十

也光明俊偉殊絕人物會萃一時故神宗經年不御朝講而各司効職天下晏如皆四公之力惟是綸扉無合拍之人立論紛紛皆未得盡展其用此世道之不幸也

孫丕揚

丕揚字顯之富平人由行人擢為御史隆慶中高拱再起當國未免嫌于崑上疏糾之拱大怒擬旨切責丕揚已遷大理寺丞而言官承新鄭風旨摘舊事多方羅織之奪官聽勘萬曆初拱以罪罷乃起

故官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丕揚以拱故瀕死然拱所行諸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司語稱新鄭高老先生而不敢字也其虛平若此後累官吏部尚書當大選外官忠中人請託立為掣籤之法一時相傳為至公而或以為非體遂目銓部為籤部以譏之

明年當大察時東林浙人結黨相攻有不並立之勢及丕揚主察侍郎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給事曹于汴御史湯兆京佐之圖于汴兆京皆正人也

益智錄卷十八

十一

弘綱有時望名為公平而故浙人不能堅持御史金明時居官無善狀度且不免乃上疏攻圖及其子淑并而譽丕揚及圖之弟保定巡撫王國以間之意在逃察圖等皆抗疏辯于是于汴兆京肅明時將亂察與投帖吏部以要為挾丕揚遽聞于上然所謂要挾者不過前疏實未嘗誣丕揚也于是秦聚奉有拾死報國之疏為明時稱冤舉朝大譁弘綱欲從中兩解之而諸君子遂攻弘綱首鼠兩端非大臣體由是丕揚與弘綱相水火矣明時

辯疏上其詞再犯御名上摘之下部院議罪遂顯
明時爲民聚奎亦落職而不揚旃黜湯賓尹張嘉
言徐大化劉國縉等皆與諸君子爲難時王紹徽
喬應甲爲黨魁以歲例出爲藩司于是攻東林諸
君子及秦人者益起爲難丕揚累疏乞歸不許明
年掛冠徑去

吏部故事值選官之月選司具缺冊候選官名
冊呈堂冢宰同兩少宰坐後堂將缺冊分其大
小煩簡出陞堂候選官魚貫唱名過堂驗其年
益智錄卷十八

十一

力才具退復坐後堂同兩少宰照人填冊寫榜
次日早引各官請勤政門上候司禮監捧印子
用印子訖選官謝恩賜吏部堂上宴于松林吏
科都給事與馬宣德中上宮中用糕撤賜遂以
爲例每宴必設糕夫銓者衡上星也但憑枯竹
之籤是無星之衡也趙忠毅晚起家宰復請照
舊趨去而罷

鄭三俊

三俊貴池人由南禮曹歷陞光祿丞嚴核冗濫列

款上請時魏忠賢客氏用事因疏中有未有妖治
不列于御語上使人閣中詰問閣臣委曲以解未
幾陞太常少卿轉僉都御史

時南北冢宰少宰員缺會推南戶部尚書李三才
原任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而以侍郎余懋衡左副都
御史曹于汴陪疏上點用陪者閣臣葉向高請如
部推懋衡于汴亦疏請改正不允蓋四人皆賢者
內欲借此俱逐之也三俊上疏言點用兩臣才品
學術均是人倫冠冕臣恐此中別有機閑故爲不
益智錄卷十八

十一

測不獨厄三才與從吾也而并使懋衡于汴不安其
位是一舉而失四臣之用皦皦黃髮使之暗地摧
折不可不防其漸夫不報三才先已推戶部尚書
不肯赴任從吾閉門益深懋衡于汴皆堅卧辭去
尋以糾逆璫官帶閒住

崇禎初起用南戶部尚書轉南冢宰繼而改北刑
部尚書時先任尚書馮英遣戍以其年老有母在
堂年九十有一懇爲求寬不報又累疏請告適有
料豆錢局兩案以其輕擬執法下獄南應天府丞

徐石麒以入計在京上疏力救得釋戊寅言官屢
疏奏薦仍以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允敦
趣就道受事甄在任在籍之司屬糾條議把持之
科臣救熊開元姜球之處分又舉李邦華劉宗周
自代舉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堪督撫舉高弘圖
等補御職又大計不畫罷開報廣詢密訪聊城貪
酷知縣楊義等提問追擬遠邇肅然尋以司官吳
昌時處墓省外轉違例製忿不平而其人儼簿恣
肆致干重典累及宜興故輔三俊移病歸

益智錄卷十八

古

鄭玄嶽公忠直可婉趙忠毅但時事日非益難
措手崇禎壬午冬余上疏請釋原任吏部尚書
李日宣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掌道御
史張忻三人之戍疏上以硃筆抹三行抹處上
貼紅紙小條紙雖去而痕跡尚在蓋內閣意也
昔云成案久定沽名瀆擾吞聲荷戈世論共惜
是爲何語着從重議處公持之不覆功司請議
罰俸公竟以免議覆疏久留中得允

溫純

純字景文三原人爲給事中時上疏曰先臣王守
仁有曰忠義降而爲氣節氣節降而爲容氣臣又
曰渾厚降而爲調停調停降而爲因循容氣與因
循合而天下始有不可爲之事不可與之人矣今
之以容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多也論人才則
以愛增爲毀衆議政事則執已見而拂衆論或陽
爲唯諾而陰肆誹謗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又
其甚者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
子而攻君子至于自處則任事者少避事者多持

益智錄卷十八

五

兩可以爲善處喜和同而陷孤直以此臨事掣肘
而不可爲以此與人睽隔而不相入此臣之所大
慮也疏入穆宗褒答之
時高新鄭拱當國出爲外藩告歸及起官太常卿
復與張江陵居正相左告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
講閩閩之學
後江陵卒起官晉大理寺卿累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時稅使旁午所在爲民害有司坐逮繫者甚衆
純抗疏請罷礦稅不報乃約諸大臣伏闕泣請上

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上為霽威

時妖書事起錢夢阜以執政意陷禮部侍郎郭正域正域已以楚事去官而或謂沈歸德鯉匿之事巨測純力白其誣且言楚宗無反狀守臣欲文致之以為王地爾

時當內計上命純與侍郎楊時喬偕主之純與時喬皆力持不少徇沈四明一貫所欲庇者夢阜與鍾兆斗為最竟黜夢阜而遷兆斗于外疏入留中者久之不下又以中旨留夢阜兆斗廷臣大駭爭

益智錄卷十八

去

擊此二人二人亦許純楚事以自解吏部即賀燦然獨言二人不當留而二人主計亦不稱疏入夢阜兆斗皆罷純亦致仕歸

曹于汴

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為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避防水利之要與盱眙馬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礪礪由淮安推官入為諫垣論奏皆天下大計在史諫掌內計佐太宰孫富平丕揚澄汰仕路一二小人獲其黨羽相與磨牙爭之久之于汴與

丕揚相繼引去于汴退而東南西北之君子為之一空

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倭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魏瑞之難作汴進而旋退崇禎即位召為左都御史身在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太康之風持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而國有兵事戒嚴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精壯少年皆歛手嘆服知汴為有用之學也未幾溫體仁爭枚卜閣訟大起汴據法守經

益智錄卷十八

七

力為糾正久之引年乞身而退而汴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

先是天啟中小人欲去于汴及馮恭定從吾適當推少宰應屬從吾乃越次而用于汴蓋設械欲兩其之于汴固讓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家居杜門沉研理學小人卒無以傷之人稱其流幾先務不俟終日有古明哲風

嘗言一介不苟方是廉印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恭驗在發念之時 小心即大勇 神

氣常在凝定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寒糶以食
或請其乘賤多糶曰途貴喫貴當時若云無賤便
以炫清且人不之信反費啜啜矣前輩老成可法
容人者樂寡欲者逸 生事不如省事一悔難
容悔 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墮

孫瑋

瑋號藍石渭南人萬曆丁丑成進士由行人選給
事中以毋病不候旨歸降為桃源主簿累遷至保
定巡撫嚴法令剔蠹獎節浮靡廣儲蓄推強撫弱
益智錄卷十八

大

人賴以安遷兵部侍郎轉戶部提督倉場陞兵部
尚書尋為總憲風紀一新時會星變請修省謂皇
上有惠綏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皇上有
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
而開茸庸流離齷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
食巨蠹冒賞積好未盡革也苞苴之風雖少息而
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漸省而剋剝以
取媚者猶製蠲租之詔屢下而以培克為能者豈
無竭澤而漁歛恤之命屢頒而以擊搏為事者豈無

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干天和疏入報聞人皆以
為篤論

瑋以時論不合告歸久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
部復以吏部尚書銜為都御史未幾以老病乞歸
不允而卒先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
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備戶之
未回法紀凌夷人心瓦解陛下亟圖治平莫如固
結人心欲謀固結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燾
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咸以弘鍾
益智錄卷十八

九

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鄭鄞科臣侯震賜
臺臣江東謨寺臣蒲朝薦部臣徐大相等等老成
耆采蹇譔英姿而或竟落林泉或藏伏草野陛下
若聽臣言漸次簡摧必有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
拾遺補缺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輩曠以為陛下收
拾人心者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
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
可定疏入上雖不報而人傳頌以為得古大臣以
人事君之義

陳于廷

于廷字孟諤，宜興人。由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尚書趙南星相賀曰：「家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譴去，于廷代視事。內閣魏廣徵欲以忠賢私入代南星于廷，面拒之，而薦喬允升。馮從吾注應蛟忠賢，人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乘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既罷，即騎一驢去。同楊公連、左公光斗出國門，嘆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

益智錄卷十八

廿

崇禎初，更政舉遺老，拜于廷南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南察與南史部尚書鄭三俊、汰閣黨幾盡。又考劾諸御史南星之有考劾自于廷始。又三年召入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上疏自矢以整飭風紀為己任，其言曰：「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才三者而已。天下中才為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為賢者。守令約在武司道，約守令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守法如畏之有畔，則天下治矣。」上嘉納之。時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倬獄，以武關下余文縉延。

如蛟獄于廷疏救之上，謂于廷庇屬吏，問內閣延儒亦惡之，遂削籍歸。于廷歎曰：「老臣今有以報明主矣。」嚮嘗魏璫時為天下守道，道喪身與俱喪，今當明時為天下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焉。

李邦華

邦華字孟開，吉水人。由涇縣知縣擢山東道御史。即上邪正久淆之疏，指斥執政及依附諸流，侃侃論列，直聲大震。後累官兵部右侍郎，即時楊漣疏當二十四罪中及魏廣徵廣徵思逐之御史李蕃疏。

益智錄卷十八

廿

如廣徵指邦華乃乞養許之，逾月復因言者罷官。明年閣黨倪文煥復疏詆之，遂削奪。崇禎初起工部左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晉尚書時京營法壞，勲臣子弟與中官相倚，為蒙蔽。東京營三大弊曰：殘營曰耗餉曰空伍。疏陳清汰勲臣中貴，訛言繁興，以中旨罷官。尋起南兵部尚書，條議守禦之策，并實畫留都重地，賴之以安。以父喪歸，服闋起南右都御史，尋改左都御史，整飭憲綱，風采凜然。時流賊破潼關，躡山右都城，戒嚴上。

召對數為泣下邦華密奏請東宮撫軍南京謂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聖者勅勅責為輔弼凡軍國大政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社稷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疏上不報又密請三王分封其略曰臣見定永三王膺質駿發勇剛之舉即在國家承平之日已當次第行之矧時艱若茲寧容姑徐東南太平寧國寺稱未經兵火皆可以昂建藩服皇上斷之于

益智錄卷十八

三

心二王並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老成大臣為之輔翼此殆目前急務也上覽奏頷之示首輔陳寅曰憲臣言是演泄其議上罷之而邦華疏亦寢不行繼而京城陷死之

劉宗周

宗周字念臺山陰人為儀制司主事時忠賢初用外廷未有言者宗周首發其奸狀其後竊柄亂政皆如宗周言陞光祿寺丞累陞太僕少卿以病辭歸後即家起陞左通政未赴而吏部尚書趙南星等

被逐朝事有變宗周疏辭言人臣進以禮退以義世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于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矣臣方愧以前日之退成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臣一人為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亦何面目見天下士乎有肯削職為民

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時撫督諸臣多坐罪下

益智錄卷十八

三

獄宗周獨抗章言之陞工部侍郎屢進昌言會太僕寺馬價告匱溫體仁等請捐助極言其非忤旨引病歸行次天津又上疏論體仁罪狀以為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薦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褻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陛下亦有听不覺矣但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

爲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又有遣蓋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監司于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于中官也于疆事必無幸矣上怒削職爲民

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陞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會行人司副熊開元禮科給事中姜埰劾首輔周延儒下詔獄

益智錄卷十八

苒

上御中左門召對宗周極力申救忤旨革職金光辰救宗周亦被降處

劉金二公去國時承澤曾有疏云今年之夏宗

周復召來京臣適奉差在外見其經過之處人

曾瞻其手采聆其語言莫不轉相傳告稱羨蓋

宗周四朝名碩一介孤清身必擬之古人行必

準之理道其言似迂其氣似懃而其學實本于

無欺至僉憲光宸米蘖爲心薑桂成性正色立

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

一時墨吏望風解綬今俱以語言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歷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疏入奪俸三月

湯北京

兆京字伯閔宜興人以豐城令拜御史神宗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兆京臨決兆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四明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兆京獨以其事坐皦生光獄得解

益智錄卷十八

苒

時京察朝官立一宣城名目推擁湯賓尹遙制察典欲盡斥諸清流眉目兆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兆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兆京一朝會問人口孰爲湯伯閔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嘆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夫未幾兆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

時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士紳見者皆膜

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噴水入宮謂之法水兆京惡之捕而扁加笞繫獄以死世稱之爲真御史

時湯宣城賓尹韓歸安敬鄒武進之麟號招同志自爲宣城一黨遙與四明黨合拍以抵牾諸君子賴湯公大計一揭而其黨遂解湯公有造于諸君子大矣

映嗣宗

嗣宗于崇禎初爲南道御史其時政治雖新而上

益智錄卷十八

葵

特聰明喜苛察臣工救過不遑乃上三不可及五不自知疏其略謂皇上天稟聰明時親講幄按閱章疏批荅如流生知而濟以敏學其不可及也皇上少年天子聲色若浼貨利不問清心而先以寡慾其不可及也皇上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澣衣菲食停織省造惜費而兼以惜福其不可及也親覽章疏頻行顧問止聞相臣有屢改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威以從下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諸臣中間有簞簞不飭者矣而清

白自矢者多亦有頑鈍不耻者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介陛下繫疑之漸生朕薄臣恐其涉于積疑而不日知也皇上于三大臣呼之而前唯恐不逮長跪逾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臣恐其日涉于尊踞而不自知也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臣恐其漸流于昏厥而不自知也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不患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微言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刷患

益智錄卷十八

芫

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患不懲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中于精英者難解臣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疏入上責其沽名嗣宗即告病不復出

時有山西人李化龍考選吏部擬御史上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謏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皇上何取取于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

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出

益智錄卷之十八終

益智錄卷十八

共

益智錄卷之十九

退谷孫承澤輯

明

葉向高

高字進卿福清人由庶常累陞南禮部右侍郎時李公廷機郭公正域俱在南相得其權正域入為宗伯妖書事起沈四明一貫欲殺正域向高貽書一貫以風波荆棘為言一貫憾之淹南中十二年然從此聲望日重矣

益智錄卷十九

向高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朱文懿廢居首揆尋沒于位向高遂獨相時上下之情意懸隔羣寮之議論橫分凡所挽回調劑備極苦心而揮霍之才又足以副之其疏有曰時政之壅也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覺人以為萬論

時有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事撼及宮闈向高聞具揭付內臣曰上問方進上果震怒曰此大事閣中何以無言璫應聲以揭上大約謂小人奸計

當靜以處之毋為所動上覽之緘疏不問

向高嘗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為戒并以積穢稅與福王為言人不及知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趨此寵眷時亟宜啓行若時移勢改積年口語可畏一行永釋更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貴妃聞之心動

益智錄卷十九

二

會太后葬事畢向高堅請省墓疏教上始允又令少稽無速行乃上疏特薦鄒元標等有言舊者張差事起上嘆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

熹宗初差官收趣向高入閣未幾魏璫用事向高意欲宥罷勿令肆毒以俟事機可乘會楊璉二十四罪之疏上向高隨上一揭奉嚴旨罷去向高既罷而璫之毒惡潰裂而不可收拾矣嘗嘆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即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

場雖勝必不繼後難措手矣

朱國禎

國禎字文寧秀水人以庶吉士授簡討博學能文諳于史事而尤于國家典故無不悉其源委時稱為通儒屢官大學士與首相葉向高相得甚懽時魏璫肆其向高彌縫調劑其間以緩其毒國禎與有力焉楊璉二十四罪之疏上國禎即造向高語曰大類韓忠定攻劉瑾一案恐事不測奈何時東林之賢者日懇向高上疏有至詆厲者向高不能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平國禎曰容之向高具揭奉嚴旨遂乞歸璫黨因嗾御史李蕃疏劾國禎國禎曰時事至此愈難措手矣累疏致仕歸所著有史慨及涌幢小品

孫慎行

慎行字聞斯武進人為編修時妖書事起閣臣沈一貫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言是何可深究亦整存國體乎人已知慎行非囁嚅營一官者矣請告歸歸輒鏡戶著書聲影俱寂一縷不入門一字不投公府司道郡邑十請不一見即見請地方

事謝不知嘗言我輩卿大夫所聞多浸潤膚受不若公府之明察爲覈作居里記以見志

後召爲禮部尚書慎行入朝乃首論紅丸事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中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亦引疾去慎行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爲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從焉速劔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慕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晏然傲然含糊支

益智錄卷十九

四

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弒君之心已有弒君之事欲辭弒君之名益難免弒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宗擬廟謚恭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弒逆顯據語加峻切後慎行以紅丸一案戍寧夏極邊崇禎初召以原官協理詹事府高卧不起會詔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推及慎行乃以原官詹特召慎行宿痾頗劇扶曳應命至膝縣病益篤抵都門猶齋肅翼入覲

草二疏皆未上欷歔泣下曰吾生平出處甚明死亦何憾但人生有隱痛事最自難忍遂卒

光宗之病緣鄭貴妃之進美女八人也其崩也綠崔文昇之進泄藥也文昇實貴妃宮中內侍蓋積平日之謀而發之于女戎也李可灼以紅丸行醫于都中資緣近侍得入禮尚書孫如游而奏不可用方內閣從哲上疏候安亦言用藥宜慎逮光宗崩攻從哲者爲紅丸乃其所進實非也故韓蒲州曠出揭辯之惟是以一月之君

益智錄卷十九

五

遽爾升遐臣工共痛可灼以淫穢之藥輕試于至尊罪寧可道從哲乃僅擬以罰俸回籍暗昧甚矣亦何辭于孫文介之正論哉

王紀

紀字惟理芮城人以池州府司理入爲禮部主事由員外轉正即時國本未建苑枯形成中外多所趨避紀獨守正據典禮凡官府儀制遠嫌疑別長幼動有深意諸羽翼東朝者群倚重焉擢光祿少卿累至刑部尚書

時光宗晏駕而紅丸事起紀謂罷人之蠱惑文是之涼劑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蝎譖者也舊輔方從括獨秉國成慣結與援更在沈一貫上議出人爲諫然

時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紀心憂其事刑部卽徐大化惡熊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攻給事中周公朝瑞惠公世揚二人皆負讜直聲紀因上疏言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世揚射高塘之隼天下目爲殿上虎紀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蓋智錄卷十九

六

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瓜蔓辭已賦同文館禍將興此今之蔡京紀何不明日張胆出袖中彈文相擊直與正骨浩氣之朝瑞世揚日尋干戈不已耶疏上客氏聞之怒甚披髮撻唐哭愬上前逆璫亦謂不大創無以懲後適佟卜年劉一驥下獄紀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削紀籍歸紀與夫人騎二驢襍被蕭然以去朝論大譁大學士葉公向高疏留不報修撰文公震孟上疏白紀謂紀

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入朝榮于蟒王遂并斥囊血榮禎初復京官贈少保謚莊毅

周嘉謨

嘉謨字明卿長陵人累官吏部尚書值神宗賓天光宗卽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論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嘉謨偕大學士劉一燝韓爌率給事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人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宗方冲幼羣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

蓋智錄卷十九

七

簾稱制嘉謨首建議請上御文華殿朝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萬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猶囑貞乾清宮不出嘉謨偕九卿科道疏請大畧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殿下年漸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潤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闈之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移出居

藏鸞宮亡何逆璫用事尋借移宮爲巽遂削其籍

熹宗初立事莫大于正帝位與移宮周景陵持之極正而出之于和平若楊公澍未免微用意

氣矣

劉一燦

一燦字貞白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累官大學士光宗御極一月而崩與諸大臣受遺詔輔皇太子熹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光宗之崩中外

益智錄卷十九

八

藉藉以用藥不當首輔方從哲免璟爲首輔與韓爌同心輔政引用廢籍諸臣有宿望者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鍾羽正等皆起爲顯官裝正盈朝中外相慶適中朝有爭移宮進藥兩案語多紛奴一日諸部寺以移宮議上一燦擬旨罰賈繼春張慎言高弘圖而切責王大年王志道等以申揚漣之說繼春坐罷其黨皆側目一燦焉時司禮王安光宗青宮舊侍也保護熹宗熹宗贊嚴小豎魏忠賢誘爲佚遊心昵之中是浸用事給事霍維華覘上

意惡安疏侵之忠賢遂矯旨逐安殺之因外結言官無行者欲悉去諸正人更樹其黨一燦因與吏部尚書周嘉謨謀以歲例出維華爲副使而維華之黨給事孫桀等復抗童糾一燦嘉謨遂罷官去一燦臨行上言曰臣今行矣思陛下念天地祖宗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凡慎起居節遊晏夙興夜寐修政勤民至于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睿姿而彰神度此臣一念微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兩朝之大故係萬世

益智錄卷十九

九

之公是者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陛下知之今見在廷臣猶有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可覈而問也事定之後裝口悠悠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者遂以諭訛去矣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陛下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初翼戴者誰人調捍者誰力至扶掖乘輿力阻要挾當時見以爲功非今日之構以爲罪者乎功之者共喜其保護之心罪之

者亦議其好名不好學之過乃乘其憊思取情爾
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李輔國吳朝暄法戒熙然
著在吏冊臣願後人滌心澄志共扶聖明毋以身
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也至于外廷臣子
戴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挺之奸
者目之爲陰詭消後官牝甚之禍者坐之以交關
此其意欲何爲尤臣之所不解也臣去國之人何
必深言及此第珥係一身進退小而係宗社安危
大若徒以茹荼吞炭之苦心而付之長嘆于臣歸

益智錄卷十九

十

隱之計得矣如國是何既歸風波震撼賴葉福清
韓蒲州力挽僅奪職崇禎初復其官遣使存問
楊忠烈移官事忠貫天日獨其二十四罪之疏
余不能無惜焉夫事苟有濟何必二十四款且
中列宮闈密勿之事外廷何以得知况擊君側
之奸必內有可乘之機外有合拍之助始可奸
去而國不傷當日疏上福清不勝傍徨是無成
謀也但催福清以疏繼之此可以一疏爭乎自
此內外之水火大開緹騎詔獄之禍始起義子

乾孫之擁戴益固建祠邊功之頌矣益裂屣徐
大化于幕內以端票擬居三季之徒于言路以
事驅除更收中外兵柄與漕儲於其私人而忠
賢之逆形已成矣使熹宗少緩一二年之崩而
莽嬰之事立見孰非廿四罪之疏激之而諸君
羣起促之哉吾讀易而見其爲君子謀者于剛
決柔必曰孚號用厲于射隼高嶺必曰藏器待
時而所戒者曰用壯其意深矣吾不能不爲諸
君子惜也

益智錄卷十九

十一

當時魏廣微依附逆璫尚避形跡既以太廟陪
祀後至羣起攻之比之爲抗命之者曹且云無
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遂顯然聯宗而魏之虐
酸日熾矣

崔景榮

景榮字自強長垣人天啓中由大司馬起太宰時
權璫魏忠賢用事先設一居停待之景榮曰吾不
孛家來何用居停遂入萬火房一日朝罷璫傳內
閣留六卿議事景榮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

竟出瑞曰內閣曰彼豈謂吏部無弊耶

時逆瑞欲鍛楊公連左公光斗獄景榮再三申救不報景榮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為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吉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死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瑞風旨論長榮為東林黨人奉旨削奪瑞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讎也巡方受指欲構

益智錄卷十九

圭

景榮無巧得乃已

人臣不幸而當權奸擅柄之時惟有守正自持奉身早退為八字寶符合是無善道矣

林鈺

鈺莆田人萬曆中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學強骨不事紛阿取重儕類天啓初陞北祭酒時魏瑞竊柄逆焰滔天尸祝生祠騷動天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忠賢祠于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于

國學射圃下地建祠鈺于是夜挂冠于國學樞星門不辭竟去歸而結廬海濱讀書其中荒烟寒楚人莫得而踪跡也崇禎初即家起拜大學士鈺勤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揆致政而去天下惜之

姜逢元

逢元山陰人由庶常授中允充講官適當黨三朝要典逢元與焉同事集議朝房諸人方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與纂者競以為投身之贊逢元愾然興嘆衆叩之云吾指與公等殊朝廷以愛惜人才

益智錄卷十九

圭

為本楊左已死不必復事深入衆相視錯愕翌日矯旨削籍南歸處之怡如也先是在講筵正色侃侃講尚書汝無面從章云後言非肯後非議君父乃恨已之誠信不通心口相頌必欲開悟乃已是謂後言又講帝德罔愆章內云風雨露雷天未嘗偏廢畢竟一歲中迅雷烈風之日少和風甘雨之日多慶賞刑威聖帝亦未嘗偏廢畢竟聖心中慈祥愷悌之意多殘忍刻薄之意少時趙總憲南星講筵侍班聞而贊之曰此真講官也逆魏誅起禮部

尚書在部正當崇禎初政大典一時率舉而逢元折衷今昔不願不緝人稱之

程紹

紹字公業掖縣人由汝寧府推官擢入諫垣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為已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人為側目山西礦使劾知縣韓董紹特申理遂除名為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上意也紹歸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馨膳潔食者二十餘年

光宗初即家起太常寺少卿累遷都察院副都御

益智錄卷十九

古

史巡撫河南時有玉璽出臨潼適當忠賢虐斲方熾之時恐其借口于符命也乃貯璽于庫僅以表報聞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譟流聞禁閱既不應還塵地下又不敢私秘人聞欲遣官恭進闕庭跡跡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護薦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罔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乘鑿義偏伯猶知尊賢寶善照曜史冊况于全盛之朝明聖之

至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世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首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疏入忠賢見疏大怒使人取璽以進羣臣進賀頌功紹遂移疾歸崇禎初即家起為工部右侍郎未幾以年至乞休四疏始得請

呂維騏

益智錄卷十九

古

維騏字介孺新安人以兗州司理擢為吏部郎適值光宗崩鄭貴妃與李選侍相結為患維騏挺身隨諸大臣基諫請熹宗出朝御極又立請移宮上既侃侃其中尤歸重於嚴選內侍宜用老成忠謹數人各以姓名達之內外俾曉然共知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入服其有先見未幾請告歸

維騏歸山居數年寃心伊維性命之學作石隱傳矢不出仕適天中建逆祠發募簿勒令鄉紳助工

維騏曰如此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聞而啣之因
嗾御史詆維騏講學矯旨考察吏部意在維騏也
將中以危法會熹宗崩中寢

崇禎初起尚寶卿改太常少尋遷正卿維騏作感
遇詩毅然以天下為己任又上敬陳堯舜之道及
保泰防微八事二疏上嘉納之會南庾任重乃陞
南戶部侍郎管倉場疏請建文忠臣卓敬祠以
敬曾為戶部侍郎也

時上內遣監視四出維騏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

益智錄卷十九

六

其是時乎因上疏切陳自古中貴典兵之禍不報
未幾晉南大司馬秦贊機務時賊自河南來陷潁
州又走鳳陽犯陵寢維騏遂上疏自劾免官回籍
與同邑邢紹德等建書院講學註孝經具疏上之
上褒善家居十四年賊破雒陽維騏正衣冠自經
而死

董其昌

其昌字玄宰華亭人由廕常授編脩與陶望齡袁宗
道結社招提流連詩酒不合時宜時貴矧目出為湖

廣提學副使卒以大計罷歸高卧林下者十八年
矣天啓間起用累官南掌院學士尋拜南北大宗
伯逆聞用事同卿顧秉謙在政地與閣比重其昌
意推轂之竟引年請告歸

時逆閹祠徧天下皆樹鴻碑頌功德而製錦屏綵
帳祝九千載或為其逆侄逆孫賀封拜書制詞者
徧徵名輩其昌以書負大名獨無一字點染歸而
逍遙林下與詞人墨客評書畫談禪悅飄然世外
三吳士夫高者僱黨禍卑者舐羶鼎班先生于管

益智錄卷十九

七

勿安之儔其無愧與

米萬鍾

萬鍾字仲昭宛平人萬曆乙未進士由邑令陞計
曹萬鍾能書有南董北米之稱逆璫忠賢嘗使人
索萬鍾書不應璫之私人謂萬鍾曰即少曲却上
卿開府可得也萬鍾笑曰乃公即欲富貴少年時
稍垂項沒有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
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璫黨雖不悅而未有
以中也會觀察江西道經京陵時有中貴守備于

斯者方爲瑤構祠祝尸使人持幣求數言以頌美之萬鍾又不應竟去中貴甚以聞瑞乃嗾御史倪文煥糾萬鍾爲黨人魁革職萬鍾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崇禎元年起原官又三年陞太僕寺卿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築古雲山房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其中終日不倦又所藏小石閔人爲作米氏奇石記載大江文集中又爲園海浚與李戚畹園隣戚畹園極其宏侈米園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

益智錄卷十九

大

先是遊房山得奇石其體甚偉募人輦至良卿力不能繼休于道左乃爲書致石以促之甬東薛岡又爲石作書以復其詞甚美前輩之風流如此

陳繼儒

繼儒字仲醇華亭人與緱山王衡爲總角交萬曆戊子衡中順天鄉試第一疑有關節被糾忝其父王文肅錫爵請旨覆試繼儒聞而嘆曰緱山才華如許而猶絀世議舉業場中公道安在耶遂以母老有病告衣巾隱居奉母定省之暇肆志讀書百

家子史以及術技稗官靡不窮究書隙中偶有珎得輒泚筆書之久而則盈篋名曰正秘笈廣秘笈人稱博洽母死後築室余山讀書名曰益重四方徵文者戶屢常滿冠蓋之士杯酒論文殆無虛日風雨無事輒上樓去梯有書郵至以竹筐籃傳上爲姚孟長先生著風木堂記自書于石尤爲人所傳誦當樞璫扇虐時緹騎接踵于姑蘇而繼儒高卧晏然且織造內監建祠有忌繼儒者令撰祠記多方設法以免而禍亦不及崇禎初屢奉詔徵用皆

益智錄卷十九

元

以疾辭年八十餘卒亨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

陳愚

陳愚字元樸雍陵人與楊忠烈漣爲生死交萬曆已酉登鄉書徒步緼袍杜迹公門益以理學風節爲已任獨性耿介不合時宜而一時人望靡不拔襟結納擔簦良會所至例屣如文文起姚孟長高忠憲輩皆以道義聲氣飲若平生愚尤明悉世務嘗勸忠烈默護元氣勿爲禍始忠烈告歸時朝賢

郵筒相傳雖午夜隔垣必共商確後忠烈首疏璫二十四罪愚聞喟然嘆息謂其賈禍行且盡殺諸賢及赴逮知其不還獨騎送千里泣別曰愚此行生則劉松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徒以老母在未敢從君易水耳比忠烈死詔假籍家產十不得一愚爲經紀後事走漢濱適兵越旬措貸者踰年且爲藏其幼子于廬山會逆璫敗事得白戊辰卒學者私謚孝介先生督學高公世泰祀入鄉賢祠

吳志遠

益智錄卷十九

廿

志遠字子往無錫人萬曆戊子舉人工文章下語妙天下然不甚屑爲唯好性命之學與高攀龍歸子慕各結茅鄉曲往來論學高曰水居歸曰陶菴志遠曰扶秋會講無虛日三十年孝廉未嘗一謁郡邑就教烏程擢翰林孔目遠吏部司務缺周順昌在銓司亟欲陞補志遠力辭遂改禮部司務時毘陵孫慎行爲宗伯從東林會上習知其品欲補本部主政而高攀龍魏大中諸同志皆在朝志遠力辭改南因轉南兵部跨驢出春明門尋桃葉渡

喧就寂欣欣自得也居無何璫禍作高魏諸君子無一免者志遠獨以冷曹獲免羅織然每撫心嘆曰吾不如皇甫規自附黨人忍壞綬此時乎遂投劾歸蘧菴先生先幾以避禍患勇退以謝知己此其出處之正即古人亦不易及乃講學之力也

歸子慕

子慕字季思

入萬曆舉于鄉一試南宮不再

至長安構陶庵于江村其室如蝸殼壺圭簞不完簞澗之外因朴簳爲圃布衣蔬食與高忠憲講學

益智錄卷十九

廿

風雨不輟每過從靜默端坐終日疑然疑義相商聽然相語有吟風弄月之思他人莫之知也

于孔兼

孔兼字中甫金壇人由司理授禮部主事以出疏救趙高邑南星語侵內閣落職調吉安州投牒歸與東林講席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于群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尊官厚祿時早能回頭纔見知幾能于主少國疑時看得

命輕纔見節，驟能于淡泊。冷寂時毫無欲，想纔見志趣。能于風波震撼時，了不驚恐。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禍。人高其義，自解官歸。營梵川，與其弟潤甫、營雲林，皆擅水木園地之勝。巾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疾卒。

薛敷教

敷教武進人，爲國子監助教。適當大計考功，郎趙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南星盡黜當路私人，相臣惡之，借給事劉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敷教與于孔蕪、陳泰來、賈巖、頭允成、張納陞，各具疏力爭，俱奪官。至是敷教得補光州學正，未幾歸省，不復出時。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敷教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脚根站定，眼界放出，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

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作真正銘以自勗，勗人

安希范

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初授禮部主事，將母乞南，得驗封司會。高攀龍以言事蒙譴，希范出疏救之，語甚切直，疏入，削籍爲民。希范居家論學，東林風格清越，人擬之爲陳仲弓。郭林宗所居膠山，喬木數百章，碧沚汗頃，避世其中者三十年。

莫廷韓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廷韓字中江，生平敝車縕袍，自貴陽學政謝事，家居十六年，未嘗居間一事。後有薦之時，相者時相曰：「此老拘曲無實用，譬諸僞古彝鼎，徒飾耳目，不能亨亨，遂置不用。」然廷韓于名位泊如也。嘗誦唐人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詠竟以高壽終。

郝九思

九思號智菴，霸州人文霸之間，皆大瑞弟。侄所居縱肆爲害，智菴博學不樂仕，進閉門教訓子孫中

堂懸一軸大書學吃虧三字里人化之稱之曰學吃虧先生其後人科第累累矧謂吃虧處不吃虧人以爲天道不爽也

益智錄卷十九

詰

益智錄卷之十九終

益智錄卷之二十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錢一本

一本字國瑞武進人以廬陵令授御史其生平立朝大節爲世傳誦者無如國本一疏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一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禡一本官爲編氓

一本自蒙謫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構經正堂

益智錄卷二十

一

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神宗末年謠詠競起群鋒衆簇攢集于東林一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斬如也于行藏誹譽之闕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龜龜類也取其地勉亡息之義則有地記尋洙泗之脉以淪其泥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瞻顧宗國獨事瘳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宗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于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矧得于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象抄等書

嘗言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及

又言面孔上常要有血

傾憲成

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以進士授戶曹調吏部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以辛自修改左都御史海瑞陞南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會御史房寰有疏詆瑞憲成弟允成觀政

益智錄卷二十

二

吏部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糾之削籍又工部尚書何起鳴以失總憲糾辛自修憲成亦上疏別其是非邪正謫桂陽州判官辛郊司理泉州擢考功主事壬辰計羣吏爲天下第一銓司出而再入前此未有也

時有三王並封之詔上疏極諫又以書責王太倉錫爵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內計秉公諸要人恚之奉旨罷黜憲成疏爭之不報掌選事部闕大宰錫爵欲屬之宗伯羅萬化持之不

推及會推內閣錫爵仍欲屬之萬化而憲成又不應乃以中旨與萬化及沈一貫竟削憲成籍歸

憲成歸因與同郡高忠憲攀龍復東林書院會吳越士講學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時嘗志道宗無善無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憲成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故取

益智錄卷二十

三

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于告子易辯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籠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于佛氏易辯四字于王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寔教也

後詔起光祿寺少卿憲成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辭不赴會時論多求李司徒三才爲書致卻閣白其事于是朝論紛紜海宇震動憲成夷然不顧東司徒曰赤全在烈焰借火之力得真色見于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于世諸賢誠有功于

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

高攀龍

攀龍字存之無錫人爲諸生時即嗜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後成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南星方在餘部共相確證深味薛文清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授行人奉使金陵謁鄒南阜元標勉以最上工夫往毘陵謁錢啟新一本往姑蘇謁王少湖敬臣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是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涸是立得大

益智錄卷二十

四

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

奉使還抵京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涇陽憲成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

攀龍謫揭陽典史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語攀龍曰君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之

熹宗初召拜光祿寺丞累陞太僕卿會京師建首

善書院蓋鄒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關葉福清向高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題疏頭紙大約以東林爲詞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攀龍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頊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白聖明之世再移疾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官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

天啓初起補左都御史疏糾大貪御史崔呈秀呈秀遂父事忠賢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呈秀曰此皆東林黨也忠賢逢人曰東林殺我東林殺

益智錄卷二十

五

我于是逮繫者接踵攀龍此時已歸知不免預作遺表及別友人書乘夜投入家後池中迫緹綺至而攀龍已死矣崇禎初賜卹典甚厚謚曰忠憲

忠憲之學自三打手勢至晚年而益精其所著書尚未廣傳公有孫世泰視學楚中以正學教諸生獎拔名士楚風爲之一變差竣不復出盡發忠憲之書表章行世學者宗之不啻如洛閩姚江之學亦爲之一變世泰人稱爲臺旃先生不愧于忠憲云

葉茂才

茂才字參之無錫人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求南改南工部尋改吏部即請告歸會講東林以道學相規切為御邦典型後起累陞太僕少卿時沈一貫斥言事諸臣茂才上疏言一貫毒害楚宗妖書煽惑揭留計處私入錢夢臯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欲坐諸言官以奸人捏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為法其害省不以唐介為師決裂清議貽禍無窮不報其黨遂攢集攻茂才請告歸

益智錄卷二十

六

天啟初累起不赴復起少司空南蒞任見璫賦方張時事日非即告歸及黨禍起經紀高忠憲後事不遺餘力

姚希孟

孟長先生名希孟吳郡人與文文肅震孟為中表兄弟年十六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即名動海內會傾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先生與文肅聞風悅之頡頏其間以為青松翠栢在是矣家故赤貧然矢不以私干當事諸國士遇先生者或諷緩頰資

膏火必正色謝却獨孜孜以激濁揚清為已任

先生在翰苑時值光宗在位一月而崩內醫崔文昇侍疾無狀楊忠烈璉將抗疏請按治夜商于先生先生亟口稱善且此社稷第一事忠烈意遂決其後忠烈以移宮中忌者蜚語移疾去出都握先生手曰吾兩人禍福共之吾他日不免亦必不令子獨免也

先生以熊江夏廷弼曾督學吳中心直其人熊既以盛氣好訐為朝貴所疾爭左袒撫臣王化貞以益智錄卷二十

七

撓之及債事乃與化貞並逮先生扼腕不平能赴司敗前一夕先生出郊唁之慷慨相勞苦自慈慧寺送至天仙菴躬率僕從為翼蔽憐惜斗室中漏下四十刻乃別避卒林立先生不顧也見璫勢日熾嘆曰禍將作矣遂奉母歸

崇禎初先生以太子贊善徵未幾逆案甫定溫島程體仁以爭爰立朝端水火復開乃借庚午試事逐先生于南而歿

崇禎庚午京闈余與侄道纘同出師門每見即

以遠大相期次年成進士師力言之政府當以
緩北庶常一席以待之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
余夷然弗屑也及六年外吏入計舉天下循卓
第一賜宴闕前痛師不及見矣

文震孟

震孟字文起長洲人爲諸生時侃侃有大志與姚
孟長先生文章道德相砥礪時同講學東林書院
人以公輔之器重之登天啟壬戌首甲時要人交
結中涓與黨議逐名賢震孟欲昌言以遏邪謀乃

益智錄卷二十

八

借朝講發端上疏請講學勸政語甚切直逆璫怒
之撤杖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申救免歸
崇禎初特起爲侍讀尋進左中允進左諭德掌司
經局允日講官凡進講及復開陳必與時事相關
切一日特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
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上傾聽罷講即傳旨
釋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于獄時見命將出
師功罪未審則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
足畏則戰難勝以示將權當一見羣小合謀欲借

逸才以翻逆案則于子語魯太師樂童劬剖晰是
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猶之一小人
進而衆君子皆廢也因言吏部尚書王永光所用
逆案中人呂純如慘殺名賢可畏又見王永光以
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
則于五子之歌童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
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上深嘉嘆
曰經筵講官惟文先生無愧

震孟嘗奉命校光宗實錄副本疏言今皇史宬所

益智錄卷二十

九

藏寶錄乃逆璫所重脩其間冊立挺擊紅丸三事
皆祖要典邪說伏勅史館改正上以公論久定不
必復改事遂寢

乙亥上召諸臣試票擬震孟以註籍未與時溫體
仁揭荐蔡奕琛張元佐等上不用特召震孟入閣
體仁忌之會科臣許譽卿當內陞謝家宰昇糾其
越次營升譽卿曰臣常屢忝體仁家臣特借此以
報舉主耳體仁于是票擬革職震孟託同官何吾
駒代爲解之體仁并糾震孟與吾駒吾駒致仕震

孟冠帶開住俱去震孟在閣僅三月耳人惜之崇
禎丙子震孟卒追復其官謚文肅

錢士升

士升字抑之嘉善人在翰苑時適值逆黨懸坐趙
家宰南星以賍追比甚惡士升致真定知府蔡官
治書始得減額竣事入高其義

崇禎初由南禮部侍郎入閣見時尚操切刻薄朝
野之氣象颯然因作四箴以獻一曰寬以御衆一
曰簡以御下一曰虛以宅心一曰平以出政上覽

益智錄卷二十

十

之稱其有裨治理

時有淮安武生陳啟新者以山陽蠹吏冒籍武闈
嘗爲廠監曹化淳幕客欲資綠一弁官叩閣陳時
事上遽授給事中于是四方遊棍童滿公車有李
璉者亦踵而上言意尤橫惡章下士升票擬遂擬
下刑部提問上令改票遂改姑不究嘆曰此亂本
也職在代言當以去就爭之即草一疏欲上適上
召陝撫孫傳庭入對煖閣至午始出溫體仁爲首
請問曰公有疏參李璉即出疏示之曰此似可已

士升言此事關係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體仁
復指疏中秦皇漢武二語爲大慙士升曰血心已
發不可復遏得罪議戍亦所甘心遂上之上責其
沽名遂自劾回籍

時御史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以嘉善發端而並
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詞色俱厲爾選應對無
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如捐助一事
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益智錄卷二十

士

爲後日之思中瑞在旁嘖嘖嘆服上命錦衣衛繫
之朝房候吉翌日著都察院議處院議罰俸以議
語涉褻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謨竟改議爲民

何如寵

何公諱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與兄方伯同咸進士
公以疾未廷對方伯亦輟試同歸兄弟里居布衣
徒行不知爲新貴也公以庶常授編修累陞右庶
子性好恬退入官後大半家居已未在籍升祭酒
隨以養親辭歸閉戶讀書三年不踰門外

天啓辛酉起禮部侍郎辭不赴甲子以原官召充日講官時逆璫用事以公與左公光斗同里部推禮部左侍郎點暗推者公拂衣行出都裝僅兩簍以土壓船不啻籌林石中途忽有人自旁舟出自言我奉密遣偵公者公一路絕交遊却尺牘跌坐如老禪我何忍昧心害公公從此逝矣言畢飛棹而去公抵家益事慎慈屏處高囁口不談時事崇禎戊辰起吏部侍郎晉禮部尚書脩明禮樂申飭學政制度習尚犁然更新時上厲精圖治每召益智錄卷二十

十一

對閣臣即召禮臣與俱閣臣所陳秦常問曰禮卿云何始決進止已屬意相之矣會當下相上語閣臣曰無如禮臣特旨召入閣時劉長山鴻訓初入閣有糾戶部侍郎徐紹吉楊御史維垣袁御史弘勳等者俱票旨罷斥御史蔡高提不忿起而合糾鴻訓又俱罷斥忌者遂借中書山佳壁改勅事許鴻訓知情受賄上怒欲置之重典同事諸輔錯愕不敢救公力爲辯白得減等戍邊公見閣體漸輕已有去志辛未命同宜與相國典

試禮闈得士三百五十八甫出闈杜門請告疏十餘上始得允後溫烏程體仁逐周宜興延儒攬其首輔乃奉特旨起公田問體仁大失意是日廷臣以他事集議闕左見旨齊聲稱得人上聞之屬公益甚辭疏屢上不允乃起行至中途堅稱老疾不能前凡十九疏乃放還歸而敦詩書訓子孫遊覽三山二水之勝人望之如仙云

崇禎四年辛未桐城師與宜興師同主試桐城師聞事畢即杜門請告諸門下士僅于通州道

益智錄卷二十

十一

傍得一謁見宜興時爲首輔溫烏程體仁欲攬其一席賄內監王坤出疏糾劾宜興師去上乃特召桐城師力以疾辭丙子烏程以病死辛巳正月召起宜興師至七月抵京上信任甚崇如罷內操禁廠衛清滯獄命以少傳出閱師及回進少師賞賚甚渥然內臣日構于內而同鄉新進互分江南江北二黨交構于外癸未五月上中旨革任看議內閣揭救免看議致仕回籍至十二月上親鞠吳昌時于中左門命錦衣衛

緹騎帶至京勒令自盡視桐城師優游家園
子孫統勝亦見其高識不可及也

范景文

景文字夢章吳橋人以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
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為二不公以治行陞吏
部主事清公為周太宰嘉謨所知一切題稿俱出
其手至天啓五年典選一疏尤為侃侃時魏忠賢
黨羽視吏部為外府疏出大恨之

景文初入部曰袖小冊旁求舊德適枚卜閣員景

益智錄卷二十

丙

文首言舊德葉向高天薦忠貞以資匡弼應侯特
旨召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璟韓爌外
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慎行詹事府少詹廡以弘
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大理
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
甫兩月又去
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賄
數千景文洗橐百計代償與脫之于死風聲所播
幾及于禍景文處之自若弗恤也

崇禎初詔起太常寺卿累陞南兵部尚書時武陵
楊嗣昌以內閣掌兵部界寇張獻忠毅城等三縣
駐牧寇製船秣馬勢張甚景文偵得其實言寇就
撫不可信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常大
義爭者多獲罪景文合九卿申論致責詰疏出誰
手景文曰臣之所為也遂落職歸著書自娛時與
諸文士詩酒留連人謂清真逸少風流安石景文
兼有之

壬午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尚書甲申二月晉東

益智錄卷二十

壬

閣太學士景文以不勝任辭上曰朕知卿久今寇
在門庭用卿晚矣
時上喜怒不常逮繫者累累承澤脩員刑科上疏
請寬釋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師郭景昌科臣姜
塚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入上召對閣部諸大
臣出疏示之諸臣不敢出一語景文出班奏曰該
科所言六人臣正欲請恩寬釋不意該科先之
也言國維巡撫蘇州臣在南中脩知愛民實政兩
年摠漕毫無阻滯功在國本本兵原出特簡任事

未久其罪可原上問郭景昌如何景文奏曰景昌
謫戍山西蒙恩起用湖廣巡撫洛陽已陷家破人
亡從山右士紳借貸募壯丁赴任行至中途楚省
報破上曰尚未受事當日何以繫逮又問司寇張
忻姜埰一案何不歸結忻奏去年十一月具疏未
蒙批發令司禮監尋原疏回陳未有上令補本行
景文又奏餘臣無罪之狀上命吏部張國維郭景
昌即起用餘官即令出獄候旨景文恐上及汗也
奏曰皇上一日而解網者六人宜下諭頒示中外

益智錄卷三十

六

該科疏徐發但票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即下一諭
人稱景文善于格君而時已危迫惜未竟其用三
月京城陷景文死于雙塔寺井中

倪元璐

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入庶常尋
授編脩時逆璫用事鄉人多貴顯者元璐一無取
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元璐奉
命典江右試獨以觸璫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
元璐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元璐得無禍海內亦

以此重之

元璐典試回京逆璫已誅其黨猶踞要地欲終錮
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題璫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
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
夫以東林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以
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
材藪也爲之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
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大深其巧引援爲用者
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

益智錄卷三十

七

而盡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
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
庶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罪前人于是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庶隅于是連篇
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生祠不
已必至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
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
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
論苛責吾徒亦巧謂悖也又言諸臣謂今日之忠

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
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
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
之爭論者亦兩賢之惟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
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
魏恨其抵觸畏其才鋒而必殺必逐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遠此亦正人也海內傳誦以爲快論

元璐請焚三朝要典疏畧曰三案者天下之共議
益智錄卷三十
太

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
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敗
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闡豎之權
而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
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
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
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
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

館抄具備七載非疑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
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疏上乞之下諭焚
燬

元璐以右庶子爲國子監祭酒上疏言太學之制
振古已崇莫盛于太祖高皇帝高皇帝手握鑪錘
禮隆法脩彬彬之彥于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
個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
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後乃積漸至于陵夷
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
益智錄卷三十
尤

以貨入矣即不可復得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
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
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
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芥拾大
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
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
不得撥歷者今朝廷既取其貨又無優除更益淹
滯懼皆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
爲二十四月十一月二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者

無滿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
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
秉鐸胡瑗傳經豈有濟乎疏入上嘉納之誠意伯
劉孔昭先欲元璐處著五陵註畧監生許重熙以
書中載誠意封伯而為鄉人推戴故也元璐不應
至是承內閣意借端齟齬遂以冠帶閒住去
時兵事急議以詞臣一人佐樞上曰無如元璐者
遂起為兵部侍郎召趣入京元璐閉關馳至上左
畧甚悉時中外喁喁思元璐入司絲綸以定國是

益智錄卷二十

廿

周宜興延儒自請督師陳井研嶺謀首揆甚急
言于上曰方今急務首在兵農宜移元璐為農臣
擢馮元颺司兵二人合拍事可集也上即日命元
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元颺分部共治元
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不允上勉以為朕任
勞太平可致元璐思太平非司農可致再固辭不
允方受事與元颺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
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蠹部差定而賄競之路絕
既乃請以餉部兼職方得以察諸鎮將士時郡邑

殘破外解不至元璐晝夜持籌漏三十下逸床不
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
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而當宁營營
苦不富強而鑛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教爭之未
得也柄臣又以是相困元璐嘆曰若使傳說化為
膠鬲夷吾化為孔彘則吾寧就東海老耳

內閣魏藻德受陳演指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
大司農還講幄久之乃允以原官專任講職元璐
嘆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經筵講樂只章元璐因

益智錄卷二十

廿

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問今兵餉匱絀歷久
最多生製為疾作何理會元璐奏曰皇上聖明不
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蔽富于國耳
既不憚亦不引請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
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未
幾京城陷元璐死之

馮元颺

元颺號鄰仙寧波人與弟元颺少以文學知名于
時壬戌成進士由揭陽令擢刑科給事中風裁議

論聲着掖垣崇禎戊寅東宮出閣講讀預選講讀
官六人而少詹黃道周不與焉宮諭項煜編脩楊
廷麟上疏讓之內閣張至發出揭言公議推舉時
亦自言及道周爲其意見少偏不可爲元良輔導
今煜等謂賢知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
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昌蔽賢之愆臣等所
不任受也揭上項楊疏遂奉有矯讓之旨元颺因
上疏云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要舉而東宮講讀官
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道周嫉俗已甚至清

益智錄卷二十

三

無徒閉戶却掃人皆重之特以數忤執政引嬖褻
足罕至黃門二臣獨能薦信舉知退然自下正使
其言不必用白足俯礪末俗增輝盛典爲大臣者
宜深嘉嘆風勸百僚而閣臣一疏若大不快于其
言者而并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
能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
行所不足者惟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以當大
臣欲心耳閣臣何執之如舊一至于此臣恐天下
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疏出人臆之元颺上

疏求去帝留之元颺在垣最久忘者每欲以督撫
困之帝不允累陞兵部侍郎會倪公元璐爲司農
進公爲司馬其劾兵馬錢穀之政倪公又爲忌者
所排謝部事出講幄公亦請去

王敬臣

敬臣字少湖少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嘆曰學
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
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籍弟子員執贄謁魏莊
渠校時學者皆力雄文自振獨默坐澄心曰學不

益智錄卷二十

三

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督學耿定向聞之
趣貢令赴京以親老辭表尚書洪愈薦爲翰林博
士不赴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改過人多
杜口不談定向嘗勗之曰子湏以言論橐籥後人
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蔽不可諉也由是多聆勸
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至四百餘人辨論鋒
起徐以約言定之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
立增長言銓爲弊滋大又曰聖賢論學總先慎獨
慎獨之要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

而後知否則或沮于惡矣則帝衷也窮之而始得
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
長之際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
九仞之山成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又曰學者眼
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伴
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公有高事
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
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

馮子咸

益智錄卷二十

齒

子咸臨胸入萬曆癸酉鄉舉再與計偕退隱
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力耕從外父冀端恪聞
濂洛之學莊敬自持曰勿自廣大爲開闢勿自放
恣爲灑落尺寸寸世以爲拘吾無惜焉時靜坐
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
事于莊敬若微繼然者故云道遠務在識心體而
涵養之以推及于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所
著書如曰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
往有深識精語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

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蕪曰靜
則蕪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
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
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
則澆然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
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議論一準程朱學
者稱爲貞節先生

陳龍正

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師事高景逸先生爲梁溪學

益智錄卷二十

齒

官中書舍人日以講學爲事嘗曰念念好生乃立
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
在于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彙故
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
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箠鼓一世之嗜慾
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
罪爲功以誣爲言

崇禎十一年災感守心上憂之龍正請寬刑獄以
回天心上爲感動下諭嚴衛疎網慎刑無輕視人

命時兵驕將儒西北寇患日深上疏請閣臣留心將才言朝廷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無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六卿皆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矣上嘉納之

十二年慧星見應詔陳言請求言恤刑語極剴切上曰龍正言是十五年下詔罪已龍正復三上疏言時政俱荷優答十七年以丙子順天鄉試分考事爲言者所及謫國子監丞所著有程子詳本朱

益智錄卷二十

共

子經說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皇明儒統緒書

金鉉

鉉字伯玉宛平人年十八舉天啓順天丁卯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在三甲謁部請得維揚教諭日進諸生闡明濬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尋轉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是時政尚綜核遣內侍張彞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鉉且言請罷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非止謂靡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彞憲移檄內

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鉉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彞憲亢頽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僣倖將置自有之堂屬行無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備匄彞憲之庭致羅交結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彞憲糾之也

鉉學宗程朱多有發明極斥王陽明無善無惡之

益智錄卷二十

七

說謂使天下日淪于禽獸而自叙其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其學識之正如此崇禎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道薦清官承澤面薦鉉上允之部補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二月流賊從蒲州過河晉省全陷宣府巡撫朱之馮誓衆力守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鉉疏言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視倘意見少岐爲害不淺

不聽杜勳甫到宣府李自成已破大同抵宣府杜勳同總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死之三月十二賊抵都城十六日城守內侍曹化淳王德化等縋杜勳上城夜飲十九日提督捕營內監王之俊領營兵至宣武門會城守內臣開門賊入鉉時巡視皇城赴西苑御池中死

刁包

包字蒙吉祁州人天啓丁卯登賢書以親老家貧不求仕進屏去舉子業留心理學上谷諸學者多

益智錄卷二十

六

宗王陽明包亦讀傳習錄及王龍溪語錄久之覺其非及得羅整菴困知記高忠憲遺書喜曰我固知有是也進而求之朱子所著諸書潛心默會至廢寢食尤于四書集註字字體認不暫釋手久之自有所得其所著潛室劄記等書自成一家言以積勞成病病中與其子曰吾平日慎交所交者惟魏蔚州孫退谷耳今兩人尚不知吾病吾死後倘有講學之書來可于靈前誦而焚之及卒無錫士紳公請祀之道南祠高公世泰復擇其語刻之于

紫陽通志中

蒙古常自勉曰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于禽獸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學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怍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又曰有兩儀便湏有六經有六經便湏有四書有四書便湏有四書集註有四書集註便湏有近思錄

益智錄卷二十

七

有近思錄便湏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蒸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湏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于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教書者其盡之矣

又曰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襲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吾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

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扣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又曰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回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與退谷老人書云承論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極難體認噫先生教我矣朱子謂此語爲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顧端文謂此語古今顛倒不破俱善于

益智錄卷二十

手

體認者包則謂此語從孔子係辭中窮理盡性悟來何也性即理也故窮理所以盡性二句實互相發若夫虛靈知覺佛氏所謂性吾儒所謂心故曰此心之妙境而非性也心與性無大分別故曰微有之凡儒佛之所以差毫釐而謬千里者正在于此

益智錄卷之二十終

益智錄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起周迄明凡聖賢名人言行可錄者銓次爲二十卷而載明人事居三之一間有敘事之後附以論斷者承澤崇禎庚午鄉試出姚希孟之門辛未會試出何如寵之門故其附東林也甚力是書爲萬歷天啟間諸人傳尤詳然承澤門戶深固大抵以異同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不必盡協於公道也

顧氏譜系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

刻亭林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顧氏譜系

攷一卷》提要

顧氏譜系考

炎武述

一辨得姓之本

通志 顧氏已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句踐七世孫闔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路史引與地志漢文帝封東甌王搖之子期視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

按顧氏相傳有二一為已姓之顧一為姒姓之顧已姓顧國祝融之後國語所云昆吾蘇顧溫董者也湯滅之詩云韋顧既伐是也姒姓之顧漢封越

顧氏譜系考

一

王句踐七代孫闔君搖于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者也然則二者安從曰從姒姓何以知其姒姓乎考已姓之顧歷殷周秦三代無傳人以左氏之該載未有稱焉漢書古今本而顧族之著乃自東漢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一已姓顧國在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鄭子留于濮州顧齊地未知即此處否而顧氏乃世居會稽漢書地理志吳郡治吳即今蘇州府吳縣至孫吳時稱為四姓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二太史公贊越王句踐以為禹之遺烈焉然則吾顧氏之蟬聯于吳固亦禹之明德也

二辨路史之誤

史記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後二十餘世至千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後六世至王無疆為楚所滅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閻君皆其後也

史記孝惠本紀 三年夏五月立閻越君搖為東海王

史記東越列傳 閻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驕氏秦并天下皆廢為君

顧氏譜系考

二

長以其地為閻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都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閻越王王閻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閻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
建元三年閻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遣中大夫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閻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閻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為將軍閻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閻越先祭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

元鼎六年秋餘善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潁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越衍

顧氏譜系考

年

侯吳陽建成侯教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眾降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教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東越將多軍多姓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獄多阻閻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稱之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

號曰無余

路史 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其季餘善與孫
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以顧餘王東越搖無
餘侯海陽奉越祀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諸氏
搖氏儒氏稽氏多氏植氏荻氏舌氏余氏越氏

按史記宗系最明路史多有舛誤史記搖與無諸
同起兵非無諸孫其誤一也孝惠封為東甌王非
自稱王其誤二也餘善閩越王郢之弟殺王而自
立為王漢因立之為東越王不與搖同時其誤三
也姓譜但云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與東越無干
其立為東越王者乃餘善耳以餘善為顧餘其誤

顧氏譜系考

四

四也少康之庶子史未有名吳越春秋始著其名
曰無余無余為句踐之始祖而搖為句踐之七世
孫今并搖無餘為一人其誤五也海陽之說本于
漢書功臣表有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海陽國齊信侯搖母餘人名史記索隱曰
餘擊項籍侯千七百戶高帝七年三月庚子封
傳子昭襄孫建曾孫省絕國除此名搖母餘當別
是一人若搖則已為東海王矣又何海陽侯之有
其誤六也近時族譜因之必當削去

三辨顧氏並出吳郡

二國志顧雍傳 吳郡吳人 曾祖父奉 弟徽

族人悌 子邵 穆傳云悌一名邵 濟 徽子裕

悌子彥 禮 謙 祕 邵子譚 承

晉書顧榮傳 穆子 子毗 兄子馬

顧眾傳 祕子 兄壽 從弟麗 子昌會

顧和傳 眾之族子 曾祖容 祖相 子淳 宗

人球 宋書顧琛傳 和之曾孫 祖履之 父瑛 子寶

先 顧覲之傳 謙之玄孫 祖崇 父黃老 子綽

孫憲之 弟子愿 愿父溪之

南齊書高逸傳 顧歡吳郡鹽官人祖赴晉隆安末

顧氏譜系考

五

避亂徙居 黯與歡同郡人 惠胤覲之弟子

南史孝義傳 顧昌行吳人

梁書顧協傳 和六世孫

陳書顧野王傳 吳郡吳人 祖子喬 父烜

儒林傳 顧越吳郡鹽官人

隋書儒林傳 顧彪餘杭人

唐書宰相表 顧氏初居會稽吳丞相雍雍弟徽侍

中又居鹽官徽十世孫越孫胤 胤子琮相武后

琮子潤 浚

令狐德棻傳 顧胤蘇州吳人 父覽 子琮

顧少連傳 蘇州吳人 少子師閔

李訓傳 顧師邑少連子

顧彥朗彥暉傳 豐縣人

宋史顧臨傳 會稽人

孝義傳 顧忻秦州秦興人

按顧氏自雍以前於史無特傳者而後漢書張霸

傳言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

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程曾傳言還家講授會

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西京雜記言會稽人

顧翺事母至孝又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為

吳郡自分吳郡而後三國晉宋見于史者皆吳郡

吳人未分以前但言會稽其為吳人可知其後分析遷于鹽官則南齊唐

二書載之甚明今之海鹽平湖皆鹽官地自隋始見餘杭而唐則

少連徙其先兆于維五代以下散居各方然今山

陝此姓其少而東昌懷慶遼東雲南貴州則皆衛

簾成都則蜀府護衛其登仕版者大半皆吳中及

兩浙之人故相傳以為江南無二顧云

本宗世系

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

慶者自滁徙海門縣之姚劉沙今崇慶次子伯善

又徙崑山縣之二十四保今太倉州六都地名花蒲自諱慶

而下世系可考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慶 伯善 慶次子 子安 伯善次子 榮二 子安次子

五世 觀 元市船 六世 真一 當元季之亂定歸昆 七世 寬 字叔裕真一良字以能 八世

九世 運 字彥昇號遊 十世 珩 字德潤號耕 十一世 欽 封工科給事中

十二世 溱 字梁必號小溱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

十三世 濟 字舟屏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

十四世 同文 字和甫號二樓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

十五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十六世 紹芳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十七世 同應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十八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十九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一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二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三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四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五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六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七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八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二十九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三十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三十一世 同德 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

<p> <small> 慶祭使南 京光祿寺 卿應天府 尹南京兵 部右侍郎 贈都察院 右都御史 賜葬崑山 蘇六保鳴 浦之西 字行尚書 </small> </p>	<p> <small> 紹芬 生員 </small> </p>	<p> <small> 紹帝 字德甫號 彝源生員 增例入國 子監 </small> </p>	<p> <small> 同吉 早卒聘王 氏未婚守 節奉旨旌 表 </small> </p>	<p> <small> 炎武 元名絳周 應律子出 嗣以實生 薦授兵部 司務再薦 職七司主 事未任 </small> </p>
---	--	--	---	---

顧氏譜系攷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
 於顧氏世系攷據最詳然姓氏之書最爲叢雜自
 唐以後譜學失傳掇拾殘文未必源流盡合姑存
 其說可也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史册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亦遣子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傳考亭之學於黃文肅師弟相授其教益廣後之遡考亭學脉者必以婺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黃柳鍾事增華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並起實開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婆學仍先繩繩相仍以至於今蓋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風俗也以故婆州之上類皆敦崇淳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序

序

二

遠聞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一世兩世以課其效否哉余奉命屢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序

序

三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是在乎在古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
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况金
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
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
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昔

序

四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

安汪澂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徵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
獲之於野疑則徵之以裨搜殘討逸微顯
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
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
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爲尤重俗學紕繆
放佚舊聞橫見倒出末由師承先賢之墜

序一

緒茫如也於文乎何有宜尼之聖也其言
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
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
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
馬子子女子北宮子魯子尸子公子啓蓋
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敬恭
焉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倦倦於鄉曲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
 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披然
 自是直游言橫議耳何常焉然者崛起一
 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
 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其賢矣而承其後
 者悠悠忽忽空蝗梁黍才學無三長之稱
 籍錄鮮千鍾之助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序二

之紙做墨淪嚙蝕斷爛黧黹無先此亦後
 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
 獻爲已任葢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
 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
 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
 其論通而介平而不撓披拂一過如春風
 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爲表彰而忠

孝仕學之林芒寒色正乎尹旁遼能使其
 人與骨并其言而不朽真足爲發賢揮滿
 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絕於余
 心溯風流而獨寫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並梓潼之士女襄陽之

音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錦曾承乏史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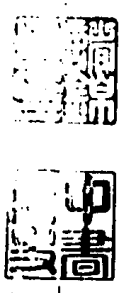
序三

此以志參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水

年春姪諸錦拜撰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
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礪世
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
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奇才卓行
隱逸異人史冊誌乘外若敬鄉錄賢達傳
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序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卽鄉之人
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勸爲
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
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
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備而後可以作史
豈虛語哉黃子殿選以金華徵獻畧來謁
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蓋

閉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
願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

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
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
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聲咳試趣舉其
大端其叙孝友也則血染丹青性流毫楮
其叙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叙

序

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先霽其叙功業
也則手拄山河氣吁雷電其叙文學也則
綴錦編珠鏘金戛玉有時見古榦亭亭在
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淒
風苦雨殘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清
穹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與孤雲
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間遇之昔太史公作列傳鬚眉面頰一一如繪每不能釋手鶴潭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碌碌簿書心知東陽有王君虎文諱崇炳居鶴潭年八十恨未

序

三

皆

雍正歲次壬子陽月

滇海趙元祚永錫甫撰



序

四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
瀾澗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
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傳
道於茲一時從遊之士居台陽者則有若喬文惠葛
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
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
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踵武而起遂
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暨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
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若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金華徵獻畧

序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
記載生乎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
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清逸之賢達傳童慶式
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發書姜子發之姜賢言行錄諸
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祇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
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 師徵獻畧無所不登
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
其搜遺采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取法
於宋潛溪元史明以後則黃黎洲論林錄及萬季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己意備古今人物之

缺闕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

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偏見

重理學者以事功為斗筭重經濟者視儒教為芻狗

尊經術則薄詩賦為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為詭詭

愈有專主必多遺棄吾 師學究淵源識量 廣其

所載如聚眾寶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為取舍而

無價衣珠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蓋不僅一郡之

書而凡有志於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

子友金君禮時好善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金華徵獻畧

序

以金華徵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譬即付梓

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

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蓋由宿契適遇金君為之刊布

巧值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開感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九願讀是書庶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

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錄苦心與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黃廷元百拜敬書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為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略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字之先荀馮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藝郡何王金許腫武並與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此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翁張之彬彬益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采後先繼起相與締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

金華徵獻畧

引例

與虞揭顏頤明與宋潛溪王子克諸公以英儒宿學週主於巷閭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教之盛婺州諸老首開蠶叢而宋公未孩張公止菴復以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終而為之後勁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為後法此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識固陋向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翁唐氏會集舊編頗知先賢頭末夫書苦不能集集矣苦不能閱既集而閱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輯羣書取其人之表表

可傳者分類為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

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

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

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為斷也則取憑乎國史其不

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卿錄自明初

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

中之傳志讚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

稱其微隨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逸之賢達傳童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彙事少類登科錄世家諸茲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有吳賜如之妻書妻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翁志定於章文懿言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滯不足以取徵則徵之鄉賢鄉賢能無滯乎無已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宦名宦不載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為質否子孫盛則祖宗賢子孫窮則祖宗氓矣

以年統事左氏恣也以類統人史漢恣也故人用類叙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宦次遊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廢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范

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

全華徵賦畧

引例

三

之心歲朱子登之集註今

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論可考矣予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梈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陽永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未經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手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言金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叢書於理學頗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正者卽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叙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已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敘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

全華徵賦畧

引例

四

此也其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取偽耳
其有位列崇階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序爵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九列爲彙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盛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蓋一郡之名臣

非一朝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為一人之名臣者觀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流也

昔孔子欲絕遠夏殷之禮而數文獻之無徵其得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居此邦而辨述此邦之先賢以為後法則皆在識大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在表彰之責者可李旣實與可謂揚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之者蘭霽章無逸也作敬鄉者蘭霽吳正傳也作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五

賈述傳者蒲江鄭清逸也作文獻錄者蘭霽重死式也作發書者養烏吳賜如也其手抄先賢之書以待採錄者蘭霽葉永和也其作道驛斯文在茲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張中伯也其捐貲刻先賢之書者金華陳履若也其募刻潛溪全集併補刻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繼賣屋以償刻工者浦江傅晉初也作發賢言行錄者金華姜子發也予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已今金華金孔時慨然刻布則孔時亦在識大識小之列者矣

金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顏烏

斯敦許政許生馮子華應

先唐君佑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樓蘊周祖仁

賈南金徐文震吳垣

呂皓呂源

金從鑑

鄭綺德莊德璋太和欽淵澍清濟沂楷棠柏

黃逢源宿塘論王澄

金華徵獻畧

印錄

宋吐應綱潘珠王冕吳滄徐克仁龔雲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虞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蔣佑

蔣怡章瓊慶王應麟趙忠敬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王世名

趙忠番金璋張成珪蔣哲王丙節

卷二

忠義傳一

楊喬

駱賓王

舒元興

梅執禮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楚

滕茂實

呂祖儉呂祖泰

賈廷佐

杜士賢

李誠之

童必大許伯繼

章圻胡德廣唐元章陳白中

卷三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戴良陳達劉良

王肅王紳王祿王汶附

龔泰

樓璉

陸震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二

徐玘

盧洪春

王鉄周鳳岐徐學顏

王肇坤

朱大典

張國維

全漢蕙

卷四

儒學傳一

范浚

呂祖謙

陳亮

唐仲友

徐僑

葉山夔

楊與立

卷五

儒學傳二

何基

王栢

張潤之

金履祥

許謙子元附

胡長孺

吳師道

陳樵

葉儀

范祖幹

卷六

儒學傳三

宋濂

胡翰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三

盧格

章懋

章拯

董遵

凌瀚

黃傳

李滄

徐用檢

孫揚

程文德

應典

李拱

周壘

程梓

盧可久

杜惟熙

陳時芳

陳正道

陳其憲

呂一龍魏文德以下至此傳入明史

趙忠濟	王同慶
卷七	
名臣傳一	
楊璇	駱統
馮宿	馮定
胡則	滕元發
宗澤	鄭剛中
潘良貴	潘時
王師心	王師愈
王介	王埜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四	
卷八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應孟明
應純之	章服
章休	徐邦憲
陳良祐	葛洪
喬行簡	葉衡
范鐘	馬光祖
李大同	朱質

葉秀發	康植
朱元龍	虞復
王寔	王萬
厲文翁	
卷九	
名臣傳三	
唐龍	潘希曾
趙志阜	虞守愚
吳百朋	成雄
金剛	徐讚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五	
卷十	
文學傳一	
徐安貞	舒元袞
滕珣 滕邁 滕倪	厲
劉路禹	俞紫芝 俞澹
龔一清	張元論
許綱	金世俊
王世德	張應槐
朱之錫	

徐無黨	范端臣
朱臨	于房 <small>于世封正封附</small>
錢適	翠豐
倪樸	時少章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杜煥旃旂旌旆
傅寅	章如愚陳大猷
喻侃喻南強	馬之純
徐次錫	
卷十一	
文學傳二	
金華徵獻畧	目錄
潘景憲	倪千里
趙彥矩	戚如琥
陳巖肖	曹冠孫德之
王奕	張樞
胡助	吳萊
柳貫	黃潛
劉應邁 <small>傳野陳堯道附</small>	于石
徐崎黃景昌徐鈞馬道賈	
吳景奎	聞人夢吉
李惠李序李裕	胡澂戶慎德

卷十二	
文學傳三	
朱震亨	金涓
蕪伯衡	張孟兼
吳沆	朱廉傳藻楊希
鄭綺鄭瓘	王宗聖
姜麟 <small>宜入儒學</small>	童俊童品童琥
章适	徐學聚 <small>子與參附</small>
陸可教	李鶴鳴
胡應麟	斯一緒李能茂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徐應亨	龔士驥
吳之器	章有成
程明試	李鳳雛 <small>石魁翁附見</small>
葉自合 <small>附周敏趙筠唐彪吳修祝石徐琮程夔</small>	
初應錦郁徐光普吳	李方猷盧士桂 <small>方舒鄭一上</small>
卷十三	
政績傳	
張敦	陳脩
韓安	蔣邵
傅柔	劉滂

樓焯	范溶
徐良能	喬夢符
石範	潘燾
樓大年	許子良
黃夢炎	趙大詠
燕友龍	劉辰
吳履	諸葛伯衡
邵圯	李叙
陳俊	盧睿
何士英	龔永吉
謝愷	王坡
蔣瑜	盧仲佃
王乾章	王嘉忠
趙賢意	馮亮
鄭引道	郭時斗
程正道	黃卷
倪尚忠	
卷十四	
卓行傳	
黃仁環	申著大防

汪渙	郭欽山
蔣沐	朱環
胡麟	袁大珍
王得志	何達
陳慎	徐寶
程堅	黃樛 <small>黃愷黃大海附</small>
包珣	盧溶
金光	厲雲波
金律	
隱逸傳	
金華徵獻畧	目錄
龍卯長	樓惠明 <small>樓幼瑜附</small>
張志和	方勻
張志行	姚獻可
吳孺子	方太古
卷十五	
貞烈傳	
胡氏唐氏 <small>汪氏倪氏附</small>	唐淑芳王氏杜氏
陳氏	應氏 <small>周氏附</small>
周氏楊氏何道融	宋嗣徽陳婦謝蒞
吳氏程清	馬淑呂氏

朱氏	戴貞妹
楊氏	虞鳳娘
包氏章氏	章銀兒王氏
章蘊奴	方氏
左氏葉氏柳氏陳氏徐氏王氏華氏柯氏	
麻氏胡氏	呂主奴盧氏
朱妙祿黃氏應氏	鞏氏徐氏李氏
石氏陳卯潘氏	舒氏
陳氏	陳氏
柴氏	范氏
范氏	徐氏
馬佛奴駱氏郭淳	孫氏陳氏郭氏郭氏附
王氏李順姜	徐氏趙氏蔣氏附
金氏陳氏	葉氏朱氏附
李氏俞氏附	王氏
陳氏何氏	俞氏吳氏陳氏附
李氏呂氏朱氏	徐氏斯氏周氏朱氏朱氏附
程氏吳氏徐氏	鄭氏
朱氏張氏	劉氏洪氏李氏附
洪氏	錢氏

俞氏朱氏唐氏郭氏虞氏王氏郭瑗	
丁團娘	葉爾烈
史氏	楊氏
潘氏	程氏
陳氏黃氏戴氏黃氏	潘氏陳氏附
沈氏	趙氏徐氏
余氏諸葛氏	童氏
章氏	黃氏
和堂六烈婦	王氏陳氏蔣氏李氏吳氏王氏
虞氏張氏陳氏	馬氏金氏
盛氏	王氏陳氏附
錢氏朱氏附	倪仁吉
任星娘	杜氏
徐氏	李氏
附錄貞女徐氏阿巽	
毛氏王氏補入	
卷十六	
仙釋傳異術	
傅大士	惠約
千歲和尚	具胍

賈休	保暹	德謙	千巒	定光佛	胡侯 <small>見名臣傳中</small>	邢侯	白沙招利侯	錢侯	陳侯	皇初平	馬自然	趙炳	方技傳	戴思恭	虞博	卷十七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來宦傳一	范汪袁宏山遐	殷仲文	蔡興宗	伏暉王志	沈約蕭子雲	王承	何炯	童昭達	崔義玄	沈清王礪	王仲舒	杜暹	洪公	戴叔倫	錢藻	蔣暹	王松正	吳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椿	洪邁	趙汝安蔡抗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胡璩	陳天瑞	舒邦弼汪綱	江文衡孫度高參	徐丞	孫伯虎	王霖龍	徐永益	怯失烈	亦憐真	周自強	劉元	許廣大	王宗顯	張熙	石琬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來宦傳二	劉蒞	趙鶴	李一元	張朝瑞	倪祥善	劉貫	阮元聲	卷十八	周澍	王興宗	郭玟	余寬	李庶	顧曾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龍遇奇	王士錄
李璉	李昭祥
汪國楠	盛王贊
李璧	黃仲芳
田達	繆枋
賀寬	鄭準
姚永濟	蔡思克
錢源	劉振之
彭如淵	王允誠
劉同	劉傑
金華徵賦畧	吳尙默
周士英	魏處直
許直	劉珂
黃紹欽	毛衢
王秩	劉楫
谷中秀	李瑞芳
石彥誠	須之彥
文元發	
莊起元	
卷十九	
來宦傳三	

張安豫	李忱
李之芳	張星瑞
張坦讓	王治國
趙泰性附	徐詰
陳龍驤	毛文埜
劉濬符	孫家棟
連一鳴	
卷二十	
遊寓傳	劉峻
阮孚	
金華徵賦畧	謝翺
羅隱	
玉華山樵	沈壽民
季煌附	華若虛附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亡，負土為大塚，群鳥數千，邨土助之，鳥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鳥傷。

論曰：秦時鳥傷縣，隸會稽郡，環婺七邑之土，皆鳥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一

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性誠篤，則異類皆格，况秉命為人者乎。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先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死，吳主義之，釋偉而復其官，旌二子，賜姓斯氏，天下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刲股以進，乃瘞，比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冲，冲守漢章卒，千里奔喪，制服三年，親歿，建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棄妻宿

墓所，每一悲號，鳥獸翔踴，墓前植松栢，鹿觸之，攷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攷悲而瘞。

馬郡察孝廉，不起，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旻而得名。

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祥，節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比，應先於喪盡禮，素食，斷葷，隨泣血，廬墓三年，開成

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並稱，事親居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曰舒馮，焉，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韋素之士，起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配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司狗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六季，為與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既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季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一

馮焉，焉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韋素之士，起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配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司狗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六季，為與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既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季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馮應唐仍爲若敖氏之鬼人心困在賈禮昭彰而蓋正爲難矧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代之禮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卽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質枯瘁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

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別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

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女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卽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別肝爲餌而安蓋慕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五臟犯不測以已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世衰道微倫教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爲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篤孝母卒舉柩以葬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滿起覆柩行既葬而雲散廬墓蔬食廣慕廬爲肄業所携其兄之孤撫而教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董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餘而紫蓋皆以爲孝感云睦池厓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女子能傾血與妖伏誅事綴文示衆衆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金景文頗豐於貲好學與其妻包竭力事其祖若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四

祖病瘳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疽又禱而瘳母喪廬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龕五色爛然續廬父墓蔬食誦佛鳥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擊其廬鄉里遇旱景文禱輒雨淳熙中郡奉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爲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孝義表其鄉曰純孝里日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有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之賢詔建三賢堂於學樹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教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姬之柩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挺出。季弟之至。適於神明。顯不然哉。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廢櫛沐。啗酪不入口。廬於墓左。負上築塋。日課三十卷。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盈尺。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內史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恒

論曰。子讀鄭清逸季友傳。宋時諸季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

翁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芝生。周子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頊

賈南金。徐文震。吳頊。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

徐文震。尚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丞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季友之家。

吳頊。家九世同居。妻宋氏嗣徽。夫亡。三孤在膝。舅姑卒。未葬。鄰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具柩。宋氏抱柩而哭。

皆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中。旌其門。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季子。而南金在焉。南金既登第。且官達矣。而孺慕遂哀。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畢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震之行。附載郡志。吳頊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孰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憑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合使朱熹。薦請朝補郡文學。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叩隴上。苦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為歿身賊。翌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為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庄。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為小塚。貯粟以收鄰里之棄兒。常路以遺逸季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為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字子中。季友嗜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居喪盡禮。如其沁郡邑上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舉進士。有文學。

論曰。皓兄弟。季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問傳旭。元以浦江舊族。曰。魁儒辭伯。顯達之後。零替盡矣。惟季友之家。子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全從鑑

全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全。東陽萬歲鄉人。全氏十三居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自天台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著。

全華徵賦畧

卷之一

七

藻。至從鑑同居者。已四世矣。從鑑號栢栢。有良德。東陽諸暨。曠縣。凡姓全及劉。多祖栢栢。栢栢生四子。十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減獲婢妾。計五百餘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里。歎而美之。為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

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饌。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粉。以及寒暑布帛綿纈之給。有常數。昏嫁喪葬。有常制。司其出納。司其酒茗。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開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必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怙過而不悛者。送之遠方。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之令。

全華徵賦畧

卷之一

八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法哉。全氏其得九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東陽全氏。全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為極盛云。鄭綺。浦江義門之始同居者也。其祖曰淮。自睦來遷。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淮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懇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受刑。父竟得白。母張氏病。手足孳。綺抱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將卒。召子孫序立祠下。刺指出血。滴酒中。

以次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天其即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以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珪、德璋。

德珪、德璋，兄弟也。德珪字子潤，以才受薦官，能游承。德璋字子振，官青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隔以死罪，當會逮楊州。德珪伴日，彼所欲殺者吾也，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乃以緩語給之，夜半逸去。比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珪歿，德璋秉家政。鄭氏自祖准鬻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余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眾謁祠序，掛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凜如公府。德璋垂歿，子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贖子太和嗣。

太和為人，龐龐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灌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童稚皆孜孜謹信，不識塵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須白者，猶鞭之。雖常仕官，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每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鴈脰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銜，無敢參

差。見者歎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其門曰：孝義部使者。余闕為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作家範。三不，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為嗣。

欽字子敬，既生，即為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孝，母病，喪頂灼臂以籲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欲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歲入於嘉禮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余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

續食之粟，禦凍之食，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殺。勸學之塾，廣孀之阡，庇窮之屋，常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輒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九，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為人後，為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即歸遺其母，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予重以褒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膳履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奴之不若矣。鄭氏至欽，同居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澁、曰洧、曰濟、曰沂。

淵字仲雨為宋廉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瓜。瓜既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執母喪過哀。得贖疾。繼喪其父。益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遇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鄭氏義若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上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通津絕港。則造船為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賜則設茗。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佳。著書明道。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澁字仲持。為人魁偉。達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罪且不測。時家長濂方在京。澁慨然就逮。至京。濂曰。我家長也。澁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澁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對。即命增設布政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泰福建左藩。舉所知五人。皆為參議。采傳至官。去貪墨革弊政。一時號稱神明。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

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書圖監生坐罪。事連糧長。兄廉名在籍。罹重辟。將行。洧曰。此行萬無生理。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法。鄭氏為無人矣。弟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濟源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尚書嚴震具其家世。季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簡拔其家子弟二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沂字叔度。與其弟棠。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墓。塋夔州。楷啟主為。遷塋成都。命其孫恪。館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曉。勅。承樂勅與繁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簿。仁宗為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膺選。遷講官。陳從容。眷待優沃。秩滿陞翰林院檢討。字叔端。號清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贊焉。飲其

所者以授柏、有付子斯文之囑、柏著書不一種、今所傳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為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豈其皆出之公庫哉、卽同后之中、亦時時有推解收郵之義、以為不肯私財、亦未必然也、其初皆敦龐淳茂、個儻奇偉之士、既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緻、又能廣置高貲、市田宅以為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臣之表揚、天子之旌獎、無歲不至、蓋有以風厲而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翱、方鳳、吳思齊、以為之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貨、宋濂、以為之師、而王禕、胡翰、方孝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推古義、善氣凌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至於明祖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秉使節、簪紱之盛、遂冠東國、大明聖相、作述相繼、不能必之帝王之貴、天下之六賢無名門右族、或一二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淪桑陵、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金華學博楊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弟以次序立、薰蒿醜鷄中、靈光閃閃、時觀其形、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昔至江州、今奉帝命為汝家依表、汝慎毋為非以取禍、鄭氏建神先開以奉之、夫孔子不語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為陛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召鄭氏子弟、問以家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然笑、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已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誣其反者、文皇帝使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歷事列十體、經史櫃五以訓後、兵器櫃五以禦盜、勅使忽至、發其櫃視之、皆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斬誣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為乎、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黃逢源黃宿黃璠黃謐王澄

元黃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上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內外長幼之間秩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稟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篋諸石子孫遵之弗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昭學於蘓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隔重刑宿挺身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行死於漆鄉里哀之

璠與謐皆合溪黃氏也璠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聽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貲則璠子保代之行歿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焉謐與從父宿同學於蘓伯衡謐為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為警家誣陷會逮京師謐往自其冤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灑終集家聚首

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

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瘁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與吾父有遺言欲泐鄭氏今其家泐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土樸茂淳質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泐存焉前王持世之徵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泐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叢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黃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宗陞應綱潘球主。具吳滄徐克仁龔雲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宗陞金華縣人。父歿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陞

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舐之。目復明。

母既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陞號泣呼天。天乃霽。

既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

孝行。陞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恒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既長。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諸生。備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

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

誰為我奉寡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膺貢。為歸德

訓導。迎母就養。孝益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

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球。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

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球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

撫摩。必得其意。母厭久臥。則為輓輿。與弟昇之。惟其

所適。如是七年。母歿。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為鄉飲大

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晁。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曲至。母病。典衣市鴨。以

奉。割其腹。得白金焉。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

立雪夜往祭之。晁方俱臥草屋中。寒尚相擊。猶聞嗚

咽聲。令乃歎異。即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

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

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

旌其母。舟過揚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額。天曰。滄

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

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為禮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焉。今

其里為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墓城東

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如之。比卒。亦廬墓

三年。相傳有楚虬馴鬼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

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雲。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

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

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永慕廟。

朱助。湯溪人。性孝。父。母卒。廬墓。家毀於火。其廳事

有師業。堂勝出於灰燼中，若新。黃鳥巢其盆，朽椽枝中。乳子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啣食，備之時，人以為孝。感三異，助為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索債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蓋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已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大海為之吮癰，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贖之。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陳文官，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歿，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

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株，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痲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遇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墻隅，曝之。燠則解其衣而捫其蚤，爬搔其痒，多力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備之直，以給喪葬焉。既葬，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儲，夜則投募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

列陰曠，嚴風括地，雪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如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溺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為之詭。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熱倚牀，稜聞母奸，睡覺乃寢，病且劇，懋光乃挾刀潛至無人處，嚙其股，割之，血而燕，竟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葬，乃大慟，既畢，墓，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則一為楸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啖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晝夜依懋光不去。至期將歸，乃斃，懋光裹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漱滌，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既除服，為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禽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既歿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手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已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孝。順治間，閩邑以孝行舉，未獲旌。論曰：廬墓禮乎？夫禮，孝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廬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場，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颺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為之徘徊依戀其間乎？夫生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革序，草木變衰，天地晦冥，風鳴雨號之夕，霜露露齒之晨，每一念及，則悵然欲往。故與其枕塊於家而哀亾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為適也。故聖

人不著廬墓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遂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盛，本源源郭用賢，蕪蕪恬蕪怡章瓊度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倫，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被獲，將加刃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弗殺。願殺我，賊睨亦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爾兄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葬。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睦寇破葦，劉忠獻述古以悅為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恐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誣誤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即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為之作傳。

郭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遠以才能舉典倉事，趙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接濟，稍事那移，有

伺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曰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尙存

蘇恬蘇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職辭禁近出為處州教諭以履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叩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度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拷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度急亦躍入井中載其父出其首於水鄰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度則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絕矣黃閣學儀為作李于傳

王應麟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為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麟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賊即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為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蠶蝕其鼻鼻隔趙仇於是往往為大言忠敬之父為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為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在吾何行如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僞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遇禍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郡邑志鄭氏黃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盛本源郭川賢章瑗屢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蘇恬蘇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子怡乎季哉使其遇吳大帝不且與斯敦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

明趙滄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滄不足給飽粥滄出遊學母虐其妻鎖之空室備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車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歿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為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滄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蔣仁益

蔣仁益東陽人備質以養親惟勤弟有廢疾養之終身畧無厭惡之色

國朝傅文權義烏人六歲喪父奉其孀母貧無以為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權十歲餘矣。入山採蕨以供母。虎尾其後。樵者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日疾。幾喪明矣。文權舐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孝行維風。以表其門。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孝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若其八九云。蓋代死則事奇。而聳聽廬墓。則迹顯。而其聞。至於處庭閣之中。水歎救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美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厯間武義人也。父曰良。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腸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馳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為之居間。命俊割腴田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葬。若父。世名受以葬。其父單。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暱世名。歲時有召。世名輒往。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為錢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前博士弟子。又二年。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美

一子。俊意世名且忘之。即其母亦意其忘之。冀供養沒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即治一刀。銘曰報仇。佩之。繪父像懸之。寤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答。既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俊飲他所。沾醉歸。世名迎揖。遂亦之。與其頭。告於父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鏹曰。此仇。出也。又出其他鏹。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畝還之。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全華令汪征助。汪曰。良於俊為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良而後成獄。檢有日矣。世名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併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遷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期至矣。我當與俱。理筭拭臂。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邠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孝。鄰母之子曰王寄。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寄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已過也。毆之。孝子歸。母

蒙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為寄所辱狀。遂卒。季子畢
墓。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葬。季子於是焉。手亦寄
以祭。詣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予
觀世名事。與黜類。惜其時。歎獄者。無術以生之。必
欲檢視。驅季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
氣不烈。惟絕吭一噴。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
枉有司之法。於是乎千古稱季子焉。天作賢耦。與
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
輒避去。既殺後。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
後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
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卿。東陽人。父純壽。廩生。晚得瘋疾。
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哆不能自飲食。生二子。
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喪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
師張肆。而以賣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旦而起。審
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熨貼之。衣已扶而
坐。以禱。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掉之。曰。安乎。
曰。安。乃奉匳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買
易。未已。有呼於肆者。弗往也。初而進食。奉其器而飼

之。弗盡。飯其餘。併其瀝食之。弗棄。日中食如老。日暮
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巾。襪履
襪襦。襪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
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
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猝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
響器於其側。小扣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
而列其前。度畢。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
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為。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
癩間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畧可認。其族人
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季子也。予讀之
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季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既
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
右科。以鹽策治生。行鹽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勤
幣。獨留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
遂落。不能復行鹽。為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
婦。皆呼之為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
既析。變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自衣。一以衣
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一孟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禮弟或不在坐
卽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
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沈悶弟至輒釋然
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
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慷慨類矯恭遜類過至處兄弟
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遠過卽登之國史孝友傳又
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
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苦枕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既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
如此金孔時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掘土營塚甚詳
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遇成珪與盤桓數日貌
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
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
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
助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
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母相繼歿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既除服
每一鮮到口卽悵然思親橫者不樂遂茹素終身雍
正初郡舉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
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畝聚族千餘凡
楡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室凌競反唇相
詈者一聞哲履聲卽寂然止諄苟非盛德何以致斯
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
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歿其鄉族道其廬墓
事甚悉而哲之孝亦見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
鄉論非譽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喜著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羊

其質不容沒也故仍核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諫字直之
孝友素著親歿塋於缸窰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
虎患成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
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古囑頭李正馥者字芳遠業儒而工詩
文母老病正馥奉養備至及歿而終遂結茅而廬
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馥號泣不顧而妻亦免
於厄由中人感其哀惻以蔬米饋遺者不絕今已
二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爲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簡

王丙簡，乳名董兒，永康人，穎敏仁孝，為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藝，即為同人所推獎。雍正辛亥，族有凶人，拒糧逸拘，使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仗不赴。集東不知，凶人即，勸勿，誓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簡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限。金郡教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畧曰：有美一人，宛宛若嫵，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過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縞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罕。昔其明年，凶人棄市，邑今何公，以丙簡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羊

死孝行，申詳而請旌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鵬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楊喬，字理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為交趾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儼偉，帝喜其才貌，召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一

不食七日而卒。喬為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家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槩木朽株

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筭之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愈息。忘身進賢。蓋嘗蓋喬。同郡人也。寶武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不得。則繼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季孺。以徐孺子為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曰。孺子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為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王勃四傑」。以為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為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既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楚金椎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賓王為作檄。暴武氏罪狀。后讀之。都不為意。至一杯之上。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誰為之。左右以賓王對。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之。江南遊靈隱寺。時月色清霽。吟步長廊。口鶯嶺。鬱岩。龍宮鎖寂。寥思。忽不屬。一老僧在側。曰。少年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訝。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此駱賓王也。敬業敗。天后捕之急。將帥卒不能獲。則求其視之似者。兩首以獻。敬業為衡山僧。年九十餘卒。賓王亦為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絕池於城東黃坵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滅封以上。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北帝御極。篡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聞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為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業也。予做業。予賓王也。若裴行儉評論器識排擠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舒元與

唐舒元與。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邾士美異其秀特。數為延舉。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鈎較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棟遽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蕪。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葉筍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四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謂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元與既登第。調郾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輿元書。記文傲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武帝嗟其見晚。臣所上八萬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

自愛惜。文宗得齊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請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兼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為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為御史中丞。丰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與為相日淺。然平時收召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執政所軋。致開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清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先是嘗為牡丹賦。時稱其工。一日文宗憑闕。徵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背者如缺。徐億為元與賦中語。為之凄然泣下。雜著有鄂州重巖寺碑。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斯琴志。玉筋象志。養狸志。悲刺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唐歷。贈蘓記室。橋山懷古。贈潭州李尚書。讀其辭。其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舒元與。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其時誅三尊之語。則質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豈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頃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與等以卓
茅賤士。介身登朝。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
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即不得有所攢斥。
以去其異。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
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寬。即乘筆之士。沿習一時之
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
其志不可沒也。元與黨訓注。而其心非為邪也。使
元與等功成。庶幾神龍之五王。即不成。亦不失為
東漢之陳蕃寶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與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曰誅與討賊也。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六

不克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殺無罪也。余
故列元與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
尉。未赴。以薦為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為宰相。言
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
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
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安。迫取茶券。官給事中。
則論林摠冀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祐
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

禮善。罷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嘗席而歎曰。國家多
難。非大臣歡榮之日。黼愧而郤之。尋以顯謨閣侍制
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盜賊。額重。奏
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名為翰林
學士。皆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
請以禁內錢。錄度支凡六。宮廩給皆出。有司供進。以
節浮費。金再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
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固
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依
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以我老為念。是日。即以其母屬其兄去。與諸將謀。奪
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
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瑗泄
其謀。又以金幣搜括。不時至。宦者告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
者。而執禮力言。百姓蒙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
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
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擗殺之。而梟其
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愨。執禮之從父曰
溶。以儒受薦。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

二年冬盜發清溪提欵時遂破杭明年春發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為言於朝官其二子

論曰鄭清逸云梅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磨虎狼身死不顧嗚呼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梅氏之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宗開國不仁宜舉族有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至於謀劫駕而計泄於賊臣却征求而讒生於奸

金華徵賦畧

卷之二

九

暨以至強敵逞怒碎首開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棧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同屬官城破獨幸所部與金戰死之子巖肯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照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城隔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募士赴淮陽趨南師入援綬時為守禦督奉詔緘諸殿犯圍而出敵騎獲焉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髻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閣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金華徵賦畧

卷之二

九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旌勤王父既死忠子亦死季較之下壺哀祭又何多讓陳德固姜綬異姓一節俱有賢嗣位躋崇階天佑忠良何其至哉

巖肯一節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庸民社平日極富貴尊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則屈節求生聞棧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頴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僉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時茂實兄絢已降金。通判代州。精罕素問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侪。以慰其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侍。故于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閉馬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理董誥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題曰宋某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畧云。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使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窳微。則乞骸骨歸。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

高曰。監齋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竊復盟好。仗節來榆關。牧羊困燕武。假道向張塞。流離念窮東。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腑。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詎不污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昔間。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况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朝昏。歿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尙少婦。兒女皆

童頭。四海無置錐。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肯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尋卒。金人哀其忠。為起墓祠祀之。後董誥自拔南歸。上其詩。贈龍圖閣學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姑蘓人。通志作臨安人。要之奉使自署其左券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畧。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實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二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凜然如生。如虛中輩。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呂祖泰

補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孝宗朝。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湊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後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女。汝愚。即有過。亦不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以疏
留汝愚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白汝愚之忠。併論朱
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甚峭直。
書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
祥書令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
誅君。罪當誅。寃逐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
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真社稷臣。猶將十
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
公投之嶺外。萬一即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
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祖儉乃揚言於
朝。曰。復有殺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懼。或謂
祖儉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
以益謗。祖儉曰。忠從喬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
令歸。蓋謫曰忠。從喬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
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
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
獨舒憤懣。觸權倖。而隔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
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
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
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輪嶺之僑。嘗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君子以爲名言。時有
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徒。度與偕行。伴送官承宰相風
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道所在。獄朱晦
菴。聞而高之。曰。問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爲數千
里之行。意氣偉然。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
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
僅四日。問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瑛
者。爲建康幕官。問祖儉謫。卽解裝買錢帛。同行追之。
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
也。祖儉所著有。大愚集。
祖儉秦祖儉弟也。祖秦性踈達。尙氣誼。論事無忌諱。
先是祖儉貶。祖秦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謫逐。舉朝
籍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紫
吾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
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
相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
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白強。侂胄童
樺之師。蹴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
耶。燕師曰。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師且以潛邸從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
官。不知陛下潛邸時。果識師且乎。椒房之親。果有筠
子。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
胄。師且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
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
詎胄怒甚。侍御史陳黨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
妄。下祖泰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淮府者為宗姓。據
案。作色。蒞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
某為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其大慚。趨訖其罪。
使去。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
功。師且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論

以身悟朝廷。無懼色。嘉定初。召補上州文學。改廸
論曰。自侂胄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
士。積斥一盡。而吠籬山竇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
上。皆韓氏之斯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
身死蠻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
衣。而傲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克
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聲之
誼。患難與共。雖古嬰杵。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賈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
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鄧南遷。遂為東陽人。登
紹興二年進士。為蕪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右借
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為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
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
金使名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
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
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
以為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
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金人諸侯取笑。萬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論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
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眾慮。則無失謀。應有
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脩弊
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踈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
補宗之念慮。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彼當時。疆場特
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
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
乏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
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
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曷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給我耳。天下之
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
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講
可高枕。而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
平。計追羽。固陵。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况
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和給我。盡皆空言。無一語
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屈膝受詔。則異日
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忤其意。則師
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
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師直為壯。曲為老。漢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六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然
卒能致攻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眾。攻漢
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先武以三千之卒。
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
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
附。有人才以為任使。成漢高先武之烈。直易事耳。臣
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
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義之可畏。乘眾心之
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
隨遣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
萬不伴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李文
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先榮
而飽。不以國家為憂。唯李翔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
其心為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
金使以詔諭為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
鷹鷂之擊。徒懷李翔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
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
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
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
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千格苗。同日而語。
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
而為此。耶。陛下自視三者。茫然未有。則向之。所以。啗
陛下者。正可以為事。不可以為賀。陛下寧不念建炎
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畧無少效。雖微
考諱。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
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捲皇族。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為今日之事。既為辭臣事敵國。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下死。陛下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為此。夫救衰弱之弊。莫先於自強。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倘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先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憐於人下哉。易曰。頌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為大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封回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若必信王倫為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國門。以觀越人之洛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書上。以官甲。不為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頗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刑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嘗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論曰。吳師道云。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勝於秦檜之謀。忘營請和。屈膝聽命。群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邦衡上書。言尤切直。金購以千金。讀之驚歎。廷佐時為桐廬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皆其君所不能堪。邦衡遠竄。而公顧弗及。何與。豈以言不斥檜。而獲宥。與當時言者如李綱以下二十餘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吁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敬鄉錄至今遂為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先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尚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已未以右庠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難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日擊時艱出位

全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竊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肆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溷鬱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寃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卽宋公一言榮感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戚畹瑣嫻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下

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捺狙獮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感頽似道方且誇誦功能以欺天下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一萃吏之治捺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為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為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為福星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為能幸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尚卿大夫有言威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闕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能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全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為能幸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尚卿大夫有言威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闕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能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窮其。價民。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痛滋。甚。管。壯者。利。贏。餘而。多。收。斛而。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其。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需。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宇。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為。中。戶。中。戶。為。下。戶。下。戶。胥。而。為。盜。賊。公。田。之。害。如。此。甚。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買。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獄。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主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甚。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靈。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結。納。或。以。貨。寶。媒。進。嫖。娼。小。子。濫。典。畿。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邵。囊。橐。自。豐。措。克。不。恤。激。成。容。寇。之。鳴。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

首。貪。緣。終。身。不。改。民。心。忿。怨。盜。賊。並。起。過。者。舉。行。家。汰。戒。貪。有。詔。而。貪。暴。會。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汰。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甚。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喘。慮。陰。陽。之。舛。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侈。然。表。賀。陛。下。嘗。農。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元。豐。三。年。有。甚。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宜。導。下。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主

不。應。阻。格。人。言。壅。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即。神。宗。家。汰。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請。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甚。星。不。滅。則。臣。甘。受。替。聖。欺。天。之。罪。否。則。獎。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簿。隣。境。多。盜。其。守。卒。獻。之。負。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勸。之。逾。月。即。平。盱。眙。軍。守。聞。其。名。辟。為。安。吉。州。倉。廳。以。毋。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景定諫疏云。吾藝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台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舉及太學。會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飲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尚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遷謝。爲罷令。久之。知鄞州。制帥漚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策。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裁以獨然。必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容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備。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數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二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隔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選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渚木焚戰樓。又過而却之。又明日。敵人移兵要衝。將渡。薄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雖挫。自是謀益巧。攻益力。遂熾附城下。圍之數重。燔其外柵。誠之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其所佩印。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據胡床而指揮者。一矢殛之。敵於是造望樓。高出於城。下瞰城中。則爲疑兵。以惑之。既又使人持書來。勸降。斬其使。以書還之。越二日。敵大張攻具。則禦以長斧巨石。當者糜碎。夜則使人斫其營。毀其梯衝。前後踰再旬。大小十餘戰。皆克。敵終不能得志於我。無何黃州失守。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方命馮楫援。斬重兵。遷延不敢進。公神色自若。方厲將士。勉以忠義。而降將徐揮者。僞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眾絕城而出，教之登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兒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虞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素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斯，仍詔婺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真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藐然一儒生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去

使其從容朝署，不過以有德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為君父死，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寇至當與君等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公倉卒所出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

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德秀人從公遊，皆竊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什之窮山中為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斯時，置惠民倉，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者，賴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尚足以救生靈，則其可知矣。世亦言公守斯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為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去

童必大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陞安定知府，開慶已未，喬寇圍城，必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凜凜在人間。許伯繼，東陽人，子良子，以世賞官處州司理。恭寧元年，兵下襄陽，都督李珪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聞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由海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珣降。伯繼被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繼職居叅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面縛求生。辱矣。

章瑄。胡德廣。唐元章。良嗣元嘉附

章瑄。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隔。役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瑄自念世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珣以聞。授瑄直秘閣。知婺州。元兵大至。迎戰於丁鼠山。既而授絕。城遂陷。瑄與暨皆死之。永嘉吳洪曰。瑄兄弟少有文名。留滯下位。卒以孤忠自奮。殉國。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奸人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阨之。聞邑以安。授迪功郎。僭居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嬰城固守。會永康章瑄起義。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為之贊。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二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所用而卒。元章為文思院官。其子曰良嗣。為建德軍。

準。倫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良嗣起義。與復元兵。歷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主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儒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儒霞嶺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唐將軍唐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為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瑄。書生。德廣。編戶。而元章。卑職也。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車輪以幹旋。借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厝火未燃。宋之君臣。方且就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有事。不聞與一旅之帥。以勸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澳。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下。性死封疆。而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宋當未破時。得如靖與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保障。國未必亾。即亾亦不至金鼓一振。散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瓦解。如是也。蓋天下之勢。如布棋。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負。可不慎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禾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辛

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論曰。自中產於東甌。考諸科目。貫籍。不係於金華。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鳳生有異才。少游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亾。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一

益工。而棄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涓。退居浦陽。思與起詩文。闢家塾。吳溪上。延致之。遇佳客。則采撷雲月。嘲弄林水。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括蒼吳子善。武。秀謝。早羽。為死生交。舉羽歿。數百里奔其喪。為函其骨。奉子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卒獻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冀聖子。刻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連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禾嘉。行尋雁宕。大龍湫。挾摘景物。以資賦咏。每遇雄關。復與長江。巨浸。破軍。賦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爛婉。不緣琢鍊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普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道變而不悲，黍離居葦而不念，儀臺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尙復有詩哉？宋季文敏，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不喜佛，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爲達也。而有梅福達萌之志，臨歿，屬其子榜題其旌曰：容州蓋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榜字壽。

金華徵賦畧 卷之三

父亦能詩。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入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做遂爲古文。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清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所獄，思齊坐獄戶獄間，凡株連疑罪，悉出之，檢復死刑，多所平反。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舉動。詎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由吏教囚，以贖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奇贖不問，則得矣。獄遂決。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名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洪起畏守鎮江，撤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堦，城之何爲徒厲民耳。後遂輟，買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南簿送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林於禍，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然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雷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

金華徵賦畧 卷之三

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丞相堂貴威，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而思齊弗顧也。既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皆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官遊十年，業不增舊。比宋改物，家益落，至無僮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遊苦其譁，語未畢，輒馳去，獨方鳳謝翔相與談，指畫手書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痛哭，哭

已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比其為人，為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表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宋學士濂云：予至蒲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借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四

思齊謝翦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鳳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昔孔子賢齊，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冊，蓋以玉步既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拂纓登朝之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賢乎。予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質、黃侍講潛，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學家泛東海，渡黑水，悲登萊，求間行歸，擴鄆軍，擴鄆帖木兒，保王保，河南山東行，不得達，倚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遷，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之，不得，上乃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召至京師，試文詞，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餼，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念故君舊國，思成高允綸旅之業，功既不就，遂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騁人狷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刺水矮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幾無愧。燕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呼！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良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

論曰：吾讀元遺民詩，良蓋與丁鶴年為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為人，謂基既為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為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晉仲匡合之功而不賈，以匹夫之小諒，君子自度其道為伊尹，管仲足以幹旋宇宙，即為基可也。良之獻議過矣。然明王龍興，士大夫皆濼垢向新，薰沐登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朝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未膺顯爵，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晚，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躋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萍，宋人，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萍領宣慰使帥兵

討平之，悉定其地，賜上樽襲衣，獎譽甚至。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示問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達以

父勲，少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清碧，奉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達立朝，蹇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召為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温州，達自沉於瀾，軍士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死。論曰：元達之祖為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稽紹仕晉，即為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良

劉良，金華人，辰之從父，辰見政，仕元為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遣其子殺賣蠟，尤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圍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微官而闔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禕附王禕王孫王汝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克師黃潛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九

即開江南有二儒者則與宋濂耳學問之博辭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鄭也每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失對論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秦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洽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蕭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

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

天眷自永臣謂宜洽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條夸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為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即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侍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為詔稱旨三年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九

豫教大木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小立上見每喜其為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論尉佗事下之乃令齋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滅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遂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闔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沙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豈存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強曠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亾何待。禘神明開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問禘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曰。燭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十

得達。上大恚。命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旣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禘子紳始訟言。禘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禘始。靖難後。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禘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緩曰紳。紳字仲縉。幼孤。育於其兄。緩長而好學。師事朱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禘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

殖。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衣冠之藏焉。初禘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與故元通主。聲勢相倚。依違不決。明年。有使自漠北來。禘遂遇害。禘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里麻。特加愛重。距離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甚力。比北使劫以危語。遂不赦。蓋棺時。土人用浮屠法。與至地藏寺北。滿潭圍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丙寅。去禘死節時已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已非。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訪其舊人。遺老類能言與禘生時往來事。所述禘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貌言行皆好。製作動靜。僕從皆一。一可稽。不與而特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拊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禘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徵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禘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尋卒。年四十二。紳在宋濂之門。最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傳者。子曰徐。

徐字叔豐師事方孝孺孝孺死徐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禕死事忠特宥之且令吏部畧用徐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孝孺遺文爲侯城錄徐子汝字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虞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巖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通承考亭之傳皆屬養產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綴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輔獻皇獻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偉矣王公斯夫永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一疏雖伊傅所以啟告其君者不足過也而中之死其節義又爲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真大焉者乎仲縉不辭萬里之遙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滅族之誅埋師露骨爲臣死忠爲子盡孝爲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徙米濂門人宗思庸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

建文帝卽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朝帝召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避之然燕王竟不朝而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携幼穉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宮中火起泰馳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卽從城上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三尸焉一泰一爲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賜諡忠愍子永吉宣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米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召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薦爲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爲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阨運也孝陵之士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燬皇器頓移方黃之儔倏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姪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間。兩端未決。既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或者疑其非忠。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之誅。且踵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憝。不過錄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營奸宿。死則暴屍。伺犬子嘗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蓋文皇挾其怒勢。以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季孺之剛心。勁氣。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季孺亦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南

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慘毒之至此。極大人生之大倫有五。既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僇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既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為。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為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泰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白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

申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已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為。乃與同部郎黃輦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為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恣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奉國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內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眾。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政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謂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夫

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闢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懲之。狂言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痛歎以為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擬商周。何所不可。顯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為公。誰則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天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謝絕無益。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承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昔者。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曰。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夫

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動衆。寓無驢。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草妻。子以避去。流離奔路。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僕。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楚之。幾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揀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莫之揀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已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其五日。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六

之小人。兼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嚼舌。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舉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嚙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卽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月宸嚴。無任願越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以震輦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襲三木。以跪於門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在獄。與黃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把老絲千緒。

莫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梅福冠仍在。朱雲槩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愷切。較之魏徵陸贄。何能遠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楓山門徒如此。允為儒教之光矣。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鄞城訓導。以事至京。高其從弟刑部郎瑛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揀天憲。誅劾朝士。公卿者藉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子。

金華徵賦畧

卷之三

三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疏之曰。不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喜曰。今日始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為疏上之矣。倚達帝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乃搏膺曰。兄狂乎。械門禍至矣。恐索衣冠。跪進門求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斧鑕。須臾日。賈武十餘人。突入。梓之。去。家人皆哭。玘。目曰。老頭。顯。值。幾。文。錢。何。悲。也。乃。罰。跪。午。門。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斃。其。七。玘。得。不。死。貶。九。江。河。

泊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為之讚。比之漢曹鸞焉。

論曰。吾讀韓苑洛雜記。所載劉瑾諸事。其於京朝大臣。不啻土芥。踐而奴。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夫瑾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嶠。鼓牙掉舌。以視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飛胆落。以得保首領為幸。玘以青蓮苜蓿中一老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虎牙。肉刃刀鋸之在前。而一無所懼。可謂偉矣。夫

廣文非言責之官。置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啻蚍蜉蟻子。比形於鶴鶴矣。至於疾風一振。對火

金華徵賦畧

卷之三

三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柏。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陞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為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為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雙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御

札進封貴妃鄭氏為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
 一字之榮。似不為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
 為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
 太后。為皇貴妃。次年册立陛下。為東宮。今貴妃雖寵
 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超而上之。在聖心
 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除窺陛下之微矣。夫儲
 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
 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
 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何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詔語
 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
 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頒一詔。布一
 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
 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
 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
 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為為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
 請並封恭妃為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軒輊。
 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
 疑。夫祗席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之於君。
 但嫡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
 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為陛下杜未然之禍哉。疏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王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
 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痛杖六十。視
 職為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甦。天
 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論祭。崇禎十年。復賜勅
 褒獎。加贈奉政大夫。
 論曰。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履霜
 不戒。馴至堅冰。堯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
 能謹床第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
 蔓延。累歲不決。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
 之疏。語語龜鑑。然已與死為隣矣。吾婆風土。質厚
 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唐朝先賢
 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
 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先竹帛。前翼典謨。
 可謂盛矣。
 王鈇
 王鈇。號蒼野。世居東陽。以順天籍。登嘉靖庚戌進士。
 授常熟知。時倭寇大至。鈇預繕城垣以待。比倭過境。
 輕舟往視。適與。池值。眾潰。遂手刃數人。被執而死。而
 城以全。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命
 有司立祠祀焉。祠在東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王

周鳳岐

周鳳岐字字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戶部郎督節慎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逐歸崇禎改元起為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脩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為界而還陞澧州叅政流賊圖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叅議陳瓊出戰陷殺鳳岐振盡授絕城陷被執賊帥解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為厲鬼以報君父仇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脣剖腹而死事聞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廕一子崇祀郡邑鄉賢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樓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王薦補兵備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臂罵益厲賊支解之問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繼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慈使民濟律身肇坤奉為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平恕明允佐其曹長尋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若庸紫荊兩閩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蓋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為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逡遁不進且兵逼陵寢臣子豈可坐視吾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視時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樓櫓者獨以忠義激勸士民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蒼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匪馨桑梓春秋享祀永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牧圉固其職也王大理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手奉尺一巡視遊壘即使問難不進初無有操軍

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竭○身○死○喪○元○砂○礫○
以○馬○華○襄○尸○而○還○其○素○志○然○也○至○於○先○軫○之○元○既○
歸○壽○亭○之○髯○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
凜○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廷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
落拓縱酒資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上
獨奇之得錢卽與沽酒登萬曆丙辰進士爲章邱令
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汰時福建有紅夷之
亂與海寇劉香李桂相犄角銓司希忠賢旨使備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漳南公與撫臣南君益誘紅夷入內洋城之盡剪餘
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橫殺楊述左光斗公乃歸隱
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爲天津兵備時山
東戍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園萊踰月
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
空其城遁入海太公遷青萊民質之是歲山東饑乃
以公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
陷鳳陽挖陵寢漕餉不運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
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益厲漕艘
挾私之禁衆商騰竊公之撫揚深維陵寢重地卽修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尋以
重贖被劾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
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
鍼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
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婺
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
去旣而

皇清

兵渡錢塘公嬰城固守合家縱火自焚而死而故參
將杜學伸金華令李汝斌亦俱死之時丙戌之七月
十六云前二日季璠章氏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子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備幹修輯有才畧
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食事仍以參
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闕部開府
金華盡起歸口宿將招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
墓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旣以身許
人臨難逃避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
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去卽盡今日之歡或曰公
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旣以身許國軍
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
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棄去汝斌

有力裨禦。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筍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禺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清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弗協饑民群噪而起乃令平價以糴亂民以輯政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尋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兩都上游額軍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既行部郎

金華徵錄

卷之三

未

增設安慶戍卒而餉餉之。又倣周文襄爲平賦水利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虛糧浮派加耗等弊皆疏革之。凡塘堰溝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感悅於是乃督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久旱泉涸運艘不進公禱於泰山乃雨仍搜浚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運皆通糧書褒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邑公命將以計擒之賊亦以次勦除東境以安賜白緞表裏廕一子時爲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關軍事旁午乃晉公兵部尚書甫視

事卽檄薊督趙光怵與督帥范志完協力防禦調天下援兵以衛京師俄輔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効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上性猜輕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胥分封之符門客掛將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懾怯庸流再思進步或參革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輒復原官或世職曾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運糧十無一完技勇居然躡等諸所陳畧多禁革仍以周延儒被論併建國維

金華徵錄

卷之三

字九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輸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詔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自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越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期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孛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蕙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釋褐，即授廣西右叅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柳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遁歸粵，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柳當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羈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廢一子曰以琳，仕鬱林知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馮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皆皆顯宦，而浚獨不仕。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為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

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為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巍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子以行已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之士。所恥為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

金華徵厥畧 卷之四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吾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

金華徵厥畧 卷之四

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浚始。浚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韶之言曰。世之誦習香溪之文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迢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知。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踐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以之首理學。毋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絡興之際。朱呂之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扳脚於聲利功名辭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奧。開關蓋蓋。以爲後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四

首路其有功於藝賢甚偉。至其著論。目擊夫宋室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興起之。而不徒襲夫拘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卽今心箴一篇。刊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大。予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補修理學儒林分二類。予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意元史例。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金

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廕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尋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而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曾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士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卿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據屬凌長吏。賤臣輕朝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開胸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勿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嫉。而益思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擬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怡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者作郎。請告歸。奉詔編類皇朝文獻。無浮榮雅。採取精

金華徵獻事

卷之四

六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管武夷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堇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濟。青。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

金華徵獻事

卷之四

七

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闡鏡。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眾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祠之。仍賜謚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黼、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鞏豐、石範、潘時、杜旗、夏明誠、葉邦、汪淳、王埜、時溥、時澗、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鏞、時鈞、鄭宗強、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誅東萊曰。伯恭有菁蘄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許。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滂。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階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秉之既厚。而養之深。

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脩。象山之誅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解。儼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其為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為鶯湖之集。冀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徃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逆觀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既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詡言。所由殊方。而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九

至於仁則一也。辟之適京畿者。東南西北。皆可至也。當其未至。則各尼所適之一途。及其既至。乃知其皆可至也。聖道不尤。異論紛起。向使東萊不亡。必能廓推而渾一之。天不假年。使不竟其所學。惜哉。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見而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隆

與初領州解。上中興五論。不報。圍視錢塘。噴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奮。欲勝朝堂。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人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管掠無完膚。孝宗知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對其贖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由亮。問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駢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創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正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往復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論以爲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泯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復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厥決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一

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厥決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會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治。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怨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治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難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戕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毋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為治。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為本領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慾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問。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閉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竟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矜。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髮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壯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龍泉業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旨。故不

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階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問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業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謚文毅。其弟子為浦江倪樸。義烏喻倫。喻南強。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偶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永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美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美下有覲覲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同甫之議為非也。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彙。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政為公來也。其得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隸於籍而食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自宋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

其簡閱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聞襄蜀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察。輕謀進取。以為足用。故曰。兵力貶於虛數。一患也。金之弱於曩日。雖非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牛雖畜於豕。上其畏不死。擊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孽也。二年之間。數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邱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為無能為。將隨其術。故曰。敵情藏於間言。二患也。逆堯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授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勝。大者數百萬。緒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已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竭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解木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忝歲有以節度為都統者。及川為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為馬帥乎。有以副使為統制者。及用為都統。遂如圖
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馮旅。遂以登
壇。李佑。擒俘。遽列帥。不知信。佑。朝賞。亦有暮功。冷
信。佑。比肩。而端。端。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
較。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
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缺。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
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
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
議。則。誕。妄。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
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木

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為塞其獎源
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順。進
一形不頓。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
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如
所戒懼。溘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為勾踐。昭王者。
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
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祖之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
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為通達國
情。轉知台州。典刑。政聲。燁然。為同官高文虎所
忌。謫於提舉。主官武夷山。中道觀。開

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委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
論。生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
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
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
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
虎適諶以奸贖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
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為信。立索郡
符。付次官。乃據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汚染嚴
藥為首。嚴藥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曾
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木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蝶。既被劫。備受
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論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
答曰。身為賤伎。即與太守有蓋。罪不至死。但實無此
事。寧死決不敢污。曠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馳
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
閒氣耳。遂兩平其事。仲友既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
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豬口。吾觀象之行事。適
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為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
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謬陶思君。爾。忸怩。謬陶之思。

以偽爲也。忸怩之類。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素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羊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飾而不慙。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指諸事。業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剏廟學校。井野農墾。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天假康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君子情之所善。書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雜考。彙纂彙解。愚書請史精義。

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格要。詞科雜錄。宣公奏議解。典厯賦四十卷。其後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寅。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既而得閱當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每及悅齋。輒深相嘆惋。憾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流覽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宋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蕪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羊

皆以儒術爲寶。葵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朱右曰。於呼。世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州。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剏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悅程朱之學也。而乘間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酷好佛。仲友關佛其廢。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子意與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朱濂為補此傳。有旨哉。題唐仲黃梨洲學禮质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末。三代之彌文。縛典。皆以為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悅齋創為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吳正傳不載。悅齋於敬鄉錄。娶中學者罕稱之。噫。福矣。彼宋朱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序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碩學。宋時福清林黃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為人。而黃文蕭公。朱門之顏曾。娶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黃中文有云。玩義經之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擯斥。若普立說。雖前賢為論。不樂因循。

其稱許黃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警病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為上饒主簿。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愛忝。開禧和戎。議函大臣首。送之金。僑以為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嗾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置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香行簡。皆在侍從。代為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焦瘁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皆竄軀。為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視其兵者。莫非債帥。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奉賄。以謀進用。朝貢暮召。矜得成風。昔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盜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假援。幾於敵寇者。動以萬計。發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輒禁渡涉。接困江

干雖被肯賑濟弗願。若此者非有所恃。其敢哉。開廟
發臣專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葦諫為
囊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蔑如也。今元勳大帥。挾
忍逞悍。儼然玩侮。歸附黜將。賞不屑受。令不率稟。私
戮弗告。外交弗聞。跨處兩間。恃勢為快。其輕朝廷無
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帥之者不以正也。
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
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
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
選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教詩書者。治戎。弭汚瀆之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消借競之彙。庶幾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為之改容。
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
友愛大義。遂復皇子茲爵。且建言于思宜配享孔子。
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
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
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
帝諭留之。為遷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侍制
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
呂祖謙。而僑獨師朱熹。熹之學。黜於慶元。仲於端平。
僑與度正。葉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

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為窮
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所
不堪。嘗着破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僑曰。臣不貧。
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
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
困於橫征。軍怨於括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
貼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之感
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遣帥之尤無狀者。申徽羣
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
甚厚。因辭不受。僑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
王世傑。龔應之。朱中。而葉由庚最著。
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
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
魏立成。何以逮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
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乘於天
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
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
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中
言誠而畧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卜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

金華徵獻舉 卷之四

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研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償費。奠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餘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燕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屢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經蔽於文字間。待其知

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點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縣歷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道書益顯。婦人女子亦知某爲修身踐行之士。前至元己卯。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憲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述若干卷。說文若干卷。庚與自誌一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幾學。便須有用。力處幾用力。便須有得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

金華徵獻舉 卷之四

以言誠意哉。通者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宋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醇。栢通達。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始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此。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興立。興立一見基。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栢亦有就正於搗堂船山。粗識伊洛淵源之語。栢一日。造興立。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傲曰。未識大安道。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嶮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嫉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巖巖。浪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興立不無濟源之功。興立嘗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辛

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晝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窅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羈宦。僑居澗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嚙味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買似道。請開道。過金華。金華人士。作傲以損之。毋使入境。以汙吾地。推而遠之。惟恐其或免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爵爲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辛

全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憤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二

崇道公為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為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為學須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竊伊洛之淵源既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與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為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為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競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濡之

榮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師僕婢則寬

而有制見田野野叟温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貴

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

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

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尚友千載之上淡

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

區脩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

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詳諱

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為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二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為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遺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為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把與合
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
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在復。無我則底無徇私
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
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
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
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
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
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保兼
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三

詣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
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
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
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
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
道弟子。王栢。張澗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
育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
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

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
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
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
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
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
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
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向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
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
學。為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
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四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
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
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
子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子
問如何是截斷。為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
截斷。為人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
截斷。為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真則一切皆
真。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翰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乘高明，負志備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若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以魯每從揚船山、劉馮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基見栢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丑

丑

喜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為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每見基歸，克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為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調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間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嘗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為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敬友

愛。中。年。同。處。益。盡。和。濡。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一

視無間。從子備，弱齡好學，知所尊事，使與同居。一門自為師友，收合宗族，規模遠，憫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友殯之。且為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迪之。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遇其躬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席延聘栢以北山為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為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縉之請，主上蔡書院。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醉醒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偷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
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瀆也。天
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
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
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為
永式焉。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為已任。躡而講道
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
不遠數千里。而戶屢常滿。晚年積厚。養遂。精力清強。
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成淳甲戌。
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之常。予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
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
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
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經為位。
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
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
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
則黜鄭衛。諸潘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
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
漢儒概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
必左傳。昭昭十六年。

六柳。錢韓起於郊。各賦詩。羅奔賦。野有蔓草。子產賦。
羔裘。子大叔賦。奉裳。子游賦。風雨。子真賦。有女。同車。
子柳賦。蕤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亡
外。皆紫陽所謂。淫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
手。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
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總析
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
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
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
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
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
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八

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
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
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
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
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
二卷。發遺。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
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文仲
請。謚曰文憲。
論曰。魯齋之學。為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
相迥。異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肖父。但得其一。點其骨真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坭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脈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墓也。潤之

金華後獻畧 卷之五 九

為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贊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為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永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同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為同門先達。平君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豈各一斐耳。而大機峻利。襟度融朗。有浴沂咏歸氣象。彼以親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潤之。北山卒。栢謂金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經於內。而加生絹於外。經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曰。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潤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為詭俗之事。今忽為詭俗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為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栢不從。竟用已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金華後獻畧 卷之五 十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為儒。總總焉行一禮。而恐為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君喪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為中論。然魯齋之意。決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往。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已見。則泗上塚旁。為爭競之藪矣。君子居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議既有定。即不合於已。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已見。不從。則委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往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同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存已也。楓山不為別白。曰。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一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為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穎敏。智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柏。請問為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二

又問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為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遠。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蓋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既生。有庸乘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水智接。肅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察厥授。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孚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若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日急。嘗輔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奇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備述海船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運水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爽。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稔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菴。

書院履祥不却。至則舉嚴先生慎仁輔義之說。爲之
據發仁義之奧。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既歸。築室仁山
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頌
然。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魯齋。
患難扶持。死喪通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
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
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既而魯齋卒。履祥率門
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
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隸。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
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夢問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志

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舊錄。辭曰。
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
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
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翔。翔惟餘
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
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
十二。其後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謚
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
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辦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
可謂得爲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
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卽見之志。一定。而吾
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卽覺之見。非禮之色。志
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
孝。則不屑爲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爲不
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爲不忠。交朋友。志欲盡
信。則不屑爲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
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志

志狹也。志立。則能容。怨。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
忘。爭。忿。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
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卽爲持敬。志常存
則不放。卽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
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
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笑叢生。如
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
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娶學之要。其在是
矣。

許謙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居京兆之與平宋元豐間始居
登澤仍徙娶爲金華人父航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
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
子嗣卽謙也謙乘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
輒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歿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闕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
有頃履祥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
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
已矣中之爲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
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擇夫中而用之履祥歿謙
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
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衆身在草野而心存
當世大德丁未焚或入南斗勺已而行謙知災在吳
越是歲果大疫謙憂之貌爲之瘠或曰先生乏食乎
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
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備舉

遺逸皆辭宏備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衆僚多士有
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背屏居東陽八
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之士皆百舍重
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
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蓋有善當與人
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
每奇論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
教制爲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
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
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
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
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殫盡隨材啓牖而
其出無方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
人子弟望廬而躡氣自泐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
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卽其家訪以政典隨
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蓋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
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於朝，鄉闈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當大比，誘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為名高，願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為主，常瞑目靜坐，晝之所為，夜必書之，疾革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殊年，僦屋以居，餽粥不給，門人呂權，蔣立，金洞，將為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徧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葬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卽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緝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叢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十，男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名元未卽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為博士，丙午五

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為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為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為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為祭酒，番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殺，元在韶，卽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為南華謫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光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蕭黃榦，再傳而為魯齋王氏，三傳而為仁山金氏，四傳而為白雲許氏，北山清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鄉魯之目云。

胡長孺

劉長孺字汲仲，永康人。胡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絕出於世。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激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為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九

公家氣燄熏灼，卽違法，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赦，戊申復無妻，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觀察，議行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觀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觀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為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負以從，除戒駟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駟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卒過焉，執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祈禱，一嫗失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實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置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擿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受步擿為贖，逮兄赴官，力辭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赴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曰然立命聽順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塩場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五干石聘致庠序敷釋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雖屢變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關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書法精出間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號之爲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黧唇齟掀而不閉黦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寢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陸槩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童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濂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辱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懇國史矧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釋出於他書景濂先生亦汲仲不逮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為歌詩清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真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官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計、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戶不出、師道單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衆兵謀曰、錄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錄事在此、敢殺者前、衆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墉之內無饑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贖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卽於衆中指出之、衆以為神、所全活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刺其治行於朝、入為國子助教、

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之士、人人以為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沉、皆世其家學、而沉尤有名、入明為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治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為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備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比山魯齊、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絕、或地望外銷、久亦失真、是誰之責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茲者、為敬鄉前錄、繼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為敬鄉後錄、迄今金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茲於師道、然敬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唐與政不但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宋景濂王子克蕪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朱公且為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暨戚雲崖阮霞嶼諸公出則蓋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福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圭

而發中人物類以不亡如賈別定杜文學諸疏皆旁搜家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冊其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沿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娶賢中未易多得章文懿作蘭齋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滌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即理學儒學傳其儒學傳即蘭齋志之儒學潛溪立例甚嚴即其師如吳立夫者尚不得與正傳並

科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徵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圭

來羣儒之說與殊泗伊洛尤不類婁子屏忝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畎畝莫不俛俛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問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為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真。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彘倫。敦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惟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為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潛。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為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真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擊晝夜扶持。歲久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為倚吸而出之。母早歿。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惡衣菲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廩粟以賑親故。及閭里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為幸。下至與臺。卑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跌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死可矣。儻然而逝。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論曰。趙香砂述史傳云。自朱呂倡學東南。學士承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力詣者。各以所造自成。學若蜀資州黃澤。金華陳樵。最顯名。樵好學。有遠悟。著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燬於兵。其書多不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為隱逸。而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創之解。即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真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去年於徐氏家講。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以三月而逝。顏子於仁。尚未安。孔子不呵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密，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倫，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无

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召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為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專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為建二賢道學坊。

即祖幹與香溪浚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為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質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羊

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恒稱師而不字。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敵，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燁燁，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苞公奄去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傲而為善。泯泯之緒，誰為之繼，而孰為之延乎。方公一代鉅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白雲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教九族。舜厚本支。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一

教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為道學。而道學衰矣。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徙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潛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廬陵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一

又如晴霽終南。眾皴前陳。攬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濂為黃冠。逃隱小龍門。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木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恣者上之。又叅攷歷代郊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安遠知縣。復徵為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對曰。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學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行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所敷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居。不遷。時詔許言事。有上疏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答之。而上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采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既誤罪言者耶。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凡山川百神。朝享律曆。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臣碑。備極國詔。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俾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二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濂不勝杯爵。上勸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辭學士歌。又以濂馬。命選御廐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召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卽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既以年至。詔致仕。追贈二代。諸辭皆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抗之。不怒。靜之。不肆。又嘗是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短。罷不嘗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既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奉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請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勸請文。獻百金。不受。曰。天朝侍從。受小奉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翌日勸儀曹奉土尊法。備相續。自是日侍上遊宴。止。明然曰。純臣哉。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序班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嘗坐。以皇后皇太子言。特
故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謚文憲。
濂於書無所不究。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
闢奧。至其議論者。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
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
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
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
或卽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
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
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四

神上結茹爲叢。無有設像之事。今博上而肖之。失神
而明之之義。古者既灌迎牲。既奠燭蕭合羶。今薰
蕪太簡。古者祭享設庭燎。天子百公五十。鄉三十。今
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
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
今雜置妄列。若荀况之性惡。楊雄之事養。王弼之宗
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短喪。馬融之附勢。亦屬
其中。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在堂。而路點
在下。可乎。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
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襲用魏漢

律所制大成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
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皇
尹望且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
則自天子下逮云。議上。竹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登
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樂波芝園歸田諸集。一
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瓚。次曰璵。而璵尤有名。
璵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
得罪誅。璵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朱廣齊名。璵
國初。三宋。王世貞曰。宋仲珩書兼衆體。皆可名家。方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孝孺比之威鳳。神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朱氏父子
不失節。予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
乃公。誠肯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
君子觀化。小人懼化。中心既懼。何以能觀。我心情識
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
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愍示憐。蓋其從行二
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
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
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議以佞佛。然讀
其文。考其所爲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兼優卓然開道之大儒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曰。細析審彳。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宗韓。沿朱遵洛。尊孤陋巷。若伊萬鍾。訓物型家。惟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為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造道之淺深。則去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蘆山子曰。馴而弗擾。踳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之門。而不之知也。蓋文憲之所以教正學者。皆儒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疑有待焉。尚未之言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六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之。父因益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潛。慨貫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尚敦望。而知非特物。翰在明初。與宋濂王禕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時崛起。開三百年文運之隆。而虞山發謙益。尤以翰為最。曰仲申仕雖不達。而文章清淳。道古。時或有朱王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行於世。而皇初。井牧諸篇。尤為當時所傳誦。其皇初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憑憑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雖雖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跛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聖。毛食血飲。雖鷲學。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廉。象以羽。草草木。而不以為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紉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界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顯象。侏侏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豈無借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岐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略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冥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聖相承。時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金華律藏畧

卷之六

八

夔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堯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而歸於義。義形而法。法益。益。俗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霸。霸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

金華律藏畧

卷之六

九

務其私。知異說。倚草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貴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誅。君臣

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仕假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不察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薄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

能為。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蓋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論曰。揚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註釋經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世之規也。吾發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勉齋黃氏。然猶循軌守轍。以恪善恭謹。取重於天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大之。有網羅天地。括囊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為必可復。以五帝三王為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簡之治。為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自明祖龍起。吾發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鶴起。有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申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剿殺。格以才望。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一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老辭歸。遂不起。格邃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奧。嘗著荷亭論辨。設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為卜筮。而作信乎。曰。否。夫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為灌苗也。治者用火。不可曰天生火。為煨錢也。醫者用草木禽獸。不可曰天生草木禽獸。為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即始見

終何所不占。奚必卜筮哉。或曰：仲尼著詩教，以厚性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詩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徵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箴兮宜子，喜曰：鄭其庶乎。犬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菁之言，不踰闕而賦淫詩，以貶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宣子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善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矣，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尸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慎罰，得毋命康叔爲司寇之辭，而誤於焚禁之後乎？諸所論創拔精博如此，格既歸家，若數十年閉戶警書，自成一言，好周郵賈之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怪之而

卒不能摧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

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爲道大矣，揲著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爲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爲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爲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擯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據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規依附，而其論彌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取舍也。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聞然翁，晚號澹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嗜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懋乃謂同官黃仲昭、莊景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盍諫。同上疏諍之，忤旨，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請，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才理評事，留心職業，庶獄精練，過於老吏，南俸入視北為縮，例益以堂隸願直之贏，而憊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食事，閩籍山海有番船銀鑛之患，憊至，許民與番互市，弛鑛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史不相得，又積勞觸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罷，不貪，酷，不老，病，何求退？」憊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願多矣。」古人一介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四

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鬢髮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學為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方尊鄒師儒，北以謝鐸為祭酒，而南則以屬憊，而憊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除服，即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禮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骸骨。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仕，未既，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憊獨免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績，語不亂，循守林有年，至於榻上，論古今事，又與任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士會父子為庶幾，計聞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憊為人龐樸長者，而蓄德閎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容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肝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胆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疎，豁意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弗顧，所居破屋，卑至碍幘，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餽之，米乏，則以麥，村為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援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為法，任恭惠拯以大司空致政，俸餘止四五百金，憊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
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開
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
利病輒為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為宗於書
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
以窮理小以慎獨朱子蓋空虛之奠教人致知格物
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
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
心中無其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
力兒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即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類皆可克履絺帛異
質皆可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
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
人才因民心為本其為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勤以
著述曰先儒之言備矣刪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婆
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
其高第弟子則有唐龍見名臣傳章拯陸震見忠義傳董遵凌
瀚黃傳李滄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
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砂公則既博復約自
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
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
叔度在宋鰲湖不為異論之伯恭今求其大容非
公平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
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享無
瑕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
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往末之難
乎既而唐荆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
廉不顧當世之議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遭物謗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
無尤爾顧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
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慈從子登治壬戌進士歷官
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為刑部主事以失囚不覆
於闈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論判梧州時僚
夾哨緊拯單騎往喻夷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
勲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溢
河決魯橋議者欲挽河使比漸復神禹故道拯議為

今日計、當踵前績、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積疏壅、分殺其怒、若羞出漢人下策、希功神禹、大役一興、爲害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拯請浚孫家渡、以殺河勢、積用未成、論者譁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王程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爲潘希魯、迄用拯議而效、顯陵之役、始佑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拯力言其不便、萼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而拯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言、上意不憚、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六

帶間住、卒於家、拯少從伯父懋、受易、輒能潛思究舉、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寐、卒年七十、學者稱樸菴先生、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董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爲諸生有聲、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爲浙東奇士、貢之禮部、授南昌府學訓導、時蔡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

計、調知廣東威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俗石之儲、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輩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思南府推官、永業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三孝廉稱云。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閉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衣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惰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九

究、四方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泰寧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周府紀善、以禮輔王、上崇德講學啓、辭表嚴正、王甚敬焉、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黃傳

黃傳、字夢弼、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課、弱冠、補弟子員、旋獲於庠、公嘆曰、日三升米耳、此豈足以罪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約

傳。傳盡得其學焉。然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五載。寒菹。杜請托。建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會合。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謂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卧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每讀文山傳。輒歔嗟悲泣。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李

時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書之壁間曰。不如此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居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自露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李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抽分能江。滄清廉傲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慙亟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負馬賃屋。乃克殮。楓山題其柩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過於子孫。故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凌德容。廉介則有黃白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儒風復振於葵宿之墟。自此以後。家君砥行。聚徒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敦揚道教。發邇見遠。則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李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白砂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聲徹帝聰。大臣矜式。歿陪孔席。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川檢

徐川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儒術起家。數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郊祀。繼又請皇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到也。則抑豪右以

扶孤弱其官陝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收俊才其官
蕪松參政也。吳江災民謹於軍門大中丞欲繩以法
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
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
察也。遷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
則防之以汰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嚴蠹耗
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贖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
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邇籍三十
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麾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籍
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會一日問汝芳曰學宜從何入汝芳曰但朝夕望空
拜自有人出而傳汝用檢不怪一何後在江省釐署
方治文移恍有提於側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出乃竟有人忽然陳見解落胸中瑩然若
有得然與定向談定向曰子今之孟子也又曰願君
快御毋執射用檢不省解之者曰射則有的御無轍
迹子與願學孔子如射之有的也孔子行藏隨時如
御之無方也楚侗或者欲子損孟之高爲孔之大乎
然則向之謂子爲孟子諷也非譽也蓋自姚江直指
心體學者風承習接漸失其初或誤以精神爲聖或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檢將陰有以收之故其言曰吳
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
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
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即堯舜之執中大
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
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
性之體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
爲一原氣於冲漠無朕而生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
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
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蘧水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
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與真則祀諸名
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
任所至著有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
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救龍溪諸君之流弊
而率天下以孔門之實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
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
易清夫天體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
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爲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已。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滑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孫揚

孫揚號石臺。東陽人。父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以自箴。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守仁內風。仰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徒風承響。故談紫陽。目爲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寄意於感興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既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爲己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味縣。守仁曰。子到味縣。便曉味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味縣。方能夠味縣。揚辨甚力。守仁無不答。揚亦刺船竟歸。因條列守仁諸說。歷引朱子之有駁之。曰實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

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蔚然特立。不墮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晦。揚所著書。實疑稿。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既歿。無有能行其書者。康熙己巳。吳興費家與。教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脉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與卒。家與學於陸龍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爲書。以質問焉。先生不以昏愚乖忤見訝。而歡然接引。多方曉諭。查查不倦。揚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浹旬。而疑之未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穹壤。門徒滿天下。而石臺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册。折其說而奪其喙。畧無警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而所造遠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焉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即其所云曉得味縣。乃能夠味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其實懸擬味縣而知之。知味縣而已。至味縣之城。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
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固守藩籬。類
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拔於朝朝之流哉。噫。若石
莖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幼權倖。忤旨。廷杖。
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
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
上禦邊四事。防寇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
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興太平。未幾。丁內艱。
去。服除。起為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為萬曆丁丑。
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
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政饑如救焚溺。饑則何及。
聚銀為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克饑者。輸官散
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苑歲例大祈。文德撰詞。
多寓諷諫。忤旨。湖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願
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
比卒。遺詩蕭然。質室以殯。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

之門。尋之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兵部
守益羅洪先相講切。開修篤實。飭躬砥行。矩彘森然。
不為言聾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
少貶。侍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
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
尚書。謚文恭。

應典

應典。字天葵。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
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
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
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
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除。
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
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
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
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為物欲所蔽。而本
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死。上帝之
宰。其爰。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克而達之。卽是盡心。
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為人誠懇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潔養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李琪

李琪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故瀟學。

金華徵廉畧

卷之六

无

傳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若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晉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嘗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在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

子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其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

金華徵廉畧

卷之六

无

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徵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養石以球。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摶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為諸生。在姚江受

乘陽明之門，歸卽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豪以隳
駢隙，請御史董誥梓建淫祠，倡偽學，御史黜其諸生，
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
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
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
尹。按五峰舊為壽巖寺，梓等毀
寺為書院，故為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
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然靜坐，恍覺浮翳盡掃。
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密。同門王畿、錢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
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即
落迷途。又曰：原無所有，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
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
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
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
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
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畧無櫻滯。享
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堂卷。

評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
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為學須經事，製方可
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
遽作，備嘗辛苦，乃慨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
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
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缺益得程子識仁之旨。
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
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克
欲為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已接物，真率簡易，
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証悟。自奉粗厲淡
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以授學徒。
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
蘭霽徐用檢，遞主教席。用檢於人慎許可，談及惟熙，
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汝登見其
悔言集，以為非大儒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
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
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與。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墓。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為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陳畧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輒媿媿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法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過儀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薦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為陳其惠。金萬選。呂一德。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源。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即執費為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為主。以立大為要。日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只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策瓢屨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陳其惠

陳其惠。字生南。號頽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費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戒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個放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無有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

一刻無之。則嗚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子若辨必為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歸。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悉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審不備。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書

呂一龍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為人高曠磊落。從陳春洲誠源二師。聞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為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為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惡。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質所著布袍助之。一龍蓋合魯齋原憲為一人者。終日為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清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知為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弱冠時。曾為父純利府君執蓋出。府君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執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尊嚴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愠。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為弟子釋經。不屑解於訓詁。每用明道法。以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即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為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操夫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書 閉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為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順謔天之明命也。其意之學。以致良知為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君文侯。明亡。即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華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挈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教十人。傳其學者。為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慶。

婦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册。晚年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倘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晝之所為。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王同廬

王同廬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即閉關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篤書之。以自考。深憾幼喪親。不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憲。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會。見其為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六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劖擊。予積不能平。玩其所評。心平氣和。蓋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凡二十種。皆切己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箴。凡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益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為己。為上。辨志為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者。不在異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為人為己之間。但辨一片為己之心。則入門工夫。雖有不同。不害其為大同。尊意欲先於諸儒中辨同異。

竊以為學。但求有益於己。期歸於真。而公其偽。此事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既以仁為己任。不能風動而興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反己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其論心學畧曰。伊川謂儒者本天。即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為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好勝之競氣。逞諾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惟湯潛菴。不以為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七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強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卑。謙。論曰：姚江之門。秦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好奇。所以再傳而為顏山農。三傳而為何心隱。幾於央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之在王門。不能與龍溪心齋諸公接席也。後人載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皆遵行家禮。厚人倫。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滴水滴凍。為並賢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奄博開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
建之學。駁窮三際。橫過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窩。
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獨則又不在乎博學
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一

楊璇

漢楊璇字機平。交州刺史。扶之子。喬之弟也。初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

車。專教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戰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妄有其功。璇與相奏。而凱有黨助。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上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歸。卒於家。

論曰范蔚宗云。漢至安順。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王號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其免矣。璇在漢為烏傷人。後割義烏置浦江。其祖楊扶墓在焉。朱潛溪以為浦江人云。

駱統

吳駱統。字公緒。係烏傷人。父俊仕漢。以尚書郎擢陳兩相。袁術僭號。俊保境。賊不敢犯。時歲祲。民流。俊傾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二

資贖給。全活甚衆。術衆饑乞糧。俊拒不與。術怒。使人刺殺之。統時八歲。母適華。欲為小妻。遂與親客歸烏傷。母送之。拜辭。上車去。而不顧。時鄉里饑困。遠方客于多乏絕。統見之。為之飲食。衰少。其姊甚哀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遂以分施。山是顯名。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有惠理。吳主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進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勸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川焉。改選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厲。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若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祀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災。郡縣荒虛。民戶浸寡。而前後從軍者。生則困苦無時。死則棄捐不返。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又聞民間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卒。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感動陰陽。竊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耗滅。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兵者。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赴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仰副陛下天覆之仁。凌懸劇敵。勢不可久。惟冀少以萬機餘閒。甯神思省。補復

荒虛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川。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大願。足以死而不朽。權感其言。於是始重守令之選。携叛日少。邊境豐實。皆統發之也。統後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復出為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又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數降手書。相與反覆。終行其策。黃武七年。卒。年三十六。同郡有兩贊者。長山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亦創重。足屈雙不伸。適引刀自刎其筋。幾殞。俄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四

徐引其足。足伸。創愈。統聞而奇之。表薦於權。積功至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敗魏軍。遷左將軍。著將畧於吳。贊每臨敵。必先被髮叫天抗首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論曰。國之有民。乃人君之肢體。而君之所賴以立者也。守令者。乃一身之經絡。所以運元氣。通管衛。養肢體。以固軀命者也。守令貪殘。則經絡梗。其元氣管衛不通。四肢百體。日就枯槁。而國亦無與立矣。詳駱統之意。大要以養民為立國之本。而以慎擇守令為養民之首務。言哉言乎。蓋有大臣之風。

矣。歷觀前代亡國之故。皆以民窮財盡。歲不登。盜賊蜂起。而金甌失固。其源皆起於墨吏之貪暴。宗周未廢黍離。而東國先空。杼軸統之言。其千古之鑑。鑑乎。廣輿記載。統會稽人。得毋以漢時烏傷。統於會稽乎。然史既係統於烏傷。則其為婺人。奚疑。

馮宿馮定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馮子華之子也。貞元八年。陸贄主文衡。試明水賦。及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登第。榜中多天下魁儒士。號龍虎榜。故宿特有名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時與韓愈交最契。既登第。出為徐州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軍中奉其子愔主鬻事。而李師古將伐其喪。以求故地。王武俊亦擁兵觀變。愔大懼。宿乃遺書武俊曰。張公與公為兄弟。欲共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幼子為亂。兵所脅。誠欸隔絕。強寇侵逼。公誠能奉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表愔為留後。既而不樂。佐愔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仍召為太常博士。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為判官。視師淮蔡。東過華嶽。命韓愈題名。而宿與焉。

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中、知制誥、牛元翼徙鎮山南東道、為主庭察所圍、以宿總、馮事、遷、進中書舍人、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掩取、榜殺之、轉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世、累封長樂縣公、出鎮東川節度使、增治兵械十餘萬、詔分甲賜黔巫、又治涪之坊壩、州人賴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佑、我不為也、卒、遺命以生平圖書悉納墓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馮定、字介夫、備儀觀宿第也、人以方漢二馮焉、與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六

頤善、頤帥襄陽、定往謁之、關不為通、拂袖去、頤聞、追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頤、頤大慚、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為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瘠、至是乃數移疾、長院者疑其簡息、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為郢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官、起為國子司業、遷太常卿、文宗嘗用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命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敗、公

卿多被慘禍、中外惴息、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惟定力爭不可、乃罷、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徙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後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常林符使西番、所館有一屏、試視之、則書定商山記、宿第審、寬皆進士、審官國子祭酒、寬起居郎、宿子圖中宏、詞科、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瑊、官至河南尹、馮氏衣冠之盛如此、論曰、史稱馮宿知貢舉、見劉蕡策、駭異之、畏中官不敢取、君子以此譬之、似矣、顧不思仇璠之勢、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於虎狼、鼓牙掉舌於宁展之旁、天子為之側席、一失策則喋血禁庭、股肱為空、宿無掃除君側之權、取一舉子、以攬不測之危鋒、既非自全、亦非所以全養也、夫宿以文臣、敷歷中外、奮其筆舌、安反側以尊朝廷、至於躬秉旄鉞、竭力盡能、執法忘身、蓋有大臣之風矣、馮定矯矯、頗厲風節、宏文傑篇、流傳外國、而記載缺如、可惜也、宿文存者七篇、邑乘多不載、予皆登之、金華文畧

胡則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己丑進士、宋朝養士

登科自則始。則為人精敏寬厚。始釋褐。為許州尉。轉
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
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
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
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
其詐。白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委罪於我
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細。湘大奇之。因遣入奏事。
名對明審。太宗顧左右曰。州郡乃有如此人。命記姓名。
未幾改著作郎。會曹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
冗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出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八

薄州。州有虎患。則齋戒禱於城隍。翼日得死虎廟中。
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
墓終喪。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
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吏皆懼。
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哉。籍為羨餘。不之罪。累轉
而為廣西南路轉運使。按宜州。辨活死囚九人。再遷
而至太常少卿。以丁謂累譴。知信州。每調福州。有官
田數千頃。計臣請於二稅外。仍輸租米。民不勝敵。則
以為官田多瘠少肥。且地臨巨海。風潮漂蕩。難於催
督。奏乞仍舊。從之。尋以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為寬大。不以刻下為功。
又設筴通京東西陝西塩法。民咸便之。進工部侍郎。
集賢學士。出知陳州。仍調杭州。以兵部侍郎致仕。卒。
墓錢塘龍井源。則為人尚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
嘗延蜀人龍昌期為郡人講易。資以官錢十萬。絳既
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
之。在陳州。適范仲淹為伴。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
銘其墓。果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
身丁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
書處也。胙蟹特盛。宣和中。睦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九

於此。賊顧絕湖。緣大藤欲渡。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
皆墮死。又有千人坑。兩石並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
頂有泉可汲。賊緣間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
泉。次日泉遂涸。賊懼遂降。守臣以聞。賜祠額曰赫靈。
至本朝。遂遍郡境。不啻千百區焉。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建事三朝。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計省選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為
理。生有惠政。歿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冥數焉。且刑
生薦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里。膜拜聚會。公而有
靈。亦非所樂也。願公之治行官代。載於韓魏公宋

朝實錄。范文正所撰墓銘論次尤悉。若所云奏免
衡。委身丁錢。民受其賜。爲之立廟者。則傳與墓志
俱不登載。黃文獻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質之。
然全委之人。傳爲故事。不可考矣。赤蛇噬藤。白馬
飲泉。近於語怪。然而前史類有之。不足駭也。

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從安定胡瑗
學。舉進士第三。以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
理評事。判湖州。時孫沔守杭。見而奇之。曰。子後當爲
賢將。因教以治劇守邊之畧。名試爲集賢校理。遷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

部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嘗召問之。元發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
曰。鄉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
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
然。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歎息久之。進知制誥。諫
院王絢論宰相韓琦不押班。以爲跋扈。帝問元發曰。
宰相不押班。固有失。然以爲跋扈。則非。後他相以其
子判鼓院。近臣或謂不可。帝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
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帝悟。爲
罷之。拜御史中丞。時夏人納款。邊帥種諤復築緩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發諸路兵出掠。元發言諒祚已納款。當明大信以示
之。邊隙妄開。兵連民散。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謀貴
寅協。今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修堡寨。而
中書降褒詔。戰守大事。乃參差如此。乞勅二府。議同
乃下。會京師地震。上疏陳致災之由。言皆切直。元發
既數忤用事諸臣。執政皆不悅。合策擯之。出知秦州。
神宗曰。非朕意也。詎不遣未幾。河北地震。民多流亡。
乃命元發爲安撫使。其地數千里皆崩圯。吏民懼壓。
率露處。元發獨處屋下。曰。屢摧民死。我當以身向之。
於是出粟賑饑。除田租。修堤障。察貪殘。捕盜賊。諸廢
具舉。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每上前論事。
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不少嫌隱。王安石
立新法。恐元發有言。復以學士出知定州。歷青州。齊
鄧二州。再上言新法不便。皆不報。會婦黨李逢爲逆。
坐累。黜知安州。流落十載。猶以前累。再貶筠州。或危
之。謂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
哉。乃上章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是得罪。毀
言日聞。神宗惻然。卽改湖州。哲宗卽位。改蘇揚二州。
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乃預
乞淮南米二十萬。以備賑。而與城中富民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所全活五萬人云。以兵法部勒少者供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朝廷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再徙太原，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防秋，餘畱番休。元發至，偶有邊警，諸將請悉甲而出。元發曰：夏人若併兵來，雖八將並出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已而警告亦靖。歲省芻粟二十餘萬，以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十三

老乞休，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初元發徵時，豪邁有雋聲，嘗為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斜飲，文正苦之，迺坐其室，燃燭讀書，以俟。俄元發沾醉至，長揖文正，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因問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然。遂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日中久不見備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論曰：朋黨之禍，顧不烈哉。從古小人欲盡君子之類而空之，未有不托於朋黨者也。故荆章鈞捕，禍

始於甘陵，勒碑驅除。端開於洛蜀，牛李之隙生。而清流殫盡，東林之名盛。而善類無遺。歷觀前史，可為寒心。章敏之言，蓋逆知黨禍之將作，而防其漸也。然則君子果無黨乎？曰：君子無黨，而黨之禍，每自君子受之。此固小人之借資，而亦不可謂君子之無過也。始於引類之極廣，而成於衛道之甚嚴。分別太過，遂成門戶。是以伊川行方，而于瞻目為僉險。悅齋學博，而朱子等諸狎邪。意見互持，爭端橫起。弟子挾不與同國之義，執戈相向。小人乘隙而起，收漁翁之利，偽學之禁，亦君子有以自取之。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十三

也是以易重包荒，而渙羣無咎。後之君子，其知所鑑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倖者，予祠歸。復削職，羈置鎮江。靖康元年，召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抗言名不正，改計議使。廷臣謂澤素剛難屈，徒死無補。不若授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麻卒十餘，倍道之官，日夜修守戰備。會朝議用王雲言，遣康王質金，以雲副，由滑濟過

磁澤迎謁曰。肅王去不返。今敵又詭辭邀大王。且兵已迫。復去何益。王未決。而州民譁趨共擊殺雲。會州守汪伯彥亦以兵迎王入湘。徽宗聞之。命王爲元帥。澤副之。遂以州兵二千與敵戰。破其三十餘砦。澤履水渡河。見王建議入援。復得蠟詔云。旦夕議和。且屯近師。伯彥等皆止。澤曰。金人狡。姑緩我。卽和亦宜急進。萬一敵有異。吾兵在城下。緩急有恃。伯彥曰。不如此。使澤嘗之。澤進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徵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宣撫范納興仁守魯楙等。引大義責之。皆以爲狂不答。是時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古

營備南。前後皆敵壘。裨將王孝忠戰死。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如死敵。遂大戰。斬首數千。乃少却。澤乘夜徙營他所。敵復至。得空營。驚去。自是憚澤不復犯其營。逾月。京城陷。二帝北去。澤趨滑。至大名。欲渡河邀其歸。而諸路兵不至。復還衛南。上書勸進。且言應天。藝祖興王地。取四方中。轉漕爲易。王於是入宋州。卽大徵澤至行在所。入對。陳興復大計。數千言。涕泗沾臆。辭氣哀激。帝欲留之。仍用在伯彥言。出知襄州。澤至襄上。疏曰。君父播遷。宗社蒙耻。陛下龍飛。臣意必赫然震怒。再造天地。今四浹旬矣。未聞有大號令。但

見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誠得捐軀報國。死且不恨。時帝已謀南渡。念無可托。而務者會澤表至。李綱曰。綏復故都。非澤不可。薦之甚力。乃改知開封府。進延康閣學士。東京留守。制曰。惟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時敵騎聞河上。鉦鼓聲相聞。京城守具盡廢。兵民雜居。洶洶澤至。首捕諸舍賊者。令兵自爲營。不得闖入街市。盜不計賊。輕重悉斬。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素蓄忠義。至是益自奮。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募兵。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沿河立連珠砦。控制河東北。民兵開五丈河通商。儲糧數百萬石。造戰車千二百。乘修諸城樓櫓甚設。軍民大安。陝東西諸路咸聽節制。澤乃請帝還都。而伯彥等力贊南幸。遂如揚州。金將兀朮復舉而南。自鄭抵白沙。距汴不數舍。諸將請開澤方名客圍棋笑語。衆不敢言。退而分部。備備都人大恐。澤召謂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但選精銳數千。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要路。俟衍戰夾擊。且論僚屬曰。上元近。第循故事。榜示張燈五日。

并弛夜禁。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逼。士女遨遊達旦，亦不懼。收燈之後，提書至，衍遇敵於板橋，設伏敗之。悉得其輜重，時粘沒喝據西京，攻滑，守將張撝死之。澤遣王宣援撝不及，遂與敵戰，復得滑，以宣知滑事，自是敵不敢犯。澤招撫羣盜甚眾，擒敵將，即解縛詢之，知其虛實甚悉，因部分諸將，令王彥自滑取懷南，王再興自鄭直護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各以所部分道入，登壇誓師，言與淚下，諸將皆飲泣受命，計已定，因馳奏大畧，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諸陵，為敵所據，今年寒食，不能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一杯伸祭享，可為傷心。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遠幸湖外，蓋邪臣踵張邦昌故智，事事為敵間，親屬支黨，皆準置在南，無復以君父仇耻為意，願決策還都，臣躬隸行間，為士卒倡，除克雪耻，在此一舉。時澤請還都，已二十餘上，而語轉激，侵左右奸臣啣之，輒笑以為狂，最後，澤以中原無所倚，乞以帝弟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時方在金，伯彥等乃譖澤有異圖，且詭流言信王渡河入汴，於是除澤為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且詔還京，雖陽尊之，而實奪之權，將下制，復遣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知

為伯彥等所間，大功不就，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乎？吾死且瞑。諸將皆流涕，不能仰視，乃為表曰：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頓，孤窮之際，付以強寇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庸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戢，暫為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強敵，再安王室，夙宵以繼，寢食靡寧，陰陽之寇，浚深藥石之功，莫効少延殘息，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眾多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慮百勸，昔嘗為寇，頗聚眾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為國而戡難，接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鑒之深，必無死生之異，嗚呼！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急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主恩，敢忘屍諫，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奔走巷哭，不數日，相率散去者十五六，子頴，久居戎幕，得將士心，議者請使代澤，以究前功，不聽，除穎秘閣判官，贈澤觀文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克代，克酷而無謀，至汴，悉

反澤所為。於是豪傑解體。降盜在城下者。復散去。剽掠。明年金人至。以城降。而中原遂沒。

論曰。史臣云。宋無公。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果哉。言乎。吳之器曰。公面色。正。方。色。沉。紫。白。髭。數。莖。橫。張。如。戟。英。姿。肅。爽。可。畏。稱。其。為。人。予。見。其。畫。像。良。然。夫。公。以。千。餘。羸。卒。守。孤。懸。垂。破。之。郡。首。建。義。旗。號。名。豪。傑。百。餘。萬。之。師。頃。刻。而。集。而。隊。仗。森。嚴。芻。糧。以。給。軍。安。於。伍。民。安。於。家。雖。韓。白。復。生。不。能。過。也。夫。駕。馭。無。法。則。腹。心。變。為。仇。讐。調。度。有。方。則。草。竊。皆。為。義。旅。人。之。志。量。相。越。顧。不。遠。哉。考。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九

以靖康元年起知磁州。時年六十有八。至建炎二年七月而卒。燈將燼而復燃。強弩之末。可以穿札。七旬。向。使。宋。人。能。用。公。於。大。觀。宣。和。之。間。則。長。城。之。勢。以。成。金。甌。之。形。永。固。豈。復。有。舉。族。北。轍。之。禍。哉。國。家。無。事。則。榮。恬。媚。之。臣。有。事。則。思。雄。勇。之。士。至於名業將成。猶使小人間之。宋道之不光宜哉。而公之忠誠義烈。則貫日月昭宇宙矣。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三人。為温州州官。賑饑有方。用秦檜薦。遷勅令所刪定官。累陞殿

中侍御史。時秦檜主和議。剛中乃上疏曰。臣日備奉德音。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之臣。詳思所宜。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強隣改意。事雖可喜。至於屈已之言。前世有奉子女者。供金縉者。割地者。北面而臣之者。今國家於敵土地為所據。金縉子女為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將何如也。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三軍之士。方同心上戴。有如敵使狂悖。過一縣。欲使令拜。過一郡。欲使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九

也。夫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至於三軍之情。苟不為。彫。瓊。豈。至。相。率。而。屈。膝。哉。士。大。夫。之。情。不。願。小。則。去。大。則。死。三。軍。之。情。不。願。則。事。有。不。待。言。者。陛。下。試。呼。集。大。將。數。人。開。誠。問。之。曰。敵。邀。我。以。難。行。汝。輩。意。何。如。謂。可。則。後。日。敵。又。甚。於。此。計。安。出。謂。不。可。即。有。邊。陲。之。微。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願。効。死。即。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者。為。陛。下。言。其。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罪。當。萬。死。昔。奏。忤。旨。改。宗。正。少。卿。又。改。秘。書。少。監。力。求。去。弗。許。會。金。歸。侵。疆。以。為。宣。諭。使。參。謀。尋。克。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烏陵贊謀來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又欲姑取秦商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不從繼就除川陝宜撫副使兀朮遣人求和尙原槍恐剛中敗盟乃下詔以和尙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命剛中去陝字宜撫四川舊治所在綿閣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治利州詔許之於是大興屯田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歲給糧種得官粟十八萬斛有奇又以軍用不給奏增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辛

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收錢引之弊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宜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歲減凡七百餘萬緡盡以予民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王彥姚仲程俊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利閬洋巴劍及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璘爲安撫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

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其節制諸將甚嚴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卽正色曰剛中雖書生然不畏死政懼而聽命每諸將進謁必具案鍵庭伏乃就坐一日吳玠加少保來謝請均禮閣吏以白剛中叱之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尙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頭去璘皇恐聽命虞允文帝曰吾與諸將往還見其私居言動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時又與宗澤同稱曰宗如猛虎之在北鄭如伏熊之在西其爲時所敬憚如此會秦檜諷令進金三萬下錢米荆門剛中不從曰今暫講和要當儲備爲恢復計檜又奉金命悉歸北人之在南者蜀門有義勝軍首領李謙等十四人皆驍果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以爲專擅始剛中持節來諸將以爲檜黨畏之後見其每事忤檜始知其非因共譖之以爲跋扈檜謀於王喚喚曰當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於是趙不棄總領四川財賦而奪其利權不棄又辟晁公武察剛中陰事以擠之檜乃陽召不棄歸繼名剛中責桂陽軍居任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竟卒逾四月檜亦死迺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辛

論曰公之治蜀蓋師諸葛武侯云故其疏有曰生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今至。上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有司不任怨縣有罪以俟監司守有過以俟臺諫每決一罪郡請於監司。監司請於部。部請於朝。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歸於上而姑息之恩歸於已。豈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極則怨。宥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其生平用意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而任怨者亦以此。蘇伯衡曰忠愍制蜀八年悍將忌之於外奸宰啣之於內迎合狙伺者又皆其仇也。譬之獨一黃葉在疾風中雖欲無危其可得乎。然公以書生專闢能制虎羆之將以禦強寇軍府以蕃邊境以靖庶百姓以尊朝廷可謂社稷臣矣。

潘良貴 潘時附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崇觀間以上舍釋褐為博士遷秘書郎。時蔡京父子方鈞致天下知名士欲招良貴謝不往。尋除主客郎中提舉淮南東南路常平倉。靖康初名對極言何東唐格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

陛下若欲扶持危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咸以為狂率。黜監信州排岸建炎初召為左司諫。首請誅叛命者懸首國門以正邦典。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簡士缸上以圖興復且痛斥用事諸臣書奏三日左遷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官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刑獄。遷考功郎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當相引入兩省良貴曰親老方欲乞外非所望也。退語所親曰宰相當以公道進賢乃握手密語先示私恩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乃以直龍圖閣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去未幾復起為中書舍人。一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高宗與論筆法語蟬聯不輟良貴呼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何不速下子諲欲退高宗欲竟前語子諲乃復語良貴於是舉笏徑至榻前斥之使下高宗色變不懌於是集英修撰出知明州滿歲以徽猷待制再奉祠歸良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始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居負甚所居不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秦檜當國諷使求郡

良貴不屑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為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削行進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為鏡。以書為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為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為磨鏡帖。卒年五十七。學者稱默成先生。有雜著十五卷。朱文公序之。有曰。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其推重如此。文公蓋與潘氏往還最密云。葵之潘有三。皆著姓。其自括之竹溪徙者。仕至從橐。田宅甲一郡。號富。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潘自開其徙者。故勳臣美之後。尚王隨駕。居城西偏。口高堂。勢傾一時。號貴潘。惟良貴廉介自持。家無擔石。因其號為清潘。歷宋元明清。潘子孫多顯。默成先何山佛燈禪師。久勤心死。參會問南泉。斬斷話不契。師曰。你長管理會。別人家。備兒不知。走却自家狗。下公於言下。如醉初醒。此磨鏡帖所由來也。潘時字德鄰。良貴侄也。少學於良貴。比長遊張栻。呂祖謙之門。以良貴任為登仕郎。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時為人精吏道。所至皆有政聲。其為治務。施舍先教化。而於訟獄。輕重。其教出納。雖細微必謹。其為部使。廢置舉劾。不憚權貴。出典方向。養威持重。務

存大體。每之官必訪人才。與學校。水旱盜賊。必以上。罰不為姑息小惠。時嘗曰。吾為治。至於寬而不必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脈絡流通。是以坐走羣吏。而我嘗無為也。初知興化軍。歲饑。募商予錢轉糶。而寬其期。人莫喻其意。既而糶者得以其間。一再性返。穀委至。而價漸以平。民乃不餒。既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其守求盜不得。誣富室而索其償。一郡大擾。至有死者。時傲罷之。守怨而搆以他事。坐斥。時起提舉湖南刑獄。盜殺人而誣指其。譬以為罪首。時白而釋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歲踰嶺。貿易。拆閱。即相聚為盜。多至數千人。時入境。緝得其渠魁八人。斬之一境。以寧。進直徽猷閣。出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倚醉殺人。立斬以徇。一路帖然。時為政寬猛得宜。大小中度。一時能吏。無有能出其右者。既謝病家居。莊敬如常。時病革。誦曾子易簣語而卒。朱文公銘其墓。孫履孫。仕至奉議大夫。論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彌俗。信哉。言矣。觀其拒權相之借交。斥親臣於在御。雖汲長孺。何以過哉。向子諱事。諸家所載不同。舊史列

傳則謂公自請祠後起為中書舍人攝起居向子
譚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
譚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譚與
公交爭於殿上上怒乃俱罷羅入經則謂子譚與
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今所載則本羅氏鶴林玉
露云

王師心王師愈王介王埜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
沐陽尉敗勁賊宋江境上改承奉郎遷太府丞樓照
使陝西倅為幹辦公事仍以工部侍郎克賀金國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辰使還出知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奉羨餘師心
獨取以貸貧民逋租移知洪州克江南西路安撫使
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
朝以為訕謗辭所連及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
以免會檜死事息除戶部侍郎奏請塞倖門開言路
生財不如節用上慰勞甚慇且曰卿以不附秦檜久
謫外郡朕知卿未嘗一日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
讀進讀三朝寶訓既終篇師心乃言祖宗創業垂統
為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
不監從容規諷誠意懇至等以浙東水災克爾浙安

撫使寬逋債振乏絕民賴以生復改福建時金將淪
盟私心憂國至忘寢食乃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
帥諸事言甚愷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諡
莊敏弟師德其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師心從弟幼時潘良貴令賦竹詩有
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良貴奇之年十二復
與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招致門下又從楊時呂居
仁得中原文獻之傳登紹興戊辰進士與朱熹同榜
復從張栻呂祖謙遊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
論為必可信初為建州崇安尉以母喪不行服闋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臨江軍學教授再遷而知嚴州復移信州時為孝宗
乾道七年詔以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師愈乃上書曰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為
社稷宗廟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
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喻竊惟皇太子
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
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
所以植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以廣大也雖有至道
故事臣猶以為不可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
勞瘁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

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為順。三代時諸侯入為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為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真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而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真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宋

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免諸賊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為駐蹕之地。所以不為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竦遠恩昧。僭越狂妄。惟陛下寬其誅。少加思慮。則天下幸甚。書奏不報。上亦不之罪也。尋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王師愈有御史才。執政曾懷。貸內府錢數百萬。戶部尚書楊傑欲督諸郡積逋。以償所貸。事下金部。師愈持不可。能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仍乞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師愈為政。以仁恕為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在長沙則捕妖巫。信州則攝驕卒。饒州則擒妖賊韓政。淮賊劉五。所至賑饑荒。輕徭役。繩權豪。皆卓有能名。在外二十年。不復登朝。皆以不究其用為恨。子瀚。係栢。呂大愚狀其行。朱子為之銘。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時方厲偽學之禁，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爲偽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爲端，將何以立國。帝覽策嘉歎，擢居第三。除國子錄，而學禁漸寬。時先宗惑於悍后，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不可虧宮中定省之禮。已而孝宗崩，先宗又稱疾不執喪禮，介力請過宮執喪，疏屢上而辭愈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相韓侂胄，故相趙汝愚去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侂胄惡之，責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而諫大夫姚愈希侂胄旨，劾介偽學之黨。阿附故相趙汝愚，責主管台州崇道觀。侂胄誅，召還。以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天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乃言漢法天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右諭德，竭誠輔導。每遇講讀，因事納規。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時允濟以闕職爲州鈐，介封還辭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辛

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力求歸老不許，則請於東宮。東宮固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身自愛。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於家。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諡忠簡。子楚，介學有源本。嘗作日錄，自叙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爲小人之歸矣。樓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德秀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辛

而推演其義。又以孝宗銳意恢復。討論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疏乞聽其終喪。拜禮部尚書。疏陳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切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堃守江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養。專守江面。置遊兵。增水艦。就楊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制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毋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舻相啣。數十里。軍容修飭。在建康兩年。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乃以前官王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之學。遇熹門人。必加禮敬。知建寧府。劄書院祀。堃。以德秀配。堃。工詩。作大書。清勁。法唐歐陽詢。

論曰。金華王氏。在宋時為最盛。居官蒞政。皆卓有可觀。蓋不徒以蟬冕纓被為榮也。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盡忠納誨。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為政。一本仁恕。綱目嚴整。可謂文學儒臣。才優經濟者矣。王介謬謬。凡所論諫。悉皆根柢忠孝。足以扶植綱常。殆與。訂直者異乎。厥子象賢。正色立朝。不激

不隨。趣捺端方。雖本天性。而學問淵源。各有所自。蓋外有師友之功。而內承父兄之益。譬之蘭蕙之叢。詎有惡草。學者既無家學。而不得大賢以為依歸。欲求德業之先。顧不難哉。

王淮

王淮。字季海。師心臣也。少力於學。工屬文。登紹興進士。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去蜀。眾欲留淮。淮曰。萬里將母。敢懷祿乎。遂行。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即時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大將劉寶。培剋。結權倖。皆劾罷之。乃論為治之要。治內有三。曰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嘉納之。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闕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命皇太子待以師禮。而拜之。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能大淵贈太師。仍加儀同三司。張說除大尉。任在京官。觀淮以為不可。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語近臣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

間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季彥穎同心輔政。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言武臣嶽祠員可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棄其身。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可疏乎。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奸。淮陳其罪。上即斥之。章穎論事狂直。上欲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諫臣。適成其名。上悅。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開意。淮言修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與進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帥缺。淮舉留正。上曰。正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詮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因上章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又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先宗即位。詔訪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固不在初對。既而母卒。詔起復為左丞相。淮兩表固辭。畧曰。宸衷念舊。優詔奪情。俾還相位。竊念三年

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非治世之風。豈可遵所事而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卒不起。淮居喪遂哀。忽得危疾。乃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適符其期。遂卒。計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益文定。淮為相。務持大體。加意人才。留心武備。嘗曰。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不可概棄。既枚卜。厓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其人。萬里乃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既秉政。即引朱熹為浙東提舉。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仲友亦作奏馳上。彼此互訐。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兩罷之上。既心疑熹。而陳賈禁革偽學之言。遂因之以入。宋史則以引陳賈為御史。詆道學。職由於淮云。論曰。宋潛溪云。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一時婺中之賢。如朱質葉秀發。皆出其門。予觀其遺篇。方正明達。有大儒風範。不知其人。讀其書。可知矣。非少正卯。而為兩觀之誅。文定之懷。不足於朱子。則有之矣。以為引陳賈使禁偽學。則斷乎不然。考文定一家。伯叔子弟。皆道學也。而首先阨之。有是理乎。學者風承。附少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豈可妄訾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為金谿令郡督賦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劾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一

宗朝用尚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皆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為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青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奸偽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輸三歲時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過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瑞皆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

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

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

當於古人中求之每移知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

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陰

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胄有旨侂胄與

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於外

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為右史大

中駁之侂胄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

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二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偽黨歸月十三年

優游龜潭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胄以

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胄

既伏誅召試吏部尚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

以言侂胄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譏切侂胄而

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寬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

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凜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君當道者矣名在偽籍益

顯其忠。小人污穢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常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受忠告之益振拔幽沈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

金華徵獻舉

卷之八

三

其究於僚長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缺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蔽門斬之歷先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為念韓侂胄嘗國密使人誘以諫官俾幼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子謙之茂之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銳仗謹烽燧繫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珣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烏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

金華徵獻舉

卷之八

四

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季先者大俠也初為劉佑家廝養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每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歸相繼來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為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

賊剽劫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起。純之兵少。援絕。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塋。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賊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賊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病疾。辭不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傑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瘴鄉。惜哉。

章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人以爲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勛未。奏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堧瘡。歲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挽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說。蔡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逆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住。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

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為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墳見忠義傳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進士三遷為秘書郎韓侂胄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陛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侂胄用兵既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胄書指陳利害侂胄惡之喉御史徐柎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胄既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

州疾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止於稽首稱臣侂胄欲戰則陶頭謝罪矣當秦檜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可恢復中原至於侂胄既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弭患至於諫既不行鐫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負所學矣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八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良祐固爭曰陛下號令在前曾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為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賈甚者發船舶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禮且疆場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皆啣之然良祐持已廉又受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俄遷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良祐言陛下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今無故請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革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以虛聲下之乎。曩嘗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相定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梓宮為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熙改元。起知徽州。每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人

九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遣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宰相奪情。疏使終喪。以崇禮。費戚牟利。戒其冒禁。觀其風旨。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葵書云。內都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曰。當助汝說名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遺詔旨也。帝復命黃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滿將上。忽有手詔。陳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慙然而罷。此事相傳。久芬齒牙。然陳良翰事。

非良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葵書本之。楊德周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概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開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肯師訓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肝貽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為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人

十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召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倘獲佳士。為朝廷用。此亦畎畝間報國之一節也。又為義廩。贖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雉。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日。贈太師信國公。諡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篤實。嚴毅。閨門肅穆。其在朝廷。守正不阿。讀其奏疏。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稱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蘄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卽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七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李全庭參，全忿囚殺之。幕客杜子楚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旣被殺，行簡乃言李全背

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跋扈。俄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二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七

換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竝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爲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事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諡文惠。行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為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相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奏議。忠若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軍簿。以獲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戶頓蘇。治為諸邑最。郡上其績。召對陞知常州。時水潦為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為糜以賑饑者。命醫藥。白隨挨戶療治。民賴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與監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馬政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事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收守將帥。必擇才以

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漣漫。折閱詔使。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曰。此真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召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為政。漢唐治亂之故。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為龜鑒。則社稷之福。上論執政。遣使至金求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才。可克使。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謫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四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敷歷郡邑。治行稱最。既登九列。措置兵事。華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代。則獎端良。多難之朝。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深。而浸潤之語。旋入。徒以一言之讒。竄逐至死。使有為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召赴闕。累遷尚書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難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蓋與右相游。侶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體泉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公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丞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為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青史。雖居樞府。難引為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弼論史

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殿學士。荆湖置制使。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仄劍門。詔光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光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郡鎮撫。向士璧迎戰房州。蒙古少却。光祖既鎮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遂召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粟甚多。光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光祖卧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先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王
子為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
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
辭。卒出粟活民甚眾。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
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先祖三
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
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
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
平江府。兼發運使。

論曰。史稱先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為京尹。風
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
矣。後世以先祖奪情起復。為劉漢弼所論。至今不
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
義。至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
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勉王事。君子猶
將原之。考先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偬。固不得與朝
野清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
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
菜色。先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軍。

臧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建康
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撫蜀。何能遠過。使得
如先祖者。十餘輩為邦伯。則江南垂絕之緒。尚可
再延。斯真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
嗟乎。士不通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
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陞國
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獎之。遷崇政殿說書。擢
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

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
勸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
之阨。不可不慎也。理宗為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
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
變上疏。言趙鼎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
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
為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
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
不隨。上為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
斥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議。時喬行簡為相。大同以親

嫌累疏乞外。上論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敷
文析理。極承恩遇。真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
鏡止水。不可作稿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蓋
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稿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
原是活物。豈當作稿木死灰。豈當便是不可。有向未
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歡。服竊思。豈當是豈
能之。誤修府志者。攬改之。至修縣志。則又以其義難
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為後人
塗改。滅沒。良可嘆。於此。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
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
提舉太平興國宮。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
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九

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
之治。大同益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
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
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
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
作稿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
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
靜也。徇私則僻。不必患其就寂也。不當作稿木死
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

得。焉能道此。豈非遠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邦。而卒
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
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為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
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
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為相。下詔北伐。質為右正言。
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
胄乃欲議和。質以為和不可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
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累赦復
官。子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
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十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
理之學。以餘力為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
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
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
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
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於我。不使
見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章。樓昉。鄭性之。楊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簡尤密、自謂有所啟發、得邊
詹頤葉四子為喜、葉則秀發也、秩滿、丁母憂、起復、調
桐城丞、金人犯蕪、黃、桐城為隣、饜萬目、睽睽不相保、
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
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為
備、禦謀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
闡以功、非已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
居、餘十年、無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寃、上書訟於朝、初
誠之為蕪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
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者悅、歎史彌遠當國、人有桐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
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
事宣翰、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即日起秀發、再擢
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尚驛驢、秀發上五策曰、
防海道、密邊備、釋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
作士氣、為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剛
千里一壑、秀發建石礎、以疏水勢、滿澗有方、無乾溢
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構堂樊梁之隄、以祀焉、尋
轉承議郎、既上書致仕、力勸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
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囊橐蕭然、至

無以飲、當屬續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疑
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胡議大夫、
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
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
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
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蒞職、執義慷慨、
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
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
歎也、當金人陷蕪、士大夫析圭僱爵者、或納款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
法宜褒嘉、而顧以擅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
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眾、人所不能堪、
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穎、淳熙間進士、始遷
義烏、仕為尚書吏部郎中、蒞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
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團結、魚舟防江、植持
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架閣文字、遷園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三遷而為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皆為丞相、併連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用、又加之

全華徵獻事

卷之八

幸

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塩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苗。剔塩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仰頴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

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具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為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糧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一云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

全華徵獻事

卷之八

幸

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室與民訟圩田、眾莫敢決、元龍決之、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堦佛、蘇軾且不為、可。以天子為之乎、肯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闔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寃、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清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穉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為訐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退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為綱領，分好樂忿懣為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為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

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靖獻之誠，納約自厲。首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震

王震，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為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郎，攝縣事。授四明巡檢，震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韜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戍揚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召試為閣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濠州，節浮費，濯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達知光州，命下，即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敵遂却。尋召為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閣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遺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有玉溪集行世。寔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眾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鎮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為也。趨義烏。遇官軍。而潰。賊首就擒。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至令而求直於尉。鄉間賴以安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或設像而祀之。子奎嘉。皆以經學傳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寔。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與本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為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既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觀

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閩外。見險不避。遇事無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已。使吳詠起草。因以咨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通告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畧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間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鬻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待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遣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枚卜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名赴行在。奉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訓萬立朝審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問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諡曰忠惠。所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頷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顯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郡則五閱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

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債事，君子信道，債事因懷祿而營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想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真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審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爾，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髯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仰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既登第，練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輪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牧、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盡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搗之，殺獲甚衆，越宿敵襲泗，勢急公慮，都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砦增壘，制剋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漕恃長江爲重，沿淮爲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荆蜀二帥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新其腰背，則漢中之敵自遁，急城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關中，庶幾西蜀可固。渭江之形勢，斬春當城於龍腹磯，安慶當城於宣城，擊壘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嘗旣盈，敵抄無獲，則狡計細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堡，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卸水之築於霍邱，議者必以兵弱守渦爲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週年生熟券之外，倍有鉅費。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聖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嘗稱厲文翁人物甚偉，洞曉邊事，由淮右節澤，除浙西憲，十年屈獄，莫不讞決，時江潮夾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欄子楮，背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某土，中開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史 119-781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令邑故荒落屬流寇起橫燕齊間剡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變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一

衛指揮盧和寧義父也為金齒參將挾仇勘四平人死燬其尸事覺論繫寧廼為奏辨下鎮巡而別遣官錄囚以寧指末滅和罪以無尸為解龍爭之曰和殺人燬其尸以滅迹即末滅天下酷吏誰不能燬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迺行金二十萬於錢寧乞免罪且覲襲職寧為語撫鎮臣集滇人為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即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毒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藩屬前附

逆者請托匿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

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居官

食祿尊為監司卑者守令既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

節義奉頭苟活尚得偃然居故位為權貴販卒耶即

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甚核時王守

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

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

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龍

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尚書會順天尹劉淑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二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

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為兵部尚書逾歲晉吏部尚書

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

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

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

寃請謚得復官贈少保諡文襄龍少師楓山為高弟

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為文師左氏班固詩

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當世事議論英

被聞者盡傾好獎後進經其指授皆為良士既登

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風

山先生居鄉固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躡足始展。歷剛摧險。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即能早建奇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卿命南邦。正羣小恣橫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劇。櫻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冤獄於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者之剛哉。已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全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詩。文登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中。故大監注直義。男注鉅。以父恩乞陞錦衣衛。鎮撫

潘希曾

全華徵獻畧

卷之九

四

帶俸守塋。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廕。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狎昵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逆瑾卿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中。未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鷲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疏請易市馬為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鎮江漳等處軍務。勦惠州賊。賴貴平之。而潮頭餘賊。曾蛇仔七。策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執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為工部右侍郎。會河決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渠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用河夫二萬餘，不拜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輒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過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為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尚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併治河錄。子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清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閹為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隣矣。而剛正之氣，瀆死不衰，一踐戎壘，劇寇蕩平，繼總河隄，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戶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卽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舊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興。潘氏多賢，歷朝間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皐

趙志皐，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皐

不往，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

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志皐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過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皐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常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濱行，吏進羨金，却之，悉簿報焉。既歸，隱靈洞山，頗修飾亭宇，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為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郎。時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開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卧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营救，卒，諡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已主靜立志諸箴。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論曰：自江陵柄國，慘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為聚斂之上策，宰相恂恂術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言力於勦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聚斂之上策，宰相恂恂術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言力於勦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款。海宇寧靜。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蓋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辨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為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疏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嚴重不可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七

干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會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羊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叅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調復差糧，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貶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榜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居於墓廬，年毋徹其廬，強返焉，母卒，仍居墓廬三年，家居足不踰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穉，不敢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論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卹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虔臺拙稿，藏於家，孫德驊進士，官至辰沅兵備。

吳百朋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八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為伯，按楚時神宗御筆，改從百，朋少側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襪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淮卒浮湛肢解，參將或單舸竟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閤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憊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當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畏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傳，啟關，所全活數萬人，薄暮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賊氣奪而遁。捷上，拊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鳩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嶺悍所在，逋逃藪，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羅挾倭自重，數為鄉導，贛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詞，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輒撫，既受撫，復亂，倭內倚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寮寇楊益乘間流劫，殺縣官，百朋勒兵勦之，疾趨火菁，薄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眾二萬，據泮水而營，百朋厲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漳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卮酒為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朋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產，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鎮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遂覓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旬，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歷，舉餘喇，靡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捷奏，加二品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元，晉大理寺卿，尋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答初款，輔臣高拱大修疆政，萬厯改元，以本官賜飛魚章服，奉勅閱視宣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宣鎮內墻，為雉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外墻，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襁，忤江陵意，予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為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凡晉北京刑部尚書，卒於官，諡襄毅，百朋為永豐時，形軀清羸，及為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值百緡者，虔事竟，官籍其獲，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却不受，封輸藩司帑，生平在鄉，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為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屬橐鞬，長跪階下，樞卿坐受謁，寮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十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平反江陵愕然然百朋舊勳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鑿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聞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諡疏乃知所載不誣蓋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叙事必覈迹其勳伐誠可謂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上

疆柱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輩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為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資士戚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既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海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密布腹心江淮間相響應雄聞變急如儀真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橫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事多見

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

姓名曰張寅納級為指揮以黃白之術遊武定侯郭

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

助揚乞恩輸罪而徐為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

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

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為朋比

固上命桂萼張璉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鞠萼等阿

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祿上欲誅馬祿以楊一清

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獄未定時舉朝闕然雄乃抗章

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兇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上

也亦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篋楚杆姓十有餘人

餘或遠戍而確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雄為人端謹不

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簣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

集金華縣志鄰見日抄婆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

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為不平雪崖奮不

顧身侃侃立言撻柄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

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刊章鉤捕皆漢室之忠臣

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

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予故列雪厓於名臣

云。

金制

金制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
 秦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
 史文希儒以掣塩征商規利制廉得其贖銀一千二
 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后
 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備風憲之官其贖如是是
 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尺法也臣寧負同官不
 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
 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未減上不可命褫職
 金華徵獻舉 卷之九 三

聽勘冢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
 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冢宰故欲袒希儒而兩調之制
 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申志遂有大
 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
 君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曠惡如是彰露臣之彈
 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
 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都院
 何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耳天官私書奉若蓄禁毋
 論刑憲為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
 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限燦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
 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審別其是非而苟幸旦
 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
 臣歸田以釋羣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
 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
 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制宣布誠
 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制以武平貝寨之地接
 連江廣為巨盜出入嚙噬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
 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
 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金華徵獻舉

卷之九

三

璉自効明日制帥師突之果擒璉捷聞賜白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遷參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
 推為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謝事
 會患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
 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
 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艚船衣甲
 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敷黃瑋劉興策俱就撫所收
 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聞夾勦遠遁至
 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制在汀漳
 眾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眾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采可畏愛。故所至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幕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潮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論曰。松澗在臺。豸冠戡我。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冢鄉。亦可謂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持斧捕賊。漳南之間。蠻海之奧。據嶠負固。分部署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滌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檄遙傳。羣盜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請降者。接踵而至。數日之間。餘黨解散。巢穴爲空。此雖機算得宜。措置之善。亦其平日之風采。騰播海外。有以預備之也。士貴素自樹。至於實大聲弘。遠近流布。以之任事。則破竹之勢成。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

徐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治乙丑進士。知棗強縣。巨盜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身自捐俸。爲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廩。全活萬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澁長蘆。兼巡河道。劇

盜楊虎。橫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時寧王宸濠。隱蓄異圖。潛結湖盜。以自樹。讚至。卽勦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爲蘄州太守。而宸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爲上流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冤獄。甚著風采。其守蘄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惠民。百務釐舉。以政最。陞河南左叅政。而守蘄如故。在蘄凡七年。蘄人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左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安銓叛。讚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已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德。給以退舍。卽勒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斂以安人心。廣賑卹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強梁。又陳便宜四事。曰歲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讚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裴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襲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謂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既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換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勲階以至八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座卽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既離任其人以百金酬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贈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旣德我則不當以金污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滄人爭治官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闖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璫怒聚於午門俟

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官府洶洶

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尙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笞內侍調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山東青州太守十餘年滯獄一讞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尙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磚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寤而惡之未幾計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八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迹其雪囚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清何以過是及爲冢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啞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翼庇僅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干掇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闕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以謙直稱。寇犯寧夏。總兵趙英。退爾敗績。欲以賄免。命崇往勘。正其罪而還。謝駙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還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為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親簡。明賞罰。兵雄諸鎮。有緋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時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既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為己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埃。寇至輒以捷聞。召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鎮。二年。苗穴底定。廢一子。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日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稟賦。荷春鍾。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午。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糾道儒臣。於廷禮部設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清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

學有真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為不為。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自宋以來。真切篤實之功。獨此為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難暴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揭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卷之九

幸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謂於東門。愷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為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阨。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贖。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清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為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被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為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為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僚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郡城。遙受

符燦。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兵天河等邑。修懷遠故城。夷獠弭耳。革面帖帖。不敢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运用勞瘁。卒於官。是為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懷洞白。無城府。山立鵬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澳澁矯飾。當官遇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塗錄。和聲編。既莖。蘭溪陸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壬

教為之銘。而縉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卿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為完人易。既遇而有助勳之責。為完人難。王文成公。鋤亂攘夷。勳猷充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為功也約。而面易。文

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未得其所。而職分虧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疏。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訛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耽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論

張元論。字伯敬。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矜。奉命董修內厰。內官覲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論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壬

有誣元論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論不辨。事仍白。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舍郎袁應樞相嚴嵩婿也。啖以美官。元論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論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論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益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岬，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密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做樂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魁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圭

許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績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糧。綱知弊在隱匿，因設鉅筭，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即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密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窰，概以官窰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羣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切直，禍

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畿輔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尚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尚書，仍乞歸，遂不起。綱為人清不絕物，和不涸俗，既歸里，儻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藝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畧儀檢，詎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歡欣悅慕。若儔輩之相與，忘其為達官貴人之鄉居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羣玉山房稿、省心劄記、諸書。

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劄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圭

莫想宜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述其所言，皆實悲篤厚之論。吾婆勝國華闕，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為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即欲傳家承久，亦莫不有學問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稠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會，李見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已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啟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啟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鄉寺無坐處、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鄉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嚶搶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誦、值趙南星為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釐為定格、一時稱便、既而魏忠賢、竊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蘇、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曰、公申明

金華徵獻卷

卷之九

五

銓法一疏、真碩畫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所推朱世守、米萬鍾、併及世俊、言世俊為左光斗魏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璫伏誅、以原官起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輒予杖、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駁、凡刑曹所讞、請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免之、畸於律者、駁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為出

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會六月旱、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臣、於是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尚書服俸、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備、援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木價、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備空劄數百張、每名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備、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金華徵獻卷

卷之九

美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備劄付、每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填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填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填便是監備、則事例濫觴、雜選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漢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論曰、桐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為依阿澳澀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閩縣。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魔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魔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江。屢擒大盜。遷右叅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弭鍾燮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叙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克軍需。抵雲南。化妖萬氏。聚黨為亂。世德築堡建屯。諸逆斂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世德歷宦四十年。廉謹謙恕。求僅中進。割膏腴以

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柄政。而陞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勲伐。垂歿遺書。篋藏兵法。夫國事倥偬。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鶴鷺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浦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九大辟戍徙。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遷左事典。會服其先見。轉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盡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大本。太子昏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弗補大僚。弗黜。弗差。弗召。對弗親朝。語甚切直。當事嗾言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葺水利。參政。築堤防。游水道。水故從楚。潘官出。宮資塞。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諭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已率屬。墨吏望風解綬。後攝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祀郡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
歷編修。至正詹，遷吏部右侍郎，命清理庶獄，悉心奔
反，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
浸，而黃河秋決，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
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為短歌，
使道舞巡行論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淤塞決
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阻，時濟淮大服，設
法賑濟，全活甚眾，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手

百餘石支給，免輸稅之苦。之錫為總河，
勅兼巡方於輪蹄間，剖讞疑獄，重案矜釋無算，治河
得羨五萬金，進為

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
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額河多立祠祀之。所著
有河防疏畧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情，為諸生甚貧，題除，無以卒歲，
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快快而反，大雪及之，領道
旁古廟，須臾一友携僕荷粟，冒雪來，問之，曰：貸之
某家，曰：予亦貧而告乏，友曰：無慮，吾分一囊於汝。

過歲，又作區處，開年，遂進京，值

國朝定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鑼而呼明
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
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悔，公無
子，繼子襲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手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一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遷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為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為東林撥蔬行者偽暗數年會治利殿遷善書者題歲月迺以杖畫地告眾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眾皆驚異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為安貞素之則果安貞也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素之則果安貞也遂以道服見邕曰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至長沙謂守曰滿州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九峯山卒贈尚書諡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記昔遊峴山思在馬遊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官曰神女調溫液年年侍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路近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讜議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復啼聞隣家理箏曰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論曰安貞偽暗逃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依阿於李麟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與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硬直也。農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賈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捐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壅闕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官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趨斧斤之利。耕夫十

去一。後官羅統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去一。車輿服玩。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瑋瑁。犬貝明珠。齒華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耕夫十去一。奸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四

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翫闕之。不情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爲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併道遇左補缺李虞。悲不避捕從者笞辱。元褒等建
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乘校典禮。無所
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
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
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
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
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
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論曰。國運延促。關乎士氣。士氣盛衰。見乎文風。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
獨立敢言之氣衰。使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
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恆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農
不移宜哉。

滕珣滕邁滕倪

滕珣。東陽人。歷任茂王傳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
給券。還鄉。自珣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
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為時所榮如此。珣
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
儀何棗棗。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

和成遠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印奠茂勳。幸
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
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
搖紫陌頭。上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
添瑞景浮。陽和如啟蟄。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有秋懷詩曰。嫋嫋芙蓉枝。灼灼當秋
好。嚴霜一以列。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柯條不自
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
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也。同間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題鷲幃子
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
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
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即是聽接時
之句。邁餞於大臯之閣。慘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
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厲玄

厲玄。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為宦族。高祖文才。貞觀
初為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
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其子也。舉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闋王子晉吹笙題
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
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
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十巖曙。
遺音過汝濱。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葬之。夜夢
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
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咏。
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密而記之。及入試得
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
欣賞。舉進士。人以爲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金華微獻畧

卷之十

七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酌贈之篇多有。厲氏久
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
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模。以廕入官。至資政殿
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爲東陽五府之一。模之孫
文翁。登寶佑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
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
則枝不繁盛。從來啟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
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
於篇。以爲行善者之勸。儒者諱言感應。夫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深。嘗自云
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
者。聚於一堂。非屠估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壘鼎
函。必有益。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
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
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
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
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栖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
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金華微獻畧

卷之十

八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
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邈唐。傳
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從而畧之。則漸滅盡
矣。矧正始既杳。巴歛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
則。鄧枝崑琰。所出誠真。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
爲發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俞澹

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堅嘗答紫芝寒夜詩引羊石事。自言上世亦出金華。葉石林詩話以爲揚州人。誤也。紫芝詩傳者不多。吳之器發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縈烟古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慎詞品又載其臨江僊一闕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金華。徵獻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九

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弟澹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都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修妻夫人胥氏。墓志無黨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學於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自號蒙齋。學者稱蒙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范大錄爲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子。因迂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鏐。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鏐二子曰。筮。爲郎官。曰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祗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浚。獨不仕。爲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啟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入。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子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諦言
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
則曰惠迪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
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
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
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
臨嘗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
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一

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
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于房 子世封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嵩。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
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
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
立璧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
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
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璧。初世封善屬文。
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

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為文之道。自是文益進。
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業
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房
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
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錢適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
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
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適避兵蘭溪靈泉寺。被
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為文
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一

論曰。揮塵錄。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錢適為侍御史。
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
調告。尋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寒寒。以匪
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之。鄭亨仲云。方臘
犯浦江。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
魁謂適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為訕謗。亟命殺
之。亨仲在浦江。目觀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適傳。
亦甚詆之。而童庭式文獻錄。則云。適黨附蔡京。再
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
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眾趨戰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為盡忠。如後說則死為無耻。而鄭清逸賢達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遁逃奔蘭。為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予家僅十里。予嘗至寺中。寺僧為予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鵝。鵝能言。賊問鵝。鵝答曰。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謬也。亨仲以為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適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鵝。鵝之口。而力戰冒死之說。亦恐未真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遇盜事。似刻。庭式之論如此。可謂平允。嗚呼。同一事。皆載於鄉曲所傳。而互異如此。

輩豐

輩豐。字仲至。其家郟之濱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為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丞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灑。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卯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用筆。總統如注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賦。數以爲不能及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丑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味陋顛倒。莫知

幅程。獨豐抑縱開闊。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官觀。而豐死矣。時爲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既狹。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顛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爲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論所云。澈六藝之芳潤。以求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四

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推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風生。輩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豐性質易無岸谷。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洗。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抵暮而還。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徬徨。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夢仙不羈。喜談兵舞劍。耻為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清河洛。樸乃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為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此滅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荆襄之眾。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嘗為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

將軍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襲。而亮失荆州表裏之勢。

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管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擁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師。搗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散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眾。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眾必內亂。而自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羣書。著為輿地會元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末

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倘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轍錄五卷。以裨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為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撰。必寄示亮。亮取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至以罪廢。徒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窶。老死隘巷。僕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翱。選為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娑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畧。而獨重事功。蓋憫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衰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既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後。而同甫。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真。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敗也。向使先生不為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為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况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法宋東都以前。而遠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幼以凌曠。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既為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六十四卷。又有論孟贅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派。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為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為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淵。曰困。曰泉。淵。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為作慈菴記。而為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鎬。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灑。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灑。字子灑。東萊門人有學行。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贅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派。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為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為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淵。曰困。曰泉。淵。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為作慈菴記。而為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鎬。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灑。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灑。字子灑。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諡夷介先生少章瀾子嘗自叙云性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叢翁然從之叔祖鐸字壽卿銀字長卿實為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溼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子澗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栢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適字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頤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水心陳君舉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借遊學古吾宗人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九

時皆饒於財爭先迎款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鞠胞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叙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概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間有存者予登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階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為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間有人焉曹子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使天彝無數篇詩文留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母黃氏時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葆光盡歸之三子請分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袿裳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值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為饌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換忠義傳起戰國王蠲終五代孫展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頒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願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等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營家圃曰磐湖日以觴咏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衛、字伯壽、卒官臨海丞。

喻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與洪邁陸萬里為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從子不伐、儒、演、國、術、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樂為、人有謀畧、睦寇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管卒謀為變、密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樂二子、恪與兄恢、為文、皆有名。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圭
於時、渠每語人口、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沉於世、

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益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於世。釋稱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為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即其所居、出邑西門十五里、口官塘、積水為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果木、置書其中、而為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者、恪一見奇之、即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為文祭之、具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鑿、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為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喻良弼文曰、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蓋非特

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圭
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齋、壘、而無厭也。茂恭在日、予讀其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為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奇、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許、其佳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全華文獻錄、風致適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評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傅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書

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爲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置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蓋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恒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遮習諂詐之言。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肖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謫浙西。廩節遺錢五十萬。卽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書

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猶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關。冠一經。學者以寅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非田之不可復。猶之棠柘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主之心。卽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貌欲復古如此。發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杜旗旂旂旂旂

杜旗。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旗。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橋齊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美

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抑鬱。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鬢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弟旂。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擲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攬。解。時。風。度。紫。離。鷓。盡。處。

花飛急。知晏原叔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弟旂。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年八十餘。陳同甫口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能品。弟旂。字季高。旂。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清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登石為山已浪呼。小毬戲水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幼高有碎裘集。葉正則叙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兄弟。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詩

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字端父。伯高子去。偽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偽子游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汝霖至。澹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尚存。得山谷老人筆意。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襲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伯高仲高詩古麗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蓋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侃喻南強

喻侃字伯經義烏人良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盜徂入界內侃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宙能之開禱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侃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諱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遁侃乃命弓率執大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臨之曰設遇敵尉必先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侃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漆糧有羨悉歸公府遷陞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侃能文侃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侃乃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侃為人怍怍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丞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等陞朝奉郎初侃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侃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卒年八十四侃性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習問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存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對不以食膾炙為美潛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黷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手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等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竝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為諸生倡布縹緲紀發為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生極力管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侃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侃所著有

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在其間、獨能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翰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第、乃俛奉南廓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乃射樓、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復出他縣、境內多盜賊、袖鱸尾相銜不絕、徵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補之、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元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江南強請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吳契可致、及陳亮為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乘燭為書數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寬、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喜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有

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悔、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為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偏與南強見之、必將唾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章如愚、陳大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羊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為金華三大書云、

徐次鐸

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少負氣、登紹熙進士、又試宏

辭科、嘗傲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
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
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
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
鑑、湖、議、人以爲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
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
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
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專、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
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
傅相、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
爲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拭爲守、大相賞識、終沅州
倅、既卒、邑人慕其德、爲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
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
陵、聲稱藉甚、予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
可同祖、有學詩、幼蒙中有學城、夜聞唱、連珠、詩
云、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
連珠、詩、習、禮、朱、淵、錄、柳、邊、事、無、所、考、不、爲、立、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二

潘景憲 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
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
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
暉、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一

不赴、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
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
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
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
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
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塾、其學於六
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
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同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
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羣從十人、皆有名於
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淵海，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彙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藉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二

上前，陳天下利病，皆人所難言，特薦朱熹，可大用。未幾，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史稱其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趙彥祖

趙彥祖，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克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有詩數百篇，名西征隨筆，子途夫，尤

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呂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為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學校聿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府，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侍郎，晚躋從官，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

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

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

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

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開喜宴，必

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宜赴坐，昉

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

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味繼三王。時皆榮

之，蘓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死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穉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鈎首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庶歌之盛如此。真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廣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真好文之主也。仁宗當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鞵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修上賜。歐陽修為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居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每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雄武

心寬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橫先。以因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膺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婉然言下。皇叔子鳳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為詩，巖骨時備與講官，每進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遊，灑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為巖宵別號。

曹冠孫德之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宗時，有旨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累遷知郴州，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曾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畧，收蔽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忠誠堂集若干卷。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贍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為國子博士。出倅建寧，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賈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故，頗依似道，同邑蔣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徙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喬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為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呈，蓋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慎許與，不得以成蔣沐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為時器異。其詩類晚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傳相裔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驥客，皆願交焉。所著有卧雲堂集。

論曰：臥雲先生，予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益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有也。蓋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揮寫數

萬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書過目，輒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為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

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為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健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臣，概登史冊，其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探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潛稱其首閭深浩博，峻厲潔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即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為文。予之畧曰。子也。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蓋微微之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八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為憾。子長再徵而再却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在其學。樞績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閏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決於却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好古。經史

百家。悉究大旨。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為學官。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為顯官。甚眾。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之士。七。永康胡長孺為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澄。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為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為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擇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選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為人清癯。誠實無偽。喜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為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揭傒斯。賈奎。鄧文原。蘓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潛。柳貫。吳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噓於助者。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官簞儀物之盛。日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齋齋。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察器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為時所重。宋濂時為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譜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印
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
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為人益寬
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
而不惑焉則其平日之言論風旨必有入於二氏
而不自知者時婺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
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為已任有言及二氏則
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
似亂真為辨意以是與

吳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留守馬
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為丞相府長史重
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王之威
脫脫乘其出微贊帝黜之尋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
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
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
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
翼日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來四歲授以孝經論
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
此那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

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放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
又復性易書值幼敏至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
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
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
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
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即悉其旨趣鳳乃歎
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
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
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
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王文
者為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孺此三數
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
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目長
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
迎後却早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
思臨川傅斯正贊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
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
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
志遠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榛筮蒙

尋不類人世。日嘯咏其中。傲然自得。嘗曰。胸中無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即見女子語。耳於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謂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迺就其所次。辨其時代。為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專尚音節。必使官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降而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為楚漢正聲。他文稿六十卷。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所為文。逸宕不羈。尤長敘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一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內。見者為之改容。而裁鑿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能辨其時代。當其賦咏。捷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嚴巧。文彩紛麗。觀者驚以為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謚曰淵穎。萊同世有黃潛。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風旨。皆過於萊。效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永康胡汲仲謂立夫曰。子面膚黑而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一

野唇。齟掀而不閉。默則無澤。不閉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爾不見。酒甕乎。夜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膏於。命惜哉。宋潛溪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募張宜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驪然有思。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尚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開。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饒遠。勾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陸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異質。穎悟過人。好讀書。善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為文。涵肆。演迤。存容紉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滿考。遊燕京。吳

文正激見其文而奇之曰婺州柳君鄉雲甘雨也天下行被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君子員為文絕出於時縮閣之士相與傳客之甚厚銓曹以上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古

風憲章再上不報秦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貫典學其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卿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鐫務振起雅道弦誦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為名臣良吏者甚眾秩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屢空不繼而人愈嚮往之使者行部必請門承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為翰林侍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諡曰文肅貫局度疑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而色莊氣和節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桀鷲瞻其德容莫不氣奪意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為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道唯恐不聞天麻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古彝器書畫識其真贗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

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聞於世不啻一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五

之興沒於海其所著撰有待而起如時雨之潤百物而不司其功吾於道傳先生見之矣先生之學源本金許其所自植於文章之本者固已深矣悼於性則文不靡深於養則文不悍正大和平無蒙昧峻激之氣雖與虞揭齊名鄉人有求其文者時亦不却或請改酌經數四不倦未嘗有厭苦棄置之意曾不自覺其工於文而為一代之宗師者無他學有以廣其器器有以居其才也

黃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侍養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等兼經筵講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為前官久之謝歸七年辛酉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潛為人寬厚博洽文行為一代模楷而性精緻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即決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有所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非有關於治道之大不敢上陳欲沃之功為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潛為人清廉寡慾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年甫強壯即獨構以蒼頭給侍聲色之事一無所好遇佳山水則嘯咏其間終日忘反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誠意懇至不事矯飾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不旋踵即歸不固滯於中其為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剖析同異斷衷是非多先儒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六經而以羽翼聖道為主其為文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潛者二三

人而已凡因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多出其手海內之士以文為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誦之雖絕微殊邦皆知寶愛善真草書得其片幅必藏之以為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禕為冠論曰宋潛溪之讚文獻云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粹鍾為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為國霖雨非公誰歸

劉應龜 四野陳堯道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咸淳間遊太學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強起之主教鄉邑卒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潛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口全輪卧犢開耕餘樹有牛摩瘡稅足溪無人照癡崖角枯藤枯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在元人格調中已為造極吳之器談詩好祖述太倉歷下而詆甚宋元故藝書不及應龜應龜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黃潛序畧曰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逖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適性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視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論曰予讀月泉吟社詩急欲得山南全稿觀之詢之繡川諸友或且不識其人及考義烏志不爲立傳僅載黃文獻序噫嘻文獻之揚詡三先生至矣有大人先生生與同時處與同地得藉其表章而

卒不能昌其詩使有關於後况不遇其人凡有所作如獨鳥喞音自吟自止其爲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于石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雨溪貌古氣剛善談諧從王宗菴業詞賦接聞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爲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疎雨平砂牧牛樹斜陽隔塢春欵枕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泉開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清霜月松下敲棋碎壑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春盡花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春感云鷓鴣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園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執爨林靜鳥司晨林鶻過樵徑山雲隔寺鐘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孤燈茅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詠咏同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苜。蓿。風。高。萬。馬。肥。

徐疇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疇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漢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碌碌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為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疇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疇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為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為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梓慎占星字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

陳鄭之災為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

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廢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三代

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為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己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樞黃潛皆為之序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華

山受濂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謙歿。制服盡禮。晚號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尚書疏義六卷。永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清古道逸。可以想見其爲人。黃明遠。博君子。邃學卓識。讀吳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葯房樵唱。綠簾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嘆悲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魁。衝廳激浪。不足爲之豪。其婁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視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同人夢吉

同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柏之門。夢吉躬奉家學。父子自爲師友。手抄六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起爲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婿唐以仁。卒於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終始純一。人皆稱爲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諡曰凝照先生。

李惠李序李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真。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瞻。危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移牒江浙行省。徵爲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網緝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孫。從許謙遊。至沿間。嘗詣關上聖

德頌英宗召見王德殿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陳州同知惇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行齋稿未瀛為作墓銘

胡濂

胡濂字景雲號蔗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遂行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僉鳴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為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典辭斐然公澤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唐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聞然康熙年間廣文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其作於列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醬醜漸減中忽遇賞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為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請淮陰懷德披剔經義意融詞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閣特節海右深慕所學特領下

闕善大書或請書楊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此載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為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羹火夜坐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篋之書又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既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言曰學不在博徒博陸澄書厨耳吾將藉此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

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幼書不厭時或風氣曠曠賓客滿座觸其談鋒岸情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蘊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鈞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宋

論曰宋文憲云唐為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漕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嚴。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憑於文憲墓誌乎。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